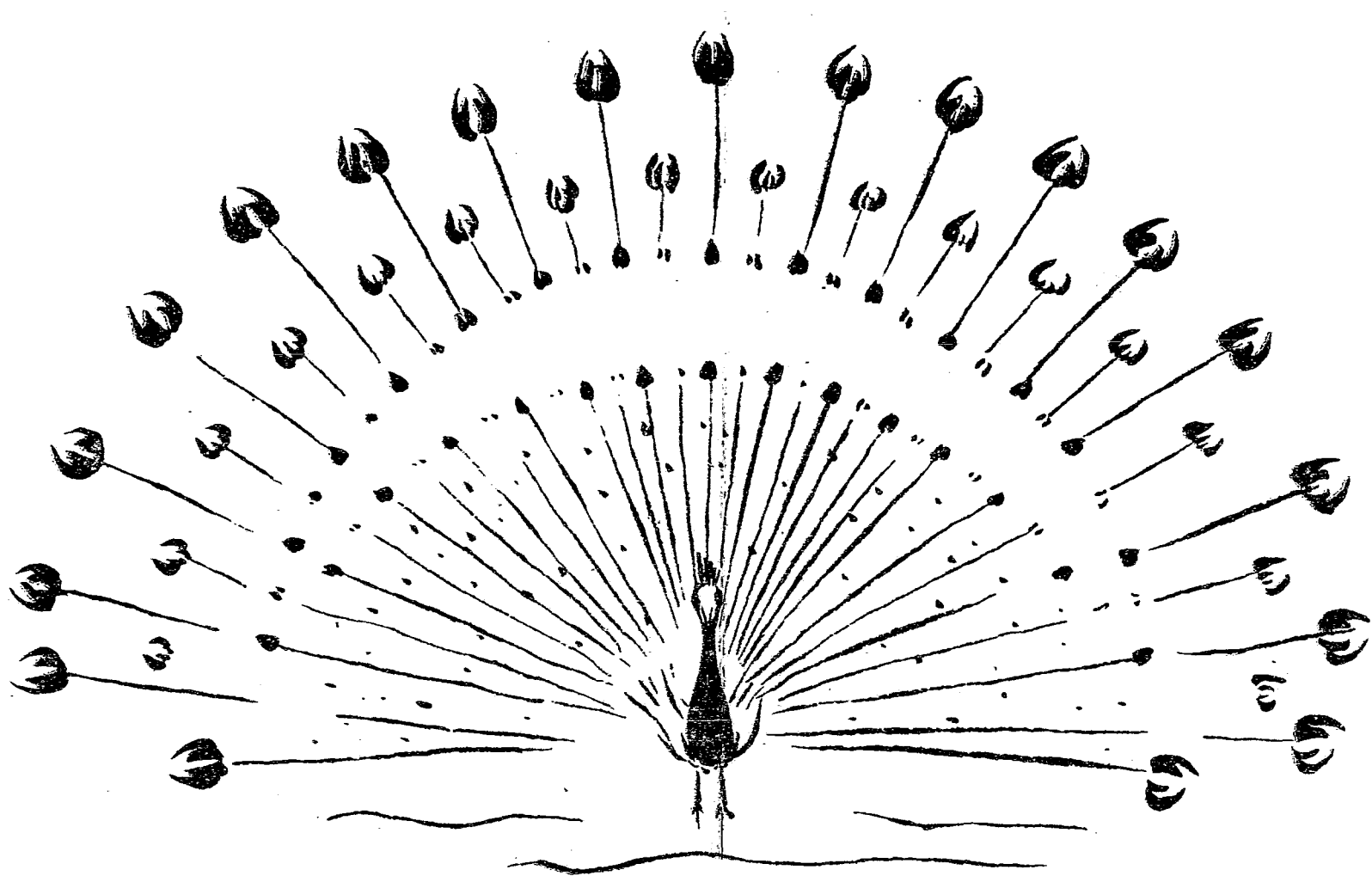


天問

(上)

陳銓著





1951年十月十六日

天問

陳銓著

版字44298

那時正是三伏天氣，雖然是過了九點鐘，却並沒有退半點涼。天空中的月亮在浮雲裏或隱或現，移時只看見滿天的白鯉魚斑，不用說誰也知道明天又是大太陽了。四圍佈滿了熱氣，沒有一點兒風，桌子板凳，都撫摩着燙人。街上的商店都把一塊塊的門板接連的關上，只剩下兩扇大門開着。店子裏好些人都搬凳子到簷口來坐着乘涼。扇子不住的揮動，汗珠仍然不斷的出來。誰都說今年的天氣真是熱，再不下雨，恐怕真要熱死人了。

天氣雖然熱，在別人或者還可以勉強過得去，在謙祥吉的張老板却真是十二萬分受不了，因為照例胖子們都怕熱，張老板湊巧又是富順縣城裏的第一大胖子！

吃完晚飯以後，滿身大汗，他就趕快洗了一個澡，却是衣服還沒有穿完，他

周身又通通濕透了。他把竹椅子擺在階簷邊，滿滿的坐下，掣一把大蒲扇，不斷的扇，口裏啣着三尺多長的葉子煙竿，有時他望着簷前的雨板出神，讓口裏的煙子自由的從嘴裏飄出。有時他把嘴一圓，輕輕用氣一吹，煙子却結成一個一個的圓圈。有時他把嘴閉上，用力一抽，把全部的煙子，一直送到丹田，送不完的却從鼻孔裏闌出來了。有時他面前的煙子太多，遮着他的視線，他把扇子用力的搖幾下，霎時間就煙消雲散了。在這種時候，張老板口裏最喜歡吟哦他最得意的天下第一對聯：「搖扇吃煙，風雲聚會，」不過念到下聯「拉屎打屁，雷雨齊摧」，他又覺得不十分切題了。

忽然張老板回頭，一眼看見他的學徒林雲章正在櫃台邊低頭打盹，他立時心頭火起，身子一動，竹椅子不住擦擦的響。把脚放進兩隻拖鞋，立起身來，走到櫃台邊，隔櫃台把葉子煙斗在雲章頭上一敲，雲章立刻抱頭大叫起來。

「媽的！你一天到晚只知道睡覺，是不是？你晚上躺了整晚上的屍，還

不夠，是不是？你以為老子招學徒，亦是招來吃飯，是不是？」

「我——我」雲章兩手還抱住頭，痛得答不出話來。

「你——你什麼？你應該睡覺，是不是？媽的！好東西！萬一有主

顧來，看見你在櫃台邊睡覺，還像什麼樣子？你這個混帳東西！你安心丟盡我的臉，是不是？我張有成開了二十六年的藥店，從沒有遇着過你這樣的學徒！又好吃，又懶做，現在更妙，會在櫃台邊睡覺了！」

張老板越說越生氣，順手又打雲章兩煙竿，雲章好像殺豬般的叫起來。

「你這種混帳東西！不打你你老記不着。依得我的脾氣，非把你打死不可！」

張老板說着又要去打，這次雲章却從櫃台裏一趙跑出來。張老板一下打了一個空，再回頭，雲章却逃那邊屋角去了。張老板兩下追他不上，登時氣喘吁吁，汗流浹背。他雖然生氣，却是也沒有氣力再打了。

他一面罵，一面扇，足足鬧了半點多鐘。他忽然回頭看見桌上大鐘，已經十一點過了。雲章仍然把手不住的摩他的頭，此時腫起了一個大包。

「今天沒有工夫再同你講了。」老在那裏站着做什麼？趕快把燈籠點起，去接你師母師妹回來。」

雲章本來頭上的包痛得很厲害，張老板這樣一講，他一點也不覺得痛了。他連忙把燈籠點起，又把圍腰布取下，提起煙籠就預備走。

「你把雨傘也帶去罷。」張老板講道。

「這樣熱的天氣，帶什麼雨傘？難道還會下雨嗎？」雲章反對道。

「你這個東西講話，怎麼老是這樣拗性？你怎麼知道不下雨？你是神仙，是不是？萬一下雨怎麼辦？你想她們把新衣服都淋濕了回來，是不是？」

「我不相信這樣天氣會下雨。就是下雨，難道陳太太不會留她們歇嗎？」雲章仍然固執的說，說完後他又覺得他不應該再同張老板鬧嘴了。

「你——你安心同我鬧，是不是？」張老板氣極了，拿着煙竿又要打起
來。雲章連忙躲開，他覺得他頭上的包又有點痛了。

「好，好，帶去，帶去。我始終不相信這樣的天氣會下雨！」雲章一面
進屋子拿雨傘一面說，他說到後邊一句話，聲音低一點，張老板沒有聽得很清
楚。

「你又在說什麼呢？」張老板問道。

「沒有說什麼。」

「你這個東西，一輩子也是這樣牛一般拗性。我看除非把你的『反骨』去了，
不然簡直沒有希望！」

張老板儘管在罵，雲章早已跑進屋了。停一會，他抱了三把雨傘出來。
拿起燈籠，又預備要走。

「你叫師母師妹馬上回來。」

「假如陳太太留他們鬧房呢？」

「鬧什麼房？我活了五十多歲，從來沒有鬧過別人的房，我最恨別人鬧房！鬧房是天地間頂壞的習慣！你看去年張三公討孫媳婦，就是因為鬧房，後來弄得兩家打官司，究竟誰假扮新郎去佔了便宜，誰也不知道？這就是鬧房！」

「那裏個個都像他們那個樣子？」雲章不知不覺的又順口反對一句。

「你這個東西，只知道頂撞我，是不是？」

「我沒有頂撞你！」

「趕快滾，時間已經不早了。叫她們馬上回來，如果她們要鬧房，你說我說的不准她們鬧房，叫她們馬上就回來。」

「好。」

「馬上就回來，聽清楚沒有？」

「聽清楚了。」

雲章急忙走出門去，到街上深深呼了一口氣。他雖然挨了一頓打，受了一頓罵，不過他居然有了去接師妹回來的差使了。他想着師妹窈窕的形狀，紅嫩的嘴唇，醉人的眼睛，嬌羞的臉面，不知不覺的滿心快活起來，把一肚子的氣都放歸無何有之鄉了。他恨不得立時就跑到陳太太家裏去，把師妹叫出來，殷殷勤勤地俟候她，提着燈籠，照着她走，間或回頭望望她。可惜有師母跟着一塊兒。不然我更可以同她親親熱熱地談了。不過這也不要緊，反正今晚小心一點，殷勤一點，至少下次她一定對我喜歡一點。只要我的心一天不死，張慧林不愁不到我的手來。

「現在更好了，她表兄陳鵬運又結婚了，慧林對他的念頭當然只好斷絕了。今晚上慧林看見他結婚，心裏一定很生氣，我以後慢慢用工夫，不愁她不會對我好。可惜我只是一個學徒——不過學徒又怎麼？學徒不是個人嗎？一

個人只要心不死，天下沒有幹不了的事情！」

他一路盤算，脚步像飛一般的前行。有幾次他想跑了，但是他恐怕街上人覺得奇怪，他還是只好快步的走。

二

雲章到謙祥吉來當學徒，已經四年半了。

他本來是離富順縣城二十五里獅子灘的人。他父親是一個鄉下的農人，起初替別人當「長年」，幫了十五年，積了百多串錢，又幸虧他的主人王三公見他老實，一心想提拔他，把牛王山邊的幾塊田地租給他耕種。再過兩年，他又討了老婆，兩夫婦勤勤苦苦的工作，家境漸漸寬裕起來。再一年又生了雲章，兩夫婦歡天喜地把他好生撫養。鄉村的人都說他們兩夫婦的運氣好，這都是因為他們為人忠實的緣故。

雲章還不到四歲，他父親一夜冒了大風雨回家，第二天遍體發熱，第三天就嗚呼哀哉了！

那時雲章還小，不知道什麼事情，看見母親哭，他也隨着哭。他看見他父親直挺挺地睡在一塊門板上，他走上前去，用小手想推醒他，母親却把他抱開了。

鄉村裏有一兩位相好來幫幫忙，買了一付棺木，請道士開了靈，就抬出去安葬。雲章始終還是莫名其妙，不過從此以後，他再也看不見爹爹了。

牛王山的田地，只好讓別人來耕種。從王三公那裏把「穩手」退出來，還有一百多串錢。母子兩人由鄉村搬到場上，母親在門前擺一個饅餅攤，整天的積麻紡線，替大富人家作一些針指來過活。

雲章從小就很聰明，說話活像大人一樣，鄉裏的人都說他將來有出息，他也自負不凡。每當他同鄰居的小兒一塊玩的時候，他總是當老大哥，其餘的個個

都要聽從他的命令，要是不聽，他馬上就打。有一次把旁的一個小孩明兒的鼻子打破了，流了許多的血，明兒的母親趕上門來，害得他母親賠了許多的不是，纔算罷休。却是明兒的母親剛走到半路，雲章却追上來，扔了她兩石頭，向她破口大罵，要不是他母親來把他叫回去，他更不知道要鬧出什麼事來？

「雲章，你爲什麼老是這樣淘氣？爲什麼又要去打人？」他母親責備他道。

「明兒不聽我的命令，我當然應該打他。」雲章理直氣壯的回答。

「你爲什麼這樣不懂事？你也是一個小孩，他也是一個小孩，他爲什麼要聽你的命令呢？」

「因爲他們推我作隊長，明兒是我的小兵，我發命令他不聽！」

「好了！好了！你老是這樣拗性。同你說你也不懂。以後再也不准去打人了。」

「當隊長不打人，怎麼行？」

「那麼，隊長也不要當了。雲章，你聽說一點。自從你父親死後，你母親倚靠的只有你一人了。你要是不爭氣，我將來還靠誰！可憐你父親苦了一輩子——」雲章的母親，說到這裏，哽咽流淚了。

「媽媽，不要哭，我以後聽你的話好了。」雲章安慰她母親道。

「你現在年齡還小，你怎麼知道媽媽心裏的苦處？我要是不爲着你，當你父親去世的時候，我早已經不想活了。就是因爲你，我纔有點希望。有好多次，別人都勸我不要苦守，但是我看見你，我想着你的父親？我的志向越是堅定了。可憐你父親苦了一輩子，一點福也沒有享着，要是他的後人再不成材，你想——你想——」母親說到這裏，又哭起來。

母親一顆顆的淚珠，滴在雲章的額前。雲章把兩手緊緊抱着母親的腰，抬起頭望着她。他剛愎的心，此時被母親的熱淚溶化，他滿心裏都感覺淒涼，他

把頭俯在母親的胸懷，心酸流淚了。

從此以後，雲章居然聽母親的話，不同旁的小孩鬧了。第二年，他進了小學。他資質聰明，國文數學運動樣樣都比別人好，每學期攷試，他總是第一，校長先生們都十分稱贊他。他母親聽見衆人誇獎，也高興極了。有時散學回家，母親把他高高地抱起來，熱烈的吻他。兩眼裏不知不覺地流淚！

小學四年畢業之後，雲章十一歲了。繼續進了本場上的高小。高小第二年學校裏請了一位拳教師，到學堂課外教學生練中國武術，雲章更學會舞劍，從此以後，他常不離牠。有兩次開遊藝會，他還出臺舞劍，衆人都說他舞得好。

雲章年齡越大，對於他自己的身世也越明瞭得清楚。他知道他是一個貧窮人家的小孩，他不能不堅苦卓絕的奮鬥。他知道他母親惟一的希望就是他，所以他讀書更十分的努力。由教科書裏，他讀了好些名人的佚事，他知道，貧窮人家的子弟，也有能夠上進的。他心胸中常常都充滿了志氣，他覺得天地

間沒有困難的事情。

他現在也不同旁的小孩胡鬧了，他專心致志的讀書。課餘的時候，他除掉舞劍以外，他很喜歡打鳥槍，差不多每星期六星期日下午都要去打。雲章打槍的本事，幾乎是天生就的，無論飛的跑的鳥獸，他一舉槍，就可以打下來。同學們都佩服他，喜歡約他一塊兒打獵。

十三歲他讀三國演義了。劉皇叔以織席小兒，居然能夠得三分天下的身世，給他不少的鼓勵。他對三國演義裏面人物的批評，也與許多人不同。如像他說劉皇叔是一個慣用手段的奸雄，關雲長不過一個愚魯的武夫，他最喜歡崇拜的人物，却是舉世痛罵的曹孟德！

十四歲的時候，他在高小畢業了。正在行畢業禮的前一天，他因為當級長，所以在學校忙着籌備一切，忽然他鄰人來告訴他，說他母親病了。他連忙跑回去，母親睡在床上，已經不能講話了。他伏在母親身上，哭着叫她，母親

睜開眼睛，看了他一眼，只說出「要爭氣……當好人，」幾個字立刻就氣絕身死。

從此以後，雲章成了無父無母的孤兒了！

他，他現在還有什麼？父親，父親早就死了！母親，母親現在又去世了！親戚，他就沒有什麼親戚，只有一個舅父，得了多年的風癱，一步也不能行動，現在已經進孤老院了。家業，把一切通通賣掉也不過七八十串錢，除安葬母親之外，剩下的也寥寥無幾了。

從前他努力讀書，努力上進，是想安慰母親，現在母親已經去世了，他去安慰誰？

正在這個時候，富順城裏藥店謙吉祥正差一個學徒，他高小的校長同張老板認識，就把雲章介紹去。

雲章精神上所受的打擊，沒有比這一次更大的了。他是一位極有志氣的青

年，從小就自負不凡，同學師長無一人不尊重他。現在許多他看不起的同學一個個都進中學，他却來當學徒。這不啻說，他一生的雄心，就從此永遠消滅了。想到這裏，他不覺放聲痛哭起來。

第一天他進店的時候，看見張老板挺起肚子那個樣子，他唬了一大跳，晚飯他剛吃半碗就放下箸了。一夜晚在床上翻來覆去，總睡不着，整整的哭了一晚。第二天起，張老板把他大罵一頓，教訓了他許多的話。他不敢講什麼。只好一樣樣地去工作。

當天下午，張老板叫他截甘草，他從來沒有截過，用刀也用不靈，腦筋又不斷的想旁的事，不小心一刀把手指截住了。張老板走來，又把他大罵一頓。後來看見他血流不止，叫他進去叫師母把刀口藥替他搽上。他跑進裏邊天井，叫師母，房門裏却走出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來。對他講道：

「母親到隔壁張二嫂那裏去了。你找她做什麼？——呵！你手指爲什麼

流血？截着了嗎？等一等。」

她一趨跑進房去，一會拿了一個藥瓶，一塊布，一些線。叫雲章在天井邊的矮凳上坐着，她移一張凳子挨近她，把藥擦上，再把布替他裹好。

「還痛不痛？」她問道。

「不痛了。謝謝你，師妹！」

人們在悲哀孤獨的時候，能夠得着一點同情，已經令人感激了，何況是青年女郎的同情？雲章自從那一天以後，對慧林就發生了一種特別的感情了。

以後這四年半的生活，眼睛所看見的只是陳皮白芍毛硝大黃，耳朵裏聽見的只是張老板咒罵的聲音，身上所領受的，只是足尖拳頭煙斗。旁的店子的學徒三年就滿師，可以領薪水了，張老板店裏却要五年。有好幾次，雲章氣不過想逃走了，但是他始終捨不得慧林。慧林一每天的長大，比從前一天天的美麗了。他同慧林同住了四年多，彼此也很相熟了。

然而——然而——相熟又有什麼？他——他——他始終是一個學徒！這就是雲章過去的生涯，這就是他將來一生的悲局！

三

雲章提着燈籠，擎着雨傘，由西門，走到試院街，轉過馬神廟，經過讀易洞，這一節是背街，沒有什麼行人，可是離西湖邊陳太太家裏，已經不遠了。

「雲章，雲章，你到那兒去？」忽然讀易洞門口，有聲音在叫他。

他回頭一看，原來是何三。何三是本縣一位著名賭幫上的朋友。家業賭得精光，現在仍然在賭博上混飯吃。雲章所結交的朋友，却只有何三一人。

「哦，原來是何三！我真想不到你在這兒。」雲章講道。

「我老遠看見你提的燈籠，就知道是你了。」何三笑道。

「怎麼樣？這幾天賭運亨通罷？」雲章道。

何三搖頭嘆氣道：「不用說了罷！前幾天挺着一個毛子，燙得真痛快，打了十二圈牌，敲了他五十多塊錢。第二天，他娘的，約來了一位排長，約老子們再打四圈，咱們又敲了他們三十多塊。看看到最末一牌了，我吃了兩列的青一色，我搔耳癢遞一個手勢，李二毛馬上打一塊二萬出來，把炮點了。他娘的，李二毛這個傻蛋，放了炮半天不混牌，結果排長生疑心，去查他的牌，說我們燙他。龜兒子，真不客氣，一頓拳頭脚尖，把錢通通搶回去，連前晚五十多塊也擎回去了。打完後，抽出刺刀來，要我們替他賠罪。他媽的，老子們賭場上混了十多年，這纔是第一次向人賠罪！要是老子們那天手裏有傢伙，怕不同那王八拚個你死我活，跟他一個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但是咱們好漢不吃眼前虧，只好暫時忍一忍氣了。」

「真倒霉，你有什麼要去惹着「二尺五呢」！他們整天敲別人竹槓，你卻想去敲他們，不是在太歲頭上動土嗎？」。

「二尺五，二尺五又怎麼樣？還不是同老子們一樣的人？去年我們賭場上的李青山，輸昏了，去滾上軍隊，打了兩次仗，現在當營長了。討了三個姨太太，積了七八千塊錢。」

「哦，原來李青山也當起營長來了嗎？」

「對了，你想李青山是個什麼東西？他老婆幹過什麼事情？雜種東西！但一上了軍隊，立刻就八面威風了。老子們現在還沒有想橫，有一天真走頭無路了，也得提起腦袋去耍一場。營長團長，不是人當的，小老婆不是人討的嗎？他媽的，我真有點賭得不耐煩了。」

「我現在學生意也學得討厭了！今天晚上無緣無故，又受了張老板一頓氣，我要不是爲他的女兒，我早已經逃之夭夭了。」

「怎麼樣？張慧林現在對你怎麼樣了？你真好耐性，要是我，早已經不幹了。」

「何三，你不知道我對慧林的心。她雖然沒有十分的對我好，總算很不錯。我始終是一個學徒，家裏一個錢也沒有，她當然不能傾心於我。我很原諒她，却是我始終不能離開她，一離開她，我簡直不能生活了。」

「難道你接近她，又佔着什麼便宜嗎？反正是沒有希望，到不如痛快丟開，去轟轟烈烈的幹一場。只要你有了勢力，有了錢，還怕沒有美人嗎？」

「你簡直不懂得我的心，你更不知道慧林的好處，不然你一定知道我為什麼受一切的苦痛，都不想離開她了。」

「那麼你就痛快向她要求，只要她答應，木已成舟，怕她父親不要你不成？」

「你怎麼這樣講？我那樣愛慧林，怎麼敢隨便胡鬧？萬一鬧出事體來，豈不損害她的名譽嗎？」

「夠了，夠了，像你這樣，一輩子也是痛苦，永遠翻不了身。自古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手段不辣一點，你要望成功嗎？」

「你知道什麼？你以為我作不出來嗎？不過慧林對我好好了，我又是真心愛她，不然，憑着我的本事手段，不愁幹不出幾件驚人的事情來。」

「我當然相信你的本事，不過你這件事體始終是一個解不開的結子，——并且你知不知道慧林同她的表兄陳鵬運還拉得緊呢？」

「陳鵬運同她從小一塊兒長大，我當然知道他們彼此感情很好，不過陳鵬運現在結婚了，他對慧林當然再不能有什麼留戀了。」

「陳鵬運現在是結婚，難道一年前他不是訂婚嗎？訂婚以後，對慧林爲什麼仍然不錯呢？王媽曾經對我說，他們表兄妹真好得很，慧林到他家裏總是要到鵬運書房去找他談天，他們兩人簡直分不開似的。王媽昨天纔對我說，前三天他們兩人在書房談天，王媽端茶進去，看見他們兩人都在哭呢。」

「真的嗎？」

「要不信，你問王媽去好了。」

「好罷，時間不早了，改天再見！」

「再見！」

雲章同何三分手以後，心裏不斷的盤算起來。

他早就知道陳鵬運同慧林感情好，不過他還沒有想到他們會好到這般地步。

他們爲什麼要在書房裏哭呢？這真是奇怪！難道看見鵬運要結婚，慧林心

裏難過嗎？他們感情那樣好，慧林心裏難過，當然沒有什麼奇怪，不過慧林竟至於當面對他哭，可見得他們彼此已經愛到了很高的程度，什麼隨便講，什麼感情都不隱藏了。

他想到這裏，他滿心裏都是嫉妬，憤怒，恨不得把陳鵬運立刻幾刀殺死！

他還覺得沒有完全絕望的，就是鵬運始終是已經結婚了。慧林是聰明的

人，當然看得清楚，知道是一定沒有希望。並且慧林，品格高尚，以後對已經結婚的鵬運，決不會有什麼不穩重的舉動來。

他尤其覺得沒有絕望的，就是慧林對他確乎有相當的感情。四年多朝夕相處，彼此差不多如同兄妹一樣。雲章素來就有志氣，雖然學生意，白天沒有多少工夫，不過晚上他還是努力的讀書。他天資過人，四年多的工夫，他讀了許多的書籍。慧林進中學以後，功課上有什麼疑難，有時還請教他。許多教員講兩三點鐘講不清楚的東西，雲章只要幾句話，慧林就可以了解。尤其是數學，是雲章的拿手好戲，無論什麼難題，一到手，略一想想，立刻就像剝芭蕉般的一層層的理解出來。慧林常常嘆惜，雲章這樣的天資，却沒有機會受高深的教育！

的確，在過去的四年半中，慧林對他是有極深的同情的，也許就是因為這一點同情，使雲章把她當作惟一的知己，對她的愛情，也一天天的增進，不能遏止罷？然而慧林已經真正的傾心的愛他嗎？這又是一個問題了。

前幾年他不過十四五歲，雖然對慧林有一種說不出的愛戀，究竟還是很天

真，他的興趣也比較是多方面的，很容易由愛情轉換到別一方面去，如像讀書舞劍；作事，學生意，有時他感覺興趣，也就不十分離不開慧林了。現在情形却完全不同了。他今年已經十九歲了。他讀了好些愛情小說，尤其是紅樓夢使他神魂顛倒，他求愛的心也比以前急切得多了。從前想慧林還有放得下的時候，現在簡直一時一刻都忘不了。

他不知道爲什麼？從前讀得飯都不想吃的康南海文集新民叢報，現在一點也不想讀，幾次翻開，看不上兩頁，他就關上了。從前精神充足，白天忙了一天，晚上還可以讀書，天明很早又可以起來，現在呢，常常感覺到疲倦了。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青年人最容易犯的一種壞習慣，忽然撞進了他生命之關，起初他還能支持，後來漸漸的要在白天打盹，老是頭昏昏的，性情也比從前暴躁得多，他覺得他精神大不如前，意氣也銷頹了不少。

愛的要求一天天的激烈，忍耐的能力一天天的減少，當前的困難，依然是一

樣的多——他心裏感覺得比從前更多——，他煩悶到極點了。他好像住在一間不通空氣的屋子裏，頭昏暈得非常難受。他覺得四圍都是壓迫，呼吸都不自由！

「怎麼辦？」他心裏常常這樣想。

今晚上聽了何三的話以後，他更不知道「怎麼辦」了。

四

富順縣在四川的南部，沱江的下游，管轄了一百多個鄉場，四川產鹽最多的地方自流井，也在牠的境內，所以在四川總算幾個大縣中之一了。不但地面寬，出產也很豐富，鹽是不用說，其他米麥糖麻炭油花生白薯，所有吃的，燒的，用的，無一樣不齊備，居民有錢的甚多，所以四川有句舊話說「金甌爲，銀富順」，其實平心而論甌爲比富順實在是差得多，關於這一個稱呼，曾經引起富

順城許多人不同意，如像張老板就是不滿意中的一個人。

不過這些都是以前的事了。自從辛亥年的一天，忽然滿街家家門口掛一面白旗子，中間寫一個斗碗大的「漢」字以後，富順縣的人糊裏糊塗地也都得着了自由。自由是得着了；戰爭更激烈了；土匪也「拉肥猪」了；田賦預征十多年了；自流井的鹽也運不走了；有錢的人一個個都傾家破產了，貧窮的人餓得來只有吃一種土泥，美其名曰「仙米」了。自由賜給了富順縣人民這樣多好處以後，富順縣人再也不敢「天搖」了。從前還同犍爲爭金富順縣的名稱，現在隨便你叫銅富順鐵富順泥富順灰富順破富順，也都不理了。

富順縣城固然不能算很大的城市，然而城內決不能說蕭條。一四七趕西門，二五八趕後街，三六九趕東街，除逢十的日子，每天都有場期，鄉裏的人，一個個都擔起米豆麥布各種的東西來賣。白花的貓兒，在麻布口袋裏露出一個頭來，太陽射着，把眼睛閉起，只剩絲絲一綫。紅冠子，綠尾巴的雄雞，捆住

兩脚，倒掛在秤上。講價錢的聲音，叫賣的聲音，朋友招呼的聲音，雞聲，貓聲，鬧鬧的嚷成一片。

這樣熱鬧的空氣，已經常常令人忘記了兵匪的痛苦，更加上富順城又是著名風景幽美的地方。一個小小的城裏，居然有三山兩湖。

頂高的要算第一山，西湖少湖慵臥在他的左右；馬腦山圍繞在他的後方；同心塔翠屏山桂子山臚列在他的當前。他像一位精神矍鑠的老人，挺然矗立。上山不上數十步。就可以看見青蒼的石碑，碑上刻得有斗大的「第一山」三字。「第一」兩個字來得真不近，他們從巫山第一峯飛到富順，富順人自己添了一個「山」字。遊人都說「第一」字是立起，「一」字是坐起，「山」字是睡起，凡是看過碑字的人，都能領略這幾句評語的意趣。

頂高的是第一山，然而頂大的却要算馬腦山。馬腦山真是一匹活馬。馬頭在正北，馬頸在西北，馬身在正西。夕陽從遠處射來，把馬腦山燒得炭火一

般的紅，遊人要小心，不然也許以爲關雲長騎的赤兔馬。儉着下凡呢！緣着山的城牆聚子，一個個在天際紅雲中排列着。徘徊凝視，令人飄飄欲仙。

神龜山完全以古迹著名，山上石壁中從前常出大龜，近來龜子們不得勢，所以也不常見了。山下有讀易洞，從前李見在裏面讀易經，可是在孔家店沒有打倒以前，進洞的人都只是乘涼，不再讀易了。

三山之外，還有西湖，三山已經充滿了秀媚的色彩，兩湖更開放人浪漫的胸懷。兩湖叫西湖少湖，兩湖之中，西湖風景最幽美，也最著名，雖然比不上杭州西湖那樣大，却也自有她的妙處。湖裏充滿了荷花，三面有山峯環繞。岸邊的垂柳，滿地的流鶯，說不盡的風流旖旎。湖裏從前還有許多的亭臺樓閣，現在已經不在了。

明人周載作得有一首七絕是：

湖裏乘船天上坐，

好懷未許俗人知，

一行花柳啼春鳥，

水面無風舟自移。

「水面無風舟自移」一語，已經令人神往了。鍾禧答友人招飲西湖詩，却又另有風味。

萬頃西湖水貼天，

芙蓉楊柳帶愁煙。

湖邊爲問山多少，

若個峯頭住一年。

湖光山色最宜秋，

君不來招也去遊。

已辦蜀川千丈錦，

爲誰今日盡纏頭？

「已辦蜀川千丈錦，爲誰今日盡纏頭。現在早已經「奉警察局長令：西湖遊船，禁止狎妓」了。」

陳鵬運就住在西湖的旁邊，第一山的腳下，左邊可以望馬腦山。隔湖對面是一個不很高的小山，突出西湖的中間。山上長滿了松樹，所以叫做松毛山。西湖的中段，就在當前。回首仰望，第一山峯，高出雲表。

五

「二姨媽再吃一杯！」

「醉了，謝謝！不能再吃了。」

「新娘子的酒還不吃嗎？快，快，快！不吃搓着耳朵灌！」

「實在是不能吃了。」

「不行，不行！非吃不可！」

張二姨媽被陳鵬運逼得沒有法子，只好拚命一口氣呷了半杯。新娘子羞怯的剛提壺要斟酒，二姨媽却把杯子一縮，回頭對衆人道：

「你們信不信？這位新娘子是一個啞子，不然她爲什麼一句話都不講呢？」

「不錯，不錯！」衆人大笑起來。

「新娘子本來會講話的，不過今晚太高興了，所以說不出話來了！」隔桌
王老表笑道。

「我不信！她一定是一個啞子！不然，難道客人的名字她都不會叫嗎？」同桌何表姐講道。

「那麼我這杯酒不能再斟了。」張姨媽把手按住酒杯道。

「爲什麼呢？」鵬運問道。

「她認都不認識我，我怎麼好意思叫她斟酒呢？她叫我一聲二姨媽，我就讓她斟。」

「對了，對了，讓她叫二姨媽，讓新娘子叫二姨媽！」衆人都七嘴八舌的講起來。

新娘子提着酒壺，垂着頭，靜靜地不作一聲，一堂屋五六桌人的視線，都集中她的臉上。本來臉上已經搽了不少的胭脂，這一看，她臉更紅了。二姨媽仍然按着杯子。陳鵬運也急得沒有辦法。

「你們看，新娘子的脚真小，快站不穩了。」何表姐譏諷的說，其實新娘子的金蓮，橫起量也有三寸。

「陳老表，你扶着她能。」王老表笑道。

這樣一說，更弄得新娘子不好意思起來，衆人更高聲大笑。

「二姨媽，你讓她斟罷！」鵬運哀懇道。

「她不叫我二姨媽我不吃！」

「那末我叫你好了。」

「不行，你叫的不算！」

這樣的情形，又繼續了五六分鐘。旁的屋子的客人，都蜂擁到堂屋來，要聽新娘子講話。新娘子始終半個字不講，二姨媽的杯子始終是空着，衆人都眉開眼笑的看着。到後來鵬運實在沒法子，只得回頭向新娘子悄聲道：

「你就叫一聲二姨媽罷！」

「你們聽着，陳老表叫新娘子喊二姨媽了！」王老表高聲叫道。「……你瞧，你瞧，新娘子口唇要動了！……你看，新娘子臉紅了！害羞不講了！……陳老表第一次失面子了！……呵，大姨媽來了嗎？大姨媽，你真好福氣，討了一個媳婦，是一個啞子！你不信，你來看，她連二姨媽都不會叫呢！」

陳太太聽見衆人變得厲害，走來問一問什麼事。她今年已經四十二歲了

看起來却一點不出老，只像三十幾的人，這一點也許還以為她只有二十七八呢！她穿一件綠色綢衫，下面配着淺紅繡花裙子，頭上斜插一支羊脂白玉蘭花，面上淺淺塗了一點脂粉。四十幾歲的女人，要是別人，像她這樣打扮，早已經不相稱了。不過陳太太是從小就是富順縣著名的美人，她尤其喜歡修飾，所以年紀雖然大，丈夫已經死了七八年，仍然是一樣的好看，一樣的愛打扮。

她走來站在新娘子旁邊，衆人不知不覺地把她來同新娘子比較了。

她兩人一塊兒站着，第一樣令人注意的就是高矮的不同。陳太太長身玉

立同陳鵬蓮差不多一樣高，新娘子却只打齊他們的肩頭。陳太太不肥不瘦，

腰肢細小，天生就一種娉婷的姿態，新娘子本來是鄉村的女人，身體很結實，肩大腰粗，腳又沒有纏過，站起來好像一座泰山，巍然不動。陳太太一對眼睛，清汪汪的像一泓秋水，新娘子的眼睛，却死氣沉沉的帶一種灰黃的顏色。陳太太皮膚白皙，雖然年齡大，還不失豐潤的顏色，新娘子却是皮粗肉黑，雖然搽

了滿臉的脂粉，仍然遮不盡她的本來的顏色。她提酒盞的一隻手，上面居然露出許多疙疸來，大概在鄉裏作工太多的原故。尤其難看的，是她異常厚的嘴唇。

新娘子今天剛進門，陳太太看見她那樣矮，已經不高興。後來拜了堂，進了洞房，鵬運把蓋頭一揭，陳太太直氣到發昏章第十三！鵬運看見母親那樣生氣，自己到假裝出歡喜的樣子來。陳太太午飯一點沒有吃，到下午又心口痛，所以雖然客人很多，都是鵬運在招待一切，她却在房裏躺了好一陣。後來覺得心痛好一點，她纔出來把屋裏的事情，料理清楚，當預備的預備，當打發的打發。正在這個時候，她忽然聽見前面的笑聲。所以她走出來。

「叫一聲有什麼關係？你叫『二姨媽請酒，』」陳太太幾乎有點生氣的對新娘子說。

「好，好，現在姨媽也下命令了，新娘子一定要開金口了！」喜歡搗亂的王

老表，拍着手，搖着頭的叫。

「可憐一個鄉村的女孩，從來沒有見過世面，沒有嘗着人講過話，此時羞澀得難過萬分，她幾乎快要流淚了。她曾經陪着母親從天明織布到三更；她曾經整天的績麻；她曾經親自到井邊去担水；她曾經到山上去砍柴；在秋收的時候，一家大小忙不過來，她甚至於赤着腳下田去打穀子；但是這樣逼着講話的痛苦，他從來沒有受過。她從眼角裏看見滿屋都是黑瞪瞪的眼睛，一個個帶着凶惡的殺氣，像虎狼一般的望着她。她不敢抬頭，但是她聽見許多喀喀的笑聲，笑聲中充滿了譏諷輕蔑的意味。她難受極了，她恐怕極了，她憤怒極了，她恨不得立刻闖進地去，她忍不住要哭喊她的母親！」

「老站着作什麼？快叫！快叫『二姨媽請酒！』」陳太太真有點生氣了。

「嘿，你們看，婆婆再失面子纔笑人呢！」不解人事的何表姐高興的說。

新娘子此時逼得真是沒有辦法了。她只好用盡了生平之力，把嘴唇張開，叫了一聲「二姨」她却再也叫不下去了。她剛提壺要斟酒，二姨媽也覺得鬧得太久，不好意思，把杯子雙手遞過去，讓她斟，王老表却走過來把手擋住杯子道：「不行！不行！她還沒有叫完呢！」

「你再叫一聲罷！」鵬運說道。

「二姨媽請酒！」新娘子用着悽慘的聲音，勉強叫完。眼淚已經到了眼邊了。她盡力忍也忍不住，不免流下一行淚來。

「不要鬧了！不要鬧了！新娘子哭起來了！」好幾位親友都叫起來。鵬運急忙把新娘子領到旁一桌去斟酒。

新娘子這一哭，把大家開玩笑的興趣，完全消滅了。誰也不講什麼笑話，盛到杯乾的一會就斟完了。不過大家都覺得新娘子太不大方，她走以後，竟有人批評她性情不好，王老表甚至於說她的像貌醜陋。

鵬運把新娘子領到裏邊堂屋來斟酒，裏邊坐的差不多通通是年青的女客，慧林也在裏邊。慧林一看見新夫婦進來，她就低頭了。新娘子一個個的斟酒，看看到了慧林面前，慧林的臉不知不覺的紅了。

「表妹你也請一杯。」鵬運強笑的說。

「謝謝你，我從來不吃酒。」慧林答應，仍然低着頭。

「難道新娘子的酒都不吃嗎？」鵬運說完後，他纔覺得不應該這樣講了。

慧林不知不覺地抬頭望了他一眼，鵬運急忙把眼光移到旁的地方去，不敢看她。慧林也不講話，拿起杯，把唇潤了一潤，新娘子把酒斟過，鵬運急忙帶着她走開了。

一陣的笑聲，何表姐走進來了。她跑到慧林旁邊站着，一隻手搭住她的肩，向她講道：

「慧林，你知不知道？剛纔新娘子流眼淚呢！」

「我不信！你專門會說假話！」慧林道。

「誰說假話？我親眼看見的，一大堂屋的人，親眼看見的。你不信，你去問！」

「吃東西還沒有工夫呢，誰耐煩去問？」

「不問拉倒！你也吃得夠多了，走走走到花園去散散步好不好？屋子裏熱得真難受！」

慧林剛要同她去，忽然她母親進來叫她馬上回去，說她父親已經派雲章拿起燈籠來接她們。慧林只好同母親走了。

「真不湊巧，剛要同你談幾句重要的話，你又要走了。」何表姐道。

「什麼重要話？」慧林問道。

「關於我自己的事情，我一定要同你商量的，改天我詳細同你談好了。可是，你答應幫我的忙嗎？」

「當然幫你的忙。」慧林一面答應着，一面忙忙地隨着母親走了。

六

慧林同母親雲章抵家的時候，已經快一點了。因爲太夜深，張老板也沒有同她們多談，匆匆地就睡覺。

慧林的屋子，就在她母親屋子的背後。兩間屋子房門開處，是一個過道的小巷，後面通廚房，前面通堂屋，堂屋出去，下天井，過二門，就是藥店了。慧林房間的窗子，隨着後面的小天井，窗前有一株桂樹，把屋子遮得陰涼。月光從樹外射來，把窗前的書桌，堆滿了枝影。

慧林同她的母親，都各人回到寢室睡了，惟有張老板怕熱，在過道的小巷裏，用兩根長凳，搭上一塊門板睡覺。過道裏有時還有一點涼風，比屋子裏涼爽多了。

慧林平常差不多上床不到五六分鐘就睡着了，今晚上却翻來覆去的睡不着。

她思想異常的複雜，什麼事體都到她的心裏來。又不是真正正經的思想，只是亂七八糟的瞎想。一件事還沒有想出什麼頭緒，第二件事體又進她的腦筋了。

第二件事還不到半分鐘，第三件事又如電閃般的來了。她越是想停止不想，心裏越是要想。她越是想睡，越是不能睡。她照何表姐從前告訴她的話，默數

一二三四，却是還沒數到十遍，她又想旁的事體了。她再數桌上的鐘聲，數到一百多下，精神漸漸有些恍惚了，却是忽然一件事體，又使她精神恢復過來。

她索性坐起身來，望着窗前的桂影，呆呆的出神。四圍都是沉寂，只有她父親的鼾聲。

她輕輕下床走到窗前，從桂樹枝出去，望見清瑩皎潔的月光。她對月長嘆了一口氣，眼淚不覺簌簌的落下來。

忽然她心裏好像想着什麼似的，回頭到到衣櫃旁邊，剛剛把衣櫃輕輕開了一

半，她忽然聽見她父親咳嗽的聲音，她嚇了一大跳，站住動也不敢動。

張老板

咳了兩聲，翻了一個身，一會兒又鼾聲如雷了。

她繼續探手到衣櫃的下層，拏出一個黑漆的小皮箱。到枕下拏了鑰匙，把小箱打開，放在窗前的桌上。在月光下面，她拏出一條白綢的手巾來，上面有線繡的牡丹，左邊有一團的蠅頭小字。月光下雖然有點模糊，但是手巾上的題字，她早已經記的爛熟了。

她看住手巾，心裏更覺着一陣酸痛。她放下再取出一束書信來。她坐在書桌旁邊，把信一封封的細看。第一封信，上面寫的是：

慧妹：

昨天下午我們在第一山遠望，雖然彼此沒有講多少話，但是我當時心裏快活極了。我不講話，並不是我沒有話，我心裏有好些話，不過我總講不出來。我今天寫這封信，就是想把我口裏講不出來的話寫出來，當面交

與你，不過一提筆我好像又寫不出來了。怎麼辦呢？不過，慧妹，你是絕頂聰明的人，我想你當然明瞭我的意思。我近來精神上所受的痛苦，真是太大了。我母親的性情，你是知道的，我不敢不聽從她，不然她就要生氣。我是她惟一的兒子，我當然不能不孝順她。然而我精神上的痛苦，也就永遠不能停止了。慧妹，我現在已經沒有生人趣了。只有會着你，我纔稍好一點，但是同你分別，一想到將來要同你永遠分別，我立刻就萬念俱灰了。慧妹，你想我應當怎麼辦？

鵬運上。

第二封信是：

親愛的慧妹：

我近來心裏越是難受了。母親的意思，一點也不能動搖，她說「書香人家的面子要得緊，並且安知道將來不滿意？」我幾次想分辯，但是她始

終是我的母親，我有什麼辦法呢？
慧妹，你只勸我不要憂愁，你不知道我心裏感情的熱烈。我未嘗不可以唱高調，說「純潔的友情，比世界上什麼東西都可寶貴，」然而這樣的高調實際上決不能滿足我心靈的要求。我常常自恨，我自己太沒有勇氣了。但是，慧妹，勇氣固然可以用在旁的地方，難道勇氣也可以用在母親身上嗎？一個人對母親都對不起對別人還對得起嗎？
慧妹，我還要仔細的想法子，不然這個生活真過不了！

第三封信字跡很潦草，好像寫信時手是戰慄的樣子。

我永遠不能離開的慧妹：

我這個人始終是一個懦夫，始終是一個自私自利者。既不能努力奮鬥打破這一個難關，又忍不住要向着你細訴我的痛苦。我只想到我自己難受，我昨天纔知道你心裏比我更難受！我真想不到，我怎麼會這樣傻，連你的心都不知道！
慧妹，我太對你不起了！
慧妹，請你饒恕我罷！

我現在已經下定決心了。我已經想出一條自由之路了。經濟方面，我計算一下，已經不成問題了。母親我也不管了！只要你答應，我們立刻就可以自由了。慧妹，你答應我罷？再不要徘徊，再不要回頭觀望。現在已經沒有旁的路可走了。再遲延就不可救藥了。慧妹答應我，好不好？明天無論如何我希望你再來我家裏一次，我們可以再詳細商議一切。

第四封信上面，染上了好幾點淚痕，上面寫的是：

我惟一親愛的慧妹：

昨天在書房的談話，我萬想不到有那樣的結果！我本來是一個意志薄弱的人，因為你的熱情，把我武裝起來，我居然下了最後的決心，但是後來你把事實一分析，安慰我許多的話，我的決心竟沒有了，以後只好睜起眼睛，硬起頸項向死路上走了。要是真正能夠死，還不要緊，惟有想死

死不了的時候，纔真令人難受呢。慧妹，你真是太好了。你這種犧牲的精神，忍受的毅力；看事的清楚；對人的同情；真是令我五體投地的愛敬，然而因此我也更不能忘記你了。算了罷！人生就是永遠的這樣殘缺不全，永遠的這樣層層束縛。既然已經生在世上了，還有什麼辦法呢？請你以後不要再想念我，好像我是已經死了的人！

「鵬運真是太可憐了！」慧林看完搖頭嘆息道，「現在他們也許還在鬧房罷！他心裏不知道怎樣的難受？……新娘子也太不成子……大姨媽不知道怎樣生氣呢？……現在真是什麼都糟了。鵬運呢，滿心的痛苦，大姨媽呢，一肚子的氣，新娘子恐怕以後更受不了大姨媽那樣的待遇罷？」

她冥想了好一陣，覺得有點疲倦了。把東西一樣樣的放好，箱子鎖起，衣櫃關上。桌上的鐘，噹噹的打了四下，她連忙上床睡下，繼續又想了半點鐘，她居然熟睡了。

七

慧林第二天一早起來，已經是滿窗的紅日了。

吃完早飯以後，她勉強去讀書，但是她頭昏昏的，一個字也讀不下。她拿枕頭來繡花，但是繡不上兩針，她又覺得無聊放下了。她想這大概是沒有睡夠的原故罷？把鏡子一照，兩眼緋紅，兩頰都起了紅暈。她摸摸頭，熱得燙人。一會，她頭痛起來了。她想該不會病吧？她想拿熱水燙一燙，也許好一點。

她拿着臉盆，到廚房裏去，看見雲章立在竈前。

「雲章，你在這裏作什麼？」她問道。

「煎糖作丸藥，天王補心丸已經賣完了。」雲章掉過頭來答道。

慧林穿一件白布的衣服，下面繫着青湖縐裙子，頭上梳着雙髻，這是富順城

女學生最普遍的裝束。兩頰本來就嬌嫩鮮艷，更兼頭頂發熱，此時紅潤得像滿放的桃花。額前還留着短髮，蓋到眉心。最動人的，要算她的眼睛了。她的眼睛，比別人的都大，兩個黑眸子，如像春天的湖水，春風吹起了微微的漣漪，有一種特別媚人的神力。雲章不轉眼的看她，幾乎出了神。

「雲章，你替我打點熱水，好不好？」慧林說着，把臉盆遞給他。

「哦！……好！」雲章驚回過來，連忙接了臉盆。

「師妹，昨天晚上你們該快活罷？你表嫂好不好？」雲章一面把竈邊的熱水壺提過來，一面問。

「有什麼快活？表嫂生得怪難看的！」慧林說時把頭輕輕向上一抬，把嘴略略一突。

「呵，難看嗎？那麼你表兄很不高興了？」雲章一隻手拿着熱水壺的把子，却不倒水。

「表兄還好一點，大姨媽非常生氣，幾乎把肚子都氣破了！」

「那末以後你表兄怎麼辦呢？」

「這有什麼辦法？我到很可憐那新娘子，她本來是鄉下人，從來沒有見過世面，聽說昨天晚上因為斟酒，竟自當着衆人哭起來了。這樣容易哭，大姨媽又不喜歡她，以後真不知道怎樣過下去呢？」

「鄉下女子，沒有進過學堂，當然不開通，難怪一點小事就要哭。像你們女子中學的學生，我相信一定不會這樣小氣的，所以你大姨媽老是喜歡你！」

「你爲什麼頭上腫了那樣大一個包？」
慧林一眼瞧見雲章頭上的包，雲章講的最後一句話，她竟自沒有聽見。

「昨天晚上老師用煙斗打的。」

「呵，父親又打你嗎？現在還痛不痛？」

「還有一點，不過不要緊了。」



「我不知道父親爲什麼老是這樣喜歡打人？你也太可憐了！」慧林嘆了

一口氣，兩眼注視着雲章，臉上充滿了同情。

「打幾下有什麼關係？只要師妹能夠可憐我，我什麼都不管了！」雲章

說着，滿面露出悽慘誠懇的樣子來。

「我可憐你有什麼用處？父親還不是一樣地打你嗎？」慧林說完，笑了
一笑。

「呵，你不知道我心裏的情形。一個人到了頂痛苦的時候，只要有人可憐他，他心裏就安慰得多了，何況是你可憐我嗎？我記得，有好些時候，我想起我的母親，我中夜痛哭流涕了。我記得有好些時候，我想起我從前的雄心，都銷磨淨盡，以後永遠當一個學徒，不能翻身了。我記得有好些時候，讀書到古人怎麼樣怎麼樣建功立業，想到自己的身世，不免掩卷嘆息了。我還記得有好些時候，我對着清清的明月，我半個心都涼透了。我記得更有好些時候，老

師打得太厲害，我實在忍受不了，幾乎想要逃走，但是回頭一想，又沒有逃了。但是這些痛苦算什麼？只要你對我好一點，你可憐我，無論什麼痛苦，我都不管了。」

「我始終不相信，我可憐你會有什麼好處。」

「呵，這是因為你不十分了解我，我也從來不敢向你談，一直到現在，我心裏萬分忍不住了，我纔向你說。我自己也相信，不是一個沒有出息的人。我自己讀書作文辦事的能力，都不在人下，我早已經不想當學徒了，不過我覺得無論怎樣苦，究竟還有一個人可憐我，所以我也就不想走了。」

雲章說到這裏，慧林感覺得他講話的態度有點與平常不同，不想再同他談了。但是她看見他誠懇的樣子，又有點不忍離開他。

「把水快倒與我，我頭有點痛，要拿熱水燙一燙。」慧林向他講道。

「呵，你頭痛嗎？該不要緊罷？」雲章一面倒了水，一面關心的問。

「不要緊，不過因為昨天睡遲了一點。」

雲章把水倒完，慧林接過，回屋去了。

雲章覺得他心胸舒暢了許多，因為剛纔居然把許多日子積在心裏的意思，對慧林說出一部分了。他起初非常怕慧林生氣，所以講話時很小心，觀察慧林的顏色，到後來他看見慧林滿腔的同情，所以他也就一步緊一步地說下去了。最末他的話說得太奇怪了，他已經怕慧林要生氣了，但是慧林並沒有生氣，雖然說要走，仍然沒有馬上離開他。他心裏高興了，他也不願意再往下多說了，他知道他已經說得太多了。

有人說愛情能夠使人聰明，有人說愛情能夠使人傻氣，其實這兩種說法，一個含有一半的真理。你說雲章聰明嗎？他爲着一個慧林，却忍受了那樣多的痛苦，當了幾年的學徒。你說他傻氣嗎？他觀察慧林的心理，計劃的本事，真是出人意外。他是一個富於感情的人，同時他又有極強的理智力來達到他的

感情。他對一個人用情也許很真，但是他總是用嚴密的手段來對付。譬如他對慧林的感情，何嘗不真，然而他對慧林的講話，却完全好像演戲一樣的看法，用手段。句句在表示他的感情，然而真正的感情，却深藏在他的心裏，並沒有完全表現。

以前他雖然同慧林朝夕相處，他年齡還小，並不覺得什麼，近兩年他纔明白的感覺他發生了感情，但是他腦經裏不斷想的問題，却只是「怎麼辦？」他把事體看得非常明白，知道不能瞎鬧的，而且他心裏實在是太感激慧林了，太愛慧林了，沒有十分把握以前，他決不輕易表示，所以雖然心裏蘊藏了許久，慧林一點也看不出來。一直到昨晚他同何三談話之後，他再把事實反覆研究了一番，最後他決定冒險進行他的軍事計劃了。

他也知道敵人方面，勢力太大，不容易進攻，不過他已經布置得很周密，所以今晨就下動員令了。今天早上這一番談話，不過前線的一點小接觸，然而他

很樂觀，因為這一點小接觸，已經令敵人驚心了。

他心裏最快活的，就是他把以前旁皇無措的心魂，現在通通用到有條理，有計畫的戰陣。

勝利之神，好像在向他招手，向他微笑。

八

新娘子進門的第三天，照例要到廚下去煮一頓飯，作一籠「粿」，「請幾位至親的新戚來家裏吃一頓飯，叫做「吃新人粿。」慧林同她的母親，這天一早就去了。

新娘子今天已經換了平常的裝束。頭上沒有鳳冠，只插了一朵玉花，身上穿一件白布的新衣，脚下穿一雙七八寸長的花鞋，因為要到廚下，所以胸前還穿了一個青布圍腰。嘴唇還是一樣的厚，手還是一樣的粗，皮膚還是一樣的

黑，人還是一樣的矮，只有一點不同的就是兩眼的周圍加了兩個青黑的圓圈也許是因爲這幾天太忙，睡眠沒有好罷？

慧林趁着她母親在同陳太太講話的時候，一趨跑到廚房裏。她看見新娘子捲起雙袖，把米粉沖下水，加上糖。兩眼看着米粉，用手指慢慢地去捻開結成團的米粉。王媽却在天井裏洗蒸籠。

「表嫂，你太忙了罷？」慧林問道。

「呵！……」新娘子沒有看見慧林進來，嚇了一跳。

「我來幫幫你好不好？」慧林笑道。

「呵，……不，不要！」前一個「呵」是驚訝，後一個「呵」是羞澀。

「你認不認識我？我就是張慧林，我就是你的表妹。」慧林講道。

慧林講話一種誠懇活潑的態度，好像無形中有一種力量，把新娘子的羞澀去掉了。她覺得慧林狠可以親近，一點也不可怕，她心裏很感激她。

「讓我來幫你作好不好？」慧林再說道。

「哦，不，不要！看把你的衣服弄髒了！」

「不要緊！」慧林一面說，一面捲起袖子來加入她捻米粉。

慧林雖然想極力同新娘子講話，但是新娘子却沒有什麼多話講。慧林問許

多的問題，她只作簡單的答覆。再也不能繼續，尤其談不上發揮，好像把石子扔在海裏，響一聲，立刻就無影無踪了。

兩人靜默了好久，新娘子忽然忍不住嘆了一口氣。她嘆氣聲音很小，要不是慧林同她站得那樣近，也許聽不見。

「表嫂，你爲什麼嘆氣？」慧林問道。

「我……沒有……嘆氣。」新娘子驚懼的講道。

「你心裏有什麼不高興的事體嗎？」慧林柔聲的問道。

「沒有什麼。」她說着話時，眼旁的肉一收縮，臉上現出一種苦痛の様

子。

「表姨，你不用瞞我了。」慧林用安慰的聲音講道：「我知道你心裏一定有不高興的事情。你是剛到這裏來，沒有一個親密的朋友，你一定覺得很孤寂的。你只要肯老老實實的告訴我，我一定想法子帮你的忙。你現在剛來，什麼事也摸頭不知腦的。不過久一點就好了。」

「呵，謝謝你！」她心裏感激極了！

「你想家罷？」慧林問道。

「有點。」

「你很想你的母親，是不是？」

「對了。」

「你有兄弟姊妹沒有？」

「我只有一个哥哥。」

「你同你哥哥很好罷？」

「呵，哥哥對我好極了！……我現在真想他！他更不知道怎麼樣掛念我呢？」新娘子說着，眼眶都紅了。

「你想同你哥哥寫信嗎？」

「寫信？」新娘子聽着忽然高興起來。「好是好！不過我又不會寫！」她又有點失望了。

「這樣好了。你告訴我你的意思，我替你寫，不過你知道通信處嗎？」

「我哥哥告訴過我的，他說要寫信，可以交獅子灘德順興油紙舖，」

「好罷，回頭你有工夫，我到你房裏來，替你寫，我回去叫店上學徒拿到郵政局去交。」

「表妹，我真不知怎樣感謝你！你對我這樣好！」

「不要這樣說！現在米粉已經和好了。鍋裏的水也開了。」王媽蒸籠也

洗好了。我們洗好手，就去把蒸籠放好罷。」

兩人急忙洗好手，王媽把蒸籠擡過來放在案板上。新娘子把白布打濕墊

上，慧林就用銅瓢把米粉漿輕輕的倒下，一連倒了四籠，王媽一籠籠的抬到鍋上去。

「把是蒸好了，還有什麼？」慧林問道。

「現在小鍋裏肉煮好了，拿起來截，預備作回鍋肉，同米粉肉。」

「米粉肉用什麼墊底呢？」

「用白薯好不好？」

慧林低頭一眼看見案板上—籃白薯，她叫王媽擡去把泥洗了。她兩人把小

鍋裏的肉擡起來，慢慢的截。

「我剛纔忘記了問你哥哥的名字。」慧林忽然想起了。

「他叫萬當五。」

「他現在做什麼？」

「他現在當獅子灘的團練隊長。」

「那麼爲什麼同他寫信不交團練局呢？」

「因爲他住在德順興，德順興對門就是團練局，並且他常常出去打匪，交德順興到比較穩當。」

「他進過軍官學堂沒有？」

「他從小就想當兵。那年成都辦軍官學校養成所，在本縣招攷，他那時纔十七歲，自己偷到城裏來考上了，官費送到成都去，一年半畢業，當了一個排長，打了好幾仗，升了連長。後來因爲病了，請假回來，休息了一年多。去年病好，他本來打算再去加入軍隊，不過本場上的人，知道他的本事，一定要找他當團練隊長，他只好暫時住下了。不過他還是想出去。他說團練隊長沒有什麼發展。」

「你哥哥有多高？比你高多少？」
慧林腦筋中想出一個魁梧奇偉的軍人形狀來了。

「哥哥比我高得多呢。我站起只能打到他的胸口。他十五歲時已經像一個大人身材了。他的氣力很大，可以担二百多斤谷子。從小在鄉裏，沒有一個小孩不怕他。」

二人正談到這裏，忽然陳太太進來，一眼看見慧林在截肉，她忙來拉着她，叫她趕快洗了手出外面去。一面向新娘子發話道：

「你一個人做不好嗎？爲什麼一定要拉着表妹替你作？」

「她本來不要我作，我自己願意作的。」
慧林連忙替她辯護道。

「你不知道，她本來就是這樣懶性情，什麼事體都不願意親自動手。」
禮節也不知道，居然讓客人替她作東西了。別人聽見，怕不笑壞了牙！

新娘子一句話也不敢講，露痴痴地站在那兒，停住刀，肉也不截了。

「你看，你看！」陳太太氣憤憤的指着她對慧林道：「她那個傻樣子，你站着做什麼？還不趕快截。」

新娘子被陳太太一句話提醒，連忙截肉。慧林却把陳太太勸走了。

九

慧林同陳太太到前面堂屋去，看見來了不少的客人。何表姐一見慧林來了，馬上過來拉住她的手，問她剛纔躲到那兒去了。慧林也不答她的問題，反問她來了多久？爲什麼三姨媽今天不來？何表姐說她母親因爲着了涼，頭有點暈，不能來。說着便要拉起慧林到花園去。陳太太看見她們要走，連忙止住她們，叫她們等一會，吃了粳再出去。

她們轉來坐下不一會，鵬運進來向各親友略略招呼，走到陳太太旁邊，低聲說了幾句，陳太太立時變了臉色，隨着鵬運到後邊去了。

大家都莫明其妙，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停了一會又看見王媽匆匆地出去。何表姐再也忍不住，拉住慧林往裏邊看去。她們剛起身，陳太太走出來，向大家說道：「沒有什麼事，新娘子有一點小病，已經請醫生去了。」

何表姐本來還想再問陳太太，新娘子害的是什麼病，但是她看見陳太太滿臉不高興的樣子，也不敢再多話了。再隔一會吃了粬，她同慧林就走出來，向後邊去。經過新娘子的房門，看見門口坐着張媽。她們想進去，張媽向她們搖頭，把大指頭舉起，嚮向門裏一歪，她們會意，連忙退步向後面花園裏去。

天色陰沈沈的，太陽不出來，只是一種悶熱。她兩人穿過了葡萄架。繞過了石山，一步步躡上山麓。兩旁都是青翠的修竹，竹葉蓋滿了彎曲的小徑，走起來怪滑腳的，何表姐扶着慧林走。

「我很奇怪，新娘子究竟是什麼病？」何表姐說道。

「她身體好像很強壯，怎麼忽然會病呢？」慧林也是一樣的不解。

「新娘子的樣兒真難看！」

「看當然是難看，不過人很老實。」

「什麼叫做老實，笨就是了。陳太太不知道前世造了什麼孽，接了這樣一個又醜又笨的媳婦！」

「你何必這樣刻薄？我看她怪可憐的。」

二人走到後門的小亭的時候，背上的衣服都濕透了，她們把手巾拏出來，拭了額上的汗，坐在小亭的闌干上面。對面的五虎山，突入西湖。湖內充滿了茂密的綠葉，紅白的荷花。遠遠一個小舟從上面划來，船上只坐着兩人，前面的人輕輕的蕩着槳，後面的人却拏着槳不動，好像出了神。

「西湖裏面划船真有趣，我們什麼時候也去划划纔好。」何表姐說道。

「可惜大姨媽現在忙，不然我們要提到，她一定會請我們的。」

「對了，我相信她一定會請。你記不記得前年大姨媽請我們許多人坐大花船，在德昌園包起魚翅席在船上吃。你看見一個大蓮篷，伸手摘不着，表兄跑過來替你摘。身子向前伸得太厲害，幾乎一個倒栽蔥跌下水去了。幸虧你把表兄的左手拚命向後面一拉，表兄向後面一仰，一下站不穩，你們兩人都跌在船板上。表兄連忙把你拉起來，問你跌痛沒有？我們都大笑起來，你却羞得臉紅，幾乎要哭出來了！」

「誰臉紅？誰要哭出來？都是你生編的！」慧林臉紅了。

「生編的嗎？這是千真萬真的，你不信，我們問大姨媽去。」何表姐說着身子一轉，像要走的樣子。

「老是動不動就是問這個，問那個，無怪乎同學叫你『學問家』！」慧林笑道。

「這個名字，就是你替我取的！你真不是好人！」

「我替你取的嗎？誰不知道是王老表替你取的，你還能冤枉我嗎？」

「不是你替我取的，也是你替我叫出來的，不然怎麼會傳到學堂裏去呢？」

「他既然可以取，我爲什麼不可以叫呢？」

「好，好，好！不要胡鬧了。等我們講正經話！」

「好罷，講正經話，我看你有多少正經話講？……哦，我想起一件事了。

前天晚上你不是說有話要同我講嗎？什麼事？我剛纔幾乎忘去問你了。」

「我也幾乎忘去了。你知道我有個隔房的姪子何三嗎？」

「我知道，就是那一個賭錢的無賴子，是不是？」

「對了。他把自己家業輸得光光的，連飯幾乎都沒有吃，不過一有錢在手

裏，他又拏去賭了。他常常到我家裏來倒麻煩，父親性情嚴厲，他怕他，不敢

惹他。來總是找母親同我。我們總是敷衍他，間或借一點錢與他。上次他

到我家來，又向我借錢，我沒有錢，他好像輸昏了，乘我轉身把我鏡箱上的一個

金戒指偷去了。那個戒指，是父親剛替我打的，他若知道，還了得嗎？你說糟不糟？」

「那麼你怎麼辦呢？」慧林着急的問道。

「後來我同母親商量了好久，母親答應給我十塊錢，設法把戒指取回來。但是何三因為偷了我的東西，怕我們責備他，他再也不敢來。他住處又一定，這幾天簡直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我託人打聽他的消息，別人都說不出來。有一個人說：要找何三，頂好是找林雲章，何三同林雲章是頂好的朋友，何三無論什麼事情，都告訴林雲章的。」

「奇怪！雲章怎麼同他相好起來。」慧林驚異道。

「聽說雲章人很能幹，也很講義氣，何三有什麼事件總是我他出主意，倒霉時也找他幫忙，有好兩次雲章甚至于當衣服來救濟他，所以他兩人感情好極了。」

慧林聽見雲章同何三的關係，她心裏發生一種奇異的情感。她覺得雲章確乎不是一個平庸的人，何三那樣的人居然也傾心的佩服他，他這種動人的力量，幾乎有點神秘了。她又覺得雲章這一個人太可惜了，怎麼要同何三這樣的人往來？怎麼單單要費心力來結納他？爲什麼不結交一個好一點的人？她覺得雲章將來也許會向邪路上走，那就未免太可惜了。不過無論雲章將來變好變壞，她又何必這樣關心他呢？想到這裏，她覺得自己兩頰上有點發熱了。

「我現在要找你幫幫忙，」何表姐繼續說道：「請你把十塊錢交給雲章，託他無論如何設法替我把戒指取回來，那末我就感激不盡了。」

何表姐說完把十塊錢取出來，慧林也沒有旁的話說，只好答應了。

兩人再休息一陣，談談旁的事情，恐怕快要吃飯了，連忙走回客廳來。她們由衆人談話裏，知道剛纔新娘子是害的心疼病，她從小就有的。醫生已經看過了，說是吃一劑藥，明天就可以好，不過以後要好生保養，不然隨時都可以再

發，如果一年裏不再發，就沒有事了。

慧林沒有忘記她對新娘子講的話，下午找了一個空時間，到她房裏，替她把信寫好，帶回來替她交。

「千萬不要告訴哥哥說我病了，」新娘子小心的道：「你只說我很快活，個個人都對我好。」

「好罷，我本來就是這樣寫的。回信交給誰呢？」慧林寫完了問道。

「如果表妹你不怕麻煩，就叫他交與你轉罷。我很怕婆婆知道我寫信不高興。」

「好罷。」慧林又提筆寫了。

「你真的沒有告訴我哥哥說我病了嗎？」新娘子還是不放心的問道。
「當然沒有，你不信，我念一遍與你聽。」慧林一點不生氣的答應。

十

在鹽井街的一座房子裏邊有一間小屋，十幾個人圍着一張桌子，每人面前都放着銀元鈔票，大家都目不轉睛的看着骰盤子。

「現在輪到老子們的莊了，出起，出起，越多越妙，」一個穿白石布長衫，剪平頭，右手膀子露在外面，袖子吊在後邊的人叫道：「張老么，你幹嗎不出？你剛纔不是『出燒』贏了老子們的錢嗎？……好了，這纔是話。對了，一順家家在！輸了老子們回去當舖蓋！」

他把六顆骰子擺成一個長方形，用四個指尖，與大指拇下的手掌，輕輕捉住，舉起往下一擲，六顆骰子在盤裏轉轉的旋轉。一會停住了，一看是二三四五兩顆陸。他用手如疾風般的把骰子抓起，再往下擲，叫道：

「六你擲個么嘞！」

「六個骰子在盤裏四面紛飛，團團旋轉，他定睛一看，原來四個陸兩個么。他得意洋洋地說道：

「好了，這算『快』了。」

「什麼『快』？」張老么睜起眼睛問道。

「『四大天王吃湯元』！」

「瞎說！」張老么氣憤憤地道。

「何三哥，好好擲不要搗亂了。」旁邊有幾個人勸道。

「本來不過開開頑笑，誰知道張老么真着起急來？」何三笑一笑，拿起骰子又往下擲。

這一下却成了點子了，三個五，兩個陸，一個么，算十三點。何三得意洋洋地坐着，右手邊第二家拿起骰子依次趕下去。

忽然有人在他肩上一拍，他以為劉五拿起長煙袋來替他燒煙，他頭也不回地

道：「不要。」接連肩又拍了兩下，他生氣了，罵道：「叫你龜兒子不——」他回頭一看，原來雲章立在他後邊。

「對不起！對不起！我剛纔以為劉五來替我燒水煙了！」他連忙賠罪道。

「何三，我有點緊要事情找你，你可以馬上同我出去談幾句話嗎？」

「當然可以。」

何三回頭對衆人道了歉，請大家等一等，他同雲章說幾句話馬上就轉來。

兩人進了隔壁一間屋子，裏面只有幾張破椅子，灰塵積得有三三分厚，屋角裏牽滿了蛛絲網。

「我來同你商量金戒指的事情，」雲章一面說腰裏掏出十塊銀元。「這裏有十塊錢，你趕快去取回來。」

「真不湊巧，這東西已經不在城裏了！」何三道。

「不在城裏！在那兒？」

「我賣與一位姓王的，他是獅子灘的人，今天早上還在城裏，可是午飯後就動身回去了。現在剛走不過半點鐘。」

「那麼你去替我趕他好不好？何三，你知道，這件事體是慧林叫我辦的，我要辦不好，就糟了。好弟兄，帶一幫忙！」

「我道你爲什麼這樣急，原來又是慧林。好罷，不過裏面一輪骰子還沒有擲完，我怎麼能夠走呢？」

「我替你擲好了。你趕快走！」

何三把背後的袖子穿上，同雲章重進賭場，向大家說明了兩句，回頭扯伸脚就跑。

雲章等着這一輪骰子擲完，連忙把錢收起，走出門，大概已經快三點左右了。他恐怕耽擱得太久，張老板又要發話，急急忙忙地趕回來。走進店裏一

看，張老板却沒有在家，兩三個夥計看着店。他進二門去，却看見慧林在堂屋的椅子上坐着看書。

「師妹，你怎麼到這兒來看書呢？」他笑問道。

「母親父親都出去了，屋子裏太熱，我想等你回來，所以到外邊來坐坐。怎麼樣？你找住何三沒有？」

「找住了，不過東西已經被買主帶到獅子灘去了。何三已經動身去趕，明天下午準可以回來。」

「你知道一定拏得回來嗎？」

「一定拏得回來。你叫我作的事情，我就捨了性命也得要去作，何況這一點小事情？」

「如果何三追他不上，或者到獅子灘找不住他呢？」

「如果何三沒有辦法，我自有辦法。」

「你有什麼辦法？」

「我親自去一趟。」

「你怎麼能夠分身去呢？」

「獅子灘復生祥不是欠店上五十幾兩銀子嗎？老師上次就要叫我去收，後來因為張先生要到牛佛渡所以順便託他了。他去連人都沒有會着。昨天我聽說復生祥快關門，劉老板也快逃走了，如果我去同老師說一句，他一定讓我去。」

「你去有什麼辦法呢？」

「獅子灘是我的本場，我一切情形都熟悉，一定可以取得回來。」

「要真取得回來就好了，何表姐的父親脾氣很不好，萬一知道，真是不得了！」

「你放心，何三好歹明天總要回來，如果取回來頂好，如果沒有取回來，我明天晚上同老師說，後天一早就動身去好了。」

「謝謝你！」

「師妹，你對我爲什麼老是這樣客氣？好像我是一個陌生的人一樣。以後你要叫我作什麼事情，你叫好了，無論起湯蹈火我都替你做。不過請你千萬不要『謝謝你』，我一聽見這三個字，我立刻就覺得你不讓我親近你了。我是一個孤獨無依的人，要是你再這樣把外人待我，我心裏更難受了。」

「不要緊，以後我不說好了。」

「那麼我心裏纔高興。」

傍晚的時候，雲章坐在店門口，忽然看見何三走過，他一溜煙跑出去問他事體怎麼樣？

「不行，不行，糟了！」何三講道：「我一趟跑出小北門，還沒有到雙橋子就把他趕上了。我問他戒指，他媽的，真氣壞人，他說他前三天就託人帶回去了。我問他現在在什麼地方呢？他說已經轉賣了，賣掉了二十塊錢。我

知道他龜兒子要想敲竹槓，我氣極了，劈面就是一個耳光。他媽的，生得真嫩，一交就跌下橋去了。我怕鬧出事體來，『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我就『向後轉跑』了。」

「你就是這樣會辦事情嗎？」雲章氣極了。

「對不起，不過他龜兒子也太氣人了！」何三道。

「現在不用講廢話了。他叫王什麼？住在什麼地方？」

「他叫王福興，住在隔場兩里地的興隆莊，他家裏還算很有幾個臭錢，不過他龜子故意裝出窮樣子。」

「好罷，這裏是你下午贏的錢，一共三十二塊五角，我這裏把十塊錢留下，其餘的你拿去。」

「戒指事體怎麼辦呢？」何三關心的問道。

「我自然有辦法。」雲章冷冷的答應。

十一

從小北門出去不上百多步，就可以看得見沱江。這一段江水，有一個灘叫做龍岩沱。江底都是亂石，上流平靜的水，一到這裏，便像煮開了的水，喧騰跳躍起來。下流上來的船，一到灘上，前面立刻加了四支「橈片」，有時連老板娘子也到前面來帮着划。掌舵的老板在後面，提起全副精神，看着江水。

沿岸七八個拉牽籐的水手，頭點到地，背朝着天，口裏叫着「啊吹」「嘿着」的聲音，一步步的向前苦撐。大家出了一身大汗以後，把龍岩沱拉過了，纔擎出黃手巾，拭了遮住眼睛的汗，一個人提頭，大家唱起歌來。

在這種「啊吹」「嘿着」的聲音裏，天色剛纔發白，太陽還沒有出來，東方只露出幾片紅雲。再停一會，太陽像一個大瑪瑙盤子，從對岸的山後升起，山林江岸都成了異樣的景色。

小北門剛一開，有一個青年人，肩上搭一個搭連，手裏提一把雨傘，就走出來。他到了河岸，望着江岸的景色，長呼吸了幾口氣，頓覺心胸舒暢許多。

他沿着河岸，一直走去。他脚步很快，待到太陽升高，他已經走了七八里地了。天氣漸漸熱起來，他的長衫穿不住了，脫下來搭在肩上，再一會，太陽更大，他把傘打開。額上的汗珠，一顆顆的滴下來，一件白汗衣的背心也濕透了。他覺得口有點渴，抬頭看見前面有一個小腰店子，他高興極了，放快脚步，不一會就走到。

腰店子的前面搭一個草蓬，把路遮住，草蓬下放了幾條長櫈。店子裏擺了四張茶桌，十六條板櫈，櫃台裏的架上，擺了許多油蠟紙火的東西，裏面坐着一位白髮蒼然的老頭。圍着前面一張茶桌坐了三個農夫，門前擺了幾擔米，大概是進城趕後街的。

進了店子，坐在另一張茶桌旁邊，櫃台裏的老頭對他招呼了兩聲，伙計就替

他泡一盃茶來。他把長衫搭連雨傘放在桌上，拿手巾，拭了臉上的汗，呷了兩口茶，把黑扇子打開，慢慢的扇。

「湯五哥，今年谷子不壞罷？」一個身材高大有斑白鬍子的農人問道。

「今年雨水好，我想至少可以收八成。」頭有半邊光的湯五這樣答。

「今年也幸虧萬隊長把『捧老二』打走了，要像去年那個樣子你還想收成嗎？逃命還逃不了呢！」傍的一位短小精幹的農人講道。

「不錯，王三哥說的話一點也不錯，」湯五說道：「這位萬隊長真厲害。」

聽說他兩百步裏用手槍打斑竹，二十槍打中十八次。前一次江跛子來劫場，帶來一百多人，萬隊長帶三十幾個人就把他打退，連江跛子都捉住了。那天我趕獅子灘，親眼看見萬隊長殺江跛子，他龜兒真不怕，殺的時候，他還說：『道謝了仁義幾堂的弟兄，咱們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呢！」

「不過你們不知道萬隊長要走了呢？」高大的農人講道。

「誰說的？」王三連忙問道。

「真的嗎？張二爺，你聽誰說的？」張二爺還沒有答，湯五又着急的問道。

「誰說的！哼！」張二爺喝了一口茶，用手把鬍子拭一拭說道：「場上的人誰不知道？我昨天趕場，場裏的人都在講這件事情。聽說萬隊長有位同學現在當了混成旅的旅長了，寫信來叫他去當團長，萬隊長當然是願意去的嘍。誰肯永遠當團練隊長，放着好好的團長不當呢？」

「他去了我們怎麼辦呢？」湯五搔着光頭着急的講道。

「不行，不行！萬隊長不能走，我們都去叫他不要走！」王三也是一樣的急。

「我看是沒有多大的希望，」張二爺再喝一口茶，用手把鬍子拭一拭鎮靜地講道：「聽說辭呈已經上去了，團總親自去挽留了好幾次，不過萬隊長是決意要走了。他說：『地方上的事情，當然是應該辦，不過他也不能一輩子替地方

上辦事情。他是一個軍人，他當然應該上軍隊。」團總也沒有辦法了。」

「上軍隊！上軍隊有什麼好處？還不是刮地皮，搶人！」王三氣憤地道。

「你總不能叫別人放着團長不當，是不是？」張二爺仍然鎮靜地說。

「不過，張二爺，你想想，究竟還有什麼辦法留得住他不？」湯五注視着張二爺講，好像只有張二爺纔可以想出辦法的樣子。

「這有什麼辦法？」張二爺仍然不失掉他鎮靜的態度，「現在的世界，都是這個樣子。個個都想穿二尺五，個個都想發橫財，那一個肯真心替老百姓作事？他去讓他去好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們已經歇夠了，可以走了，遲了恐怕趕不上米市。」

湯五雖然氣憤，到底還是賣米的事情要得緊，馬上起身，開了茶錢，担着米走了。

他們在談話的時候，旁邊那一位青年，注意在聽，差不多個個字都聽得清清楚楚的。末後看見他們走了，自己也覺得歇得夠了。他站起身來，探手到搭連裏去拿錢，搭連裏却沒有，他忽然想起在他的長衫裏，把長衫提起探手進左邊袋子去，仍然沒有。

「奇怪！」

他叫了一聲。他又想起錢在右邊袋子裏，不過他覺得左邊袋子裏，有一件東西。他拿起來一看，原來是一封信。

「我真糊塗！怎麼這封信昨天沒有馬上替她交郵政呢？」

他細看這封上娟秀的字跡，上面寫的是：

煩交本縣獅子灘

德順興寶號轉交

萬隊長常五升啟

內詳

「怎麼慧林會寫信給萬隊長呢？奇怪！昨天我忙着去找何三，信封也沒有細看，不然一問就知道了！」

他想了一想，忽然狂笑起來。

「妙極了！妙極了！我真糊塗！這有什麼難猜？真危險，真狡猾，幸虧沒有交。不然就把好好一個機會錯過了！」

他把信封上粘的郵票輕輕揭下，開了茶錢，把長衫疊好，塞進搭連裏去，把搭連一下搭在肩上；手裏提着傘，到門口，一按，撐開，脚步如飛地向北去了。勝利之神，好像又在前面向他招手，向他微笑。

十二

萬隊長的辭職。固然是獅子灘全場人很不幸的事情，然而萬隊長這一去居然可以當團長，却也是獅子灘全場人很足以自豪的榮譽。所以自從萬隊長決定走

以後，大家也就不再說挽留的話，只講送行的話了。

萬隊長恐怕替他餞行的人太多，走了一家，又得罪了第二家，所以決定先發制人。他寫了請帖，把全場重要的紳士，相熟的朋友，手下的弟兄，一塊兒請了十五六桌，在團練局吃一頓便飯。他手下的弟兄們，替他幫忙炒菜羹飯，張羅一切。大家聽說萬隊長請客，都爭先恐後的來了。

「諸位朋友們！」吃飯前萬隊長高聲對大家講道：「今天邀大家來到此地，沒有別的意思，因為兄弟明天就要離開此地到成都去了。這一年以來，承地方上的人看得起我，叫我來當團練局長，兄弟很抱歉，沒有替地方上十分盡力。當軍人的人，「將來」二字是不能講的，也許這一去永遠不能同諸位相見，也說不定。不過我希望，我這一去，真正能夠替國家作一點事業，那麼我雖然一死，心裏也很快活了。」

萬隊長說這幾句話的時候，聲音很沉重堅決，大家都靜靜地不作一聲。忽

然他面上露出憂愁的顏色，對大家道：

「諸位朋友都知道，我是幼年喪父的人，我只有一个母親，一個妹妹。母親現在已經五十，妹妹也出嫁了。我出去樣樣事體都放心，不過對母親妹妹不放心。我一走了之後，他們都是沒有依靠的人。萬一有什麼事體發生，如果諸位好朋友能夠看兄弟面上，盡力幫助，我萬常五一定生當隕首，死當結草來報答諸位的。我的話很簡單現在就完了。謝謝諸位賜步，請諸位痛快吃幾杯。」

萬隊長話說完後，一陣喃喃的聲音，接着又是一陣嘈雜的聲音，大家七嘴八舌的講起來。有的說：「萬隊長走得太忙了，我們餞行都沒有機會。」有的說：「還沒有替隊長餞行，怎裏到打攪隊長起來了？」有的說：「隊長此去，再二年恐怕就可以當師長了。」有的說：「將來我的小兒還要望隊長照顧，照顧呢。」有的說：「無論怎樣忙，明天一定要請隊長到舍下吃三杯。」

萬隊長答這個也不好，答那個也不好，真是應接不暇。一會大碗肉，大瓶

酒，陸續呈上來，纔算把大家的嘴塞住，講話的機會也少了。

萬隊長酒量很大，一連吃了十幾杯，精神煥發，對着大家高談闊論起來。

他講他怎麼樣在龍泉驛打衝鋒；怎麼樣在成都巷戰；怎麼樣有一次一個槍子，從腰間擦身過去，把軍裝都打壞了，他却沒有帶傷；怎麼樣有一次他們餓了兩天兩夜，後來看見村莊人家的臘肉，連着鍋煙子一塊兒嚼下去了；怎麼樣他一手槍，隔一里路遠，打死了敵人一個營長。

萬隊長說到這兒，有一位張排長起來講道：「萬隊長現在要走了，我們希望再看隊長打一次靶給我們看。」

「好極了！」大家都一齊叫起來。

「萬隊長一定要打一次給我們看！」萬隊長稍爲遲疑，大家又這樣叫。

萬隊長又吃了三杯，乘着一股酒氣，叫勤務兵把手槍拿出來，提住手槍走到團練局後面一塊大空地，這裏就是操場，操場旁邊就是一條大道。操場以南，

是一塊平原，接着突起的高山；空蕩蕩地沒有人家，四角插了紅旗，團練們平常練習射擊，就在這裏。

裏面的客人都隨着萬隊長出來，過路的人，有好些也停步觀看。萬隊長四圍一看，想找個射擊的目標。

「你瞧，東南角上不是有株黃柳樹嗎？不過這裏距離太遠，恐怕射不着。」一位中年紳士指着說。

「你想有多少步？」萬隊長問張排長道。

「大概有二百五十步，步槍還可以打；手槍却真不好打了。」張排長答道。

「不要緊，你把我這手巾拿去掛在樹枝上。」

排長舉着手巾，如飛的跑去掛在枝上。天空中此時有好些浮雲遮住日光，天色忽然陰沈起來，一陣陣的微風，把樹枝上的手巾，吹得飄搖招展。

場裏二三百雙眼睛，此時都看着萬隊長，靜靜地不作一聲。萬隊長忽然提

槍向後面走來，後面的人都駭壞了，如排山倒海的分開。萬隊長走了十幾步，忽然一反身，手一颯，砰的一聲。再向前一跑，手一颯，砰的一聲。忽然他身子一伏，跪在地，手一颯，又是砰的一聲。

「不知道打着沒有打着？」萬隊長起來左手擎住槍，右手把軍褲上的塵土拍一拍，對大家微笑道。

張排長一趨跑去把手巾從樹枝上擎下，他駭了一大跳，手巾上明明的三個小窟窿。

「你們看，隊長三槍都打中了！」他舉起手巾對大家叫道。

一陣拍掌歡呼的聲音，山鳴谷應。太陽從浮雲中又走出來。

「這有什麼希奇！」忽然人羣中一種清楚的聲音叫道。

大家回頭一看，這種聲音，原來從一位二十幾歲的青年口中發出。他穿一件白布汗衣，肩上一個搭連，手裏提着一把雨傘。

「你是什麼東西？也敢在這裏來胡說！」張排長圓睜着眼睛罵道。

「什麼呢？東西！你小心你的腦袋！」這位青年冷笑道。

「你不是混賬東西是什麼？你真是忘八蛋！」

張排長說着走上前就是一掌，少年把頭一低，張排長打了一個空，身子幾乎往左邊倒過去。少年把傘扔掉，一步轉到他身後，在背心上就是一拳，張排長立刻伏在地下，半天起不來。少年冷笑道：

「這樣本事，也要打人，真是要命！」

萬隊長走上前去，恭敬的問道：「你老兄貴姓？」

少年看見萬隊長一樣客氣，立刻就和顏悅色的答道：「賤姓林草字雲章。剛纔說話不小心，望隊長原諒！」

「打他狗東西！」張排長起來叫道。「他有什麼本事，他敢說隊長的槍不希奇？」

「打！打！」其餘的一些團練也叫起來。

「弟兄們，不要動手，本來打點槍也算不得什麼？」萬隊長回頭向團練們講道。

「不行！不行！不能隨便放走他！要問他個豈有此理！」團練們說着又圍攏來。

「叫他也打兩槍與我們看！」一個人叫道。

「好，好，叫他打兩槍與我們看，不然非痛打他一頓不可！」旁的一個附和道。

雲章看見衆人氣勢汹汹的樣子，回頭笑對萬隊長道：「我看我只好獻獻醜，不然，他們要倒麻煩。」

「對不起！」萬隊長恭敬地道。

雲章從報兵手裏擎過手槍，看一看，笑道：「我從前不過打打鳥槍，現在有

三四年沒有摸槍了，不知道打不得準？」

「我把手巾替你掛上，你要打不中，我非揍死你不可！」張排長說着走到黃柳樹去了。

手巾太大了，恐怕打不準，到不如打樹枝罷。」雲章滑稽的道。

「你打，你打！」張排長氣憤憤地道。

「下去！」雲章叫了一聲，手一颯，槍聲一響，樹枝同手巾一塊兒掉下來。

觀衆似暴雷般的喝彩；張排長跑上前，拉住雲章的手，拍着他的肩道：「好本事！我剛纔瞎了眼睛，請你原諒！」

「這算什麼？不過一點小玩藝就是了！」雲章從容地道。

「林先生，進去喝一杯，好不好？」萬隊長講道。

「走，走，走！喝一杯！」張排長拉着雲章就走。

「好極了！我正好有點小事要找萬隊長，我還替你帶得有一封信來。」雲
章說道。

「我的信嗎？」萬隊長驚異道。

「對了，你妹妹的信！」

「好得很！我們進去再說。」萬隊長高興的說道。

雲章把雨傘搭連擎起，同一大羣人走進團練局來。

十三

雲章同萬隊長在一張桌子吃飯，席間也不便多談。等到了二點鐘，客人都走完了，萬隊長把雲章請到公事房裏，雲章把信取出來交與他。他拆開讀了，知道他妹妹很快活，他也很高興起來。

「你知道這封信是誰替他寫的？寫得這樣好？——她叫我回信交謙祥吉張

慧林，張慧林是誰？」

「張慧林就是我店主人的女兒，你妹妹夫的表妹。」

「我妹妹纔去幾天，怎麼張慧林就替她寫信呢？」

「張慧林人好極了，她覺得你妹妹太可憐，所以事事都幫助她，她現在簡直是你妹妹惟一的好朋友了。」

「什麼？我妹妹太可憐？天哪，我妹現在究竟怎麼樣了？」萬隊長驚懼的問。

「不瞞你老哥，你妹妹的生活，實在是很痛苦的。陳太太非常的不喜歡

她，她丈夫因為母親的關係，對她也不好，所以她很難過。」

「可憐的女孩！她來信還騙我，說她很快活，個個人都對她好呢！」萬

隊長說着不住的嘆氣。

「前天聽說因為陳太太罵了她一頓，陳鵬運也帶着他母親說了她幾句，她下

午就發心疼病了。她真可憐，陳氏母子也太殘酷了！」

「哦，妹妹！你真太苦了！」萬隊長不覺悽然。靜默了好一會，他忽然在桌上一拍道：「我本來打算明天就走的，現在既然這個樣子，我明天決定進城去一趟，好歹先把我妹妹的事體弄清楚，後天再走。」林先生，你這次來還有什麼別的事體沒有？」

「我來有兩件事情，第一是替東家收點賬，第二是替別人取回一點東西，如果隊長能夠幫我一點忙，我就很感激了。」

「只要我力量能辦得到的事情，我是沒有不盡力的。」

「興隆莊王福興買了一個金戒指八塊錢，這個戒指的主人要想取回來，願意出十塊錢，不過王福興却不肯還。不知道隊長同王福興認識不認識？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取回來？」

「我以爲什麼事，原來就是這樣一點小事情！王福興的大兒子去年被匪拉

去，還是我去替他打回來的呢。他送我二百元，我不要，現在只要我派人去說一聲，不愁他不馬上送回來。」

「這裏有十塊錢，是原主人拿來贖回的。」

「這樣更好了，不過用不着十塊，八塊就行了。」

萬隊長在房門口叫了一聲，一個勤務兵上來。萬隊長吩咐了幾句話，他馬上就出去了。

萬隊長回來又同雲章談了許多的話，雲章也樣樣地盡情告訴他。剛纔萬隊長看見他打張排長的手脚，放鎗的本事，已經很佩服他了，同他深談以後，他纔知道雲章智識，遠在他自己之上。不過聽着雲章講到他自己的身世，同現在的職業，他未免替他深惜罷了。

「我真想不到，」萬隊長道，「你老兄這樣的本事，還肯當一個藥店的學徒，真是大材小用，太可惜了。我看你現在頂好同我一塊兒到成都去，在我團部裏

辦事情，將來不愁沒有發展的。」

「我很感謝你的好意！不過我有我的苦衷，不然，我早已離開謙祥吉了。」

「你可以讓我知道你不走的原因嗎？」

「原因很簡單，一個字就什麼都包括了。」

「什麼字？」

「你猜。」

「哦，我想起了！」萬隊長拍掌大笑。用手指蘸一點茶在桌上寫了一個

「愛」字，問道：「你說是不是？」

「對了！一點也不錯！」雲章也大笑起來。

「剛纔你不斷地講慧林好，我就有點疑心了。不過我覺得你的戰略不很好，我以為正攻不若打抄隊，因為我的力量太弱，敵人太強了。兵法所謂避實擊虛，難道你不知道嗎？」

「我早就看得很清楚，所以我始終沒有挑過戰，只是按兵不動。所以也沒有勝，也沒有敗。不過我現在看情形不同了，形勢吃緊了，再也不能按兵不動了，所以我打算在正面稍爲佈置一下，然後打抄隊。」

「不錯，不錯，凡是打抄隊，正面都是要預先佈置好，不然一定會失敗的。我不知道你正面一點沒有佈置，我以爲你已經有好深的程度了。既然這樣，我希望你趕快佈置好，馬上就到成都來，我定能助你一臂之力。」

「謝謝！咱們以後講弟兄好不好？」

「我早就有這個意思？來，來，妙，妙，痛快！」

兩人都站起來，萬隊長伸出手，雲章也伸出手，兩人用力一握握完，一下放開，退回坐下，兩人都大笑起來。

「痛快，真痛快，非再吃一盃不可！」萬隊長大叫道。

萬隊長又走出去叫勤務兵預備酒菜，一會勤務兵提了兩大壺酒，一盤花生，

「碗涼拌椒麻雞，放在公事房桌上。」

「索性把張排長也叫來，他也是個爽快男子！」萬隊長說着就叫勤務兵馬上去把張排長請來。」

張排長果然不久就進來了，萬隊長對他講道：

「老張，你還不恭賀我嗎？我得了這樣一位好兄弟！將來還要到成都同我一塊兒辦事呢！」

「呵，好極了，我非大吃三杯不可！」

三人歡呼痛飲，不一會把兩壺酒吃得精光，雲章今天也覺豪興勃發，抬頭看壁上掛得有一把寶劍，他問萬隊長道：

「萬大哥，你會這一套嗎？」

「會一點，不精。」

「我十一歲的時候，就從一位拳師學起，每天練習，以後雖然學生意，我都

沒有間斷過，我常於夜間或天明沒人時舞劍。我很喜歡牠，因為我一舞劍，我心裏就充滿了英雄的氣概，然而我一想到我的身世，我又未免嘗着一點悽涼的滋味了！」

「雲章，你何妨今天試舞一舞。」萬隊長道：「這屋子太小，我們到天井里去。」

萬隊長提着劍走出來，雲章張排長二人隨後跟着。他們剛纔談得太高興，不想到此時天已經黑了。明月亮晶晶地，照滿階前。天上只有幾片白雲，幾顆小星。

雲章把袖子一捲，提住劍，先使了一個四門，到後來劍法一變，一隻劍像旋風般翻飛上下，劍光月光，燦爛奪目，到後來只聽見呼呼風響，人影蕩漾，萬隊長與張排長都屏息不敢作聲。忽然雲章托地一跳，收住劍，立在階前。

張萬二人此時纔回過神來，狂呼喝彩。一人握住雲章的一隻手，幾乎喜歡

得跳起來。

忽然一個勤務兵進來，向萬隊長報告道：「剛纔到王福興家裏去了來，王福興不在家，聽說被人打傷了，現在在城裏醫治。他大兒子說是有一個金戒指，是他父親前幾天託人帶回來的，既然是隊長要，他願意相送，八塊錢他無論如何不要。他說隊長曾經救了他的命，難道一個戒指都不應該送嗎？無論是誰的戒指，既然是隊長來要，他是決不能要半個錢的。」

勤務兵說完，把一個金戒指，八塊錢交與萬隊長行一個舉手禮，就下去了。晚飯後，雲章到復生祥去收帳。雲章同萬隊長說朋帶了一個團練去，他却不到復生祥，一直往東四興茶店走。

「林先生，你走錯了！復生祥不走那一頭！」團練叫道。

「復生祥去還找得着人嗎？不要多話，你跟着我走好了。」

團練不敢再講話，只好跟着他走。不一會就到了東四興茶店，雲章叫團練

在外邊站着，看見他招手纔進來。他走到劉老板面前，招呼了一聲，劉老板沒有辦法，只好請他坐。他說明了來意，在搭連把帳簿拿出來，翻開一看，一共五十四兩三錢。

「真對不起！」劉老板強笑道：「昨天剛開消了一筆帳，現銀都完了，只好下次再付了。」

「劉老板一定要下次付，也可以，」雲章把帳簿捲起來道：「不過今晚須得請劉老板到團練局去走一趟。」雲章一招手，外間團練就走進來。劉老板看見事體不好，並且自己本來理虧，只得陪笑道：

「咱們有話慢慢講好了，何必這樣着急呢？」

「有什麼着急不着急，買了貨應該要更錢！」雲章圓睜怪眼的喝道。

「當然是要更的。你請坐，好不好？我還得去想法子。」

「我同你一塊兒去好了。」

雲章說着，拉住劉老板就走出茶店，團練也隨着出來。劉老板真逼得沒有辦法了，只好到別家商店借了五十四兩銀子更他。雲章同團練一塊兒回來。

「帳收好了沒有？」萬隊長問道。

「收好了。」雲章冷靜地答道。

「這樣快？」

「這種小事體，本來也費不着多大工夫，是不是？」

十四

第二天天剛發白，雲章同萬隊長趁着早上涼快，馬上就動身。兩人路上越談越有勁，萬隊長對雲章真是敬愛極了。還沒有十一點鐘，他們就到了富順。進城裏彼此就分手了。萬隊長再三叮嚀雲章趕快到成都來，把住址重復說了兩三遍，又取了五十塊錢給他，預備他作路費，雲章也不推辭，接過來放在搭連裏。

萬隊長一趨走到西湖邊，到陳宅去敲門，向王媽說明了來意，王媽說陳太太昨天就出去赴宴會去了，大少爺大少娘都在家裏。萬隊長在客廳等了一陣，鵬運進來，彼此招呼了一聲。

「我現在已經決定到成都去了」，萬隊長道：「在動身前，我特意來辭行，並且同我妹妹講幾句話。」

「團練局事體辭了嗎？」鵬運問道。

「辭了。我是軍人，我當然應該上正式軍隊去，不能夠永遠在地方上辦團練，是不是？」

「自然，自然。」鵬運只好這樣說。

王媽呈上兩碗盞盞茶來，鵬運叫她馬上去請大少娘出來。兩人隨便又敷衍了兩句，彼此都覺得不投機，再也講不下去了。鵬運細細賞玩壁上掛的梅蘭菊竹，萬隊長直挺挺地望着天花板。幸虧萬隊長的妹妹，一會就出來，纔把兩人

的難關解決了。

「哥哥，你來了嗎？我想——母親人好嗎？」
「母親人很好。我現在因為要上成都，所以來看看你。並且我有許多話，要同你講——」

「萬隊長遲疑了一會，鵬運會意，馬上起身道歉道：『萬大哥請坐一會，我還有一點小事情，就擱一會就轉來。』說完，就出去了。」

「妹妹，你怎麼樣？」

「我很好。」

「你沒有病罷？你看，你瘦了好些了！」

「沒有病，我想我沒有瘦。」

「他們對你怎麼樣？都很好，是不是？」

「都很好。」

「那末你很快活了？」

「當然很快活。」

萬隊長狠狠地看了他妹妹一眼，緊握着拳頭，憤然道：

「妹妹，你就老是這樣瞞我嗎？」

「誰瞞你？」

「你不用說假話了。我什麼都知道了。我今天來就是替你想辦法。你想，我只有一个妹妹，我能夠讓別人永遠這樣欺負嗎？你老老實實告訴我，無論天大的事情，我都幫你的忙。殺人放火，我都可以去做！」

他妹妹此時再也忍不住了，嗚嗚咽咽地痛哭起來。萬隊長過來，推她的

肩，叫她不要哭，她仍然不能停止。萬隊長挨近她身旁坐，用右手輕輕撫着她的頭髮道：

「好妹妹，不要哭了，你心裏有什麼痛苦，你應該同哥哥講，是不是？你知道哥哥很愛你，哥哥知道你痛苦，他心裏多難過！」

「同你講！」他妹妹哭道：「你們當兵的人性情多暴躁，動不動就要殺人放火，我怎麼敢同你講？」

「好妹妹，我剛纔不過是氣頭上的話，你怎麼就認起真來了！不要緊，告訴我，以後我一定聽你的話好了。」

「一定聽我的話嗎？」他妹妹拭乾眼淚，抬頭問道。

「對了，一定聽你的話！」萬隊長堅決地道。

「那麼，你以後再不要管我的事了！」他妹妹說罷又放聲痛哭起來。

「妹妹，你講的什麼話？我，你的哥哥，再不要管你的事？好妹妹，好好對我說，不要這樣不講理，好不好？」

「不是講理不講理，」他妹妹哭道：「我的事你是管不了的，我只怨我的命苦，我現在已經覺得活着沒有什麼意思了。如果我是一個男子，就還可以出去當兵，打仗，或者作旁的事情。現在我不幸變成了一個女子，又作了別人的妻

子媳婦，自己又生得醜，又沒有讀過書，當然只有受苦，還有什麼法子想呢？

人活在世上一輩子，就是這樣一回事，活一天就多痛苦一天，我現在已經看穿了，我也不想多活了，旁的什麼事體隨便牠，我一點也不管了！」

萬隊長此時真正沒有辦法。他妹妹的哭聲，好像針一般的刺心，眼睛裏的熱淚，幾乎要奪眶而出。他想起小時同他妹妹一塊兒到河邊去打魚，到山上去摘果子，到林裏去打鎗，妹妹一步一跳的跟着他，是多麼天真，多麼快活？去年他從成都回來，妹妹跑出屋子二里多路來接他，彼此心裏又是多麼高興？現在呢，妹妹幾天工夫，居然瘦成這個樣子了，滿心都是憂愁，一點快活也沒有了，並且以後怎麼辦？還有這樣長的時間！

「妹妹，我看你這樣下去，始終不是辦法。」他捉住她的手道：「天哪！你的手上怎麼有傷痕了！這還了得！告訴我，怎麼一回事？非告訴我不成！」他用嚴厲的聲音重述道：「非告訴我不成！」

「那是我昨天同王媽推磨，被磨搗打壞了的，沒有什麼關係。」

「你雖然不說，我現在已經知道，你過的簡直是非人的生活了。妹妹，你也應該放明白點，你可以不管你自己，難道你也不管母親嗎？你想，母親多愛你！要是她知道你這個樣子，他心裏多難受！」

「呵，母親，母親！」他妹妹忍不住又哭起來。哭了一陣，再說道：

「哥哥，你千萬不要告訴母親什麼話，你只說我很快活好了。」

「很快活！哼！」

「哥哥，你一定要答應我不告訴母親，你一定要答應我，不然我一定很氣你的。」

「不告訴母親，當然可以，不過你這件事情，不是不告訴就可以了的。我現在替你想了一個辦法，你看好不好？」

「什麼辦法？」

「走！」他站起身來，拉着他妹妹的手，就要走的樣子。

「你怎麼這樣簡單，那有這樣容易走的事？」

「誰敢不讓我們走？」

「自然會有人不讓我們走。」

「不讓我們走，我就給他一手鎗。」

「笑話！那有這樣容易放的手鎗。你小心一點罷，不要睡關。你打仗還可以，你管家事是沒有不糟的。」

「難道我就是這樣看着你受苦嗎？」萬隊長把手放掉，嘆氣坐下了。

忽然房門一開，陳太太同鵬運都走進來。陳太太穿一身華麗的衣裳，臉上搽着濃艷的脂粉，一看就知道是剛赴宴會回來的。

「萬大哥今天一早來的嗎？姻母人好嗎？」陳太太對萬隊長客氣的問道。

「謝謝，很好！」

「哼，怎麼？你又哭了嗎？」陳太太回頭看見她媳婦道：「你也太愛哭了，你看，一臉的粉都哭花了，多難看！」她回頭對萬隊長道：「老實說，萬大哥，你這位妹妹性情也太不好了，動不動就哭。」

「她在家裏從來不哭的。」萬隊長冷冷地道。

陳太太被萬隊長這一句話，說得不好意思極了。一時找不了話答。

「我今天來的意思很簡單，」萬隊長用沉重嚴厲的聲音講道：「我現在因為朋友相招，要到成都去當團長——那就是說，去作殺人的事情！以後還是別人殺我，我殺別人，都不知道！我只有這一個妹妹，我頂愛的也就是這一個妹妹，我希望你們能夠把她當成『人』看待！她固然像貌生得不十分好，不過她也是一個『人』！凡是不把人當作人看待的人，我——」

「哥哥！」他妹妹叫道。

「妹妹，不要緊，你讓我說完好了。——凡是不把『人』當作『人』看待的

人，我萬常五眼睛認得他，手鎗認不得他！我雖然是去了，不過只要我一天不死，我一天不能忘去我最親愛的妹妹，現在我把一個好好的妹妹交給你們，將來我回來，仍然希望再看見好好的妹妹！如若有人不喜歡她，儘可以把她送回我的母親——」

「哥哥！」她妹妹又叫道。

「妹妹，不要擋我，我只有幾句話了。——如果有人不喜歡她，儘可以把她送回我的母親那裏去，我的母親本來就孤癡得怪難受的。別人不疼愛她，我母親會疼愛她。如果有人要留住她，他們就應當負保護她的責任。要是不盡責任，發生了三長兩短，我萬常五決不同他們罷休的。現在我的話已經說完了，當軍人的人說話直率得很，請姻母同陳太太原諒，原諒！」

一陣話把二人說得目瞪口呆，鵬運更唬得像癡子一樣。陳太太還比較撐持得住，不過已經半晌講不出話來。忽然萬隊長長的妹妹立起身來，臉色蒼白大怒

道：

「哥哥，你怎麼這樣胡鬧？我再三告訴你，叫你不要管我的事，我的事我自己會管，你怎麼又瞎鬧起來？我有我的真漢，我當然知道孝敬，我有我的丈夫，我當然知道順從。我決不容任何人當面凌辱他們的，凌辱了他們，就是凌辱了我，我不能同她干休的。你走罷，老立在這兒做什麼？走——走！」

她說着就去推她。

「妹妹！」

「走——走！」

萬隊長此時心如刀割，眼淚不知不覺地到了眼邊來了。他含着淚，兩手搭住他妹妹的肩，狠狠地看了她一眼，一轉身大邁步，頭也不回就走了。

他妹妹此時臉色白得像一張蠟紙一樣，她簡直不知道他剛纔講的什麼話，作的什麼事了。耳心裏一陣雷鳴，眼前一黑，她站不住，就倒在地下了。

十五

雪章同萬隊長分手以後，他急急忙忙地跑回店來。他心裏很高興，因為她的事體通通辦好了。戒指一個錢沒有花，原物取還；許多年收不了的積欠，也收回了。尤其使她快活的，就是結識了萬隊長這樣一個朋友。萬隊長這個人真是爽快，而且不久就要當團長了。有了這樣一個人幫忙，不愁她的計劃，不能成功。張老板這種人看起來雖然很凶惡，其實腦筋很簡單；他眼睛裏看得見的只是錢，心裏怕的只是勢，只要有錢有勢，那怕他不來奉承？

最困難的問題還是慧林。如果慧林真愛他，那就什麼都好辦了。

由上兩次說話的情形觀察起來，慧林的態度固然不十分明白。不過慧林是聰明人，她講的話，意思已經夠明顯了，慧林當然懂得，懂得了却不責備他，這就很有研究的價值了。他又想到慧林這次託他交信，又託他取戒指，他通通替

她辦好，她心裏一定很感激他。取戒指確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居然能夠替她取回來，這也很足以證明他辦事的能力，與對慧林的感情了。

他很樂觀，他覺得前途充滿了希望，他只消按步作去，自然會有相當的結果來。

一會走到店門，他沒有看見張老板，只看見兩個夥計，一個在櫃臺裏打盹，一個在截雲苓。他一逕走進二門，堂屋裏一個人沒有，只有一羣麻雀，有些在天井，有些在屋簷，噉噉喳喳地亂叫，見他進來，鬧的一聲，通通飛散。

他正在奇怪怎麼一個人沒有？忽然慧林匆匆地走出來。慌慌張張地對他道：

「雲章，你回來了嗎？我等了你好久，父親母親都被別人請去了，他們叫我，我不去，我知道你要回來——」

「呵，師妹，你對我太好了！」雲章歡喜叫道。

慧林臉不覺一紅，急忙再說道：

「——我知道你要回來，我怕父親先回來撞見了你，那就很不好了！所以我留在家裏告訴你——」

「什麼事情發生了嗎？」雲章驚異地道。

「什麼事情發生？昨天早上你剛走不到三個鐘頭，就有兩個差人到店裏來捉你。父親起初很吃驚，後來由警察口裏打聽，纔知道因為王福興昨天被何三一掌打下橋跌昏死了，後來被雙橋子的人把他救活，他告訴了他們，是何三打的。當天晚上就派了兩個人，在十二點鐘關城以前，趕進城來，到衙門裏報告。縣公署派了幾名偵探，探出了何三住的地方，十二點後在床上把他捉住。昨天早上一問，何三就供出你的名字，說你指使他，所以派人來捉你！」

「何三這個東西真可惡！」

「現在你頂好是趕快逃走，再遲別人知道就來不及了！」

「你知道王福與傷得怎麼樣？」雲章鎮靜地道。

「聽說左腿跌斷了，頭上撞了一個大窟窿，因為上了年紀，流血太多，也許有性命的危險呢！我看你頂好是馬上就走！」

「不用忙！王福與大概是不會死的，就算死了，反正不是我出手打死的，同我也沒有多大關係。我是叫何三去取戒指，並沒有叫他去打死人！」

雲章不慌不忙地放下搭連，把戒指洋錢取出，交與慧林道：

「我替你辦的事體，僥倖辦好了。你看，是不是原來的戒指？這裏還你那十塊錢，一塊也沒有用。」

「呵，你把戒指取回來了嗎？好極了！爲什麼一塊錢也沒有用呢？」

「因為我找了一位熟人去同王福與家裏的人說，王福與的大兒子就送還了，他因爲朋友的關係，無論如何不要錢。」

「你真正會辦事！何表姐看見不知道怎樣高興呢？早知道你能夠這樣容

易的取回來，不叫何三去就好了，他這一去，到弄得你不能再住了！」

「我想我不走也沒有關係，就到法庭，何三也奈何不了！」

「我看你很難在這裏住了！就是法庭不責罰你，我父親也一定不讓你再住的。他昨天知道這個消息，非常生氣，他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他怎麼能夠再讓你在這兒呢？」

「對了。我想你父親一定會趕我走的。」

「我想你簡直走好了。你也不是沒有才幹的人，你出去也未嘗不可以找事體做，何必一定要老在這兒呢？並且何三這個人是始終靠不住的，你知道他在法庭裏說你一些什麼？你如果到法庭，至少也一定有許多麻煩的。到不如痛快走好了。」

「走，我是很早就想走了！」雲章嘆氣道：「不過我始終留戀着這個地方，很有點捨不得走！」

「有什麼捨不得？你在這裏不是一天到晚受苦嗎？你要是到旁的地方去，將來能夠作點事業，不比在這兒好嗎？」

「不過就是這樣就走了，我實在是不願意！」

「有什麼願意不願意？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情？你不走也不行，是不是？」

「師妹，你的心腸也太硬了！你只是催着我走，我們相處這樣久，難道你忍心看我走了嗎？」

「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勸你走是爲你好，是不是？」

「我當然知道你是爲我好，——我想我現在除一走也沒有旁的辦法了。不
過——師妹——我們以後雖然分別了，你能夠不忘記我嗎？」

「當然不忘記！」

「如果有一天我能夠回來，你還理我嗎？」

「當然理你，我始終把你作爲我很好的朋友看待好了。」

「朋友」兩個子，刺進了雲章的心，使他心裏難受極了。他抬頭注視慧林，他覺得慧林美貌極了。他半晌不能講話，坐在椅上，把頭藏在手中。慧林驚異地看着他，一眼看見桌上的戒指與十塊洋錢，心裏着實感激他。停一會，雲章抬頭向慧林道：

「師妹，或現在決定走了；不過在走以前，我願意大膽地向你講幾句話。

你知不知道？我對你的感情，真是熱烈極了。我知道，我過的生活是很苦的生活，不過我一想到你，我一點苦也沒有了。我幾次想走，但是我一離開你，心裏就非常難受，所以我不敢提走的事。但是，我的地位太低了，我屢次想向你表示我的感情，多想一想，我又不敢了。固然，像目前我這種地位，我知道我們兩人沒有結合的可能，不過，如果我能夠出去奮鬥出一條路來，在社會上能夠站得住脚，我再回來時，你能夠答應我嗎？」

慧林坐在對面椅上，低頭望着地，一句話不講。

「師妹，你答應我罷？只要你答應，你就給了我奮鬥的精神，我的前途，就充滿了光明的希望。你要不答應，我以後無論作什麼事情，都覺得沒有意思了。師妹，你答應我罷？」

雲章說着，走近慧林身邊來。慧林忽然抬頭對他道：

「雲章，你剛纔的什麼話？」

「難道你不懂我的意思嗎？」雲章停步道。

「我真想不到你會這個樣子！」

「怎麼樣？你生氣了嗎？」

「我到沒有什麼生氣，不過我覺得你不應該這樣講，你處着你那樣的地位，我處着我這樣的家庭，這種話是不應該講的。我已經答應你作朋友好了。其他感情的話，我們此時不應該講，也不必講，因為講了不惟無益而且有害的。人事變遷不定，以後的事，我們聽其自然好了。」

「呵，你只要知道我的心——」

外間一陣脚步聲音。慧林急忙對他道：

「快走！父親回來了！走後門去！」

慧林同雲章一趨跑到後門，雲章把搭連拿在手裏。把後門打開，雲章忽然停步，在搭連裏取出一封銀子來遞與慧林道：「這是我收的帳。」他跑出去幾步，又轉來道：「師妹，我們握一握手，好不好？」

慧林把右手伸出，把雙手握住，注視慧林。

後面又是一陣脚步聲，他放手如飛的跑了。

十六

暑假匆匆地過去了。幾夜的秋風，吹散了枝頭的黃葉。松毛山的松林，也沒有春夏天那樣青翠動人了。斜陽從馬腦山頭過來，映射着西湖半枯萎的殘

荷，愈呈出蕭條的氣象。漁舟依然在湖裏來去歌唱，不過四圍是這般的沉靜，歌聲都充滿了淒涼。

在這種衰颯的景象中，要是還有什麼可以增加一點生氣的，那就要算湖邊來去的女學生了。

富順縣立女子中學，已經開學有兩個星期了。學校的位置就在第一山的下面，西湖的旁邊，隔陳太太的屋子不過百多步。校址本來是一個神廟，民國元年因為要辦學校，一時找不出地方，只好把泥菩薩請出廟去了。聽說剛動工的時候，泥水匠都不敢去打倒神像，後來還是校長先生，拿着斧頭，去把東嶽大帝的腦袋，一斧劈成兩半，安然無事的走下來，泥水匠纔敢放胆去做。半年以後，學校是成立了，學生也招收了，然而這個校長先生不知爲什麼一天忽然到沱江去跳水死了。他死的原因，始終不明，不過縣裏的人都說他遭了報應，被鬼活捉去的。

校長死後，學生都很怕鬼來找她們，家裏也不讓她們去，只賸下二三十個女學生。後來隔久一點，大家覺得沒有什麼事，學生纔慢慢地增加，不過胆小的還不敢在學校寄宿。遠的早餐後去，在學校吃一餐，下午回來。近的連午飯也回家吃了。因為這個關係，讀通學的女學生特別多，也僥倖因為這個關係，遊人得多飽他們的眼福，想到這裏，又不能不稱頌前校長跳水的盛德了。

富順縣的女學生的裝束，都是一律的。在夏天是白布衫，青布裙或者青湖縐裙；在春秋是藍布衫，青色裙，在冬天是黑色衫，仍然是青色裙。手裏都拿着一塊布裹成的書色，臉上都不搽脂粉。頭上年齡小的梳長辮，年齡大的挽髻子，額前紛披着短髮。後來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學校校長到成都去調查了教育回來，下一個命令把全校的女學生的頭，都改成雙髻了。

由單髻而改成雙髻，從教育眼光上看起來當然不能不說是進化，然而地方上的人却不這樣。他們都以為這是很奇怪的裝束，神經過敏的，更以為這是

洋鬼子的裝束，大概校長先生同洋鬼子勾通，作了他們的走狗，所以把全校學生都變成「洋裝」了。這樣謠言一散布，居然引起了許多的攻擊，後來有一位紳士簡直到勸學所去告了一呈子。儂倖縣視學是校長的妹夫，校長又是視學的舅子，他們官相衛，把這位紳士的呈子下了一個臭批。地方上的人，看見視學都贊成，想來大概是很有道理的也就不講話了。「雙警革命」，也就宣告成功。

在這個時候，慧林同何表姐都上學了。她們都讀的通學，在學校只吃一餐，何表姐家隔學校近一點，所以每天慧林都是先到何表姐家裏來約她一塊兒去。散學回來，她也是送何表姐到家然後回去，有時也在何表姐家裏坐坐，有時她們兩人共同到陳太太家裏來。有時何表姐不喜歡，慧林就一個人去。

「你今天又要進去嗎？」何表姐走到陳太太門口常常這樣問慧林。

「對了。我想進去看一看表嫂。」

「我不想看她，她老是哭，看她令人不快活！」

「你這個心人腸太硬了，別人的生活那樣痛苦，難道你一點同情心也沒有嗎？」

「什麼同情心不同情心？世界上痛苦的人多着呢。如果你什麼人都同情，那麼你一輩子也沒有一刻快活了。我們只能對少數親愛的人同情，那裏能對個個人都同情？」

「我不贊成你這種主張。同情心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不是打算盤打出來的。」

「當然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不過我看見痛苦的人太衆了，我的同情心發生的次數也太多了，我應付不了這樣多，我自己的生活未免太苦了，所以我的心腸也漸漸變硬，同情也不能不打打算盤了。」

「哦，原來你一天到晚很快活，專門搗亂，就是因為你同情心減少的原故嗎？」

「哦，原來你一天到晚，愁容滿面，常常不快活，就是因為你同情心太多的原故嗎？」何表姐說着笑了。

「你這個人太自私自利了。」

「慧林，我老實告訴你，處在中國這樣的時代，你那條路是走不通的，你那條路只能犧牲你自己的幸福，同時對別人的好處，也是很少的。別人稍爲心裏不快活，你也就替他不快活；別人稍爲有點困難，你就要想犧牲自己來幫助他。

你全沒有想到這個世界，是充滿了痛苦的世界；現在中國，是一個野蠻的中國；就有你這樣的人一萬個，一百萬個，也不濟事的。現在你表嫂那一點痛苦，你就替她那樣難受，其實她那一點痛苦算什麼？你如果把眼睛睜開，多看一看，你就知道這是怎麼樣一個世界了。辛亥年革命，亂兵，把張家塲的人民殺了七十幾個，滿街都擺起死屍。我們的佃戶，全家被殺，她女兒被軍隊拉去，後來用刺刀把肚子破開死了。就是前不久，監裏犯人越監，出來幾十個，

一個個都被警備隊殺死了，每個人身上至少砍了十幾刀，我親自去看見的，回來飯都喫不下——」

「表姐，不要講了！」慧林再也不忍聽下去了。

「你聽這一點，你就受不了，你再聽多一點，你更要怎麼樣？你要親眼看見，你又怎麼樣？我告訴你，中國是野蠻的中國，世界是殘酷的世界，你要處處發生同情心，你只有自殺，你如果還想在世界上多活幾天，你只有一天天減少你的同情心，其實也用不着勉強去減少，你多活幾天，你看的事情多，自然而然就會減少起來。我起初何嘗不是像你這樣子？不過到後來看多了，看慣了，漸漸地人世間痛苦悲哀的事情，也不能動我的心，因為我的心已經磨鈍了！然而我的生活也漸漸地快活了。」

「表姐，你以為你這種態度是對的嗎？」

「我也不敢說對，不過除了這種態度，也沒有辦法。人生已經夠短促了，

世界上的問題太多了，何必這樣地自苦？」

「我始終覺得你的心腸太硬了，我無論如何作不到。我一看見別人痛苦，我心裏立刻就難受，我一看見別人流淚，我不知不覺就心酸了。」

「這是因為你看的痛苦不多，你比我小五歲，當然你的經驗比我的少。」

「我不相信我以後會改變的。」

「以後你就知道了。」

十七

慧林同何表姐那天談話以後，她心裏感覺着非常的不痛快。她想：難道世界真是殘酷無情，人生真是悲哀，活在世上不硬起心腸真是生活不下去嗎？如果真是這個樣子，這是多麼一件慘無人道的事情？如果你說不是這個樣子嗎？何表姐講的話好像又句句都有道理。……不管他怎麼樣，我只是憑着良心，向前

作去好了。

慧林第二天星期日午餐後就到鵬運家裏來。她進門去，裏面靜悄悄的一點聲音也沒有。她一直走到她表嫂房裏，看裏面也沒有人。屋裏擺滿了簇新的箱籠衣櫃，靠窗一張大長桌，桌上一架大鐘一對花瓶，一對磁罈，還有許多梳裝器具。對面一張紅漆畫金的大床，足足佔了小平間屋。床上被褥橫陳，好像剛纔起來，還沒有理床的樣子。

慧林正在奇怪的時候，忽然床上高厚的大紅錦緞的被窩裏，伸出一個頭來。慧林駭了一大跳！仔細一看，原來是表兄鵬運，因為蒙着頭睡，所以慧林剛纔以為沒有人。鵬運看見是慧林，向她點頭微笑，慧林却出房去了。

停一會，鵬運出來，慧林踪跡不見。他想她大概到書房去了。但是書房裏也沒有人。他又跑到母親房裏，也沒有見她。後來他到花園裏，看見慧林在小亭上。他走上去說道：

「表妹，剛纔真對不起，母親同你表嫂都出門喫酒去了。我昨天晚上，被母親罵了一頓，回來又同你表嫂吵了一陣，鬧得一晚都不安寧，今天她們出去了，我纔再睡一睡，萬想不到你來。」

「昨天晚上又鬧出什麼事了？」慧林問道。

「什麼事？還不是那一回事？母親老是不喜歡她，這樣也說她不好，那樣也說她不好。昨天晚上，她作杏仁茶，母親又罵她作得不能喫。把碗也打碎了。後來她回房去，母親發脾氣，無緣無故的，把我大罵一頓。我受了一肚子的悶氣回去，看見她仍然在那裏哭，勸她她不惟不聽，反轉哭得越是傷心，我心裏煩悶極了，說了她兩句，她忽然發脾氣同我鬧起來。鬧了一陣，我不理她，她又嗚嗚咽咽的哭了，足足哭到四更後，她疲倦已極，在大椅子上就睡着了。真可憐！今天早上，母親又帶她出去喫酒去了。母親從來不喜歡帶她，不知道爲什麼今天一定要她去，去了回來，恐怕又是一頓氣，表妹，你看這

個生活，怎麼過得了？」

「表兄，表嫂也太可憐了！你應該對她好一點纔是，爲什麼反要說她？」

「我本來想安慰她，後來因爲她老哭，哭得我心裏煩悶極了，所以說她兩句，她也因此就發脾氣同我鬧。不過後來我看見她那樣傷心，我也有點失悔。她不知道爲什麼，老是喜歡哭，母親罵她固然哭；有時一點小事體也令她傷心；甚至於有好些時候，無緣無故，她也流起淚來。她哭好像是已經成習慣了。」

「不管她怎麼樣？表兄你以後千萬要對她好，我看她精神已經沒有從前那樣好了！」

「她近來常常生病，不知道她爲什麼老想不開？她性情也有點反常，很難攬住她的性格，我真不知道怎樣對付她。卽如昨天晚上，她居然同我鬧了，這是她以前從沒有作過的事情。」

「表兄，你將就她一點罷！不要使她再傷心！我看見她可憐的樣子，我

心裏怪難過的。」

「你看見她你心裏就難過，你如果像我這樣同她朝夕相處，更不知道你心裏怎樣的難過呢？並且還有一層——我對她——」鵬運說不下去了。

「怎樣？」慧林問道。

「老實說，我對她一點愛情也沒有。完全是因爲一點強迫成功的結婚儀式，我居然對她有丈夫的責任了，其實真正無聊！頂奇怪的就是母親當時要強迫着我結婚，現在結了婚又處處表示不滿意。我從前恐怕傷了母親的心，所以勉強依從她，誰知結果到弄得這個樣子！我當時真是一個傻子，怎樣一點也不想將來？我現在真苦極了。一方面母親壓迫她太厲害，我對她不免有點同情，然而我自己對她却是一點愛情也沒有，真是活受罪。尤其令人痛心的就是你——」

「我！我怎麼樣？」慧林驚訝道。

「你——你爲什麼對我一切都變了？」

「何以見得？」

「你爲什麼簡直不理我了？」

「我想我們越少理越好。」

「難道我們一切就完了嗎？」

「表兄，你是明白事體的人，怎麼這點道理都不懂？你也知道，這完全是

沒有辦法的事情。」

「你從前不是答應永遠愛我嗎？」

「表兄，不要談了罷！」

慧林說着就要走，鵬運連忙攔住道：

「慧妹，你的心腸爲什麼這樣硬？」

「我的心腸怎麼硬？」

「別人爲你痛苦得要死，你現在話都不同別人講了。」

「表兄，我並不是不同你講話，不過這種話是時絕對不能講的。你也知道爲什麼。我想你一定能夠原諒我」。

「不是原諒不原諒的問題。從前我以爲還可以勉強下去，現在我實在勉強不下去了。家庭方面，簡直是一個活地獄，到處都是痛苦，我一點安慰也得不到。並且從前我們彼此相愛，常常親近，現在你一旦板起面孔，話都不同我多講了，我心裏真是受不了。我每想到我們彼此中間一切都完了，我幾乎不想生活。表妹，難道你忍心看着我這樣受苦，一點也不救我一救嗎？」

「不過我有什麼法子呢？」

「我現在當然不敢作什麼過分的要求，我只要你以後不要不理我；不要處處躲避我；我心裏痛苦的時候，你讓我來同你講。我近來精神上受的壓迫太大了，要再沒有一點調劑，我真是活不下去了。你是我惟一心愛的人，你若再不

理我，我也沒有辦法了。」

「表兄，你也明白我的地位，你也知道我的心腸不硬，不過這件事情，很早以前，我們就認為沒有辦法了。現在還有什麼？命運既然是這樣，我們也只好聽從他好了。我對你本來也很好，你也知道，我答應以後總會盡力想法子減少你的痛苦。但是究竟能否作得到，我還不知道。」

「只要得多理理我，我的痛苦就減少得多了。」

「多不多理你，那還不一定，不過答應我，你以後對表嫂一定要特別的好！」

「對她嗎？——這當然是我的責任。」

「你真的答應嗎？」

「你的態度，真令人難懂！」

「老實說，你真的答應嗎？」

「我一定答應，不過我希望你以後少講幾句這樣的話。就要講，讓旁人講

好了，我不喜歡聽你講！」

十八

慧林回家，已經是上燈的時候了。晚飯吃得很少，到寢室躺在床上，思想異常的紊亂，頭上有點發燒。一陣的秋風，把窗前的桂樹，吹得颯颯的響。

風過處，綿綿的秋雨，慢慢的下來。屋瓦上的雨水，由簷前滴到階上。雨聲風聲，到處都表現出一種淒涼滋味。慧林由床上翻身起來，走到窗前，秋風冷浸浸地吹到她的面龐，她忍不住打了一個寒噤，頭腦稍爲清醒一點。望一望窗外，碧黑如漆，只聞聽雨聲風聲，她長嘆一口氣，沒有氣力再站，只好在書桌邊坐下。

慧林今年十七歲了。她並不是只有同情，沒有愛情的木人，她同鵬運從小就在一塊兒，他們曾經相親相愛的度過了燦爛無邪的天真時期；他們曾經相親相

愛的度過了愛苗初起的時候，到最近一兩年，鵬運甚至正式向她談過愛情，談到他們二人將來的一切，誰知陳太太忽然談到鵬運的婚約，鵬運是一個意志薄弱的人，怕傷母親的心，所以也就沒有勇氣反抗了。

慧林雖然是很愛鵬運，不過既然鵬運已經結婚，她也只好算了。固然她自己心裏也深深的感覺着痛苦，在無人處，她甚至於垂淚，然而她以為既然一切命運都斷定了，一切希望都斷絕了，當然只有罷休。尤其是後來她看見表嫂那樣悲慘，她的同情心幫助她拋去了從前愛情所得纏繞。她覺得表嫂處着那樣可憐的地位，她應該努力幫助她，不應該作任何對不起她的事情。所以她以後除了當着人外，從不與鵬運往來談話，她心裏當然也覺着難過，然而一想到表嫂的痛苦，她覺得她對表嫂，不能不絕對的光明了。

然而愛情真是可以被同情心戰勝嗎？這真是很難很難的事情，因為愛情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力量，他一來了以後，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抵抗他。他可以令

人犧牲金錢，他可以令人看輕名譽；他可以令帝王拋去了江山；他可以令將軍忘生了祖國；他可以離開你親愛的朋友；他可以令你到疆場去血戰；他可以叫人作殺人放火的事情；他可以令人作頂天立地的好漢；他可以使傻子變聰明；他可以使聰明人變傻子；他可以打破一切階級的分別；他可以摧壞一切法律的制裁；他不知道什麼叫做制度風俗？他不知道什麼叫做禮義廉恥；他是喧鬧澎湃奔奔鯨駭斗的海潮；他是電掣雷轟風馳雲卷的暴雨，他是狂哮怒吼山崩地裂的巨獅；他是奔騰馳驟瞬息千里的烈馬。擎同情心的力量來同他的力量比較，真是相去天淵了。

慧林起初還勉強過得下去，可以完全不理鵬運，到後來她漸漸覺得受不了，常常心裏感覺到痛苦來。今天同鵬運會面以後，她再也抑制不住了。鵬運要求她以後要同她常會面，仍然恢復從前一樣的態度，不過他們彼此完全是「純潔的愛情」就是了。慧林覺得不應該，但是後來鵬運再三的要求，說是如果他們關係斷絕，他一定活不了，慧林也就答應了。

慧林也知道，她如果同鵬運太接近，一定有許多不方便的地方，也許還要引起別人許多誤會，並且良心上好像有點對不起表嫂，然而她也沒有什麼旁的辦法。

她回家，心裏不住地想：怎麼辦？以後同表兄斷絕嗎？不成，一定不成，我已經很難，表兄更苦了。同他好嗎？……我看沒有旁的辦法。只有同他好了。但是表嫂呢？我自己將來的前途呢？別人的誤會呢？……不要緊，反正我們只是「純潔的愛情」，我也沒有什麼對不起表嫂的地方，我以後盡力幫助她，並且盡力勸表兄對她好就得了。將來的事情，誰料得到？目前只有作一天算一天就得了。外人的謠言，也沒有什麼，我們反正只是「純潔的愛情」。……好罷，就是這樣辦好了。

但是，她再想一想，這樣作是正當的嗎？這樣作不會錯誤嗎？一個女子應當愛一個已經結婚的男子嗎？一個已經結了婚男子可以再向傍的女子講愛情。

嗎？如果社會上個個人都這樣作，還成一個良好的社會嗎？

想到這裏，她又覺得自己的舉動，有點的合理了。

她忽然想到，如果表嫂知道她同鵬運有愛情，表嫂心裏會怎樣？她想表嫂

一定是很痛苦的。她以前對表嫂一切的好處，表嫂一定以為是欺騙她的。表

嫂必定說她是一個不誠實的人，是一個人面獸心的偽君子。如果表嫂真這樣

想，那未免太難堪了。她自己相信決不是這樣一個虛假的人。表嫂要是這樣

想，那真是看錯她了。那一個人不被別人看錯？別人看錯不看錯，到沒有什

麼關係，最要緊的問題，就是自己是不是真錯？如果自己真錯，就是別人說你

對，你自己仍然是錯。

她同鵬運再戀愛，究竟是不是錯呢？

這個問題，真太難解答了。她有時覺得愛情是絕對神聖的，只要有真正的

愛情，無論破壞社會上一切道德風俗法律，都沒有錯的。如果沒有真正的愛

情，就是正式結婚，什麼道德風俗法律都相合，也是錯的。這樣說來，鵬運同她纔有真正的愛情，鵬運是沒有真正的愛情，鵬運同她戀愛是正當的，鵬運同表嫂發生任何關係，都是錯的了。

這種思想，太極端了，慧林性情本來很柔和，想可以想得到，作是一定作不到的。她一人有時也決定這樣作，不過一會見人，看看四圍的空氣，她馬上就覺得這條路不應該走了。

天下最苦痛的事情，莫過於內心的戰爭。外物的戰爭，自己還可以努力，內心的戰爭勢力兩方面多半平均，愈努力，愈陷於煩惱的景況。慧林現在所處的就是這樣一種情形。

窗外的風雨，已經停止了。黑雲散開，停一會，月光出來。殘枝上的雨珠，映着月光，晶瑩皎潔，閃灼光亮。

慧林深深地呼吸了兩口氣，看桌上鐘已經十一點，因為明天一早要上學，只

好熄燈就寢了。

十九

第二天早上，睡夢中慧林忽然聽見母親叫她的聲音，她翻身起來，已經七點鐘了。急忙忙地穿了衣服，用了早餐，提着書包，就到學堂。

到學堂的時候，已經差五分鐘就要上課了。同學們一個個在講堂按排定的坐位坐着。何表姐看見慧林來了，急忙招呼她，問她爲什麼來得這樣遲？慧林還不及答應，鈴聲一鳴，一位五十幾歲穿銀綢袍子，蘇緞馬褂的老先生，走上講堂。他把書包放下，慢慢打開。把掛馬一揭，露出一個紅漆木盒來，在裏邊取出一副玳瑁大圓眼鏡，向鼻梁上一架。繼續把點名冊翻開，抬頭向講臺下望，只見見滿屋子笑嘻嘻的面孔。

他按名字一個個的往下念。每念完一個名字，他一定要抬起頭仔細看一

看，也不知是想飽餐秀色嗎？還是想防備假冒嗎？誰也不知道。不過他念名時因爲近視，頭點得很低，看人時也因爲近視，頭又不能不抬得很高。這樣一舉一伏，有好些學生，不免忍不住笑起來。

「一——二——一——二——」有兩個學生學操場上叫口令。全堂一陣大笑。

「伏——興——伏——興——」有一個學生，學先生贊禮。全堂更大笑起來。

這一笑却把先生臉笑紅了，他把手在桌上一拍，大聲道：

「有——有——有什麼好笑？你——你——你們這班學生，真——真調皮！」

夾舌子先生發氣時越夾舌，更引起鬧堂大笑，剛纔幾位不笑的也笑起來了。先生看見學生笑，他更生氣，但是又沒有辦法，後來他忽然想出一個擒賊擒王的

方法來。他走下講臺，一直到慧林座前，厲聲道：

「張——張慧林，你爲——爲——爲什麼要笑？」

「大家都在笑，爲什麼單問我呢？」慧林道。

「不管大——大家不大家，你笑——笑總是不應該的。」

「別人都可以笑，爲什麼我一個人不該笑？並且我起初還沒有笑，是後來看見大家都笑，所以忍不住纔笑的。」

「不管大——大家不大家，你也承認你笑了，是不是？」

「笑了，我承認，不過——」慧林道。

「你知不知道學堂還有規則？我——一定要——要報告校長的。」

「要報告你報告好了！」慧林此時真氣極了。

夾舌先生下堂去了。同學都紛紛議論，有說他故意唬人的，不一定真會報告；有的說報告了也沒有關係；有的說如果校長要記過，我們全體應該出來反

對；有的說要記過我們全體記過，不能讓張慧林一人記過。慧林却氣得一句話不講，坐在桌邊，頭俯在桌上，忍不住哭起來。何表姐上前去勸她，告訴她不要緊。

停一會，校長上堂了，全堂都靜靜的聽他講話。校長姓金名純一，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人，從前在日本留過三個半月的學，學識是很豐富的。他上堂，對學生講道：

「你們既然到學堂裏來，就應該守學堂的規則，學堂的規則就好像國家的法律，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鄙人留學東京的時候，看見日本的女學生個個都能守學堂規則的。日本所以能稱雄世界，就是因為有這些守學堂規則的好女學生。鄙人辦了二十多年教育，無論辦那一個學校，都是以守規則為教育根本的。今天發生這樣的事情，真是令我悲觀，因為你們犯了校章二十三條，學生不得侮慢師長，違者記大過一次。」侮慢師長，是比什麼過錯都大的，因為在學堂可以侮

優師長，作官就可以侮優上司——」

金校長說話太起勁，說到這裏把咳病說發了，一連咳了三四分鐘，咳得滿鬚子都是鼻涕口水，停了好一陣，他纔繼續說道：

「是的，在學堂會侮優師長，做官一定會侮優上司，在家一定會侮優家長，出嫁一定侮優丈夫，這還了得嗎？頂奇怪的，就是張慧林，平常我還以為她是一個守規則的學生，今天她居然鼓動起全班學生來侮優師長了。她既然犯了規則，我只有照規則辦理，張慧林記大過一次。以後大家如果有人學她，也是一樣的辦法。」

「校長先生！」何表姐起來講道：「剛纔是全班學生笑的，爲什麼先生只記張慧林一人的過呢？並且學生笑一笑，也算不得侮優師長。這種懲罰是不公平的，不應當的，我們不能承認的。」

「不用多說！我的辦法已經定了，誰反對我就記誰的大過一次！」

金校長說完，一溜煙跑了。何表姐叫衆同學不要走，共同商量一個辦法，討論了大半天，決定邀集全校同學向校長請願，一面散發傳單，一面派人運動視學取消金校長。午飯後，全體學生都罷課了，齊集校長室，校長却聞風先遁。到了晚飯後，讀通學的學生都回家去了，校長却帶了十幾名警察回來。留校學生派代表去見他，他不見，傳話出來，叫她們明天上課，如不上課，就要趕出校去。

當天晚上，何表姐同慧林却去找鵬運，商量辦法。鵬運聽見慧林受了冤曲，心裏非常憤激，他說這個事體只有一個辦法，就是運動取消金校長。到勸學所告是一點用處沒有的，因為視學是校長的妹夫。頂好是去運動汪旅長，視學本來就是他派的，如果他要取消金校長，視學也沒有辦法了。

「但是要怎樣打通汪旅長呢？」何表姐問道。

「我現在還沒有想出一個適當的人來。」鵬運道。

「算了罷！他欺負讓她欺負好了，我以後不去讀書就得了。」慧林道。

「這個事情，萬萬不能罷手的，」何表姐道：「剛纔我聽說金校長簡直帶起警察到學校去了，這還了得嗎？他本來就是一個流氓，他那裏配當女學堂的校長。一天不取消他，學生多受一天害，我早就想運動取消他了。」

「那麼，你又有什麼辦法呢？」慧林問道。

「剛纔表兄不是說要人運動汪旅長嗎？我到想起一個人了。」何表姐道。

「誰？」慧林鵬運齊聲同道。

「就是我那堂兄弟何三。」

「對了！」鵬運道：「他自從上次脫了官司以後，聽說結交了好些軍隊上的朋友。現在居然當起營副官了，要找我，我想也許有路子可以走。」

三人商量好了，就教鵬運當晚去找何三。鵬運又預備一百元禮物送他。何

三說這個事體很容易，他旅部裏有熟人，一定可以辦到。

第二天，金校長強迫着學生上課，學生不上課，金校長要叫警察去搬東西，學生都集在寢室大門口，拿着木棒等候。警察不敢冒昧上前去。氣得金校長吹鬍子。

到第三天早上，忽然警察都不見了。午飯後金校長的行李也搬出了。條告板上，大大的貼着一張縣視學的布告。

爲布告事：查富順女子中學校校長金純一視事以來，處置每多乖謬。近且召警察入校，強迫學生離校，此等舉動，殊屬不成事體。金純一着即取消前職，另委張雲龍爲富順女子中學校校長。望該校學生等安心讀書，毋得驚擾，切切此告。

中華民國三年九月廿二日 富順縣視學王克能

十二

金校長辭職，張校長接事，夾舌先生站不住腳，從此女子中學，又風平浪靜的照常進行。張校長是成都高等師範學校畢業的，雖然年齡比金校長小，世故却比金校長深。他看見幾個女生，居然把校長趕走，甚至於校長的妹夫當視學，也得硬起心腸出一個責備金校長的布告，他知道學生勢力不可小視，不能用硬手段對付的。所以他對付學生，非常恭敬，非常圓滑，因此學生也都喜歡他。

慧林在國慶紀念的假期裏，有一天到何表姐家裏去玩。兩人正在談笑。忽然何三進來。

何三現在的樣子同從前完全不同了。從前穿一身破衣服，現在却穿起二尺五的軍裝了；從前穿一雙破鞋，現在穿起黑漆長桶馬靴了；從前常常垂頭喪氣，

現在却得意揚揚了；從前一頭的亂髮，活像一個濫雞窩，現在却梳起光光的拿破
命頭了；而且腰間的手鎗，隨身的馬弁，無一樣不威風凜凜，殺氣騰騰。

何三叫馬弁站在門外，自己一人進來，皮鞋在石階上噠噠噠噠的聲音，把何
表姐同慧林都驚異得出房來看。何三對何表姐講道：

「姐姐，我們的軍隊要開走了，所以我特別來辭行。伯父伯母在家嗎？」

「他們都不在家，請坐……請茶……張媽拏煙來……什麼？要開走嗎？」

「對了，要開走，連汪旅長也要走。昨天晚上纔接到上方的命令，真糟
糕，他龜兒子的命令早不來，遲不來，剛剛我這幾天贏得手順就來！真氣得老
子要命！」

「爲什麼要開走呢？」慧林問道。

「我可不知道，誰也不知道。我聽旅部裏邊有幾位朋友說，近來風聲不很
好，袁老頭兒要要想當皇帝，蔡鐸在雲南要出兵反對，先攻打四川。我也不知

道蔡鏗是個什麼東西，龜兒子真討厭，別人要當皇帝讓他當就得了，反正大家都是一樣地當老百姓，他却偏偏要起來擁護什麼共和，龜兒子真是無聊已極。少不得將來咱們還要同他打一仗呢。哼！妙！妙！蔡鏗！管你是什麼菜，什麼鵝，咱們一樣地拿來下燒酒！」

「你們預備開到那兒去呢？」何表姐問道。

「我不知道。大概不是敘府，就是瀘州。我是喜歡瀘州，瀘州可以多拿幾個錢。旁的不用說，單是自流井的鹽船。一個月也可以進十幾萬。咱們要是能夠去運動當一個查驗委員，那就『展意』了。」

何三說了一陣話，走了。慧林看時間不早，也回家去。

到家時看見陳太太正在同她母親談話，看見慧林來了，招手叫她過來，拿着她的雙手，看了一會，叫她坐下，問她到那裏去了來？慧林一面答應，一面在

旁邊坐下。陳太太同母親又繼續談起話來。

「剛纔你不是講外間風聲不好嗎？」慧林的母親問道。

「對了。」陳太太答道：「我從一個軍隊上的人得來的消息，說是不久就要打仗了。又聽說北洋兵快開進川來了。我還聽說北洋兵要來勦四川呢！」

我從前當小女孩時聽祖母講張獻忠勦四川，殺得雞犬不留，到後來四川人都殺盡了，張獻忠還怕有人藏著，扔許多金銀在道上，如果金銀不見，他知道有人，他再搜再殺。他每頓吃飯，桌上都要擺幾個人頭，不擺他吃不下飯的。還有一次，他把纏脚的女人的小脚通通砍下來，堆了一個高塔，最後要找一雙頂小的腳來作塔頂，老卸不着。他有一個愛妾，脚非常的小，她開玩笑的對他講道：「我的脚拏去作塔頂。好不好？」張獻忠說：「很好」，立刻砍掉，拏去作塔頂。你看這是多麼殘忍的事情？不知道這一次北洋兵來又是怎樣呢？」

「我想這是一種劫運，只有作好事的人纔可以免。」慧林的母親道。

「那我們現在頂好是趕快去作點好事，也許菩薩會保佑我們。你想什麼事

「禮好？」

「我想頂好到普陀崖觀音大士那裏去燒香，觀音大士的法力頂大，普陀崖的觀音大士尤其是特別靈驗，要是觀音大士保護，什麼災難都可以免去的。」

「那麼我們明天就去好不好？」

慧林聽到這裏，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她講道：

「姨媽，我看明天頂好不要去，聽說今天城裏的兵，通通要開走，城裏只有幾百名警備隊，普陀山方面，難保不有匪人發生。萬一被匪人『拖肥豬』拖去，就麻煩了。並且我從前聽着王二姐講——就是那個帶髮修行的王二姐，她說：行善不在乎到不到廟裏去燒香，因為菩薩的力量是很大的，他是無處不到的，你的一舉一動，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的。你只要在家行善，他一定會保佑你的！你如果對人刻薄，只想靠燒香來騙菩薩，仍然是逃不了劫運的。我想頂好是作好事就得了。」

「既然是怕匪人，」陳太太道：「燒香的事，暫緩一緩，也不要緊，不過你想作什麼好事呢？」

「我想作好事不外對人厚道，盡力幫助別人，別人有困難，我盡力幫助他；別人有痛苦，我盡力減少他？別有疾病，我想法幫忙醫好他。害病的人頂苦了，現在許多的窮人，害了病沒有錢治，我想姨媽頂好是花點錢請幾個醫生，專門替人治病，不取錢，要藥到我們這兒來取，我們只收本，不收利，我想父親一定會答應的。」

「姪女真會說」陳太太笑道：「我想就這樣辦罷。不過這件事體，非找你父親幫忙不成。我明天叫鷓運送兩百塊錢來，請你父親替我辦理一切。以後如果不夠，再想法子。」

一說到病，我到想起你媳婦的病了，」慧林的母親道：「她現在怎麼樣？心氣痛好了沒有？」

「沒有好，她總是愛哭，怎麼會好？她近來飯也吃不下，瘦得不像人。」

「可憐的孩子！以後你少罵她一點罷。」慧林的母親道。

「我本來不想罵她，不過她有許多事情，不能不令人生氣，我看見她那樣兒，我就不痛快。」

「以後少罵她一點，她既然病到這個樣子，你也忍忍氣好。」慧林的母親再說道：「當公婆的人，有好些事情是不能不閉閉眼睛的。並且處着現在這樣的亂世，待別人都應該厚道，何況待自己的兒媳？她就有錯處，你也原諒原諒她好。我看她人才雖然不十分好，不過心地到還老實。」

「老實是老實，就是太笨一點。」陳太太道。

廿一

陳太太晚飯後回家，她媳婦連忙出來接住她，替她寬衣服，倒茶，拏煙。

陳太太看她的臉色幾乎黃得像死人一樣，剛纔走動了幾下，就氣喘不息，額上的汗珠，像指頭一般大的一顆顆的出來。陳太太回想到剛纔同慧林談的話，不覺毛骨悚然。好好的一個人到她家不上四個月，就弄成這個樣子，觀音大士如果知道，恐怕一定會生氣罷？

「你恐怕有點疲倦罷？你頂好回房裏去躺一會。」陳太太柔聲的道。

「不要緊。」她媳婦驚異地答道。

「你看，你臉色那樣不好，不躺不成，快去！你如果要吃什麼東西，我回頭到你房來，你可以告訴我。」

「母親還有什麼事要我作的沒有？」他媳婦很奇怪，怎麼母親今天對她這樣好起來。

「沒有什麼。你儘可以不用管，好好去休息就是了。」

她媳婦看是陳太太再三的催促，自己身子實在也不能支持，只好回房去了。

心裏還是將信將疑。

她睡不久鵬運同醫生進來，醫生看了脈，開了藥方，告辭走了。停一會，鵬運進來，問她今天怎麼樣，她說：別的沒有什麼，就是心氣仍然一陣陣的痛，身體軟弱得很，多站立一會，就疲憊得不能支持。她問鵬運醫生怎麼說，鵬運說，醫生講病勢沒有大妨害，不過此時要靜養。

再隔一會，陳太太手裏擎着一個白紙包進來，問鵬運醫生講了什麼，鵬運照樣說了一遍。陳太太把白紙包遞給鵬運道：

「這是我們家裏積存的高麗參，是頂好的貨品，我一向捨不得吃。你可以拿去叫人用冰糖水蒸來與媳婦吃。她今天精神太不好了，非得高麗參提一提氣不可。」

「母親留着自己吃罷。這樣好的東西——」她媳婦謙讓地講道。

「你儘管吃，我有的是。吃完如果有效驗，再來奉。」

「母親，我真是不敢當——你老人家這樣疼愛我！」

「這有什麼，你好好的休息罷。」

陳太太說完，就出房門去了。

她今晚這種舉動，不但她媳婦覺着奇怪，連鵬運也覺着奇怪。

「母親今天爲什麼對你這樣好了？」鵬運問道。

「我不知道。剛纔從二姨媽那裏回來，我去伺候她，她叫我回房休息，我心裏很怕萬一我回房她要叫人，我不在，她又生氣，所以我不肯走。後來她再三的講，我不敢拂她的意思，所以就回來了，心裏還是惴惴的，剛纔她又親自送高麗參來了，可見她現在對我真好了。」

「如果真是這樣就好了，以後你也要小心一點，不要令她不高興。只要母親高興你，家庭清靜，我回家來也舒服一點。」

「我何嘗不想討她老人家的高興，不過有時我自己太笨了，不能揣度她的意

思。有時她生氣，我這一點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呢。我沒有辦法，想起傷心，只好哭了。」

「你也太愛哭了，你知道一個人常常哭，別人都不喜歡他。也許母親因為看見你哭，越是不高興你。」

「以後我小心一點好了。我的命本來很苦，我只希望個個人都對我好，我也好好的對人，我就少活幾天，也情願的。」她說到傷心處，不免又流起淚來。

「你看，你又哭了。你的病還沒有好，再傷心病又加重了，以後放寬心一點。」

「好，以後我一定聽你的話。」

鵬運的妻子，那一天晚上的感慨，真是難以形容。她到陳家三個多月，沒有一天不受氣，沒有一天不捱罵。陳太太自然是她的對頭，鵬運對她也沒有表

示多少的好意。她惟一的朋友，只有慧林，但是慧林只能間或來一來。她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悲痛。她哥哥自從上次出門以後，只來個兩封信。第一封信，告訴他已經到了成都，自悔他那天的孟浪，請他的妹妹原諒他。第二封信講他已經當了團長，不過招的大半都是新兵，要費大部分的時間，去注意他們的訓練。

從前她哥哥在本縣，已經不能幫她多少忙，現在哥哥又遠走了，更不能有什麼希望。有時她苦痛極了，她覺得世界真是無情的，為什麼別人無緣無故的要這樣虐待她？她覺得變一個女人在社會上，頂吃虧了，男子無論遇着什麼艱難的境遇，自己還可以奮鬥。女子遇着艱難的境遇，連奮鬥的機會都沒有。她的命運，完全在別人手裏，一步也動彈不得。

她本來是一個老老實實的人，她不想有錢；她不想有勢；她不想穿好的；吃好的；她不想一切的虛榮；他能夠耐勞；能夠受苦；她只想簡簡單單過一個人不

「害我不害人的生活，然而這樣的生活，她都沒有機會。爲什麼？因爲她生得太醜！難道生得太醜的女人，就應該受虐待嗎？生得醜，是犯了什麼罪嗎？」

然而社會是不管的，一般人的心理是如此的。陳太太所以虐待她，鵬運所以不愛她，也不過是受了社會的影響。她有時想起活着無聊，她痛恨這醜惡的人生，她簡直想同他永遠脫離關係。不久她病了，她身體漸漸地弱了；她以爲她不久就會死了。她雖也有點怕死，她不知道死了以後，究竟是什麼情景。站在人生去看死路，就好像小孩子探首進黑屋一樣，屋中也許空無一物，然而黑洞洞的，確有點怕人。不過她回想她現在所處的生活，已經夠苦了，死，決不會比這個更苦的，她心裏也不十分怕了。

在她灰心絕望的時候，陳太太忽然對她好了，鵬運對她的態度，也比從前更進一步了。尤其是今天晚上的情景跟她一個完全不同的印像，她幾乎不相信他

們母子，真會對她這樣好了。她已經絕望的心，不甬又死灰復燃了。她想，要是他們真正能夠永遠像今天晚上這樣對她好，她以後的生活，也有點快活了。她對人生的要求，本來就很少，尤其是在許久絕望以後，稍爲得着一點，她也就滿意了。

廿二

富順縣的公園，就在西湖與少湖之間，所以園裏最高的亭，叫做兩湖亭。

登其上富順城裏湖山，都歸一覽。亭上從前還有許多的題詠匾額對聯，後來軍隊住了兩次，把玻璃窗子通通打濫，藤椅匾額，拿去劈開作柴燒，連花缸裏的金魚，都逃不了油煎之難，其他更不用說了。後來兵走了，公園的經理，纔慢慢想法培修，但是已經大不如前了。許多的題詠，都已散失，現在只剩下一副對聯：

胸中早已無千古，

眼底而今有兩湖。

對聯旁邊的粉牆上，鉛筆墨筆，重疊如麻，幾乎把牆壁都寫黑了。裏面也

有好些著名的作品，如像：

人在外面心在家，

只爲銀錢走天涯。

一朝發財回家去，

芙蓉帳裏牡丹花。

更妙一點的是：

好個富順城，

處處有美人，

心想要一個，

無錢怎麼成。

其餘還有一些「民國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張洪順王二興來此，」民國二年正月十八日賞花老人携妓來此……等等，更足以代表中華民國的國粹了。

這一天星期六午後，有一個青年，獨自來到兩湖亭上，憑欄遠望，在亭上徘徊了一點多鐘，有時又看看錶。到兩點鐘以後，他等得好像有點不耐煩了，下亭到公園門口去望一望，但是他等的人，還是一點踪影也沒有。他沒有法子，只好折回來，在亭上欄干上坐着。北風拂面吹來，已經是初冬的時候了。他坐了一會，索性把兩隻腳都拿上欄干來，背抵柱子，手放在膝上，頭俯在手中，他好像昏昏思睡。

好一會，忽然一陣扶梯響，他連忙把頭抬起來，仔細一看，慧林已經站在他面前了。

「你爲什麼這次這樣遲纔來，你往次差不多一點鐘就來了。」鵬運埋怨道。

「本來想早來，不過因為家裏來了客人，母親忙不過來，要叫我招待招待。我說我要去找同學，她說遲一點不要緊，我只好遲到現在纔來。」

「不要緊，反正你來就好了。我想我們還是到花園去談罷，這裏也許有人上來。」

他二人下亭，到東邊一道小門，進去就是花園。花園是隨着半山修成，布置得迴環曲折，高低不齊。茂密的竹子種在小道的兩旁，因為天氣不冷，到初冬還沒有變顏色。轉過竹林，又是幾十株的梅花。梅花樹下擺了幾張長檯，他們兩人在長檯上坐了。此處地方，幽雅寂靜，遊園的人又少，沒有半點兒鬧嚷的聲音。

「表兄，我有句話，想對你講。」 慧林道。

「什麼話？你講好了。」

「我想我們老是這樣偷着會面不好，萬一被別人發現，多麼不好。」

「這是你多心，那裏會有人發現？就算別人知道，你是我的表妹，我們是至親，難道我不應當同你一塊兒出來玩嗎？」

「我們儘管這樣想，不過你知道別人想法與我們是不同的，他們一定會亂七八糟瞎講的。如果傳到我父親耳裏，你知道他的脾氣，我雖然是他的獨女，不過他發起氣來，也是很可怕的。我看我們以後還是不要這樣會面好。」

「慧妹，你爲什麼又這樣講？你前次不是已經答應我了嗎？你叫我好好的對你表嫂，我現在對她很好了。你說，只要我對她好，你就常常理我，現在我對她好，你爲什麼又不理我了。」

「並不是不理你，其實我心裏也是一樣的捨不得你，不過現在我知道我們絕對不能照這樣作下去了。我上次回家去，母親再三的盤問我爲什麼每星期六都要去找同學，我雖然支吾過去，母親始終有點不相信的樣子，如果再繼續下去，一定要鬧壞的。」

「不過我如果一星期不見你，一星期不單獨見你，我心裏一定是過不了的，你難道不知道我時時刻刻都在想你嗎？」

「當然知道，不過這是不能模糊的事情，萬一鬧壞了，以後後悔就來不及了。」

「依你說以後怎樣呢？」

「依我說以後我常到你家來好了，你可以常常見我，不過我們仍然不要單獨會面。」

「那麼我心裏有多少話也不能同你談了？」

「有多少話！還不是老是那一套！」慧林說着忍不住笑了。

「雖然只有那一套，不過不向你說我心裏就不痛快。」

「說了心裏就痛快嗎？」

「對了，說了心裏就痛快了。」

「那麼，我以後送你一本筆記本，你把要說的話通通寫上，每星期親自交與我看就好了。」

「不成，寫的時候你沒有在我面前，沒有意思。並且你這樣謹慎的人，難道寫下不怕別人看見嗎？」

「本來同你開玩笑的，誰認真叫你寫？」

「那麼究竟怎麼辦呢？」

「沒有旁的辦法，我以後多到你家來好了。」

「那麼，我可否同你單獨談話，你不再躲我？」

「你一定要單獨見我嗎？」

「一定要！」

「你這個人太奇怪了！」

「愛情太深的人，說話舉動，沒有一樣不奇怪的。」

「如果你一定要，有機會見就見，沒有機會就算了。」

「公園還來不來？」

「還用問，當然是不來。」

「我真有點捨不得，我好像我們一切都快完了的樣子。我真怕改變，我怕一切改變，我願我們永遠地這樣坐着不分開。」

「那麼，我們兩人都成石像了！」慧林又忍不住笑起來。

慧林笑的時候，真是媚極了，鵬運呆呆地看着，不覺神迷。

「慧妹你再讓我吻你一次好不好？」

「不成。」

「爲什麼不成呢？從前不是許多次都成嗎？」

「現在情形不同了。」

「真正的愛情，是隨便可以變動的嗎？我們既然彼此相愛，爲什麼大家不

把真心赤裸裸的拿出來，聽憑我們的真心支配我們一切的行動？慧妹，我們不要再管一切的社會的制度了，我們不要再管別人的批評了，我們只是互相愛就是了。」

鵬運說着，就用右手摟住慧林的腰，左手圍住她的頸，把嘴唇向她的嘴唇湊上去。慧林連忙用手推開他，他不肯放。

正在這個時候，忽然背後竹林裏有大笑的聲音，兩人急忙把手放開了。

「妙，妙，妙！」一個人高聲講道。

「真——真——真正有趣！我——我——我起初還——還不信呢。」另外一個夾舌的人講道。

兩人一陣狂笑，走出去了。

當天晚上，有一個小孩拿着一封信，到陳太太門首，說要見大姑娘。王媽問他什麼事，他說，這封信非常重要，一定要面交。王媽進去通知鵬運的妻子鵬運的妻子，恐怕是她哥哥寄來的信，連忙出來，把信接着。她問小孩誰給他這封信，小孩說，路上一個人叫他送的。小孩說完，就走了。

鵬運的妻子，把信拿回寢室，在燈下一看，信封上面的字，不是她哥哥的筆跡。她奇怪，誰會寄信與她呢？

她正看時，鵬運忽然回來，她把信遞給鵬運，叫她念給她聽，鵬運看上面寫的是：

我們本來不想多管閑事，不過看見你太可憐了，所以寫給你這一封信，告訴你實在的情形，看你有什麼辦法沒有？我們很早就聽說你的丈夫同張慧林有曖昧的事情，不過我們始終不相信，因為我們都是正直的人，不願聽信謠言來猜疑別人的性格。今天下午四點二十五分的時候，我們在公

的花園裏，親眼看見你丈夫同張慧林在梅花樹下長橋上坐着親密的談話。我們爲好奇心驅使，並且很想知道一個究竟，輕輕走到她們後面竹林邊。原來他們講的都是關於愛情的話！後來你丈夫竟摟抱着慧林親親熱熱的同她接吻！我們看見心裏非常生氣，本來想馬上就出去捉住他們，後來想想一個人作事何必這樣刻薄呢？所以我們也就悄悄的走了。我們後來仔細一想，你真是一個頂可憐的人！你自始至終都在夢裏，你還以爲慧林是你的好朋友嗎？他真是一個人面獸心的人！你如果再親近她，將來你一定要受她的害的。你以後千萬要提防着她。至於今天午後的事情，你只要略略調查，馬上就可以發現三個證據：第一：在四點二十五分的時候，你丈夫一定是外出，同時慧林也是外出。第二：今天下午公園裏遊人甚少，一共只有我們二人，你丈夫同張慧林，還有兩個老頭子一個小孩，你如果問守園的人，他一定可以告訴你，有一個男子一點鐘就

來，穿青湖縐薄棉袍灰色明鏡馬褂，等到兩點以後，出園外去路上望了一陣，然後回到兩湖亭去。兩點二十分又有一位年青女學生穿灰布衫青湖縐裙走進去。第三：你丈夫回家時，你用話詐他，他的神色，一定會露出馬腳的。

鵬運看完，不覺大吃一驚，但是他極力作出鎮靜的神氣講道：「沒有什麼要緊事，你母親叫人寫給你的。她說她身體很好，叫你不必掛念她，正月間有工夫，她希望你能夠回去看她一次。明天我替你回一封信好了。」

鵬運的謊，雖然扯得不很好，不過一時也顧不得許多，目前的難關，總算對付過去。他把信順手放在袋裏。她妻子問他吃了晚飯沒有？鵬運說已經在朋友家裏吃了。她又告訴她，母親今天怎樣對她好，她們兩人談話怎麼樣快活。她說母親現在已經睡了，她叫鵬運不必到她屋子去了。她說母親說，改天她還要請二姨媽表妹一塊兒去逛羅漢洞呢。母親叫她好好養病，希望她到臨

時可以一塊兒去。

「你今天覺得怎麼樣？心還疼不疼？」鵬運問道。

「心已經不疼了，就是身子還是很虛弱，我想養一養就會好。」

「昨天晚上，你爲什麼忽然又咳嗽了？」

「沒有什麼，大概是招了涼，今天叫王媽買了一顆涼寒丸子吃就好了。身體一弱，外感真是容易得很。」

「你以後真要小心。」

「不要緊。我現在精神上很快活，身體自然容易好。我希望永遠能夠這樣子。你能夠永遠對我這樣好嗎？我也知道我自己太不好，不值得你對我這樣好。不過，我心裏還是希望。」

「當然對你好。」鵬運說着，心裏不免慚愧起來。

「前一陣不是說時局風聲不好嗎？現在怎麼樣了？」

「看這種情形，袁世凱是一定稱帝了。聽說北京已經發起籌安會，叫各省督軍都上表勸進。大約在陽曆一月就要正式登極了。同時雲南方面，蔡鍔正在運動反對，袁世凱知道，已經派北洋兵兩旅入川，大概不久就要到了。四川督軍陳宦，也贊成帝制，所以川兵大部分開到敘瀘一帶增防去了。將來大概免不了大戰的。」

「富順該不要緊罷？」

「我想不要緊，因為北洋兵是中國訓練最好的軍隊，又有二十幾萬川軍幫忙，滇軍不過十幾萬人，大都鎗械不全，雲南本來是個窮省，當然出不了多少餉項。看此情形，滇軍是一定敗的，打到瀘州，已經沒有希望，富順更不用說了。只是將來軍事一起，免不了又要籌餉，到是討厭。」

「母親說，北洋兵要來勦四川，見人就殺，是真的嗎？」

「那有這個道理？他們不過是來打滇兵，怎麼會無緣無故的見人就殺？」

母親太多心了。」

「你明天同母親談談罷。她害怕得很。」

「好，明天一定同她談。夜深了，我們睡罷。」

他們把床理好，先後的睡了。鵬運翻來覆去，老睡不着。他自從結婚以後，雖然對他妻子沒有什麼特別不好，不過也沒有什麼好，他以為她對他既然沒有愛情，所以就沒有重大的責任，他雖然同慧林繼續戀愛，他也以為是正當的，沒有半點對不起他的妻子。有時他也可憐她，因為他母親太虐待她了，不過他從沒有想到他自己也對不起她。一直到今天晚上，在他剛經過公園的事體以後，他妻子絕對相信他，依賴他，敬愛他的態度，使他心裏羞慚起來。他覺得不但他母親虐待了她，他自己也虐待了她，因為她是一個毫無依靠的女人，名義上事實上又變成了他的妻子，她沒有旁的路可以走，他不愛她，就是虐待她了。

他現在纔清清楚楚地認識自己對他妻子的責任了。他現在纔知道一個人既然生在社會，既然已經結了婚，就沒有資格談戀愛了。

然而他能夠丟開慧林嗎？

廿四

羅漢洞在富順城大北門外不遠，廟子是依着石岩修成的，最後一進是一個大石洞，裏面有五百尊泥塑的阿羅漢，有的笑；有的哭；有的愁；有的樂；有的瞎一隻眼；有的缺一條腿；有的穿金；有的穿破衣服；……各種不同的形狀。通常正月初一到十五，縣裏面人差不多個個都去遊歷，照例到石洞裏隨便指着一個羅漢數起，數到第十八個爲止，如果第十八個羅漢是高興的，那麼這一年的運氣一定好，如果第十八個羅漢是愁容不展的，那麼這一年的預兆，可不很妙了。

羅漢洞本來就是一個名勝地方，更兼有菩薩的靈驗，所以除了正月以外，平

常去的人也是很多的。尤其妙的，就是洞裏的和尙，專門會作豆花。遊人只消出兩千文錢，和尙就可以替你作一桌素飯，有八大碗豆花。說起羅漢洞的豆花，真是四海馳名，夏天吃了可以清涼解渴，冬天吃了可以遍體生春。遊人用筷子向碗裏夾出一塊雪白的豆花，放在辣椒醬油碟子裏一滾，口中的津液已經像清泉般的奔放出來了。然後在碟子裏把豆花夾起，往嘴裏一送，一霎時間溫溫的，嫩嫩的一塊東西，就在嘴裏起作用了。

這樣一塊又一塊的往嘴裏送，吃完了，兩手捧着肚子，倒在坑上一躺，連叫兩聲痛快。飯後談一陣天，在石洞水缸子裏用茶碗盛半碗清泉，喝下去，真是透心涼。再數一陣羅漢，遊一陣山，然後在斜陽影裏，穿過廟前一帶的柑子林，緩步回家，這樣一天的遊玩，誰也覺得滿意了。

陳太太今天一早就約慧林母女一塊兒去逛羅漢洞。她們去的意思，一來是遊玩，二來是燒香。陳太太雖然怕匪不敢到普陀山去參拜觀音大士，不過到羅

漢洞去向羅漢燒香，想來也是很有效果的，所以她就決定去了。她本來想她媳婦一塊兒去，後來因為病沒有好，沒有去，只有鵬運同着她去。叫了三乘轎子，抬着陳太太及慧林母女三人，鵬運偏偏說他喜歡走路，坐轎子悶得不舒服，也只好由他。他同着一個僕人一早就先去，把什麼都預備好了。隔一會三乘轎子一直抬到廟裏來。

休息一會，和尙出來招待一陣，吃了茶，陳太太同慧林的母親就忙着要去燒香。剩下慧林同鵬運二人。慧林本來要隨着去，她母親說恐怕別人看見不好，叫她在客廳同表兄談談。

她二人去了以後，鵬運看見四下沒有人，走到慧林旁邊坐下道：

「表妹，你真生氣了嗎？」

「你想，你想我應不應該生氣？」慧林答道。

「表妹，饒恕我，我那一天確是錯了。我以後一定改一定聽你的話好了。」

「聽我的話！你那次聽我話？不知說了多少次『純潔的愛情』，那一天又來那種野蠻舉動！而且是在公園裏邊！我當時真嚇壞了。那兩人的聲音，活像金校長同那夾舌子先生。我後來真怕鬧出什麼事體來，幸虧這四五天沒有發生什麼事體，以後還不知道怎麼樣呢？」

「我想他們不一定知道是我們。」

「不知道纔怪呢！他們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就站在竹林邊了。不知道他們已經聽了多久了。我真疑心他們會想什麼方法來報復我們，上一次他們位置失掉，他們一定知道是我們運動掉的。這——這都是你鬧出來的，以後我真不願意理你！」

「慧妹，千萬不要這樣生氣，以後我再也不向你作什麼要求了，你不理我也不要緊，不過千萬不要生氣。我一想到你對我生氣，我心裏不知道多難受。」

「表嫂對你講什麼話沒有？」

「沒有。」

「她病怎麼樣？」

「一天的好了，現在心也不疼了。她現在很快活，因為母親同我現在對她都很好。」

「你對她太好了！」慧林譏諷的講道。

「慧妹，你何必這樣『挖苦』人？我現在仔細想起來，也覺着良心上有點對不起她。不過我的心至少你是知道的，要是你也來笑我，未免太難乎爲情了。」

「謝天謝地，現在你也明白你的良心對不起她了。以後我想你『一定能夠永遠對她好了。我不理你，你也可以不痛苦了。』」

「我現在還不知道怎樣？我始終還是覺得不能離開你。我對她雖然亟力要好，不過始終總是勉強得很。我只能把她當個『人』看待，我不能把她當作

「愛人」看待。我的愛人，只有你，沒有第二個，我現在真是「曾經滄海難爲水」了。表妹，無論你以後怎樣看待我，我的心永遠，永遠都是向着你的，一直到死都不會變的。」

「我看以後還是覺悟的好，好好的對她，不要再想我，當我死了一樣。」

「不過你明明沒有死。」

「你把她當作我。」

「你是你，她是她，怎麼可以把她當作你？這是絕對辦不到的事情。」

「不管你怎麼樣，你這個人相與不得，一相與一定要鬧壞的。我以前爲你受的痛苦已經不少了，以後決不能再隨便了。」

「隨便也好，不隨便也好，相與也好，不相與也好，反正我的心永遠是這樣，以後我難受我獨自難受，我傷心我獨自傷心。人生本來就是這樣一回事。一個人要懂得別人的心，本來不是容易的事情！」

鵬運說到這裏，不知不覺的流淚，慧林也不免惻然。

「表兄，你該不恨我罷？」她問道。

「恨你？我怎麼『敢』恨你！」

「爲什麼不『敢』呢？」

「要是我『敢』，我就相信你會永遠愛我，要是我不『敢』，我恐怕恨你，你就不愛我了。」

「表兄，你現在不相信我會永遠愛你嗎？」

「我本來很相信，不過近來我作錯的事情太多，我生怕你討厭我，所以我的信心也就漸次減少了。」

「表兄，不要這樣講罷。講得人怪難受的。」

「你爲什麼又難受了？」

「你只知道你自己的心，你那裏知道別人的心？你只知道自己的痛苦，別

人爲你受的痛苦，更不知多少呢？」

「表妹，我錯了，我明白了，請你原諒我！」

外間一陣步聲，和尙領着陳太太同慧林的母親回來了。

鵬運連忙到對面座

位上坐着。

廿五

當初上帝創造人類的時候，（如果真有這麼一回事。）不知道爲什麼既給他以理智，又給他以感情？因爲有了這兩種不同的東西，所以引起了人生許多的痛苦。人生最難過的時候，就是感情與理智衝突的時候。如果你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你可以用理智把感情壓住，如果你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你也可以任感情自由，雖然前一種減少了人生的興趣，後一種引起了後來的悲哀，究竟生活上還有一條路走。

最可憐的莫過於意志薄弱的人了。感情不斷地驅迫着他前進，理智却又不斷地叫他回頭。他永遠在路上徘徊，他內心感受莫大的痛苦。然而最後的結果，多半還是感情戰勝的。不過這一種被感情戰勝，與意志堅強的人的鼓勵感情是兩樣的，因為意志堅強的人，是在用感情，意志薄弱的人，是在被感情用；意志堅強的人，內心沒有衝突，意志薄弱的人，內心常有不斷的戰爭；意志堅強的人只是大邁步向前走，意志薄弱的人行幾步，一回頭；這樣一來，意志薄弱的人，活在世上，真是活受罪了。

慧林同鵬運，不幸都是意志薄弱的人！

在鵬運結婚以前，他們兩人已經熱烈的戀愛了。那個時候，已經是沒有辦法，惟一的辦法，就是他們兩人一塊兒逃走，到了木已成舟的時候，家庭也沒有辦法，只好讓他們了。鵬運也曾經看清楚這一點，也曾經對慧林談過，並且把許多東西都預備好了，但是慧林始終沒有這種勇氣，鵬運呢？也想着前途的可

怕，見慧林不肯，也不敢強迫了。

鵬運終於下定決心聽母親的話結婚了；他們決定愛情方面脫離關係了；慧林甚至於成了她表嫂惟一的知心朋友了；這樣下去，一切的煩惱，好像都可以一筆勾銷了。

但是結婚不久以後，鵬運受不了斷絕的痛苦，知道離開慧林，他再也生活不下去。慧林呢？漸次地心裏也感覺不快活，想同鵬運往來的心，也漸次地熱烈。感情到了頂高的時候，什麼都擋不住的。並且鵬運同慧林相處多年，慧林的性情，他知道得很清楚的，向她要求一件什麼事情，照例她第一次總是不答應的。不過你繼續的要求到二次三次，她的心就軟了。她尤其是富於同情心的，如果三四次她還不答應，你再向她訴訴苦，流流淚，她差不多沒有不答應的。

鵬運既然知道她的性情，所以他渴望慧林的時候，也就不顧一切的向她要

求。當然，差不多每一次要求，慧林都是很不願意，很怕人議論，很覺得對不起良心，然而她又想鵬運實在是太苦了。不愛他如何對得起他？

就是這樣，他們的關係又繼續了。起初他們彼此還以為只講「純潔的愛情」，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到後來兩人常常在一塊兒，口口聲聲戀愛，「純潔的愛情」這種高調，漸漸地唱得不自然了。呵，上帝！（如果真有一個上帝。）你不是要人類純潔嗎？你爲什麼又徧徧要給他一些可以令他不純潔的本能？

鵬運，慧林，你們也太可憐了！你們知道上帝在同你們搗亂嗎？

公園接吻那一次，幾乎把全部事體鬧壞，給他們愛情一個重大的警告，如果他們要反省，這是反省最好的機會了。但是意志薄弱的人，永遠都是意志薄弱的人。他們思想裏可以決定丟開，但是他們事實上絕對不能丟開。天大的風波，經他們會面不到一小時，立刻就風平浪息，置之不理了。

羅漢洞回來以後，他們兩人心裏都深深的感着，這一次都沒有把他們分開，

以後無論什麼力量也不能把他們分開了。但是不分開又怎麼樣呢？

鵬運始終是已經結了婚了。從前還說母親不愛他的妻子，雖然離婚在富順這樣地方，是很少的事情，就有，也只限於下流社會，不過陳太太要真是生氣到極點的時候，也許還有希望脫離。現在母親的態度變了，處處對他的妻子表示好意了，陳家是「書香人家」，離婚兩個字，絕對談不上的。

慧林今年已經十七歲了。慧林思想雖然很新，她父母思想却是很舊。婚姻的事體，是要由父母主持的。前幾年替慧林作媒的人雖然不斷地有，不過還不算多，近來却一天天的多了。張老板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他只知道愛錢，只知道趨炎附勢，萬一有一個闊人子弟，看上了慧林，那麼，真是無法可辦，慧林是一點抵抗力也沒有的。

他的妻子，近來對他，更是一天天的好了。從前因為母親虐待她，她心裏悲痛，身體不好，所以性情也不令人喜歡，近來她完全變了。她的心疼病現在

已經差不多完全好了。醫生說以後只要能夠常常快活，不斷地吃補藥，把身體養得健壯，一定可以斷根的。身體既然好，她性情也變好了。每天都高高興興地同母親說話，陳太太也覺得她媳婦沒有從前那樣笨了。而且皮膚也漸漸白皙。不像剛來時那樣黃了。白晳面龐上還漸漸地泛起兩朵紅雲，如果不是她那一雙厚嘴唇，你簡直可以說她美麗了。

丈夫回來，她總是柔聲下氣的對他，什麼事體都替他預備得齊齊整整的。她那絕對真誠的態度，鵬運也不能不感激她。

慧林還是常常到她家裏來。她表嫂對她比以前仍然是有加無減。她把心裏的話，通通誠誠懇懇地向慧林講。她說她失悔從前沒有受過教育，現在連信都不能寫，書也不能讀，因此母親丈夫都不喜歡她。她不知道現在讀書還來得及不？如果慧林喜歡教她，她可以去試一試，要是不行，她也只好算了。她想，如果她能夠讀書，寫信，母親丈夫一定是很高興的，她也可以多幫他們的。

忙。

慧林當然是願意教她。起初慧林還覺得她太笨，並且現在年齡太大，讀書時候，早已經過去了，恐怕一定不成。她拿了一本三字經教了她一頁，第二天去看她，她居然都認識了。她說她一共讀了三百多遍，把每個字的形狀聲音，都記得清清楚楚的。她說她還可以多讀，她教慧林一次教她三頁，慧林也只好教她。

這樣下去一個多月，她居然讀完三字經，千字文，起首讀論語了。慧林同她母親丈夫談，他們都很驚異。陳太太尤其高興，不過她勸她不要太用功，因為她的心疼病，雖然好，不過還沒有斷根，醫生說，身體強就不妨事，過度的工作，強烈的刺戟，都可以使她的病再翻，翻了以後，就不好治了。

她表嫂也聽母親的話，沒有從前那樣用功，不過她讀書還是天天有進步的。表嫂讀書固然是很有進步了，慧林同鵬運戀愛究竟有沒有進步呢？

廿六

「張大哥，聽說北洋兵今天要進城，是真的嗎？」

「對了，聽說昨天先鋒隊開到代家寺，大概午飯時就可以到城裏了。」

「聽說北洋兵見人就殺，是真的嗎？」

「他們不殺人，只拉夫，拉去担東西，如果你路上担不起，走不動，他們就用刺刀殺。」

「他們來的時候，我們可眞要小心。」

「我預備今天不出街，在家裏補補網，明天再說。老王，你呢？」

「我想我今天也不出去抬轎，前天抬到鄧井關還剩得有貳百大錢，好歹把這個風頭躲過再說。」

張大哥同老王都坐在自己的門檻上，這樣講話，忽然他們看見鵬運走來。

「你們剛纔講什麼？北洋兵？」鵬運問道。

「對了，大少爺，北洋兵。」張大哥講道。

「你們聽着什麼消息嗎？」

「聽說北洋兵已經開到代家寺，今天就要進城了。」老王講道。

「真的嗎？」鵬運驚問道。

「還怕不真。昨天晚上滿城都傳遍了。」張大哥道。

鵬運走到試院街，果然看見滿街的人，都露出驚惶的樣子。有好些店子，都關上門，特別是錢莊，每家都緊緊關上，門上貼着「清理舊帳，暫停貿易」幾個大字。

「他們爲什麼把店門閉上了。」鵬運走進一家小雜貨店問道。

「還不關，聽說北洋兵今天就要進城，到處估賒估買，強着行使軍用票，停一會，我也要關了。」

鵬運走到轉灣地方，進了一家頂熱鬧的文生發茶館，裏面有好幾位熟人，都招呼他，他坐下泡了一碗茶。

坐不了多一會，忽然聽見洋號的聲音，街上的人都說是北洋兵來了。停一會，遠遠來了一隻大旗，後面兩個吹號的號兵，接着就是兩排全副武裝的軍士。他們一個個的衣服器械，好不整齊。頭上戴起簇新的軍帽，身上穿起黃色的軍裝。腰上都拴着皮帶，皮帶上掛着水壺刺刀。由肩到腰，斜拴着兩帶子彈，背上背起一個小包。頂奇怪的就是腳上都穿着皮鞋，這一點在看慣了穿草鞋的軍士的四川人眼中，當然覺得非常奇怪了。

除掉皮鞋以外，最特別的就是他們高大的身材。平常他們的高度，要比四川人至少高半個頭，低一點的四川人，只能打齊他們的肩膀。所以他們的樣子，就有點怕人。一個個挺胸直背，扛起鎗，逞起步，好不威風。蔡鐸真是吃了天雷的膽，不然怎麼敢同他們打起仗來？

一隊一隊的大兵，足足過半個鐘頭，接着又拖着許多大砲，隨後又來一二千多挑夫。這些挑夫，都是鄉裏的農民，和街上的苦力，強迫拉來的。挑了也不給錢，挑了幾百里，有時放了他們，他們怎麼回去，也一點不管。

當天下午，各處廟宇，旅店，都住滿了，最後還不夠住，大樣點的商店，也住下了。街上到處都在爭鬧換軍用票。關了門的商店。門上像擂鼓一般的打門，有幾處竟自把門打爛進去。義生和的老板，竟因此打得頭破血流了。背街裏，許多兵士，撞進小戶人家裏問有花姑娘沒有？聽說有兩家的婦女。被他們強姦。後來羞憤自縊了。

好容易，晚上十點半以後，吹了集合號，各處的兵士，纔回到住所來。

第二天更鬧得不成樣子。商會會長，被他們捉去拘留，要強迫他換軍用票，如若不換，要馬上鎗斃他，並且還要放火燒城。商會會長說，你們押住我，我也不能立地找出錢來。他們派了四個大兵跟着他，到後來，經他到處接洽，

由各商家共同擔任兩萬張軍用票，纔算完事。背街裏有幾家被搶了許多貴重東西。彭家灣張三姐的家裏，十幾個兵因為「爭風」，拿起刺刀殺，殺死了兩個，擺在街上。還有幾個，滿面是血，抱住頭，跑回營去了。

到了午後，街上忽然拉起夫來。只要穿得稍爲襤褸一點的人，都用繩子繫上，一個兵牽了一羣，帶回營去。到後來街上的人漸次少了，下力人都不敢出來了，他們簡直無論什麼人都拉起來。聽說女子中學的校長也被他們拉去了，幸虧身上有二十塊錢，纔得脫身，不然，校長先生，可真苦了。

不過拉夫就是表示要開走的意思，大家雖然害怕，想起他們要走，也算是不幸中之幸。果然，第二天早上所有的兵，都開走了。

北洋兵這一次初來，富順縣的人已經深嘗他們的滋味了。以後聽說還要繼續開來。並且現在還沒有打仗，要是真打起仗，更不知道如何？

這一次總算僥倖，張老板雖然派了三十元軍用票，還算沒有受什麼特別的損

失。鵬運家雖然在僻靜地方，也沒有軍人去騷擾，大概是因隔街遠的原故，也曾經有兩個軍人來打門，不過老叫不開，他們也走了。

頂受驚恐的，要算是陳太太。軍士來打門的時候，她嚇得渾身戰慄，連忙跑到花園裏去藏躲。她媳婦垂力安慰她，她還是很怕。晚上自己簡直一個人不敢睡，要叫她媳婦去陪着她睡。晚上一有點響聲，她就怕是兵來，所以一個整晚都沒有睡覺。第二天晚上，也是如此。第三天大家告訴她北洋兵已經開走了，她還有點不相信。後來一天果然沒有什麼事，她纔放心。

又過了一些時候，袁世凱稱帝的消息，傳到富順了。縣知事叫團總去，叫全城張燈結彩，慶祝三日，有幾家居然把滿清時的龍旗，拿來掛起。私塾的先生，又叫學生作八股文，說表皇帝快要開科取士了。

這樣糊裏糊塗的鬧了十幾天，忽然聽說滇軍同北洋兵已經開火，北洋兵有打敗的消息，北洋兵又繼續開了許多援兵來。第二批軍隊又快要開到富順。

這個消息，把陳太太駭到發昏章第十二，連慧林的母親也害怕起來。最後她們兩姊妹商量，暫時搬到北門城外十二里一個佃戶家裏。這一個地方，一點不當道，在一個山谷裏邊，四圍都有山包住，裏面有百多人家。鄉團辦得很好，離城又近，土匪也不敢來。這要算躲兵頂好不過的地方了。

她們決定以後，張老板也怕慧林住在城裏不放心，並且知道這一去，用費陳太太可以担任大部分，自然很贊成。第二天略爲收拾，第三天陳太太和她的媳婦，張二姨媽同她的女兒，還有一個女僕王媽都坐轎出城。鵬運當天送她們去，他還是回來，好打聽消息，如果真到緊急的時候，他纔再來。

第二批的北洋兵果然不久到富順了。換軍用票，敲竹槓，搶，打，罵，拉夫，強姦，都一幕幕地演過。不過這一次稍爲有點不同，開鞋舖的老張是隔櫃臺一刺刀穿心刺死的，不是打死的！

舊歷的新年，轉瞬就到了。蕭條的市面，與往年大不相同，連爆竹聲也聽

不見一個。陳太太她們在佃戶家裏，更覺索然無味。

新正過完，北洋兵大敗消息，滿城都傳遍了。不幾天，傷兵不斷地抬轉來。福晉堂的牧師忙得個不亦樂乎，滿堂都擺起傷兵。

鵬運看見事體不妙，也忙着出城同陳太太她們一塊兒住下。張老板却始終不走，他恐怕他一離開，藥店就沒有人管。鵬運也勸他，他不聽。

廿七

陳太太逃難的地方，叫做竹林村。這個名字的來源已經不很清楚了。有的人說因為村裏有許多竹林，所以叫做竹林村。有的說從前出了兩叔叔，作官都作得很大，所以叫做竹林村。

就算他們兩叔叔作大官是村子命名的真因，他們兩叔叔現在早已經死去了。掉了位子的官，大家都還不重視，何況已經死了多時的「陳年老官」，我們簡直

可以置之不理，也沒有什麼關係。說到竹林村的竹林，那却真有留戀欣賞的價值了。

全村裏一百多人家，每家都種竹。橫順一二十里都是竹林。村裏的屋宇，多半爲竹林所掩蔽。有時一陣急風，把竹林吹得颯颯的響，竹葉紛飛上下，像翩翩的蛺蝶。沿路都鋪滿了竹葉，竹底厚積起青苔。青青的顏色，長長的竹竿，週年四季都不改變。

陳太太的佃戶，就在進村不遠一個山坳。屋子是一座四合頭的大瓦房，屋後一個半山的大竹林，屋前有三百多畝的田，一百多畝的土。土裏此時都種滿了青菜，田裏都關好了冬水，再隔一個多月，就可以插秧了。

陳太太的佃戶，是一個四十幾歲的農夫，同他的妻子兒女一家七口，還有四個長年，一個牧童。他因爲陳太太來，所以把正房左右三間都讓出來，陳太太同王媽住一間，她的媳婦住一間，慧林同母親住一間。鵬運來，自然與他妻子

間住了。

竹林村真是寂靜，除竹聲外差不多很少旁的聲音。尤其是在晚間，月光從屋後射來，把屋後參天修竹的影子佈滿了階簷，微風吹來，竹影動搖不定，這種時候，農夫們白天工作疲倦早已睡覺，他們坐在堂前，也不多講話，四圍真是沉靜極了，慧林常說竹林村活像一座深山的古廟，是修仙頂好的地方。

「慧林在什麼時候忽然想起修仙了？」鵬運笑道。

「我並沒有想修仙，我本來就不相信神仙，不過我常想，如果真有神仙，他們一定是很快活的。」

「爲什麼你覺得神仙一定是很快活的呢？」鵬運問道。

「神仙住在天空裏，逍遙自在，不受任何的拘束，比生在現在的世界快活多了。」

「你以爲神仙個個都能逍遙自在，不受拘束嗎？你聽沒有聽說神仙也有遭難

的時候？ 你以為世界上一定不快活嗎？ 你知不知道世界上也有快活的事情？」

「我不相信世界上有多少快活的事情！」

「快活的事情多着呢，完全看個人有沒有勇氣去享受。假如你這樣也怕，那樣也怕；這個人也同情，那個人也同情；這件事也傷感，那件事也傷感，那麼你一輩子也沒有快活的時候了。」

「我不相信你的話，表嫂你相信嗎？」 慧林回頭問道。

「我剛纔想別的事情去了，沒有十分聽懂你們的話，你們不是說世界上沒有快活嗎？ 從前我也覺得世界上沒有什麼快活，現在我相信世界上有許多快活的事情了。」

「你以為世界上什麼事情頂快活？」 慧林道。

「我拏真心待人，別人也拏真心待我，我心裏就頂快活了。」 她表嫂答

道：

慧林鵬運聽了這一句話，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慧林急忙問道：

「表嫂，你剛纔心裏在想什麼事情？」

「我想我的母親。前三月我去看過她一次，她精神很不好的，近來不知道好了沒有？現在又這樣兵慌馬亂，不知道她老人家現在怎麼樣了？」

「怎母親得的什麼病？」慧林問道。

「咳嗽的病，治了許久都治不好，尤其是在冬末春初咳得特別厲害。」

「那麼你想法回去看看她好了。」鵬運道：「獅子灘隔這裏不過十五里，當天就可以回來。近來雖然兵多，不過獅子灘不是重要地方，你母親又在鄉下，去去不要緊的。」

「這樣頂好了。不過總得要母親肯。」

「我明天早上同母親講好了。現在已經夜深，我們去睡罷？回頭太遲了。」

母親同二姨媽又要來催。」

他們三人都回轉去睡覺了。

第二天早上，鵬運果然同母親說，陳太太答應是答應，不過總覺得不放心。到後來她叫了佃戶來問，佃戶說不要緊，他可以找兩個熟識的轎夫擡去，萬無一失。這一截路，一點不當道，從來沒有軍隊走過。陳太太纔放心讓她回去。

午飯後轎夫把轎子打來，她略換換衣服，就坐着轎子走了。

到了晚上，轎夫回來，說大少娘因為母親病得很厲害，這兩三天大概不能回來，陳太太同張二姨媽都很關心。陳太太又差人送了兩隻雞，四十個雞子，一兩洋參，和她媳婦平常換洗衣服，及其他一些零星應用的東西去。

同時聽說城裏北洋兵陸續由前方敗退回來。北洋兵之所以打敗的原因，並不是因為鎗械子彈不夠，訓練不精，是因為他們沒有在山地打過仗，地理不熟，常常受滇軍的包圍。滇軍常常用軍帽掛在叢林上，北洋兵用鎗打去，却打一個

空，滇軍却從旁路抄來，把大炮也搶去了。還有一個壞處，就是他們穿的那雙漂亮的皮鞋，走在山路上，一跑一跌交，走路已經夠受了，還打什麼仗？所以滇軍雖然人少，却把他們打個大敗了。

城裏秩序，非常紊亂，到處都有搶劫。敗回來的軍士，有好些幾天沒有睡覺，走路時眼條都快要閉的樣子。有的餓得難過，拿起臘肉，煮也不煮，就生吃了。

張老板還是守住他的藥店，不願意出來。他已經把夾壁鑿開，遇有緊急時可以藏躲。因為他開的是藥舖，所以軍隊到很少有到他店內來。

第三天城裏沒有什麼消息，鵬運的妻子帶信來說她母親的病異常沉重，她這四五天也不能回來。

城裏一時既不能回去，鵬運的妻子一時也不能回來，他們只好暫時住下了。

陳太太常常想她的媳婦，不知道爲什麼，鵬運却不很想他的妻子。

鵬運的妻子去了以後，慧林同鵬運單獨會面的機會要多了。

人們常說會面可以醫好愛情，殊不知會面只能是增加愛情。從前鵬運同

慧林雖然常常會面，究竟還不算很多，有時一星期一面，頂快也得三四天一面，

而且一會而時間也有限制。現在却不然了。他們朝夕相處，鵬運的妻子在

時，他們還有所顧忌，會面也處處留心，自從鵬運的妻子走後，他們彼此更難

自制了。

陳太太老喜歡同慧林的母親談，有時慧林鵬運也陪着她們，不過大多數的

時間，慧林鵬運都在一塊兒。有時他們到屋後竹林裏去逛逛，有時他們就在鵬

運屋裏下棋。鵬運本來不喜歡下棋，因為慧林很喜歡，整日裏閒着，也悶得無

聊，只好陪着她下棋。

屋有一個小茶桌，旁邊有兩張小椅子。棋盤擺在小茶桌上，兩人一俯首，
盤不多頭就抵住頭了。

「慧妹，我不下了，老是輸！」鵬運一天早上這樣講。

「爲什麼你老輸呢？你的棋本來下得不壞。」

「我的心不在棋上了。」

「爲什麼你的心不在棋上呢？」

「因爲我不能用心。」

「爲什麼？」

「你想想爲什麼？」

「我不知道。」

「因爲你身上有一種香氣，同你坐久了，一聞着，我就不能用心了。」

「豈有此理！你這個人真正不能同你講話！」

慧林說着，氣沖沖地走了。

鵬運心裏很難過，倒在床上，頭痛得要裂，難受了一點多鐘。

停了一會，他覺得心裏平靜一點，用手巾把眼睛擦一擦，在鏡子裏照一照，看見還有一點淚痕，他擦去了，走出房來，一直到他母親房裏。

他看見他母親同二姨媽正在大笑，慧林更捧着肚子笑不可仰，陳太太把她摟在懷裏，眼淚幾乎都笑出來，大概是剛纔三人中談到什麼特別有趣的事情了。

鵬運心裏又是一陣的難受，話也不講，就回房裏來，坐一會他更覺得無聊，出房到後面竹林裏去。

林裏的竹子，都是經過許多年的，筆直的有七八丈高，粗的有碗那樣大。滿地的落葉，鋪得有三四寸厚，走在上面，軟軟的。清脆的鳥聲，不住地呼喚，抬頭一望，小鳥都在最高的竹山巔。鵬運一去，他們立刻由這枝飛到那枝，仍然不住地呼喚。竹林裏有一種特別的氣味——竹香加上青苔積葉的氣

味——聞着了令人昏昏欲醉。

鵬運走了一陣，覺得很疲倦，看見林邊有一塊大石頭，他坐在上面，把頭放在手中，手草放在膝上，沉沉地的思想。

約莫有一刻鐘，忽然肩上有輕輕一拍，他驚起一看，原來是慧林。

「你還來理我作什麼？我以為我死你也不管了！」鵬運氣憤地道。

「表哥，你為什麼這樣生氣了？」

「我沒有生氣，我如果生氣，我早就氣沖沖地一躺跑出房門了！」

「剛纔我氣走了，固然是太過，不過你的話也太不成樣子了。」

「我想我的話也沒有什麼錯，你的身上確是有一股香氣，我一聞着，我真不能用心。」

「表兄，這就是你所說的『純潔的愛情』嗎？」

「這有什麼不純潔？」

「既然叫做純潔，就應該注重精神，看輕肉體。」

「我仔細想來，純潔不純潔，不能以精神肉體來分別，應該以愛不愛來分別。假如你真愛一個人，無論肉體如何，都是純潔的，假如你不愛一個人，你只要對他動了一點妄念，都是不純潔的。真正的愛情，是靈肉一致的，是絕對不能分開，也不應當分開的。」

「你只知道靈肉一致，你知不知道人同禽獸的分別在什麼地方？」

「你說在什麼地方？」

「禽獸只知道肉體，人類纔知道精神。」

「精神這個東西，本來是空空洞洞不着邊際的，離開肉體，他是不能存在的。人類固然知道精神，不過人類也不能絕對的離開肉體，離開肉體，單講純潔的愛情是講不通的。我以前自己也唱這種高調，現在我知道一定不行了。」

「表哥，你這種思想太危險了，以後我不能同你往來了。」

慧林說完回身就走。

「好，好，好！你走，你走！」鵬運氣極了坐在石上眼淚不知不覺地流

下來。

「表哥，難道我錯了嗎？」慧林停步回頭道。

「你走好了，你，你這樣殘忍的人！」

「表哥，你爲什麼說我殘忍？」

「你還不殘忍！剛纔別人難受了一點多鐘，你却歡天喜地的在母親房裏大

笑了。」

「我怎麼想到你難受一點多鐘；我走的時候，萬沒有想到你會這樣生氣。

我心裏完全沒有什麼。後來看見你進屋來馬上就退出去，我纔想到你真生氣了。本來想馬上就出來，不過母親正談得高興，我又不好意思立刻就離開，所以只好等一會纔出來，出來却不見你。好容易纔找着你在這裏。人家拏一番

真心對你，你還罵我殘忍嗎？」

「你既然用真心對我，爲什麼你老想不理我呢？」

「不是不理你，你的主張愈來愈不對，照這樣下去，真是危險得很。」

「我也不知道我的主張究竟錯沒有錯，我愛你真是愛得厲害得很。我近來心裏感覺的痛苦，真是太大了，你又老是主張不同我一樣，我真有點不想活了，活着這樣受罪！」

「表哥，我不是不愛你，不過你平心想想，我的主張如果真同你一樣，結果會鬧到什麼地步呢？」

「我現也管不着這樣多了，我對你只有一個心，我的心一天沒有得着寄放的地方，我一天就不能生活。我恨極了舊式的婚姻，我恨極了一切的禮教，我以後絕對不願再受牠的束縛了。要死就死，我不能這樣勉強偷生，真是太無意義了！」

鵬運愈說愈激烈，好像要發狂的樣子。他緊握住拳頭，圓睜着眼睛，牙齒咬住下唇。慧林又是怕他，又是可憐他。

「表哥，你坐下罷，安靜一點。」慧林推他坐在石上。她坐在他的旁邊。「一個人作事情，不能夠只憑感情，不用理智。你想你這樣下去，怎麼好？我心裏爲你，也不知曾經難受過多少次，不過這始終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慧妹，走！走！」鵬運忽然立起身來，拉着慧林的手。

「走到那兒去？」慧林驚問道。

「走到……我不知道！」

「表哥！」慧林心裏怕了

「慧妹，我親愛的慧妹！」鵬運好像沒有知覺的答應。

「表哥，我們回去罷。」慧林誠懇的請求道，

「回去？回那兒去？」

「回家去。」

「家？家在那兒？」

「表哥，你作什麼？你把我駭壞了。」

「不要怕，慧妹，我愛你。」

鵬運把雙手攬住慧林的腰，把她抱起來。坐在石上，緊緊的抱住她，頭俯在她胸前。慧林本來想拒絕他，不過剛纔看見他神經錯亂的樣子，不敢十分拂他的意思，只好暫時忍受。慧林的心跳得「董——董——董——」的響。

這樣足足有了五分鐘。

忽然遠遠聽見有腳踏在竹葉上的聲音，兩人一驚，連忙站起來。鵬運此時好像清醒了。

一會，佃戶走來，看見兩人，連忙叫道：

「大少爺，大小姐，趕快回去！」

「什麼事？」兩人齊聲驚問道。

「剛纔大少娘那裏，專門派了一個人來報信，說是她母親昨天晚上十點鐘死了。大少娘因爲伺候母親的病有三天三夜，沒有睡覺，母親死後，她又悲痛，所以心疼病又翻了，現在倒在床上不能起來。報信人走的時候，她的病越是利害了。叫大少爺趕快去。大少娘還說千萬要叫大小姐去，她說她有話要同她講。現在她屋裏，好在有幾位鄰舍幫忙，替她殮母親，請醫生。太太叫把椅子都預備好了，叫你們兩人馬上就去，她再收拾收拾東西，隨後就來。」

慧林鵬運驚得呆了，他們立刻同着佃戶回去。

廿九

慧林鵬運忽忽吃完了午飯，就動身，約算午後四點到她家裏。一進門去，

就看見堂屋裏停着鵬運丈母的死屍。面上蓋了一塊白布，脚前點了一盞油燈，衣服還是死時的衣服。堂屋旁邊一間小屋，裏面睡着鵬運的妻子，有兩個中年女人在床前守着她。

鵬運慧林一進去，兩個中年婦人連忙告訴她，她睜開眼睛看一看，面上露出笑容。由她像土一般的臉色，就知道她的病很厲害了。

慧林走上前去握着她的手，不覺一陣心酸，幾乎要落淚，但是她竭力忍住了。

「你現在覺得怎樣？」慧林問道。

「心裏一陣陣的疼，好像要落氣的樣子。」

「醫生看了沒有？」

「早上醫生來看了一次」，旁邊的一位中年婦人答道：「他說病勢很厲害，開了一個藥方，說晚上如有什麼變動可再去請他，他馬上就來。已經照藥方吃

兩次了，一點用處也沒有，因為吃下去的，通通要嘔出來。我們已經又派人去請醫生去了，大概晚飯左右可以來。」

「你貴姓？」鵬運問道。

「我姓張，」指着另外一中年婦人道：「她姓白，我同這位已死的太太同居，她就在附近不遠。老太太病都是我們伏伺的。這位老太太性情真好，待人很和氣。」

「謝謝你們，以後我一定重謝你們的。」鵬運道。

「這算什麼？這是我們應當作的。現在少爺可以同病人談談，我們出去看看醫生來了沒有？」

她們兩人都出去了。

鵬運回頭看他的妻子，一陣陣地捧着心叫疼，慧林斜凭着身子，用右手擋住她的頭，左手握住她的手。

「怎麼樣？還痛嗎？」慧林柔聲問道。

「還痛。……表妹，你對我真好。」

「不要這樣說，我對你有什麼好？」

「我真感謝你！……我死了也不能忘去你！」

「你不想吃什麼東西？」鵬運問道。

「一點也不能吃。吃了就要吐。」

「你靜養幾天一定會好的，你安心一點。」鵬運道。

「會好嗎？我想一定會好。……你們對我都很好，可惜我的命薄。」

「表嫂，不要這樣說，隔幾天一定會好的。」慧林道。

停一會，陳太太的轎子來了，鵬運出去接着。陳太太進門看見她媳婦那種

樣子，也不覺傷心。她媳婦看見她來，竭力想掙扎起來，但是沒有氣力，慧林

連忙擋住她。

「母親，你老人家怎麼也來？……看把我折死了。……母親，你對我太好了，可惜我的命薄，不能永遠伺候你。」

「你安靜一點罷，病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不要緊。」陳太太安慰她道。

「對了，不要緊，緩兩三天一定會好的。」慧林道。

「我知道我不會好的了。往常心疼，我精神還能支持，這一次我簡直不能支持了。痛的時候，我忍不過去，不痛的時候，我身子好像虛飄飄的。我知道我一定不會好的了。只可憐我沒有看見我的哥哥——」說着不覺傷感起來。接着又是一陣心疼。停一會，再講道：「我一生愛我的人很多，不過我哥哥頂愛我了。我們從小彼此就很好。……後來長大了，彼此還是異常的相愛，這一次，可憐，他沒有機會……看見……我了。」說着又哭起來。

他們三人說了許多話安慰她，但是她總相信她會死，一提到傷心的地方，她就哭。

晚飯的時候，醫生來了。診了脈，出外，鵬運陪着出來，醫生告訴他說病已經沒有辦法，趕快預備後事好了。他不願意開藥方，掣了脈禮，出門，坐轎走了。

晚上二更的時候，她心忽然不疼了，精神也好些了。她非常的喜歡講話，不斷地講這樣，講那樣。凡是對她好的人，她都很感謝。凡是同她來往過的親戚朋友，她都講他們。陳太太同鵬運看見精神這樣好，漸漸放了心，鵬運扶着陳太太到旁的一間屋子去休息休息。

「表妹，我有點事體，想要求你，你肯答應我嗎？」她表嫂問道。

「什麼事？」慧林問道。

「你先說，你肯不肯答應？」

「你說好了，我一定答應你。」

「真的一定答應我嗎？」

「對了。」

「我如果死了以後，——」

「表嫂，你不會的，你不要這樣講，你不會的。」慧林急忙擋住她道。

「我知道得很清楚，我一定會死的。死有什麼可怕，一個人早遲都是要死的。我死了以後，有兩件事體，要託你的。」

「那兩件事體？」

「第一件，就是我哥哥，你知道他爲人性情很直爽的。他非常的疼愛我。從前他聽見別人講母親丈夫虐待了我，他跑到我裏來同他們大鬧一陣。說以後如果再虐待，他一定要報仇。我當時叫他走了。他一點也不知道以後我母親丈夫對我的情形。假如他回來，知道我死了，他一定以爲我母親丈夫虐待死我了，他性情那樣急，也許鬧出什麼事體來。你前幾次替我寫信不是都講過我們兩人怎樣好嗎？他回來，我想他一定會問你，你千萬要詳細告訴他母親

丈夫對我的許多好處，叫他感謝他們，那麼我死也瞑目了。」

「這件事本來就是我的責任，還用說嗎？」

「我還有一件事，你也肯答應我嗎？」

「你說好了，我一定答應你。我們兩人好像親姊妹樣，我怎麼會不答應你？」

「對了，我想我們真像兩姊妹。我從前每到失望的時候，我想到你對我好好處，我知道世界究竟還有能真正可憐別人的人，我心裏馬上就安慰多了。

你對我真好，真好！」

「不要講我好了。你託我的事呢？」

「請你原諒我，我常常有一種痴想，尤其是你表兄我們三人在一塊兒的時候。我總想我不應該嫁你表兄，你們兩人纔是天生一對的，不知道怎麼陰錯陽差，把我弄來代替你的位置了。」

慧林聽了這幾句話，又是驚恐，又是羞慚，一句話也不能講，聽她表嫂再說道：

「你千萬不要誤會，以爲我對你有什麼猜疑，不，不，一點也不，你的爲人，你對我的好心，我能絕對相信的。我知道你很清楚，你對我這樣好，我再懷疑你。我真不是人了。不過我始終覺得你應該處我的位置，這個念頭，我始終去不掉，但是，當然，我也沒有法子。現在好了，我快死了。我死了以後，我希望你能答應我愛你的表兄。他的家庭裏，你是頂好的一個人了。表兄素來就都知道你，母親素來就很愛你，你如果肯，他們一定高興極了。我死了也滿意了。」

她表嫂誠懇的態度，只增加慧林心裏的羞慚。她現在纔感覺得她太對不起她的表嫂了。她表嫂那樣的絕對相信她，她自己却作事來欺騙她，她真是不成一個人了。她很想誠懇地立刻把她同鵬運的關係詳細告訴她表嫂，請求她原

瞭，但是她剛要開口，又沒有勇氣講下去。

「表妹，你不是已經答應我了嗎？爲什麼又遲疑呢？」

「不是遲疑——我想——我太對不起你了。」

「你還對不起我嗎？你對我好極了。」

「你不要這樣講，我心裏難受極了。」

「我這樣強迫你，好像不應該，不過我心裏想這確是一件很完美的一件事。表妹，你可憐我，答應我罷？」

慧林還沒有答應，陳太太同鵬運進來。陳太太叫慧林出去休息一會，他們兩人會看住她。慧林只好出去。

她到那邊屋子，在床剛躺一會，忽然鵬運慌忙地進來，說她表嫂心疼得緊，恐怕快要死了。

慧林一翻身起來，走進屋裏，她表嫂面容大變，已經講不出話來了。慧林

一陣心酸，不住淚下。停一會，她表嫂好像稍好一點，勉強用微弱的聲音向慧林講道：

「我——已經同——他們講了。你答應——我嗎？」

慧林向她點頭，她微笑，一笑，就斷氣了。

三十

鵬運的妻子死後，因為城裏北洋兵還沒有退完，一時不能回家，所以喪事就在那裏從權辦理了。五天喪事完畢，把她們兩母女，都安葬在附近地方。墓前都立了石碑，墳墓也作得講究。

一星期以後，城裏兵退盡了，鵬運等一行人都搬回城來。

城裏一切都與從前差不多：西湖還是一樣的秀，第一山還是一樣的高，張老板還是一樣的胖。惟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幾個廟子，地上堆滿了馬糞，窗子門戶

一個不見，大概是拿去煮飯去了。還有一點不同，就是大南門一條街的洋貨舖，通通搶得精光，暫時只好關門。

北洋兵果然是退了，一羣囚首喪面的滇軍也開進城了。一個個都穿起破衣，亂頭髮，光脚桿，活像一羣叫化子。進城不上三日，忽然長官下一個命令，叫所有的兵士，都到西湖裏邊去洗澡，洗完澡，再叫四五十個剃頭匠剃光了頭穿上新軍服。午後在街上走來走去，果然是再造共和的模範軍人！

陳太太回家，家裏情形却完全不一樣。她的媳婦已經死了。最初她很恨她，後來她很愛她，愛她愛慣了，她覺得愛她比恨她自己快活得多，現在她的媳婦已經死了，她沒有人受她的愛了，她到感覺到沒有從前快活起來。隔了一個多月以後，她實在過不慣這種孤寂的生活了，她忽然想起她媳婦臨死時的話來。

她特別到張老板家裏，同她的妹妹商量。張二姨媽自然是非常願意，後來問張老板，張老板也願意了。陳太太回去再對鵬運說，鵬運却不願意。他

說，他妻子死時給他的刺戟太大了，他從前對他妻子實在太薄了，現在他妻子剛死不久，他如何忍心，馬上就談起婚事來？並且慧林究竟願不願意，還不知道？如果慧林不願意，只用各方面的力量來強迫她，結果她也是不快活的。

鵬運說的話，陳太太都不以為然。她說：「你如果真正體貼你妻子的意思，你就應該設法同慧林結婚，因為這一門親，是你妻子死時再三囑託的，你如果不肯，你就更對不起她了。至於慧林願不願意，更不成問題，因為慧林在死者面前，已經點頭答應了。並且我現在一個人在家裏，也太寂寞了。家裏事情也很不少，我又不能事事都去管，我現在精神也大不如前了。你何不把慧林早點接過來分一分我的勞，使我快活快活呢？」

鵬運雖然覺得陳太太講的話很有道理，不過自己總覺良心上說不過去，所以只要求他母親緩一緩再談。陳太太也只好暫時攔下了。

雖然暫時攔下，陳太太心裏還是一天不能放下。她現在渴想愛一個人，她

鴻想得一個媳婦。尤其是鵬運白天有事出去時，她悶得無聊，只好到親戚朋友家裏去打一打牌。她打牌的次數因此也比往常多了。不過打完牌，一回家，她心裏又不快活。

鵬運看見他母親不快活的情形，知道是爲的娶慧林的事，他心裏也過意不去了。其實，老實說，他自己心裏，也非常想娶慧林。在他妻子剛死不久，他確乎是愛了刺戟，因爲他妻子對他太好，使他感激得良心發現。然而良心是一回事，愛情又是一回事，愛情始終容易制服良心。所以時間稍久一點，鵬運竟自贊成他母親的主張，並且請她去說了。

陳太太自然是滿心高興，張家父母也很喜歡。慧林呢？同鵬運差不多，起初也是不願意，但是張老板素來就是家裏的霸王，就是慧林不願意也得願意，何況慧林本來就願意呢？

兩家事事都同意了，然後隨便照例去請了一位冰人。一個月以後就擇吉完

婚。

結婚時一切的慶賀，筵席，禮節，談笑，都不用細細去描寫了。有兩件事，給慧林以很深的印象。第一就是，結婚的前兩天，慧林檢點她的東西，忽然發現了從前林雲章替她改的兩張算術草稿。雲章已經去了快一年，慧林差不多已經把他忘去了。這幾張算術草稿，使她回憶起雲章從前對她許多的好處來。她再想起他臨行時的情形，慧林心裏很明白，雲章也曾經是一個處在毫無希望的地位而愛她的人。

第二件事情，就是鬧房的一晚上，親友也一樣地取笑，斟酒時，幾位親友也故意爲難，連何表姐也調笑她。她回想起去年大家同她表嫂搗亂時的情形，她心中不免有一番感觸。

不過這些事情都是不關重要的事情，一轉念也就過去了。

結婚以後，鵬運的家庭，確是很快活。陳太太素就喜歡慧林，現在居然

得着這一位如花的媳婦，自然心裏十分滿意。鵬運 慧林彼此的愛情，經過許多的阻礙，現在達到目的，彼此也很歡喜。雖然有時也不免念及死了的人，有點傷感，然而人既然死了，也就沒有什麼關係了。總而言之，陳家是一個快樂的家庭。

如飛行般的光陰，轉瞬度過了兩年，這兩年中，四川政治軍事上發生了不少的變遷。蔡鍔到日本被日本的醫生用刀子割死，自然是富順城裏誰都知道的事。情。他帶來再造共和的演軍，自從在西湖洗了澡，剃了頭，換了軍裝以後，也就「此間樂，不思滇」，站住地盤不想回去。他們想不到，四川本省的軍閥，也是一樣地想「刮地皮」。四川的地皮，本來應該是他們刮的，為什麼你外省的軍隊要來替他們刮呢？於是乎「川人治川」「打滇娃」的呼聲，就響應乎蜀。

「打滇娃」的運動一起，四川又繼續兩年多的戰爭，彼此互有勝負，誰也不

能勝誰。不過無論那一方面勝，那一方面敗，結果都是一樣。敗的軍隊要撤退時，照例是大搶一次，把「團總公」找去押起，強迫籌「開拔費十萬元」。打了的軍隊，剛進城照例也要大搶一次，把「團總公」押起，強迫籌「犒勞費」十萬元。你來搶一次，我來搶一次，你來十萬元，我來十萬元，結果「滇娃」還是沒有打走，「川耗子」還是沒有打輸。

起初還是川軍打滇軍，到後來滇軍却長聰明了。他們招了許多四川人去當兵，只要每個月能發餉，總是有人去當兵的。何況土匪也可以成正式軍隊，匪首也可以當團長，自然兵力很快的增加，結果，却成了四川人自相殘殺了。

殘殺了兩年多，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傾了多少家，破了多少產，謝天謝地，居然把「滇娃」打出川了。「滇娃」出川以後，仍然年年打仗的事情，我們暫且不說。這兩年中旁的變遷自然很多，不過有一種變遷，很自然而同時又很出人意外的就是新升起了許多的新軍官。好些從前的土匪頭，無賴子，窮光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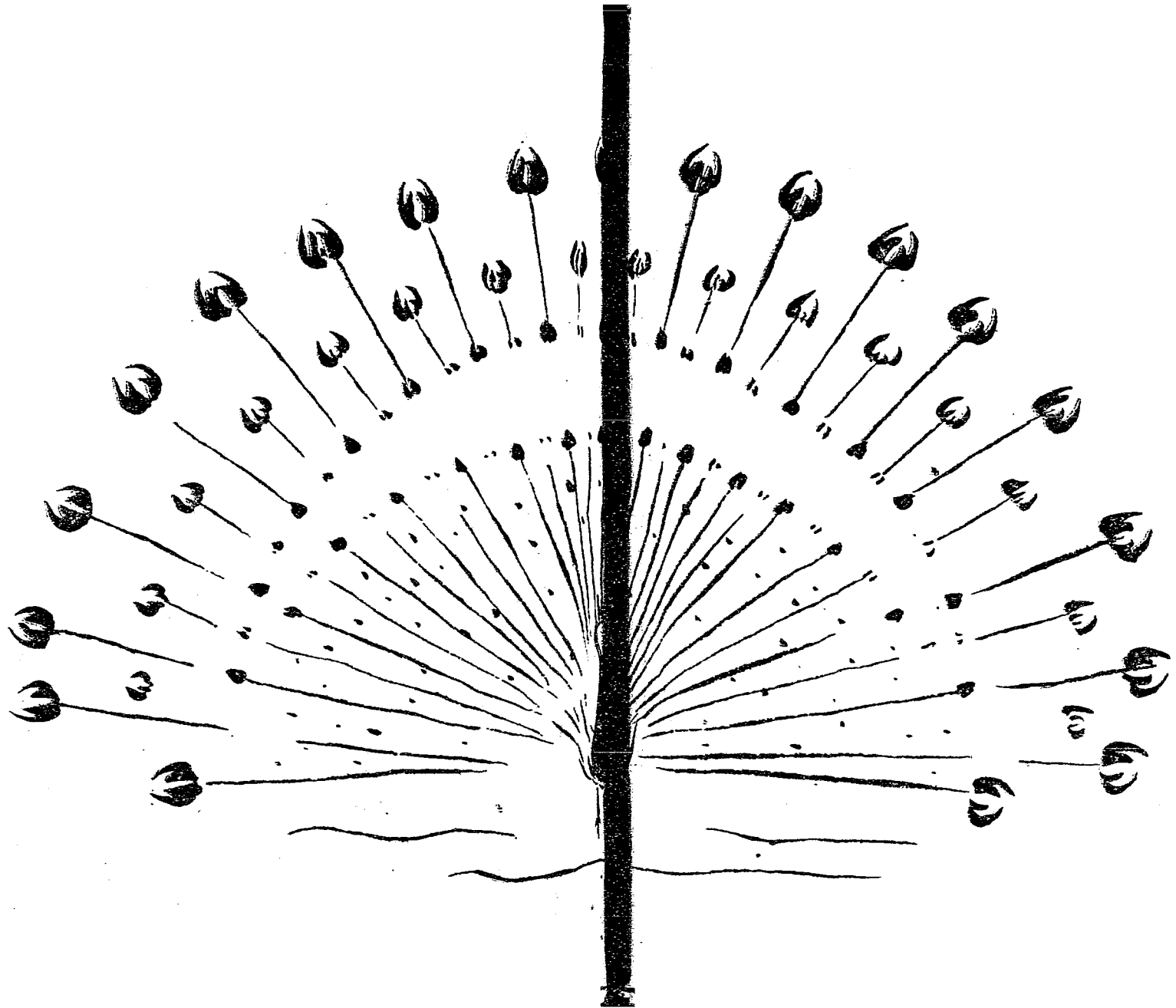
現在一個個都當起連長營長團長旅長了。

富順城換了好幾次防，後來調來了一位林旅長。這位林旅長是王督軍手下的一員健將，是由一個連長下級軍官漸次以軍功提升上來的。有人說他是合江人，有人說他是富順人。無論是那裏的人，只要他是旅長，總值得大家尊敬，何況現在的旅長可以委縣知事，徵收局縣視學，中學校長呢？

林旅長要來的前一天，城裏就張燈結彩，街上橫掛起許多長塊紅布，表示歡迎了。到那一天，他的軍隊，整齊的步伐一隊隊地進城。鵬運一家人都到張老板的藥店裏來看林旅長經過。

軍隊過完，最後林旅長果然到了。他坐的却是四人大轎，轎的左右前後，都是帶手鎗的軍隊。林旅長看起來很年輕，像貌長得很漂亮。

慧林看見林旅長，忽然覺得有點面善，不過過得太快，她沒有工夫仔細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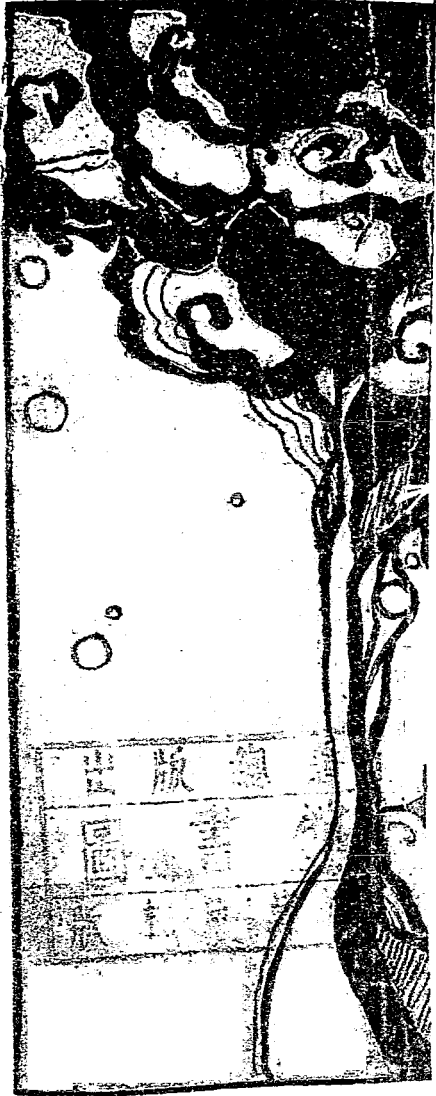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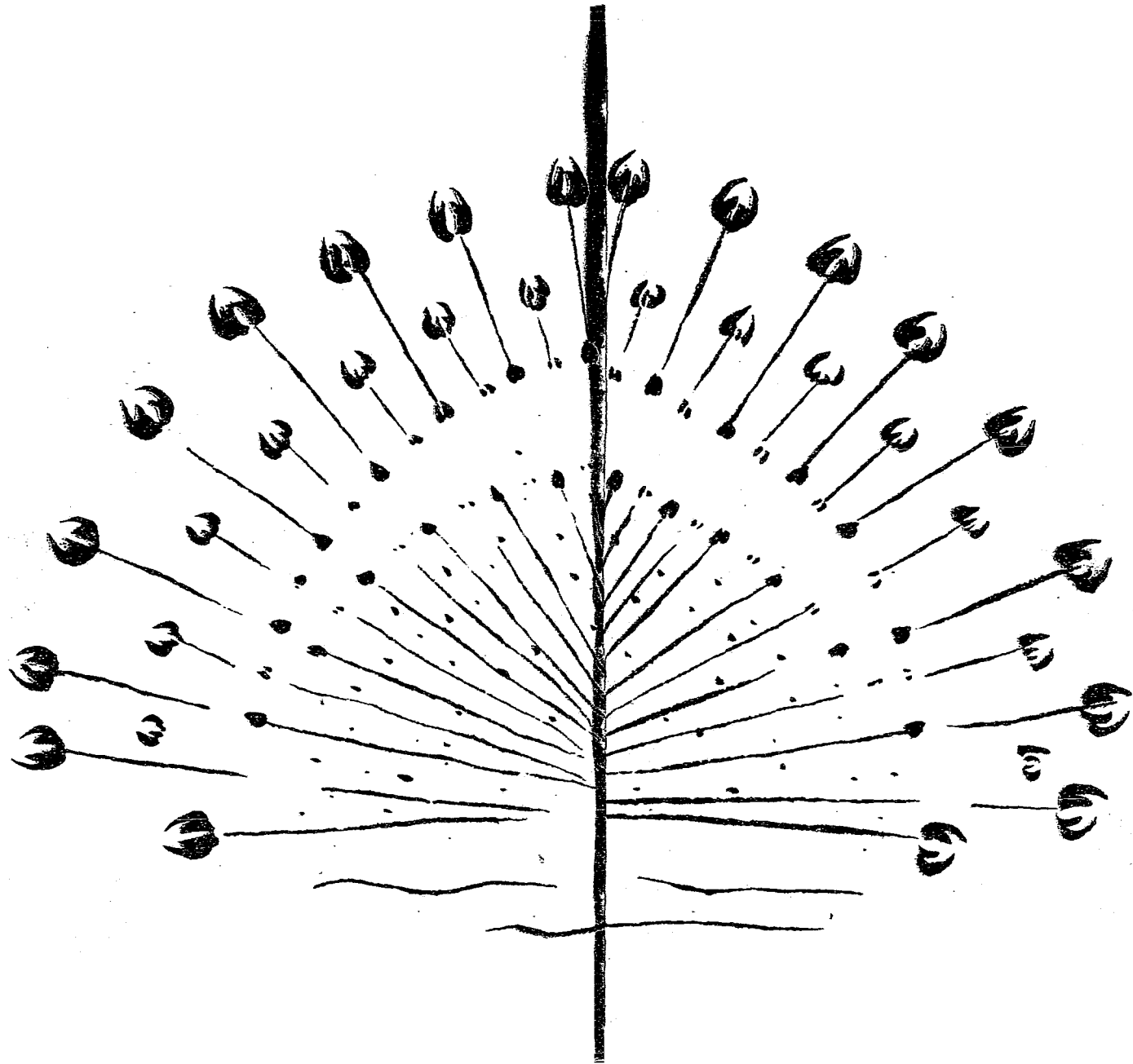
1928
9
1077



天問
(下)

陳銓著





1951年十一月十六日

天問

陳銓著

版字44259

自從再造共和，大鬧四川以後，政治軍事無一樣不共和，然而就戲劇裏邊聽戲比露天場聽得格外清楚的戲，却不惟沒有變得更共和而且變得一天天的不共和。從前在露天場演的戲，現在大部分都掣在戲園裏邊演了，從前一個小錢不花，無論什麼窮光蛋都可以看的戲，現在却非買票不能入座了。自然，在戲園裏邊聽戲比露天場聽得格外清楚！並且因為出錢多，所以名角也特別多；還有看的人少，所以也沒有也露天場那樣鬧雜，什麼賣涼粉冰粉的擔子，賣「超首麵」的擔子，賣花生米沙胡豆的小攤，通通一律取消；不過戲劇漸漸地變成少數老爺太太小姐先生們的專有物了。害得沒有錢的窮光蛋，只站在戲園門口光眼看。

富順城在民國五年的秋天，居然也設立起戲園了。因為資本不夠，所以暫且把藥土廟的戲場攔，鋪一層地板，升起來同戲臺一樣高，上面作一個「騎馬



廳」，兩旁的「蘇樓」中排好了坐位。戲場裏賣正座，左邊「蘇樓」賣女座，右邊「蘇樓」賣普通座。特聘了許多成都瀘州的名角。如像超等文武小生董月清。超等文武花旦羅桂雲，六十歲還唱閨門旦的劉三鳳，著名武把子的曹黑娃，同老媽子一模一樣的老旦黃薇蘭……還有許多的副脚，也無暇細述了。戲園成立以後，富順縣的紳士們，又添一種娛樂了。即如陳太太從前老喜歡打牌，慧林來家以後，她喜歡同她談天，不過現在她却喜歡看戲。有時鵬運陪着她去，有時慧林陪着她去。如果兩人都不得閒，她就叫王媽陪着她去。她越看越想看，除了有特別事情以外，差不多每天看，陳太太現在簡直是一個「戲迷」。

這一天戲園的門口，和公共貼廣告的地方，都有金字紅紙的戲報，大大的寫着，曹黑娃的盜銀瓶，劉三鳳的絳霄樓，董月清羅桂雲的青梅配。這幾幕都是他們的拿手好戲，從來戲園裏沒有在同一天裏有這樣多名角出臺，而且通通演這樣的戲，這次要看不看以後真是千載難逢了。

在開演前兩點鐘，戲園就擠得滿滿的了，後來的人，連坐位也沒有，只好站着看，再後來的，票也不能買了。靠近戲臺旁邊最優等的地方，坐着好些軍官，還有一些穿馬褂的紳士，他們椅子後面都立着拿手鎗的兵。

林旅長雖然在看戲，他的心好像不在戲上。他一雙眼睛，不住向左邊「蘇樓」上女座裏來回瞭望。忽然他對靠近他生着一位軍官悄聲道：

「何三，你不是說慧林今天一定來看戲嗎？怎麼沒有見人呢？」

「你的眼睛真不管事，我早已瞧見了。」

「那裏？」

「蘇樓上中間的柱子往右數第十二位老太太的後邊。那位老太太就是她

丈夫陳鵬運的母親。」

雲章照着何三講話，往右看去，果然見着慧林。雲章同慧林相別雖然已經三年，慧林還是一樣的美麗。面龐還不是一樣地鮮紅嬌嫩，眼睛還不是一樣地醉

人，頭上現在却不梳雙髻了，身上穿的也不是學生裝了。她面上淺淺搽了一點脂粉，身上穿一件淡紅的綢衫，因為天氣很熱，她擎了一把白牙骨，綠葉子，扇頭有細羽的扇子。她兩隻眼睛，不轉地看着戲臺上，臺上正作的是青梅配。

羅桂雲裝青梅，董月清扮張生，黃馥蘭演張生的母親。起初張生因為家貧無米，一家人吃糠，黃馥蘭演吃糠時的情景，真是惟妙惟肖，後來她忽然吃梗了，半天換不過氣來，白眼上翻，張生連忙上前去扶着他，替她捶背，不住地叫喚母親。悽慘的情形，令許多觀衆忍不住流淚。

後來青梅黑夜裏擎住銀兩，偷到張生家裏。她把銀兩這裏放也不好，那裏放也不好，最後她擎來放在腿裏夾住，走路時一跳一跳的，觀衆都大笑起來。

她看見觀衆笑，她說道：「你們不要笑，因為要想當太太，這是說不來的事情。」觀衆又是一陣大笑。

青梅跳進去，張生擎着書本走出臺來，這就算他在屋裏深夜攻書。青梅走

來敲門，張生請她進去。青梅要說明來意，又說不出口，張生也一點不懂，這個時候，全場裏都聚精會神，咳嗽也不咳一聲，有時青梅含羞難過的樣子，講幾句支吾的話，又引起觀衆大笑起來。

最後好不容易青梅把她愛張生的話說了。張生却板起面孔講道：「子之愛我，爲我賢也。昏夜之行，鄉黨自好者不爲，而爲賢者爲之乎？」董月清搖頭擺尾，酸氣沖天的樣子，拋完了這幾句文，觀衆又忍不住笑了。

第二次青梅到張生的家裏，遇着張生的母親，兩人談話，句句都很有趣，黃馥蘭演張生的母親，演得真像極了。看戲的人，一點想不到他們兩人都是男子扮的，簡直的爲他們真是一個老媽子，一個青年女郎。

她們分別的時候，張媽留青梅再玩一會。青梅答道：

「媽媽，我不能久待了，因爲我洗的衣服還沒有漂呢。」

「漂衣服嗎？用冷水漂還是用熱水漂？」張媽關心地問道。

「當然是用冷水漂。」

「你真是年青人，不懂事，以後千萬不要用冷水漂。」張媽莊重地道。

「爲什麼不能用冷水漂呢？我們通常都用熱水洗冷水漂，因爲冷水漂了，纔白淨。」

「你不知道冷水漂了要誤大事嗎？」

「要誤什麼大事？」青梅驚異道。

「對了，要誤大事！要誤大事！」

「什麼大事？」

「你一點也不知道嗎？」

「一點也不知道。」

「因爲手老放在冷水裏，將來不生兒子！」

青梅聽着這句話，滿面含羞地回頭跑進去了，全場都拍掌大笑起來。

青梅配唱完，接着又唱盜銀瓶絳霄樓。盜銀瓶裏，曹黑娃出來，打筋斗，翻倒提，撒扁掛，像風車子一般。臺上的桌子椅子，輕輕地一步跳過。從三張桌子高的地方，跳在地板上，一點聲音都沒有。曹黑娃的武把子，真是名不虛傳。

劉三鳳雖然有六十歲的年紀，打扮起出來，厚厚地擦上粉，紅紅地打上胭脂，還不覺得十分老。她那聲音之高，用氣之足，是誰也賽不過的，唱到絳霄樓中「萬歲王，天生就，萬歲王，天生就」幾句，雖然警廳貼着「禁止怪聲叫好」的布告，大家也忍不住叫起好來。

臺上的戲，一幕一幕的都演完了。觀衆都高高興興的一路談着話由小巷裏擠出去，好些人都說，今天的是他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的好戲。

戲雖然這樣好，林旅長却自始至終，沒有留心看。有好些戲臺上鬧的笑話，問他，他都不知道！

過去這三年是雲章奮鬥最激烈的時期，同時也是他心裏最得意的時期。

三年前他離開了富順，曉行夜宿的到了成都。頭一天到成都已經天晚了，他只好在東門外 東街隨便找一間客棧住下。第二天因爲不識路，坐了轎子去會萬常五，兩人會面，萬常五高興得跳起來。萬常五已經接團長的事了，因爲雲章沒有上過軍隊，暫且派他當個秘書，在團部裏辦事。

雲南起義，川軍起初也同北洋兵一塊兒去打滇軍，萬團長一團人都開到前綫。第一仗打完，萬團長一團人只剩下四五百人。他同雲章率領殘卒，退到後邊，招了一千多土匪，合起原有軍隊約有一千六百多人。雲章勸萬團長把軍隊分成四支隊，每支隊號稱一千二百人。萬團長作公事往上呈報，果然上方立刻委萬團長爲混成旅長，統率四支隊，雲章也被委爲第一支隊長，再開赴前綫。

第二次開赴前綫，萬混成旅長同林支隊長都不像從前那樣賣氣力的傻幹了。優幹的只有北洋兵，由前綫退回來的沒有幾個，雲章却不客氣的，把退回的北洋兵，通通繳械，說是他們侵入了他的防地。那時正是打大敗仗的時候，誰也管不着誰，因此戰事一完，雲章手下居然真有一千二百餘人，快鎗也有七八百支了。

川軍反正以後，軍隊重新改編，萬旅長再招收好些軍隊，結果成了一個實際上的旅長，雲章成了一個真正的團長，

共和剛再造不久，「打滇娃」的運動又來。兩年多的戰爭，把雲章磨練成一個殺人不泛眼的魔王，全無心肝的動物，就連萬常五那樣直爽有良心的人，也漸漸變成殃民的軍閥了。他們性情的變遷，也用不着十分去感嘆，因為在四川那樣三等野蠻不入文化的軍營裏，本來就是很平常，很自然的事情。你一想到要改良他們，你差不多要想全殺盡了他們！

性情雖然變得殘酷無情，不過他們官運總算亨通，兩年中經了許多的戰事，經了幾次的改編，最後萬常五當了師長，雲章當了旅長。一個軍人在四川當了師長，就是說他作一部分地方的南面王。舉凡政治教育財政警察一切文武官吏，都由他委派，由他管轄。萬師長管轄了資州內江富順榮昌隆昌連封幾縣，在屬地當中總要算最肥美的地盤了。雲章因為是萬師長最得意的人，所以特別把富順內江兩縣劃歸他管。內江還不十分重要，富順因為有自流井的鹽稅，地皮却真是不少。

上方命令剛一下，萬師長立刻就職，所屬的軍隊，也迅速移防。雲章因為要到富順。臨行時特別去見萬師長一面，萬師長告訴他好生照管他的妹妹，叫她以後要常常給他寄信來，因為以後他師部在資州通信住址有一定了。

雲章到富順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打聽慧林的消息。不打聽還可以，一打聽真把他肚子氣破，原來慧林已經嫁與鵬運了。三年多拚了性命去打仗，用盡了

心機去營謀，賴得着今日的地位，滿心裏以為可以達到目的，誰知早被別人佔去了。

在他盛氣的時期，他幾乎想立刻派一隊人去把鵬運抓來，馬上鎗斃，以洩心頭之恨，不過後來他仔細一想，不能這樣蠻幹，蠻幹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

他回頭一想，同慧林分別已三年了，慧林又嫁了兩年多的人，恐怕早已經沒有從前那樣美麗了。他想頂好是能夠見她一面，如果她還是同從前一樣的美麗，他再慢慢想辦法，如果已經滅了顏色，他也許就不理她了。

但是要怎麼樣纔可只見慧林呢？

他正在打算的時候，忽然手下兵士進來通報，說門口有一位姓何的求見。

他想不起那一位姓何的，他告訴兵士叫他進來。一會客人進來，他定睛一看，原來不是別人，就是多年不見的何三。

他一見何三，心裏非常生氣，責備他從前爲什麼要在縣公署裏供出他的名

字，幾乎把他也捉到法庭？他對朋友，就是這樣的義氣嗎？何三那一天林旅長進城，他一眼就認識他了，他知道他見雲章，雲章一定要生氣，不過他營副官的事體，早就掉了，現在生活一天天的困難起來。並且要躲雲章也躲不過，到不如親自見他，也許雲章還能寬恕他。他同雲章相處很久，他深知道雲章的性情。雲章爲人自信力極強，無論你怎樣厲害的人，他都不怕，凡是服從他的人，他都寬容。他現在既然去服從他，他想雲章一定會寬容他的。

果然，雲章發了一陣氣以後，何三略略解釋了幾句話，雲章也就顧念舊日交情，寬容他了。雲章心裏還高興的，就是他現在正用得着他。第二天雲章簡直委了他一個掣薪水不作事的閑差使。

由何三的口裏，雲章知道一切詳細經過的情形。他問何三他怎樣可以見慧林，何三說見慧林比什麼都容易，因爲慧林常常陪着陳太太去看戲，他去探訪好她們那天去看戲，雲章再去，沒有看不見的。

那一天在戲園裏，雲章果然再見了慧林。

這一見，把雲章從前對慧林的感情，又重復弄得熱烈起來，因為慧林不但沒有減色，反轉比從前更增加美麗了。尤其是慧林那一雙眼睛，雲章一看見，立刻就不能自主起來。慧林，慧林，你爲什麼生得這樣好？你爲什麼這樣迷人？

演戲的時間，雲章不斷地去偷看慧林，越看越愛。有兩次，慧林也回眼看他，面上露出驚疑的樣子，以後她再也不回頭看。戲完後，雲章回旅部，仔細的想，要怎麼辦？

要丟開慧林嗎？他是絕對辦不到的，並且他也不願意的，因他平生作一件事體，既然起了念頭，無論如何也得要他成功的。要想法子再得慧林嗎？這是怎麼辦得到的事情？慧林已經嫁人了，已經出嫁兩年多了。慧林品格素來就很高潔，既然嫁了鵬運，當然是沒有方法可以親近她的。從前慧林雖然對她

表示過好意，並且允許他作朋友，不過也終於朋友而已，愛情只是限於單方面的。現在慧林已經嫁了人，再拏愛情來動她，也是毫無用處了。

並且他還知道陳家是有名的書香人家，慧林雖然是對於婚姻觀念比較開通，然而陳太太却是一個「老古板」，就算鵬運死了，慧林也難有希望再嫁的。這個事體，看起來大概是毫無希望了。

但是丟開嗎？他如何丟得開？

慧林一雙眼睛太可愛了！

他拏了一張紙，用一支鉛筆，把和這件事體有關係的人都寫出來，一個個的分析研究。他列出來的是：

陳鵬運

張慧林

陳太太

張老板

慧林的母親

萬常五

萬常五已死的妹妹

何三

林雲章

他仔細地分析研究他們每人的個性；每人所處的地位；每人與其他每人的關係。一個個依次序地分析研究到了萬常五同他的妹妹，他忽然在桌上大拍一掌，狂笑一聲，把紙撕得粉碎。

勝利之神，明明地在前面，向他招手，向他微笑。

三十三

一星期後，萬師長派了兩位調查員，一連兵士，到富順來。他們直接到雲章的旅部住下，說是奉了師長的命令，有要緊的公事，他們也不說明什麼事，旅部裏誰也不知道是什麼事情。

第二天早上天剛亮，兩位調查員帶起一連兵士，一騎跑到陳鵬運家裏來。陳太太同鵬運瑟林都在夢中，聽見打門的聲音，王媽出去開了門，兩個兵士立刻看住王媽不許她走。他們盪擺進去，到處翻箱倒篋的搜，陳太太及鵬運兩夫婦連忙起來，調查員也立刻派人監視，他們的行動。

搜了差不多一點鐘，到後來兩位兵士從花園出來，滿衣袖滿手都是泥，手裏擎着三枝手鎗，兩帶子彈，說是在桂樹下邊挖出來的。一位留「仁丹鬚」的調查員厲聲對鵬運道：

「奉師長命令查辦陳鵬運私藏鎗枝子彈。現在已經查出證據了，還有大批的鎗枝子彈呢？」

鵬運驚得呆了，陳太太站不住，倚在慧林身上，慧林也目瞪口呆望住，一聲不響。到後來還是鵬運說道：

「我平素就安分守己，我是一個讀書人，藏着鎗枝子彈，有什麼用處呢？」

「那麼，桂樹下邊挖出這三枝手鎗，兩帶子彈是從那兒來的呢？」那一位梳「擎破命頭」的調查員冷笑地問道。

「我——我不知道。」鵬運心裏明白，不過說不出來。

「聽說：押起走！」

兵士們把鵬運登時擁出去了，急得陳太太喊天叫地的哭起來。

鵬運押到旅部，剛歇一會，調查員就下令把他帶回師部，一連人立刻起程。陳太太人打聽得消息，急得沒有辦法。

當天下午，許多親戚朋友，知道這個消息，都到陳太太家裏來問候，連張老板那樣捨不得離開他的藥舖，也親自來了。大家討論了一陣，猜不出真正的原

困來。派人去打聽，只知道是奉師長的命令，師長是誰，因為是新升的，大家也不知道。爲什麼師長在資州會知道陳鵬運藏鎗枝子彈呢？

有一件事體，目前很要緊的，就是趕快派人跟着鵬運到資州去，看那面究竟是怎麼樣情形？打聽鵬運受什麼苦沒有？陳太太立刻出錢派了兩個可靠的人去了。

但是究竟爲的是什麼原故呢？鎗枝子彈當然是託詞，鵬運明明沒有藏什麼鎗枝子彈，桂樹下邊挖出來的，也是假裝的，不過是他們在身上帶來的就是了。

但是他們既然說是搜出來的，你也沒有法子辯駁，私藏鎗枝子彈，照告示是要鎗斃的，如果真要辦，那就可怕極了。

或者是這位師長知道鵬運家裏很有錢，所以想藉這個機會，敲他的竹槓，要是如此，不過多花錢而已，還沒有性命危險。但是鵬運一人，能够敲得了多少？堂堂一個師長，還在乎這一點嗎？他何必費這一番心機，特別派了一連

人來富順？並且資州比鵬運有錢的人還多着呢？何必一定要這樣遠來富順捉

鵬運？這樣一推測，似乎又不僅是敲竹槓了。

想來一定是鵬運有什麼仇家，藉故誣害他的，但是這仇家是誰呢？鵬運平

常爲人很和氣，從來不作傷別人感情的事情，親戚朋友，對他都很好，他怎麼也會有仇人呢？

大家亂七糟八的猜了許久，一點頭緒也沒有。到後來還是何表姐想出一條路來。她說，這件事體，頂容易打聽，還是到旅部去，林旅長是這位師長手下的親信人，想來林旅長一定知道其中的原因，就算不知道，至少總可以由林旅長那裏打聽出這位師長的姓名行動來。她近來好久不見何三，前幾天聽說又在旅部裏弄着一個什麼事體了。如果叫他去打聽，至少可以得點消息。

大家都說她的主意很好，急忙叫人去找何三，但是何三到那裏去找得着呢？何表姐說了幾處何三常到的地方，都沒有找着。派人拿一封信到旅部去會他，

旅部說沒有回來。一直鬧到三更，親友們都回去了，只剩下何表姐同張二姨媽。

第二天早上，王媽忽然進來說，有一位姓何的要見何小姐。何表娘急忙到書房去，一看，正是何三。

「你昨晚到那裏去了？我們到處找你都找不着。」何表娘道。

「找我什麼事？」

「就是爲陳老表捉去了的事：你知道嗎？」

「我當然知道，我來找你就是爲的這件事情。本來打算昨晚上來，殊不知半路上遇着他龜兒子張營長拉去打十二圈，今天早上怕誤了事，所以一早就到你家去找你，家裏人說是在這裏，所以又趕到這裏來。」

「你知道這回遞捕，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這回事體，簡單得很，不過這幾天我的賭運太不亨通了，我能夠先得二百

元嗎？以後事體成功，隨便你們謝多少，不過目前火燒眉毛，不救急，不成。」

「你敢一定嗎？」

「我那回騙過你？我何三隨便說句話，一定要行準用的。」

「好，答應你。一定要馬上先交嗎？」

「對了，不客氣，不交不成。」

何表姐進去同陳太太慧林說，叫她們馬上拿二百元出來，陳二姨媽說，恐怕何三只會騙錢，不一定真有把握，何表姐說不要緊，目前事體太緊急了，有一綫生機還把牠放過去嗎？

陳太太見何表姐這樣主張，馬上就叫慧林取出錢交與她，她拿出去交與何三。

「錢是拿出來了，事體呢？」何表姐問道。

「你如果知道原因，就知道事體好辦了，」

「什麼原因？」

「你知道這位捉陳鵬運的師長是誰？原來就是萬常五，就是鵬運前妻的哥哥，他的大舅子！」

「哦！」

「因為他知道他妹妹死的消息，他以為是鵬運母子虐待死的，所以他想報仇，說不定陳太太的性命還危險哪！」

「那麼怎麼辦呢？」

「要沒有辦法，我何三也不敢來了。萬師長最要好的朋友就是住在本縣的

林旅長他們二人是刎頸交，林旅長說一句，萬師長聽一句，林旅長說兩句，萬師長聽一雙。這件事體，只要林旅長答應去說，天大的事體都煙消雲散了。」

「但是林旅長怎麼肯去說呢？」

「這就是問題了。」

「你去向他說成不成？」

「不成，我沒有那樣大的面子。」

「那麼誰成呢？」

「只有一個人成。」

「誰？」

「你知道林旅長是誰嗎？」

「不知道。」

「他就是三年前在張老板藥舖裏那位『學徒娃』，林雲章！」

「真奇怪！……這事體可糟了！」

「爲什麼？」

「從前張老板那樣虐待他，現在張老板去說還成嗎？」

「不時要張老板去說，是要張老板的女兒去說。」

「慧林去說？她去說成嗎？她怎樣去說？」

「你難道不知道慧林同雲章從小相處有四年多嗎？慧林素來對雲章好，雲

章很感激她，如果慧林去同他講，一定成功的。」

「不見得罷？」

「我其所以講這句話，是因爲我昨天下午親自同林旅長講話得來的。我同他談到他從前在富順生意時候的情形，他說了慧林對他許多的好處。我後來告訴他鵬運就是慧林的丈夫，他很吃驚。他說他想見見慧林，所以我知道，如果慧林肯見他，他一定肯帮忙的。」

「但是慧林如何見他呢？」

「這不容易，陳太太請他吃一頓飯就見了。」

何表姐進去同陳太太、慧林、張三姨媽把何三的話一五一十的講，她們都驚呆了。末後說到林旅長想見慧林的閒話，陳太太起初有點遲疑，後來慧林說見見

沒有什麼關係，並且她還想把鵬運亡妻死時的話，告訴雲章，使他轉告萬師長，根本解除他的誤會，陳太太馬上答應了。

慧林立刻寫了請林旅長晚餐的請帖，何表姐交給何三帶回旅部去。

三十四

當天午後四鐘，林旅長派人送了一封信來。信裏面的意思，說是請他不敢當，他決定不來。他想起慧林從前對他許多好處，他心中非常感激，鵬運的事體，他理當盡力的，他已經派人到自流井馬上打一個電報去了。他請慧林放心，萬師長方面他一定能夠解釋清楚，鵬運決不會有任何危險的。

他這封信令大家都驚異起來。何三不是明明說林旅長想見慧林一面嗎？爲什麼請他他不來呢？想來何三一定是誤會林旅長的意思，不然就是林旅長不願意受慧林的酬報。林旅長這樣努力幫忙，大家都感激欽敬他，尤其是慧

林，她覺得林旅長真是好極了。

林旅長的電報去了三天，忽然陳太太打發到資州探聽消息的人轉來說，大少爺剛到資州，還沒有進城，師部就下令來放他回去了。他現在已經到了詹家井，離城不過三十里，叫他二人先回家裏報信，他不久就要回來。

大家聽見，都異常高興，到午後果然鵬運回來了。家裏人接着，問長短。鵬運說他一點苦也沒有受，兩位調查員對他還不錯，他應當感謝他們。

「感謝調查員嗎？你應該感謝林旅長呢！」陳太太道。

「感謝林旅長，爲什麼？」

陳太太細細地講如何林旅長就是林雲章，如何何三來報信，如何打電報救了他，如何請他客他沒有來。鵬運聽見說不出來的感激，他說「明天一定親自去請他，一定要請他到家裏來吃一頓飯。」

第二天鵬運果然親自到旅部去道謝。名片一進去，一會就立刻通傳，請到

客廳。雲章笑嘻嘻的出來迎接着鵬運，問他受驚了沒有？鵬運看見雲章對他這樣謙恭，這樣客氣，心裏也愈實感激他。

他們談了許多三年中彼此經過的事情。雲章尚談闊論，毫無城府的講他打仗的生涯。鵬運見他這般直爽，也略講了他同慧林戀愛結婚的經過。彼此越談越有勁，雲章一定要留住鵬運吃晚飯，鵬運再三推辭，說還沒有感謝雲章，如何倒先道謝起他來？雲章說好朋友何分彼此，鵬運只好留下了。

晚飯的時候，林旅長又請了幾位軍官來作陪客，何三也在其中，鵬運都一一見面。雲章說了許多尊重鵬運的話，各軍官自然也特別尊重他，鵬運覺得雲章待他，真是太好了。

大家吃了兩杯酒，雲章說，這樣規規矩矩，客客氣氣地吃不痛快，倒不如擲拳喝得痛快。大家看見旅長這樣說，也都鼓掌贊成。

擲了一陣拳，雲章一連喝了十幾杯，不覺豪情勃發，叫軍士取出他的劍來，

在階前舞了一回劍。一隻劍翻飛上下，如萬道寒星，舞完，衆人都喝彩。雲章把劍遞給兵士，回座裏一氣又哈了三杯酒。對大家高聲道：

「我平生最喜歡三件事，醉酒，寶劍，美人！醉酒，我喝得不少了，寶劍，我也舞得不少了，不過美人，我還沒有得着。我所說的美人，不是通常的美人，乃是我理想中的美人，弟兄們看見我從軍三年從不招一個妓女，以爲我不喜歡美人，真是大錯特錯。寶劍，我愛好的，醉酒，我愛好的，美人，我爲什麼不愛理想的，不過我的理想太高了，也許世上永遠找不出來呢。不過，不要緊，我們大家飲一杯，祝福我理想的美人！」

雲章說完，哈哈大笑，舉杯一飲而盡，在座的人，都連聲稱快，鵬運也大笑，一口氣喝完一杯！

一直吃到三更，方纔終席。雲章派了兩名兵士提着馬燈送鵬運回家去。

鵬運回家對慧林講雲章對他的謙恭，後來吃酒又如何的豪氣。慧林心裏也很欽敬

雲章。

隔兩天，鵬運備帖子請雲章及那天晚上那幾位軍官一同來家吃飯，他們都答應了。這天晚上，大家也非常高興，開懷痛飲，不過雲章却只吃個半醉，沒有前天晚上，那樣狂放了。

席完後，大家坐着談天，陳太太出來向大家道謝，慧林却没有出來。

以後雲章同鵬運的往來一天天地親密。旁人看見鵬運同林旅長那樣相好，都特別尊敬他，有好些事體也都來拜託他。鵬運起初不敢答應，後來他有兩位朋友，因為捐款的事，押在旅部裏，家裏的人來要求鵬運去向林旅長說情，鵬運逼得沒有辦法，只好去說。他起初很怕撞釘子，誰知他一開口，雲章馬上答應把兩位好朋友立刻釋放出來。

雲章給鵬運這樣大的面子，鵬運心裏自然非常感激雲章，以後他們兩人簡直成知心朋友了。雲章不時請鵬運到旅部去，鵬運也不時請雲章到家裏來。慧

林同雲章從小就很相熟，現在雲章又同她丈夫這樣好，所以以後也常常出來陪着一塊吃飯。

有一次他們談到萬師長，慧林想起萬師長的妹妹死時的話來。

「你前次打電話救鵬運，電文是怎樣擬的？」慧林問雲章道。

「我告訴他，鵬運對他的妹妹，非常之好，外間謠言，不足爲憑，我已經詳細調查，確實很好，請他把鵬運馬上釋放。大意是如此，詳細的話句，我記不清楚了。萬師長是一個很直爽的人。因爲我從前替他打過好幾次拚命的戰火，所以我說的話，他沒有不相信的。」

慧林把他妹妹死的時候，囑託她轉致萬師長的話，向雲章說，請雲章再寫一書信告訴他。雲章說萬師長是一個很直爽的人，他一定相信他的話，用不着多說話，慧林也不再堅執了。

雲章同鵬運的友誼一天天地進步，陳太太的精神却一天天的退步。她近來

身體大不如前了，隔不多久，又要病一次，也沒有什麼大病，不過病總不能脫體。她本來喜歡看戲，不過因為常病，精神不好不能久坐，也不常去看。

轉秋以後，她忽然得了痢症。秋天的痢症，照例是很危險的，一連十幾天，把陳太太拉得只剩一層皮子包骨頭。著名不出老的陳美人，現在簡直不像一個人，像一個猴子，像一副僵屍。

不知道為什麼，痢症因為染一點寒，立刻就轉成熱症，陳太太只剩奄奄一息了。到處請醫生調治，都不見效。慧林鵬運衣不解帶的伺候她。什麼香燭也許了，什麼神也拜了，閻王老頭，終究是鐵面無私，豬羊雖肥，紙錢雖多，他的心一點也不動。

到中秋節的前三天，陳太太就一命歸陰了。

三十五

陳太太死了，喪事辦得很熱鬧。親戚朋友送禮弔孝的已經不少了，更加滿城的機關士紳商行，大大小小，上上下下，都送屏，送紙，送對聯，送香，送燭，送錢。到出殯的那一天，竟擺了四百多桌！沿路都有路祭的，鵬運一答禮。林旅長送禮特別重，並且令滿城的駐軍都帶黑紗，佩白花，步行送喪。陳太太這回死得總算熱鬧了。

其所以能夠這樣熱鬧的原因，固然因為陳太太是富順縣有名的書香人家，而且家裏又有錢，不過頂重要的原因，還是鵬運結交了林旅長。林旅長是富順縣的太上皇。凡是同林旅長親近的人，都能引起一般人的尊敬，何況鵬運同林旅長好得像弟兄一般呢？

喪事的結果能夠辦得這樣熱鬧，固然是林旅長間接的功勞，然而林旅長還有不少直接的功勞。兵士送喪一層，已經說過，不再提了。只說他送的奠儀，就是五百元，送奠儀送到這個數目，恐怕要算富順縣空前的第一次了。他送那

一塊呢絨的屏帳，上面繡着斗大的金字，掛在堂屋中間，好不輝煌。他還要派兵士來幫忙。鵬運再三辭謝了。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父母在時，一點孝不盡，心裏也不覺得什麼，父母死了以後，誰也想到他們「生我劬勞」。要報德沒有機會了。不過父母雖然死去，幸虧父母還剩下有死屍，活人不能盡孝，死屍上多用點工夫，也未嘗不是一個「失失東隅，收收桑榆」的好辦法。所以喪事能夠辦得熱鬧，兒子總算對得起父母了。

鵬運母親死後，喪事能夠辦得全縣的人都稱羨他有孝道，不能不推林旅長的功勞，因此，鵬運也就特別感激林旅長。

喪事完後，雲章同鵬運的交情，更進一步，以後他們簡直痛快「哥哥」「弟弟」的叫起來。鵬運年齡比雲章長，所以雲章叫鵬運作哥哥，慧林不消說就當雲章的嫂嫂。

起初雲章叫慧林幾聲「嫂嫂」，差不多把慧林臉都叫紅起來，不過以後久而久之，也就一點不奇怪了。雲章對慧林雖然是常常會面，叫她「嫂嫂」。他的行動，始終是很端重的。尤其奇怪的，就是他無論當人背面，從不提他從前對慧林的愛情來。就連他從前臨走時對慧林的表示與握慧林的手的事情也是一句話不提，甚至用作笑話都沒有拿來講。

慧林起初心裏不過感激雲章，到後來簡直欽佩雲章。欽佩他不是欽佩他的才幹，他的才幹，慧林從小就欽佩了。欽佩他是欽佩他誠實可靠的品格，欽佩他由四川污濁軍人團體中還沒有受壞影響的誠實可靠的人格，這真是大難得了。雲章真是一個值得人欽佩的人！

由欽佩雲章漸漸轉而為相信雲章。因為覺得他誠實可靠。所以什麼事體都相信他。相信他講的話不會騙人，相信他講的話是很有道理，相信照他的話作事是沒有錯的。

慧林這樣想，鵬運何嘗不這樣想。他也覺得像雲章這樣的朋友真是難得。軍人裏邊能夠找得出這樣一個人來，確乎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究竟雲章是從寒微出身，受過人世上的許多艱難困苦，所以他的品格也磨鍊得堅強不拔，能夠處亂世而不感。

他自己得着雲章這樣一個知心朋友，總算人生裏邊一件最美滿的事情了。

他常常很奇怪、何以雲章會對他這樣要好呢？

因為雲章曾經救過他，是不是？不是，不是，救一個人不一定能夠同一個人成朋友。因為雲章佩服他，是不是？不是，不是，平心而論，他自己也沒有什麼可以令雲章佩服他的地方。因為雲章從前當學徒時，他曾經對他好嗎？仍然不是，在那個時候，鵬運差不多不什麼理他，對他並沒有什麼特別好處。哦！對了！大概是因為慧林以前對他好，是不是？是的，慧林以前對他很好，雲章也講過，並且就是因為這個原故，雲章纔肯救他。對了，這一定是雲

章對他好的原因了。

但是他仔細考察雲章對他的感情，又似乎不僅僅因為慧林以前對他好的關係。鵬運覺得雲章對他，確確乎有一種真摯的感情，這一種感情，好像是自然而流露出來的，不是因為旁的什麼關係勉強發生的。

要是這樣一想，這個問題，馬上就完全解決了。爲什麼？因為朋友間的感情，本來就是莫明其妙的，自然而發生的，誰也不能說出個所以然的。

有許多時候，兩人相處了四五年，仍然不能作朋友，有許多時候，剛見一兩面，彼此却成很好的朋友了。有時兩人相交許多年，彼此感情，終究不能很高，有時相交不久，彼此感情，却非常濃厚了。如果你問一個人，你爲什麼同他作朋友呢？頂好的答案，頂真的答案，就是：「因爲是他，因爲是我，不是別人。」

這樣說來雲章爲什麼對鵬運好，也就用不着多講了。

鵬運有時同慧林談到雲章，他們彼此都覺得雲章這個人真是不錯。品格那樣好；地位那樣高；感情那樣厚，爲人那樣義氣；而且滿心中充滿了英雄的氣概。尤其是在酒後，雲章喜歡舞劍，那一種豪情，真是痛快淋漓！鵬運說他從前讀小說，講了好些英雄，他總覺得書上不是說得太過，就是說得不自然，現在看見雲章，他纔知道，世界上有真英雄，小說上的話，並不是騙人的，不過寫得不好就是了。

鵬運說的話，慧林句句都贊成。

鵬運到後來談到雲章平生三好，好酒，好劍，好美人。他的美人，是理想的美人，資格是很高的，世界上是不容易找的，不過雲章說他已經立誓，如果他不過着他理想的美人，他就終身不娶。他這種思想，固然很高尚，不過也未免太奇怪了。

他理想的美人，究竟是怎樣一個美人呢。這一位理想的美人。究竟在世界

上那兒去找呢？

鵬運很替雲章擔憂，怕他以後真會終身不娶。

三十六

旅部裏一間辦公室，陳設得很講究。地下鋪起很厚的地氈，擺了五六張沙發。牆壁上懸了幾個軍人的團體的照片，一把寶劍，一把指揮刀，一些名人字畫，窗前掛了可以移動的黃紗。一張辦公的長桌，桌上擺一架小鐘，還有一些零星文件筆墨等項。長桌前坐了一位軍官，口裏含着雪茄，一隻腿拿起放在椅子旁邊的扶手上，一隻手撐在桌子上，頭斜着放在手中。

他深深吸了一口雪茄，含着煙子，慢慢地吐，眼睛閉着，心裏好像在想什麼事情。

停一會，他起來左手又在腰間，右手拿着雪茄，間或吸一口，在屋中踱來踱

去。

他坐在一張沙發上，還覺得腳放在地上不舒服，把雪茄扔了，拉一把椅子過來，把一雙腳放在上面，他兩手抄在胸前，仔細的思想。

他認為他的計劃第一步已經完全宣告成功了，第二步應該在什麼時候進行呢？第二步的計劃，在他全部計劃裏，要算最緊要的一步了，這一步要鬧壞，全盤計劃都要失敗，所以不能造次，必定要非常小心。據他的觀察，第二步現在已經可以進行了，不過第二步的計劃，實行時一定要找着一個絕對可靠的人。這一個人要有勇氣，作事要機密，還要不至於賣他。

他很早心裏就找定這一個人了，不過這一個人，雖然有辦事的能力，賣不賣他，那却很成問題。由他以前的經驗，知道這個人是靠不住的，但是除去了他，也不容易想出第二個相當的人來。要找別人，一來沒有這樣肯拼命，二來不是本地人，地方上情形，不十分熟悉，也不容易作這一件事，而且這一個人，

要是同對方一點關係沒有。也不容易把他弄上圈套來。

他心裏爲這個人遲疑了許久，究竟用他呢？還是不用他呢？這個傢伙，完全是一個壞蛋，這是毫無殘義的，作了以後，要永遠闔得住口就很難了。不過像這樣殘酷的事情，去了壞蛋，誰還肯拚命去幹呢？因爲他是一個壞蛋，所以他想得錢，想得位置，尤其是賭錢輸慌了的時候，很容易利用他。因爲他是一個壞蛋，所以肯拚命，肯作殘酷的事情。第二步，當然是除去找一個壞蛋，很難有實行的可能了。

他起初想利用這一個人的理由，因爲他相信他自己有駕駛他的能力，並且他的地位有這樣高，要殺一個手下將官並不是困難的事情，他就把秘密完全告訴他，他也不敢亂講一個字，他平常作事，計劃的精妙，手段的毒辣，他手下人知道他已經不止一年了。

但是如果將來他們地位有什麼變動呢？軍人的地位，同政客的生涯，相差

是有限的。今天可以很快的升起來，明天也可以很快的倒下去，他曾經看見許多的軍閥一個一個的倒臺了，難道他能夠作「萬年旅長」嗎？假如他的地位有什麼變動，他還有秘密在別人手裏，豈不是後患嗎？

並且還有一層，他既然付託這一個人作這樣一件危險的事情，這個人不是一個傻瓜，他一定會自己先向他要一種憑據。他既然付託他，這一種憑據是不能不給他的，因為如果不給他，他一定生疑心，這件事體又弄糟了。給他嗎？這又不是明明種下一種後患。目前自然他知道當然沒有關係，因為他的地位很高，他的勢力很大。但是一旦他的地位發生了變化呢？他的勢力受了挫折呢？他將來豈不是又處在危險的地位嗎？

不過他近來心裏越是着急的要實現他的計劃了，他的感情，有時熱烈得令他苦悶。他雖然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能夠極力把感情壓住，然而壓得太久了，自己心裏也不免難過。愛情這件東西，常常能夠令人顛倒。他那樣精明的

人，固然不容易把他弄顛倒，他作事還是有分寸，不過事體總得要想辦法的，不能夠老讓他長久拖延下去的。現在第二步時機既然已經成熟了，爲什麼不作呢？

他自己有時也笑自己有點太看不開，爲着一個女人，害得他受了四年多的學徒苦，打了三年多的拚命仗，結果却是一場空，現在呢，他爲着一個已經結了婚的女人，他處着那樣高的地位，却費盡心機去計劃，用盡精神去周旋，作些殘酷的事體來達到最後的目的。一個男子漢是應該爲一個女人這樣犧牲嗎？

然而愛情這件東西始終太奇怪了。無論你銅筋鐵骨的好漢。遇着她也要銷融。無論你頂天立地的英雄，會着她也得要稽首。你爲人也許冷酷，但是你遇着她，冷酷也沒有用處了。他顛倒人，他纏擾人，他逼着人上煩悶的路，他強迫人作殘忍奸猾欺詐的事情！愛情呵！你真是世界人類的仇敵，你真是破壞幸福的罪人；有了你，許多人的前途都黑暗了；生涯都悲哀了；性情都改變

了；一切幸福之神都離開他們了！

這種話當然是過激之辭，愛情對人生也有他的好處，不過擊這位軍官一生的遭際來說，不能不說是有幾分真理。

——他究竟還實不實行他第二步計劃呢？當然是要實行的。他用不用這個人呢？當然要用的。他如果向他要憑據，他給一給他呢？當然要給的。

這個人究竟靠不靠得住呢？當然是靠不住的。難道他自己不怕他以後洩漏他的秘密嗎？當然是怕的。難道他自己不怕以後地位也許變化，勢力也許消滅的時候，這個人再來要挾他嗎？當然是怕的。

但是爲什麼他還要用他呢？

因爲他已經想好辦法了。

辦法是什麼呢？

事情作完以後，立刻鎗斃他！

他決定以後，心裏覺得很舒服，因為他計算起來，非走這一條路不可，他立刻就走決心向前走了。他按桌上的電鈴，一個勤務兵進來，他向他講道：

「你去請何參謀來。我有要緊事同他商量。」

勤務兵去了。一會何三進來，同林旅長談了三點多鐘。

勝利之神，明明在向他招手，向他微笑。

三十七

「叫你不要擊重的東西，你爲什麼今天下午又去端箱子？」

「我想找一件衣服。」

「找衣服爲什麼不叫王媽替你找呢？」

「王媽出街買菜去了。」

「難道你等一會也不行嗎？不是我喜歡說你，你自己也應該留心自己的身

體纔好，萬一出了什麼事，真不是好玩的。

「好，我知道。」

慧林現在已經有六個月的身孕了。鵬運常常留心她，叫她不要擡重東西；不要墊起腳伸起腰去擡高的東西；不要作任何費力的工作。慧林當然知道，不過平常一切事務都由她主持，什麼事她又喜歡自己動手，所以她差不多操作慣了，有時不知不覺的又自己動手起來，鵬運說她已經不止一次了。今天下午回來，又看見她端箱子擡東西，所以又說她。

青年夫婦從來沒有經過生育的，第一次心裏都是很恐怕，所以鵬運常常到親戚朋友家裏，打聽些孕婦應該注意的事情，如像不應該端重東西，就是他打聽出來的事情中的一件。其他如孕婦不應該篩米篩，篩了將來生的兒子是麻子；孕婦不應該吃鵝肉「吃了將來生的孩子是傻子；孕婦不應該多讀書，多讀書將來生的孩子是書呆子；孕婦如果常常不高興，將來生的兒子也常常不高興；孕婦如果

常常哭，將來生的兒子，也常常哭！……還有許多許多的忌諱，真是講一天也講不完。

慧林也覺得身體一天天地變化。喜歡吃酸東西，自然是不用說。肚子一天天地澎湃起來，她覺得怪難看的，會着人別人還沒有講話，她自己臉就先紅了，因此她非萬不得已她不喜歡出門。從來沒有懷過小孩的女人，不但覺得肚子漲大怪難看，而且覺得怪不舒服的。她一舉一動，好像都不自由。脚步也變輕了；行動也遲緩了；從前像小鳥般的跳躍，現在可不成了。

她常常喜歡仰臥在床上，把被窩捲起來放在背後，她想這樣大人小人，都一樣地舒服了。她有時感覺到人類真是奇怪，怎麼無緣無故地會生出小孩來？她又覺得這種思想太孩子氣，她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幸虧她沒有同鵬運講，講了鵬運一定要笑她。一會鵬運進房來，她不敢正眼看鵬運，臉都羞紅了。

她近來特別的喜歡圖畫，無論中國畫，西洋畫，照像，風景片，她都喜歡。

她一看見圖畫，她精神立刻就舒服，因此鵬運也特別替她買了許多借了許多畫片給她看。她尤其喜歡天然的風景，從前她固然喜歡西湖，現在她更喜歡西湖。在夕陽西下的時候，她很喜歡到花園小亭上去望西湖。不過要到小亭，須得要上坡，上坡未免太費力了，鵬運叫她不要去，就是要去，也得叫王媽扶着慢慢地上去。

她把這些情形感覺，都告訴她母親聽，她母親很高興，說將來她這個外孫或者外孫女一定是一個文學家，何表姐恰好在旁邊聽見，笑得個「不亦樂乎」！

何表姐雖然笑，慧林還是相信她母親的話，有幾分道理。想來中國現在的文藝界也太荒涼貧弱了，送子娘娘特別送了一位文學家到中國來！

有時慧林心裏不免害怕，不知道生育時是怎麼一種情景。一個沒有生育過的女人，想着生育時的苦痛，是很厲害的。好像新招進營的兵，第一次開赴前綫去打仗，心裏像吊水桶那樣七上八下，但是也沒有方法躲避，只好破着頭皮上

前。

生育不單是苦痛而且是很危險的，產難死了的女人不知道多少，從小她就聽過許多產難鬼的故事，產難鬼是鬼裏邊頂可怕的。照一個產難鬼，一定要找着另外一個產難死的女人，她纔可以投生人身。作好事的女人，有福氣的女人，都有神人保護，產難鬼不敢來纏擾她。行惡的福薄的女人，那可就保不住了。只要產難鬼一進門，產婦是準死無疑的。不是小孩沒有轉身腳先出來，就是還沒有轉完身手先出來，這真是可怕極了。

慧林當學生時，讀了些新書。學了點科學，思想也是很新的，從來不相信這些事情。從前她母親同陳太太談到神鬼的事，她口裏雖不敢當面說，背地裏却笑她們迷信。現在她自己漸漸地也有點迷信了。

她腦經中常常想像出一個哭喪着臉，手裏提着腥臭衣胞的產難鬼，她恐怕極了。晚上燈一熄了，她更覺得可怕，有時睡夢裏叫起來。鵬運把她的頭放在

手腕上，臉僵着她的臉，輕言細語地安慰她，她緊緊地縮成一團，好久，知道沒有什麼事，纔漸漸地熟睡了。

鵬運知道慧林心中的情形，一點也不笑她。他還叫人到處去燒香，自己誠心許香愿，出錢作好事，使慧林安心，慧林看見作了這樣多好事，心裏也漸漸慰安，產難鬼也不常見了，不過心裏始終還是有點怕。

「如果我死了你怎麼樣？」有時她很孩子氣的笑問鵬運？

「你不會死，我纔會死呢。」鵬運老是喜歡這樣答。

「爲什麼？」

「你生了小孩子，我豈不快活死了嗎？」

「不准搗亂！老實說，如果我死了你怎麼樣？」

「我這樣愛你，你怎麼會死？」

「你再不講真話，我真急了！」



「怎麼不是真話，難道我不是很愛你嗎？」

「當然，我知道，你很愛我。不過我死了，你也許忘去我了。」

「我如何能夠忘去你？你看，你多可愛！」鵬運說着忍不住吻慧林一下。

「真討厭！別人同他講正經話，他老是那樣不規矩。」

「哦！原來你在講正經話！好了，我現在很規矩了。」鵬運說完直挺

挺地坐着，目不斜視，手不亂動，活像一個菩薩，慧林不覺大笑，鵬運也哈的

「聲笑了。」

「老是喜歡搗亂，以後我不同你講話了。」

「不要生氣，好好地問，我一定答應。你剛纔問的什麼問題呢？」

「你已經知道了，還要問我！」

「哦？對了。你不是問我，如果你死後我怎麼樣嗎？」

「對了。」

「如果你死後，我一輩子也不再娶了。」

「現在儘管說得好聽，將來不一定靠得住。」

「將來如果靠不住，隨便你怎麼樣打我罵我好了？」

「呸！別人死都死了，誰還能夠來打你罵你？」

「你不相信我？」

「不是不相信你，不過你知道一個人也有意志不堅強的時候，尤其是你們男子漢，見一個愛一個，真是極平常的事情。嘴裏說得甜蜜，也不過用來騙騙女人的歡心。人一死，旁的女人一來，他的心立刻就變了，從前講的話什麼都忘了。我現在自然能夠相信你，將來我却很難有把握。」

「這就是不相信，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真想不到，你現在還不相信我。我不知道用什麼方法可以表示我的

心？你說男子靠不住，我也承認有些真，不過難道天下的女人個個都靠得住嗎？依我看來，男人有靠得住的，也有靠不住的；女人有靠得住的，也有靠不住的。這完全在乎彼此愛情的深淺，人格的高下而已。」

「那麼你說我靠得住靠不住。」

「當然靠得住。」

「何以見得呢？」

「如果我不相信你靠得住，我就不會愛你了。」

「不要相信得太厲害了罷，人類始終是人類，他們也有意志薄弱的時期。」

「不要講那些話來騙我了，我澈底了解你，我絕對相信你。」

「真的嗎。」

「真的，真的，千真萬真的，你瞧，這一對眼睛多麼迷人，我一輩子也不能

忘記的。」

鵬運說着，連吻慧林的眼睛。慧林把雙手圍住鵬運的頸項，低聲道：「鵬運，我也愛你，我也絕對相信你。」

三十八

在藍井街的一座房子裏邊，有一間小屋四個人圍住一張桌子，聚精會神的在打麻雀牌。

已經是晚上十二點鐘了，他們剛纔打完六圈半，纔說好要打完的十二圈，還差得遠呢？

一位穿淡青湖縐薄棉，青緞子馬褂的青年，頭上斜戴一頂瓜皮小帽，紅線的頂子。他面前的鈔票，漸次的變少了。他想作青一色，所以已經和了的四十他不要，把一放么二三的筒子拆散打出去了。那時堂子裏還剩一大半的牌沒有翻，他剛剛吃一隻的萬子，他以爲一定有希望了。殊不知在他打三塊筒子出去

的時候，就被對方一位戴金絲眼鏡的軍官注意到了。他立刻叫道：

「你們看，何參謀把么二三一句筒子拆開打了。他手裏一個万子也沒有打出來，這明明是青一色，不成問題，咱們須得小心一點。」

何三上的手是一個初出茅廬的笨豬，一點也不會看堂子，手裏擎着一個九万正要打出去，何三手裏一對九万，如果碰上。就單釣一万了。戴金絲眼鏡的軍官一講，這位笨豬，忽然一下覺悟，把已經快要打出去的九万，馬上抽回來，改打一塊么筒的頂章。何三眼裏已經瞧見了九万，却沒有碰着，心裏不覺無明業火，升高三丈。

不過他回頭想一想，一點神色不露，鎮靜地笑道：「對了，青一色，頂好是小心一點。」

他這樣一說，他的下手，是一位胖子，也就一點不疑心，馬上打一張五万出來。戴金絲眼鏡的，看見他打万子，嚇了一大跳，不過却沒有什麼事，他纔放

了心，連說道：「你真好大的胆子！」

何三心裏很高興，以爲這一下笨豬的九万一定打出來了，那知他牌雖然打得笨，膽子却沒有胖子大，九万掣在手裏，還是不打。何三沒有法子，只好再摸，一連摸了十幾手，老不上章，他心裏確有點着急了。停一會，他摸一個七筒，胖子掣去吃了一個邊章，他掣住一塊牌，剛要打出來，又縮回去遲疑了一會，終於嚙的一聲把一個一万打出來了。

戴金絲眼鏡的軍官，把舌頭伸了半天，縮不進去，連笨豬也說胖子大膽大了。何三一見一万，真氣得三尸神暴跳，七竅鬼生煙，因爲如果上方早一手打九万，他單釣一万的青一色已經放下了。

繼續又摸了幾手，仍然毫無進步，最後笨豬又摸起來一個九万，他笑了一笑，把九万露給大家看。他現在有一對九万了，何三永遠沒有希望再碰九万了。幸虧第二手，何三就摸一個二万起來。一對九万作麻將，和三万的邊

章，他心裏高興一點，兩眼不轉睛的望着堂子。

第二轉笨豬出牌遲一點，何三已經先把堂子裏邊的牌摸起來看了一眼，一看明明是一塊三萬，他歡極了，手不覺戰慄起來，

笨豬打出一塊五筒，何三剛伸手去摸牌，忽然胖子把牌往下一放，叫道：「我怕你不來！我等你半天了！」原來他搶着先和了。

何三相天半晌講不出話來。忽然把手在桌上一拍，大叫道：「你這龜兒子踢伙，老子們不愛打了！」說完，氣沖沖地就要往外走。

「何參謀不要輸不起！」戴金絲眼鏡的軍官叫道。

「我怎麼輸不起？」何三輪着眼回頭問他道。

「你爲什麼十二圈沒有打完，錢也不開，就要走呢？」

「老子們不開錢又怎樣？」

「何參謀，我警告你說話小心一點，咱們彼此說得不好聽都見同事，誰也不

怕誰。」

「難道老子們怕了你！」

「不怕的，上前來。」

「來，來，來？」何三說着，一冲就上前去，幸虧胖子連忙拉住他。

他們這一鬧，把隔壁幾間屋子的裏人都驚動了，有好些人，跑進來看，內面有前女子中學的金校長同夾舌子先生，他們兩人現在成何三的好朋友了。金校長再三的婉勸，勸他們不要因爲一點小事，傷了彼此的感情。

「金先生，你不知道」，何三講道：「實在是太氣人了，我馬上就可以和的齊一色，被他一叫，別人的九万不打了。咱們輸贏沒有關係，不過賭錢要賭得公平，這樣瞎叫，是不公平的。」

「叫不叫是我的自由，打不打是他的自由！你管不着。」戴金絲眼鏡的軍官說道。

「你可以叫，我當然可以不打，不打也是老子們的自由！」何三說。

「沒有這個規矩，說好了十二圈不打完！」戴金絲眼鏡的軍官道。

「老子們偏了打，看你把老子們怎樣？」何三氣憤憤地道。

「不打把錢開了再不打。不開錢走的不算好漢！」

「開錢嗎？可以，反正不是說你的錢。」

何三把兩張鈔票遞與胖子，他就出門去了。

金校長再三地勸戴絲眼鏡的軍官，叫他萬萬不要生氣。何三這個人性情素

來就是這樣暴躁，不過氣過了就會失悔的。反正大家都是旅部的同事們，有話

好說好商量，何必這樣仇視呢？

第二天金校長同夾舌子先生又特別找住何三勸了一陣，何三也有點失悔，不

該這樣容易得罪人。

第三天金校長把兩人都請到賭場，又邀了旁的許多賭友，共同大吃一頓，喝

了許多酒，替他們調解，吃完飯，還繼續把他們那十二圈牌打完呢。

這一次調解以後，何三果然一點也不記在心裏了。戴金絲眼鏡的軍官，却不是這樣容易忘記事體的人。他平生有個怪脾氣，就是凡是羞辱了他的人，他一定要想方法報復的。何三那一天對他的羞辱真是太豈有此理了，他心裏絕對不能忘記他。不過他一點也不露出形跡來。所以金校長調和的酒席，他來吃了；何三的手，他也握了；十二圈牌，他也繼續打了；心裏呢，還是不斷地在想方法找機會來收拾何三。

他們兩人吵架的事體，不知道如何傳進林旅長的耳朵裏邊去了。林旅長聽見，心裏很高興。

三十九

「你這個東西真懶，叫你截陳皮你爲什麼不切？」

「老師，我今天下午去作丸藥去了，所以沒有工夫。」

「放屁！作丸藥就要作一個整天下午嗎？你以為老子請你來吃閑飯的嗎？是不是？」

「老師，我馬上去截好了。」

「你這個懶東西，真可惡；下次再惹得老子氣發，把你這懶東西一脚踢出門去。」

張老板氣憤憤地把他新來的學徒大罵一頓，隨手打了他兩煙斗，他的學徒忍痛含淚走了。

正在這個時候，有四個馬弁背着馬鎗，提着馬燈，走進店門，嚇得張老板連忙起身來。隨着馬弁進來了林旅長。

張老板一看見林旅長，嚇得屁滾尿流，想想大概今天林旅長要找他發脾氣了，不過也沒有法子，只好獻容笑臉的請旅長進裏邊堂屋裏坐，叫學徒特別泡了

盪碗茶。

「旅長爲什麼今晚忽然高興到小店來了？」張老板笑嘻嘻地道。

「我今晚來，」雲章和氣的道：「一來想到裏邊來瞧瞧。我離開這個店子已經三年多了，不知有什麼變遷沒有。我從店門口過已經許多次了，不過從沒有進來看過。這個地方，是我少年時學生意的地方，我一共住了四年半。你知道，一個人在一個地方住得很久以後，不知不覺地，對這一個地方，就會發生感情。我幼小時受過了你許多很好的教訓，現在想起來，還不能不感謝你。」

雲章這樣和顏悅色的講話，而且講的是感謝的話，把張老板驚喜得大肚子幾乎破了。他說道：

旅長講話太客氣了，我那裏夠得上教訓旅長？我以前有好些時對不起旅長的地方，還望旅長寬洪大量，我就感激不盡了。」

「老實說，你從前管我確是管得很嚴，但是就是因爲你管得嚴，所以受了很

好的磨鍊。後來我上軍隊，軍隊上的管束，比藥店裏嚴得多了。藥店裏錯了不過打罵就算了，軍隊上作錯了事，重則鎗斃，輕也要打棍軍。我好在已經受過了你嚴厲的管束，所以上軍隊，還很能服從長官的命令，也不十分覺得管束的痛苦。所以我能夠有現在的成功，這豈不是你對我的好處嗎？我當然應該感謝你。」

「旅長說話，真是客氣得很，我死了也不敢當旅長的『感謝』二字的。」

「感謝也是一個人應該作的事情。不管他怎麼樣，我們總算以前的舊相知。一個人得志以後，舊相知是不應該忘去的，我平生最恨，得了志就擺起臭架子睜眼不認人的暴發戶。我們既然是舊相知，我當然要另眼看待。」

「旅長真是太厚道了。」

「我們既然是舊相知，你的女壻現在也成了我的好朋友，想來你也聽見說了。你的福氣真好，養了那樣好一個女兒，又有了這樣好一個女壻，性情，人

品，學問，都很難得。他們兩人又很和氣，聽說現在你快要添外孫了。你的福氣真不錯。」

「旅長真說得好，我們這樣的人，有什麼福氣來？」

「你確是有福氣，單是你能夠生慧林那樣一個女兒，已經很不容易了。我從小就同她在一塊兒，我很知道她。她容貌好，是不用說了，尤其是姿致真聰明，性情真賢淑，無怪乎你女婿那樣喜歡他，我要是你的女婿，我也喜歡她了。」

我說一句笑話，我有時真羨慕你的女婿呢！」

林旅長說完，哈哈大笑，張老板也很快活的笑了。張老板快活的原因，主要的還不在他有了一個好女兒，嫁了一個好女婿，他頂高興的就是現在鼎鼎大名的林旅長不惟不念舊惡，而且對他表示特別的好感。只消想一想，林旅長既然對他這樣好，全城的人，以後那一個不欽敬他，羨慕他，不敢惹他？他心裏真是樂極了。不住的旅長長。旅長短的拍馬屁，拍得雲章肚子裏好笑。

「我來還有一點小事情，我想買一點上等高麗參，價錢無論多貴。也沒有關係，只要貨好。我恐怕派人買，不會選擇，所以我順便親自來選擇選擇也不錯。承你從前四年多的教訓，我也是內行了。」雲章說完又忍不住大笑。

「旅長的運氣真好，昨天重慶的貨剛到，有上等的高麗參，我可以拏出來旅長瞧一瞧。」

張老板進裏邊自己房裏，把高麗參取出來一包，放在桌上。雲章略略看了一下，說道：

「好極了，真是上好好貨，不知道要多少錢一兩？這幾年因為打仗的關係，交通不便，大概比從前貴得多了。」

「旅長要，隨便算，只要夠本錢就行了。」

「還是講一個價好。作生意的人，無論如何不能虧血本來作人情的。」

「既然旅長這樣說，算八塊錢一兩好了。實在是，因為血本投得貴，不然

還可以賤一點。」

雲章暗暗好笑，因為他很知道通常市價不過六塊錢一兩，他賣八塊錢，還說是只夠本錢！雖然是一樣，他仍然歡喜地講道：

「好，好，就算八塊錢一兩好了，你替我稱半斤。」

張老板稱了半斤，用紙特別包好，用繩繫上，雲章在馬弁手裏接過皮包，在裏邊掏出六十四塊大洋來。白亮亮的銀元，高高的一疊，放在桌上，張老板一看見，登時心花怒放。不過他還是把銀元接過一塊一塊地看，一塊一塊地敲，看中間有沒有假銀元：

「都對罷？」雲章笑問道。

「都對，旅長。」

雲章叫馬弁把馬燈點燃，同張老板講了幾句話，就緩步出門去了。

張老板在門口露癡癡！地望着林旅長的馬燈越走越遠，終於不見了。他

幾乎不相信，剛纔是真的事情，不過六十四塊大洋，明明在手裏拿着，一點也假不過去的。他知道確切是真的了。他回去一五一十的同她妻子談，開口閉口的稱頌林旅長。

「林旅長本來就是一個誠實公正的人，」他的妻子道：「從前他學生意時，我早就看出他不是一個平常人了。」

從前我心裏也很覺得他是一個要作大人物的人，所以我特別管他管得嚴。他現在很感謝我了。」

「感謝你嗎？前次鵬運被捉去，不是他，恐怕早已經鎗斃了，幸虧他打電給萬師長，鵬運纔馬上釋放回來。他對鵬運慧林，還有許多的好處，說都說不完，不過我萬想不到他對你也會這樣好！總算我們的運氣好，憑着他這樣一個好人。」

「以後叫慧林鵬運要特別地對他好，千萬不要簡慢他。只要他能夠永遠同

我們交好，我們就沾光不少了。」

「我已經同慧林講過好幾次了。慧林還肯聽我的話，對林旅長還不錯，林旅長也很尊敬她。鵬運更用不着我說，因為他同林旅長現在真像兩弟兄一樣，差不多隔兩三天總要會一次面，不是他到旅部去，就是林旅長親自到他家裏來。」

「這樣真是好極了！」

那一天晚上，勝利之神，又在雲章面前，向他招手向他微笑。

四十

陰沉沉的天氣，雖然是初冬，已經有點寒冷。西湖中的水，靜靜的，沒有一點生氣。第一山頭的紅牆，也黯然無色。松毛山突入湖中，雖然松林還是青的，已經沒有前一陣青得可愛了。移時暮靄蒼涼，黑夜漸次籠罩了大地。天上沒有半點月色，也沒有半顆星。

鵬運今天一天也沒有出街，一來因為慧林有孕，他近來常常在家陪她，二來因為天氣不好，不高興出去。吃完晚飯，他忽然想要出去。慧林問他到那兒去，他說他到旅部去找雲章，因為他好幾天沒有見他了。

「你明天不可以嗎？爲什麼一定要今天晚上去？」慧林勸他道。

「我今晚心裏特別想見他，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反正去見見他沒有什麼害處。」

「去了早一點回來。」

「好。」

鵬運走到旅部，投了名片進去，一會，一位傳達的兵士出來說旅長沒有在，大概是出外去了。鵬運心裏很奇怪，旅長在不在，他早就應該知道，何必一定要進去看一看，然後轉來說不在呢？

他剛回頭舉步走不上幾步，忽然何三慌慌忙忙地走出來，看見鵬運滿心高

興，一把拉住他道：

「陳老表。咱們去吃三杯。」

「我現在打算回去，改天再奉陪罷。」

「不行，不行，今天晚上非吃三杯不可！」

「我家裏內人不舒服，我不能不回去，實在是沒有工夫，請你原諒。」

「沒有工夫嗎？爲什麼會林旅長又有工夫呢？咱們的面子雖然沒有林旅

長那樣大，你也應該賞賞臉，對不對？況且咱們還是親戚呢。」

鵬運一句話被何三問住，又看見他快生氣的樣子，只好答應他。他說道：

「何老表太冤枉我了。我找林旅長也只能談幾句話，何老表請我，我當然

是非常高興的，並且從前何老表還幫過我的忙，我心裏十分感激，現在又請我，

我還不喜歡嗎？^母 既然是這樣，我們走罷，只是走到那裏去呢？」

「到公園裏去。」

「到公園裏去嗎？晚上到公園裏去好嗎？到公園上山那一截路，恐怕太黑了罷？」

「不要緊，我去拿一個馬燈就行了。你知不知道，公園裏最近添賣上好的大麴酒，味道真醇正極了。我那天去喝了四五杯，到現在還喉癢呢。你不信去試一試。你在這裏等一會，我去拿一個馬燈，立刻就轉來。」

何三一騎轉身跑進去，鵬運在旅部門口等候他。旅部門口對面是一家飯館，裏面很熱鬧。飯館鍋竈，照例打在店門口，鍋裏蒸籠肉堆起有二三尺高，一大半甑子的白飯，熱氣蓬蓬的。竈的旁邊，坐着一個小叫化子，只穿一件破衣，雖然是初冬，他已經冷得縮作一團。鵬運着見他，覺得他怪可憐的，在皮包裏掏出了兩角錢扔給他。

一會何三提着馬燈出來，兩人一塊兒走。穿了幾個街道，轉到公園山下，他們一步步地登山。道旁的樹木，只剩下枯枝，颯颯的寒風一陣陣地不住向

殘枝打擊，鵬運心裏，忽然感覺一種淒涼的滋味來。

公園裏邊，冷清清地，管園地人，看見沒有人來，已經快預備收拾東西了。

何三叫管園的人打一瓶大料酒，切一盤廣東香腸，一盤醃豬肝，一盤椒麻雞，他還想要醉蝦，但是已經買完了。

「好罷，你先把這三樣拏來，不夠，回頭再向你娶。」何三道。

「擺在那兒呢？」

「你說那兒好？」何三問鵬運道。

「隨便那兒都可以。」

「兩湖亭，好不好？」

「也可以。」

何三告訴了管園的人。他們走到後面，上兩湖亭。現在上面，陳設得比從前稍爲講究了，中間懸一個大洋燈有四把椅子，兩張茶几，還有一個小炕床，

不過南方的炕床，照例是有其名，無其實，下面從來不生火的。

他們憑欄一望，四圍黑洞洞的，只聽見蕭瑟的風聲，兩湖都看不見，只能想像他們在什麼地方。鵬運不覺回想起他三年以前在亭上等候慧林的情景，現在都成過去了。時間就是這樣風馳雲捲的向前飛逝，生命一轉瞬也就要消亡。

他又想起慧林真是太可愛了。他還記得第一次在花園梅樹下吻她的情形，後來却被別人驚散了。不管生命如何的悲哀，他能夠得着這樣一個美人作他的妻子，也很可以減少人生的痛苦了。他冥想慧林此刻在家裏等候他的情形，他恨不得立刻回去吻她，細細的凝視她那春水般的雙眼。

然而他始終覺得這個地方太淒涼了。一陣陣的風聲，使他心裏不知不覺地有一種辛酸的滋味，他幾乎快要流淚了，

停一會，管圍的人擎酒菜上來，何三叫他擺在炕床上的茶幾上，他們立刻就喝起酒來。何三的話，果然不錯，大紬酒的味道，真是異乎尋常。兩人一連

了好幾杯，吃了好些菜。

「這樣吃酒，真有意思」何三講。

「不錯，很好。」鵬運答道。

「你不要以為我常常喜歡賭錢，我就喜歡熱鬧，其實我一點也不喜歡，不過要賭錢，沒有辦法就是了。像這樣清清靜靜地同好朋友吃幾杯，真是妙得很！」

何三又勸鵬運吃了好幾杯，鵬運酒量本來就不大，大糲酒又是頂厲害的酒，幾杯酒下肚，心頭辣辣的，很不好過，他頭也有點暈了。

「何老表，不吃了罷，吃醉了走不回去。」鵬運道。

「不要緊，醉了有我。那裏這點酒就會醉？你着我一點也不醉。」

「你的酒量大，是不是？」

「笑話！你不肯吃就得了。這樣吃啞子酒沒有意思，咱們來擲拳也許

好一點。」

「你不是喜歡清靜嗎？」

「好罷，要清靜，咱們作神仙，好不好？」

「神仙也作了，我們回去罷？」

「不成，不成，至少也得作六拳。」

鵬運被他逼得沒有辦法，只好作了六拳。鵬運的運氣真不好，老猜不着，一連輸了五拳，飲了五杯酒。他此時再也不能支持了，他覺得天旋地轉，走路都站不穩，好像要倒的樣子。

何老表，我絕對不能吃酒了，我們回去罷。」

「好，回去。我送你回去。」何三看見鵬運確是醉了。

他扶着鵬運下扶梯，走到前面，把帳開了，提着馬燈，又扶着鵬運出園門去。

「何老表，我們到那兒去。」

「回去。我送你回家去。送你回老家去！」何三說完，向他癡笑一笑。

四十一

何三一隻手提着馬燈，一隻手扶着鵬運走出園門。鵬運此時已經醉得人事不醒了，軟軟地徧東倒西，何三一隻手幾乎扶他不住，有一下鵬運快要絆交了，何三把馬燈向路旁土中一扔，一隻手去扶他，馬燈一熄，四圍都是漆黑了。走了十幾步，何三忽然把鵬運向路旁小路推去，鵬運耨耨糊糊地任隨他推起走。

推到一個土坑的旁邊，這個土坑是修房子的工人挖泥挖空了的，何三記得很清楚，雖然天色很黑，他還隱約認識，因為一個大黃土挖，與旁的地面顏色不同。

「到那兒去？」鵬運懶聲問道。

「回家去。」

「慧林呢？」

「快來了。」

四圍真是沉靜了，風已經停住，只有墳墓前後的蟲聲。

何三把鵬運一推，推倒在地上，鵬運想掙起來，但是沒有氣力起不來。何三在腰裏取出一塊長手巾，一下把鵬運的嘴拴住。鵬運雖然大醉，看他何三這種舉動，他忽然害怕起來，登時酒醒了許多。他要叫，嘴被何三拴着，叫不出來。他兩手死死地把何三扭住，亟力想掙扎起來。何三想不到他忽然會有這樣大的力氣，一時脫不了身，心中不免着急，他知道，如果鵬運站立起來，這個事體就糟了，他一屁股坐在鵬運身上，用右手捉住鵬運的左手，再把鵬運的右手壓在他自己左手的下面。鵬運雖然亟力奮鬥，却是他一來已經吃醉，再者本來

氣力就敵不過何三，所以終於被他壓住了。

何三乘着這一點空，用左手在腰間取出一把刺刀，向鵬運胸前就刺。一股血水，登時噴出來把何三噴了一臉，衣服也濕透了。他趕快接連又是幾刺刀，鵬運果然動也不動，明明是已經完事了。

何三立起身來，長嘆了一口氣。

四圍真是沉靜極了，只有墳墓前後的蟲聲。

他把鵬運的屍首一推，推在土坑裏面。他把刺刀也扔在坑裏。在鵬運身邊取了皮包。他自語道：

「真想不到，他龜兒子會弄得老子一臉一身都是血！」

他把衣襟揩了臉上的血跡，沒有法子換衣服，只好走下山來。他想反正是晚上，別人不一定看得出，只要一趙跑回旅部，把衣服一換什麼事都沒有了。

還算僥倖，沒有遇着一個人，不然又得了吃官司，雖然有了保護，始終是一件討

厭的事情。

他心裏又覺得高興，現在事體總算辦妥了。團副官的位置，這一個月裏面，總可以當了。三千塊錢的酬報，總可以得手了。但是他又一想，假如對方面不給他呢？不要緊，他不至於的，他的憑據已經給我了。他如果說半個不字，咱們總會想法替他宣佈出來，難道他能夠當萬年旅長嗎？

他走到山脚，下去就是馬神廟，忽然盲婆堂背後走出一隊兵來。八個兵提着馬燈，背着鎗，一共是一排人，後面有一位軍官，戴起金絲眼鏡。

何三驟然看見兵來，心裏有點着急，舉步要逃，前面幾個兵士已經看見他，連忙叫「站住不准走！」何三知道逃沒有用處，只好站住道：

「我是何參謀。」

「哦，原來是何參謀，你剛爲什麼要跑呢？」戴金絲眼鏡的軍官問道。

「我剛纔忽然看見人來，我心裏一驚，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所以——」

「嘿！你看，你身上是什麼東西！」

兩個兵士把馬燈擎來，在何三身上一照，看見他滿身衣服，都是血跡，還沒
有十分乾，連耳邊頭上都還剩有血痕。

「不得了，你作了什麼事？」戴金絲眼鏡的軍官驚問道。

「好弟兄，咱們都是好朋友，不管我的事，好不好？」

「不行。我憲兵司令有我憲兵司令的職務，無論誰人犯法，我都有權辦理
的。」

「我奉了旅長命令的。」

「不管你奉了誰的命令，帶回去再說！押起走！」

旁邊幾個兵不由分說，把何三押起就走，何三心裏也不十分着急，隨着他們
走。

回旅部部憲兵司令也不通告旅長，馬上把他放在拘留所，何三心裏却有點奇

怪了。爲什麼憲兵司令不去報告旅長呢？難道旅長已經睡覺了嗎？他剛纔不是同我說得好好的要等我的消息嗎？爲什麼他反轉去睡覺呢？不要緊，反正明天一見他，他立刻就會釋放我，如果不釋放我，我一定宣佈他的秘密。

拘留所是一間大屋子，臨時預備來拘留犯法的軍人的。此時裏邊黑洞洞的一個人也沒有，屋裏只有幾條長櫈。兩扇窗子，都釘好了木棹，一點也不見外邊。何三在黑屋裏坐了半個鐘頭坐得生氣了。

「去他媽的！龜兒子真倒霉！費心費力冒險替人作了事情，結果却叫老子們來坐黑屋，真正豈有此理！」

到三更以後，他沒有法子，只好睡覺了。睡了一覺醒來，聽見軍號的聲音，他知道是天明了。

好容易等到十一點鐘，木板窗前，有鎖鑰的聲音，開了一個小窟窿，有人送進一頓飯來，叫他接住。何三本來不想接，但是一大早晨沒有吃一點東西，肚

子餓得很難受，只好接進來。在接飯的時候，他趁機會問旅長出去沒有？送飯的人一個字也不答就走了。

晚飯送來也是一樣，不但旅長不來，憲兵司令不來，什麼人都不來，何三這個時候纔知道被林旅長騙了。

何三也不是傻瓜，怎麼會這樣容易受騙？他早已料到林旅長會殺他以滅口了，不過他也有制服他的方法。林旅長給他的證據，他不帶在身邊，他交給住外一個好朋友，如果發生了什麼事件，這一位朋友就替他報仇。同時他再把這種計劃告訴林旅長，林旅長再也不敢殺他了。

他本來預備今晚告訴林旅長，不過後來鵬運突然走來，林旅長馬上就叫他去，他一時沒有工夫，只好等事體辦完再告訴，那知道他殺鵬運以後，簡直沒有機會見林旅長！

到了晚上，忽然房門開處，進來幾個兵，惡狠狠的把何三捉住，何三要叫，

一條繩子已經緊緊地拴在頸上了。

頸子捆着，不上半點鐘，何三白眼瞪不住往上翻，肚子漲得像田雞一樣，一個兵對着肚子一脚，何三就只有出的氣沒有進的氣了。

第二天早上，又來兩個兵，把何三的腦袋砍下來，拿到小南門扎子上去懸掛示衆。他的無頭屍首，午後也抬到西門外關山上去安埋。

一大堆的羣衆，擁擠在小南門扎子前面，去看這一個殺人凶犯的頭。羣衆裏邊也有從前女子第一中學的金校長，還有從前女子第一中學的國文教員夾舌子先生。

何三腦袋上的眼睛，死了還是睜着，好像不服氣的像子。

金校長同夾舌子先生看完了走到背街，金校長道：

「何三這個傢伙，真壞蛋了，勸他不聽。」

「他——他——他老是這——這——這般拘生性。」夾舌子先生道。

「現在我們怎麼辦呢？」

「別——別人的腦——腦袋已經掛——掛——掛在扎子上邊了。我們還是

小——小——小心一點好。」

四十二

那一天晚上，慧林等到夜深，鵬運還不回來，心裏異常的着急。起初她還以為一定是林旅長留住他吃酒了，到後來等到三更後，他還不回來，她急得像熱鍋上的嗎蟻一般，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家裏又找不着人到旅長部去打聽消息，後來實在太夜深了，她也很疲倦了，她想林旅長一定留住鵬運在旅部過夜了，她纔解衣就寢。

第二天早上，她還沒有起床，王媽媽慌慌忙忙地進來說道：「太太，不好了！老爺被人殺死了！」

「誰殺死他的？在那兒？真的嗎？」慧林驚恐地問道。

「在公園山上，聽說是何三殺死他的，幸虧憲兵司令已經把何三捉住了。」

「爲什麼何三要殺死他？」慧林渾身戰慄了。

「不知道。真可憐，聽說是用刺刀殺死的，胸膛上刺了五六刀！」

慧林登時覺時胸脯間硬起了一塊，她要哭也不能哭，她要講話也不能講，她死死地望着王媽，好半晌，她纔哇的一聲哭出來。她立刻要去看鵬運，王媽擋住她，叫她不要去，她不肯，一定要去。

正在爭持的時候，慧林的父親母親都走進來。慧林看見母親來，更止不住哭泣，母親也流淚安慰她。叫她不要急壞了身子，因爲她快要生產了。死生都是命運註定，沒有辦法的事情。他們已經命人去收拾鵬運的屍首了，因爲還要經官驗，所以不能夠馬上就抬回來。明天早上驗完後，就可以抬回來了。

正說着，王媽來說林旅長來了。林旅長現在已經很熱，此次又是特別緊急

的事情，所以隨着王媽就進房來了。

他說，他已經問明了。兇手是何三，現在關在拘留所。何三爲什麼要殺鵬運呢？他已經問訊過何三，何三起初抵死不肯說，後來我說馬上要鎗斃他，何三纔說，因爲他輸昏了，想向鵬運借三百塊錢，鵬運不肯，後來鵬運開皮包付酒錢，他看見後包裏有許多鈔票，所以想殺害他。現在皮包還在他身上，沒有動呢？

林旅長說到鵬運爲人的好處，他們彼此交情的深厚，如今一旦慘死，忍不住流起淚來。他一哭，惹得一家人都哭了。

到後來，他止住淚，大罵何三個混帳忘八蛋，他非替鵬運報仇不成。他已經決定今天晚上就殺死何三，把他的首級割下來掛在街上示衆，至於鵬運的屍骨，他已經託人去收拾，下午就抬回來，驗也不必驗了，關於喪葬的事情，他願意負責任辦理，因爲他知道鵬運家裏沒有人，他自己就好像鵬運的兄弟一樣。

他已經託人去買棺木了，大概午後可以運來。一切的費用，都由他承擔，因為鵬運對他太好了，他看在朋友的感情上，不這樣作，他心裏不安。他再三嘆氣，得着鵬運這樣一位好朋友，却中途夭折了！

他又勸慧林不要太悲痛，身體要得緊，如果有三長兩短，那就更對不起鵬運了，因為陳家現在沒有一個繼承的後人。他講人生悲痛的事情。是很多的，誰一生中不遇着一兩件？不過自己也要看得開，不應該摧殘了身體。

他還講鵬運家裏看看只剩慧林一人，偌大的家業，族人中間，難免不來欺負。不過不要緊，他一定會盡保護的責任。他在這裏，自然要保護，他就離開此地，他也要設法保護。他同鵬運既然像弟兄一般，鵬運的家庭，就等於他的家庭！以後有什麼事情，慧林儘可告訴他，一定盡力幫忙的。

他這一番話，把張老板說得十二萬分的感激，慧林也着實感激他。不過對於他說喪葬費由他擔任的話，慧林無論如何都不肯，因為她以為沒有

這種道理，並且她家裏並不是沒有錢。她很感謝雲章的厚意，她却不能答應雲章這樣出錢。雲章想想也覺得說起來不很好聽，再也不提了。

午後屍首抬回來，慧林看見放聲大哭。仔細看見他胸膛上刺刀戳的傷痕，她悲痛已極，立刻暈倒在地。

大家急忙把她救起來，吹涼水，灌盞開水，闌了半個時辰纔醒轉來。又是大聲的哭。

她母親把她扶進房裏睡下，在床前陪着她。什麼安慰的話都講盡了，但是鵬運的慘死，始終給慧林一個很深的印象，她一想起他胸前刺刀戳的傷痕，她又忍不住嚎啕痛哭起來。

到晚上，她肚子忽然覺得有點痛。起初還不要緊，到後來竟大痛起來。一陣一陣地痛，好像利刀在斫一樣。她母親心裏明白，知道是胎動了。大概因為鵬運的死耗，悲傷過度，所以沖動了胎氣。不過現在只有六個月的身孕，

無論如何，不會有這樣快的，看起來，一定是流產了。

她只好告訴慧林，慧林心裏更覺得難過，不過此時肚痛得要命，也想不了那樣多了。

她母親把什麼應用東西都預備好，一點鐘後，果然流產了。小孩子剛成人形，還沒有五寸長，可憐這一位預料的中國文學家，送子娘娘竟然不讓他到中國來了！

第二天林旅長到陳家來，聽說慧林流產的消息，他也忍不住嘆氣，然而他自己已經覺得嘆得有一點不自然。

林旅長對朋友真義氣，辦喪事真是「鞠躬盡瘁」的熱心。一位堂堂的旅長，居然親身來管理這樣的事情，若不是同鵬運特別有交情，他肯幹嗎？別人都說，鵬運雖然死得慘，不過能夠得林旅長這樣一位好朋友替他報仇，替他理喪事，就死也瞑目了。

鵬運這一次的喪事，熱鬧的景况，同陳太太死也差不多，也許還更熱鬧一點。有一點稍爲不滿意的，就是從前有鵬運替陳太太披麻執杖當孝子，現在却沒有人替鵬運披麻執杖當孝子。不但沒有孝子，連慧林也不能起床來送喪。

不過這也是不關緊要的事情，有了林旅長那樣的大人物，親自料理喪事，親身步行送喪，比一百個孝子，五十個妻子姨太太，親身送喪，也光彩多了。

縣城的人，始終覺得鵬運好福氣！

勝利之神，真的在向林旅長招手微笑嗎？真的，真的，因爲林旅長已經親眼看見他了。

四十三

鵬運的慘死，給慧林一個很深的印象。小孩的流產，更引起她極大的悲

哀。從此以後，她是一個孤零的人了。陳家本來人就很少，不上半年，陳太

太死了，鵬運又死了，一坐大屋子裏，冷清清地只剩下她一人。她僅有一個王媽同她作伴，何表姐不時也常來。何表姐現在快要出嫁了，慧林想着何表姐也快要離開她了，心裏更不免傷感起來。幸虧何表姐還出嫁得不很遠，只在河對面東街子，何表姐答應以後常常來看她。

何表姐來看她，始終是少數時間，比較多一點的，要算慧林的母親，家裏沒有事她就來，有時慧林親自去。然而來看慧林次數頂多的，却要算鵬運生前的好朋友林旅長了。

林旅長從前還沒有這樣常來，自從鵬運一死，他雖然是一位極講究品格的誠實君子，因為可憐慧林太寂寞，所謂「惻忍之心，人皆有之」。也就顧不得外間的謠言，常常到慧林家裏來。

慧林同林旅長從小就很相熟，及後鵬運同林旅長交好以後，彼此來往很密切，慧林同林旅長早已非常熟悉，無論什麼大小事體，都談得上。鵬運死

後，林旅長自然是照顧慧林頂出力而且頂有力的人，慧林當然事無大小都告訴他，倚賴他。如果要找一位誠實的朋友，可以託妻子的，那麼林旅長真要算頂難得的人。

慧林起初常常想起鵬運，獨坐流淚。有時她對着鵬運的像片，不住的叫他，鵬運却没有答應。林旅長知道慧林很想念鵬運，常常用溫言軟語去安慰她，不過慧林想鵬運想得太厲害了，勸她也不能止住她的悲哀。這種時候，林旅長真急壞了，他想了許多方法，來排解她的憂愁。他見着什麼東西可以娛樂慧林的，他立刻就買來送她；他想着什麼話，可以娛樂慧林，他立刻講給她聽。他的工夫並沒有白費，兩月以後，慧林的悲哀，果然減少了許多，面上有時也露出笑容。她有時還依舊想念鵬運，不過鵬運的影子，在她腦經裏，漸漸變模糊了，鵬運死時在她心中引起的印像，漸漸沒有從前那樣鮮明了。鵬運的像片，依然懸掛在她的屋裏，但是因為每天看見，就好像每天聽見鐘錶的聲音，久

而久之，也引不起很深的感覺了。

並且慧林是一個極富於同情心的人，別人有苦痛，她心裏也覺着苦痛，別人高興，她心裏也覺着高興，她是頂能體貼別人的。

大凡富於同情心的人，往往也是感恩最厲害的人，因為她頂能體貼別人，所以別人對她有一點好處，她心裏立刻感覺着，永遠不能忘記。

如果這一個觀察是不錯的，慧林對林旅長的態度，也就很有道理可說了，林旅長對慧林，是比對任何人都好的。他曾經打電救了鵬運的性命，他曾經大大小小幫鵬運許多的忙；他曾經替慧林報了殺夫之仇，絞死了何三，砍下他的腦袋拿去示衆；他曾經替慧林辦喪事；他曾經照願保護了慧林，近來呢，他更想盡方法來安慰慧林。他對慧林的好處，真是太多太多了，慧林是那樣能感恩的人，如何不感激他？

剛纔已經說過，前面已經再三說過，慧林是極富於同情心的人。凡是富於

同情心的人，都是不忍看見別人的痛苦，一定要極力想方法來安慰他的。從前慧林因爲不忍看見她表嫂的痛苦，所以幫了她許多的忙；後來又因爲不忍看見她表兄的痛苦，所以同他繼續戀愛；現在呢，她又遇着一位受痛苦的人了。

林旅長好像也很富於同情心，因爲如果不富於同情心，他就不會對慧林那樣好了。然而他自己也有痛苦，自己的同情心，却不能解救，非靠旁人不行，但是要找這樣一個人，慧林自然是頂適當的人了。本來好朋友彼此就應該互相幫助，不但物質上，尤其是精神上，所以這一個有痛苦，那一個應該幫助他；那一個有痛苦，這一個也應該幫助他，這樣精神上的援助，是人生裏邊，最美麗，最可貴的一幕了。

林旅長對慧林早已經演過這一幕了，慧林對林旅長這一幕，要在什麼時候演呢？

林旅長常常對慧林說，他雖然功名方面很得意，他心裏是很痛苦的。爲什麼

呢？第一層，他感覺到社會太污濁了，人類都你騙我，我騙你，越是作偽作得厲害的人，社會上越尊崇他；越是誠實的人，社會上越欺負他。三年多的軍隊生涯，他已經略嘗社會的滋味了，他恨不得立刻離開了牠，因為他恨極了牠，因為他在社會裏邊，找不出一個能以真心相見的人。

他說，在「漫漫長夜」的人生迷途中，最快活的事情，莫過於遇着一個真誠的人，彼此互相了解，互相安慰，互相挽救了。如果真遇着這樣一個人，他願意犧牲一切來愛護他；他願意拋棄一切世上的功名富貴來隨從他；他願意用全副的精神，全副的能力，全副的靈魂來扶助他。他叫一聲死，他立刻可以死，因為死算什麼一回事，只要精神上得了極大的安慰，其餘的東西，都沒有什麼關係了。

他講他有時極失望的時候，往往想一個青年的女郎來指引他。這一個女郎定是世界上的第一美人；一定是有極大的同情心；一定是能澈底了解他；這就

是他平常所謂理想的美人了。如果一生遇不着這位理想的美人，他已經決定一生不娶。

「恐怕你一生也遇不着罷？世界上那有這樣理想的美人？」慧林常常笑他道。

「人生的事體，都是很奇怪的，你安知我遇不着？也許我明天就遇着呢？」林旅長老是這樣答。

「好罷，我看你不能夠永遠等，將來等不着的時候，我再來笑你！」
「你放心，你一定沒有機會笑我！」

林旅長一天得不着他理想的美人，心裏就一天的痛苦，精神也就一天的不快活，慧林那樣會體貼人的人，還不知道嗎？她熱烈的同情心和她熱烈的感恩心，驅迫着她亟力想法來減少林旅長的痛苦。

林旅長不單是對慧林好，對張老板夫婦也是一樣地好，這大概是「愛屋及

烏」的意思罷？尤其是對張老板，他知道張老板喜歡錢，所以他特別給他機會，讓他賺錢。他叫他軍營買藥都到張老板店裏去買，張老板的生意，馬上就增加幾倍。他自己還不時去買人參。阿膠，等等貴重的藥品，雖然這些藥品，他大半拿去轉送慧林。

慧林心裏常常掛慮的，就是她自己的產業問題。她只是一個寡婦，她沒有兒子，照例是應該要一個螟蛉的，宗族裏因為這樣大一分基業，誰都願意把兒子送來給慧林，然而慧林却一個也不中意，她看見宗族中的小孩，一個個都是「濁頭濁腦」的，與其要一個在家裏來，看着生氣，到不如不要的好。並且慧林受過新教育的，思想比較很新，什麼香煙繼續不繼續，她到看得不關重要。

她儘管抱這種態度，別人却不抱這種態度，尤其是宗族裏邊的人，沒有一個不批評慧林的。現在其所以不敢出來干涉，都是因為有林旅長的大勢力在保護她，如果一旦林旅長走了，他一定要強迫討兒子的。宗族中勢力頂大的要算

陳么公，陳么公有兩個孫兒子，要抱兒子，陳么公這兩個孫兒子裏邊至少要取一個，然而偏偏這兩個，一個只有一隻眼，一個頸項是偏而不正的，慧林一看見他們，立刻就生氣，要抱他們到家裏來，朝夕陪着他，要叫她勉強去愛他，這是萬萬辦不到的事情。

宗族中還有一些激烈分子，簡直說慧林應該出嫁，因為她一來沒有兒子，二來年輕，今年還不過二十一歲，是不應該守節的。他們都知道，如果慧林出嫁，剩下的家業，就算不拿來均分，至少也可以沾潤沾潤。

他們這種強迫的力量是很大的，現在雖然一時有林旅長在保護，不能發展出來，將來一旦有變化，如果不抱陳么公的「獨眼龍」「歪頸子」。就連守節也守不成的。

慧林曾經把這種情形，向林旅長講過，林旅長說有他，不要緊，不過慧林始終不放心。

四十四

林旅長誠意的幫助，使慧林感激他，林旅長殷勤的過訪，使慧林對他的感情一天天的進步。慧林覺得林旅長這個人，不但才智過人，思想也極其高尚，至於品格的端正，更用不着說了。同他談話，他處處能體貼慧林，慧林一同他相處，身心都覺着舒服，久而久之，她差不多沒有林旅長在她身邊，就不很快活了。

這也是很自然的變遷，因為林旅長這個人實在是太能使人敬愛了。況且慧林又處在孤零的景況，沒有一個知心的朋友，從前有一個何表姐，現在又出嫁，不能常來，她所以漸漸地喜歡親近林旅長，這也是不得不然的趨勢。我們只消想：一個二十一歲的美貌女郎，她的前途，應該是燦爛光明的，她的生命之花，是應該鮮艷開放的；她有繼續生活的需求；她有盈餘的精力要發展；她又是受過

新教育的女人，什麼「從一而終」等微言大義，本來就捆不着她的，她如何能久處抑鬱的生活呢？

固然，她對鵬運是有很深的愛情的，鵬運生時，她對他是一個絕對忠實的妻子，但是現在呢？鵬運已經死了。一個二十一歲的年青女人，是否應該犧牲一生的幸福，來紀念已死的丈夫？如果你多想一想，如果你能夠換身去過過不說多只要一個月的寡婦生活，你就知道這是如何不人道的一件事情了。

並且那一年正是新文化運動激烈的時代，幾位思想界的急先鋒，出來大叫幾聲「打倒孔家店」，提倡科學，尊重個性，對於以前一切的制度風俗習慣，無一樣不懷疑，對於一切以往的聖哲教言，都要去重新估定價值。這一股新潮流，澎湃奔流，無論誰也擋不住。一般青年學生，個個都喜新厭舊，什麼馬克思，易卜生，人力車夫式的白話評，方言土語的白話文，「我愛她她愛我」的白話小說，無一樣不時髦。

富順縣雖然不是。通都大邑，却是新潮流的勢力，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已經流進來了。男學生講新文化，女學生也講新文化，男女一齊講，社會上多少舊制度，立刻就坍塌。

慧林也是一個女學生，雖然已經嫁了幾年人，新書報，她還是很喜歡看的。如像新青年，新生活，新潮婦女評論等等雜誌，她都喜歡看，她的思想因此也一天天的變得非常之新。從前慧林的思想，已經夠新了，現在再加上新潮流，她簡直快成一位社會革命家了。從前她還顧忌着陳氏書香人家的名譽，所以她對於守節不守節，心裏還遲疑。近來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她馬上知道，所謂「書香人家」，所謂「從一而終」，都是「狗屁狗屁，真正豈有此理」！

在這裏，林旅長不能不深深地感謝幾位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

但是林旅長要感謝的還不止幾位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他還要感謝其他幫忙的人。如像張老板這一回替他賣的氣力，真是不小，不但會着慧林就稱贊林旅

長，說他如何叫手下兵士都到他店裏來買藥；並且到後來他簡直奉承林旅長的意思，拿赴父親的資格，要出來替慧林主持一切。林旅長以後凌烟閣上的功臣，誰敢說張老板不坐頭一把交椅呢？

除掉張老板以外，慧林的族人陳么公也賣了不少的氣力，因為他到後來居然正式勸慧林改嫁，勸了兩三次。慧林當然沒有用好言語答復他，不過他這樣一來至少使慧林感覺到以後的日子，真是難處。並且老實說起來，她又何必苦苦去勉強處這樣一個困難的地位呢？

同時又發生一件事情，使慧林的地位，更難處的，就是她同林旅長的關係。鵬運死後，慧林常常很悲哀，林旅長以責任所在又不能不常常去慰安慧林的悲哀，因此他們兩人來往非常的密切。殊不知外間的人不惟不能原諒他們彼此的苦心，而且造出許多的謠言，說林旅長同慧林發生愛情了，他們不久就要宣告訂婚，結婚也不久了。甚至於有些神經過敏的人，簡直說林旅長已經同慧林發生

了夫婦的關係。

這樣的謠言，一天天的散布，差不多全城的人都知道。起初外間雖然談的厲害，還吹不進他們兩人的耳竅來。後來越傳越廣，他們兩人，有時也聽見別人講了。

這種謠言一散布，使他們二人的地位，愈加困難。要叫他們不見面嗎？現在彼此差不多成了習慣，不見面就不舒服了。要叫他們再繼續這樣下去嗎？外間的謠言，越說越厲害，對於彼此的名譽都不好聽。林旅長勢力雖然大，總不能用勢力去禁止別人的猜疑。另外一個人處着這種被猜疑的地位，還不要緊，林旅長那樣一個光明磊落，誠實忠厚的人，也被人猜疑，那就未免太可惜了。

但是有什麼辦法呢？

辦法可以分兩種：一種是消極的，一種是積極的。

消極的辦法，就是從此以後，他們兩人不見面，不過這種辦法太不近人情了。慧林那樣淒涼的身世，好不容易得着一個知心的朋友，能夠給她以精神上慰安的朋友，現在却勉強分離，不讓他們再見面了。這是多麼苦痛的事情？慧林受得了嗎？實在說，受得了受不了還是第二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受這樣痛苦，是不是值得的？是不是應當的。是不是絕對不可逃避的？如果慧林是一個完全舊式的女子，她當然會不顧困難去忍受一切的痛苦，但是慧林却是一個受了新教育的女子，而且是新文化運動的產兒，勉強去受這種痛苦，她以為是沒有意義的，是可以不必的。

在林旅長方面，自然更覺得痛苦，因為他對慧林從當學徒起就發生了熱烈愛情，後來慧林嫁了人，他當然沒有辦法，現在慧林的丈夫既然死了，他同慧林一天天的親近，他對她的愛情也一天天地熱烈起來，他現在確切不移的已經發現。他理想中的美人了。現在要叫他同慧林以後永遠不見面，這是怎麼辦得到的事

情？

這樣看來，消極的辦法，是一定不能實行，他們只能採取積極的辦法了。
積極的辦法，又是什麼呢？

四十五

「王老么，有事沒有？」

「沒有。」

「走，走，咱們到讀易海去。」

「去作什麼？」

「你還不知道嗎？」

「不知道，什麼事？」

「呵，你這個人真糟糕，這樣大的事體，全城都鬧動了，難道你還不知道

嗎？」

「實在是不知道，你曉得，張二哥，我前天脚壞了，沒有出門，今天纔好一點，還不能擔東西，所以外間什麼天大的事體，我都不知道了。到底什麼事？」

張二哥，告訴我，好不好？」

「你知道嗎？」

林旅長同陳太太今天在讀易洞結婚了！」

「呵！真的嗎？真有趣，真有趣！不過爲什麼偏偏要到讀易洞去呢？」

那裏又不是林旅長的公館，他們拜堂怎麼拜呢？難道把李見神像當家神嗎？」

「呵，你不知道，他們現在行的是文明結婚禮！聽說只是大家點點頭，就

算完事。什麼家神都不拜了。」

「我的天！現在的世界，真是越變越奇怪，連拜堂都不拜家神了！還成

個什麼樣子？」

「他們說，要這樣纔文明呢。現在已經不早了，咱們去看看好不好？你

的腳該不要緊罷？ 走不走得動？」

「走得動，走得動！」

王老么同張二哥急急忙忙地跑到讀易洞，那時候已經是十一點鐘了。讀易洞門口扎了一個大花牌坊，裏面紅紅綠綠張掛着許多的燈彩。來賓都穿得講講究究的，坐滿一堂，門外門內，都是觀衆。張二哥同王老么拚命擠上前去，到大門的對面。裏面情形，還可以看得很清楚。門口立着許多持鎗的兵，維持秩序，他們二人也不敢再向前擠了。

到了十二點鐘，林旅長穿起一身光華燦爛的衣服，陳太太也打扮得像天仙一般，本來人就很美麗，再加上美麗的衣裳，更特別的出色。兩人眼都看花了。

他們兩人向外站立。旁邊又站着一個男的，一個女的。中間有一個人，約莫有四十多歲的年紀，大概是旅部裏面辦事的重要人物，用莊嚴的神氣，帶朗的聲音，說道：

「諸位來賓，今天是林雲章林旅長同張慧林張女士行結婚禮的日子。林旅長同張女士是從小就認識的，是彼此都有很深的愛情的。他們這一種結合，是極正常的結合，是極滿意的結合。他們兩人思想都是很新的，他們對於舊式的婚禮，都表示不滿意，要想加以改革的，所以今天行的是一種最新式的文明結婚禮。現在我也不敢多講話，我就正式宣佈林雲章林旅長同張慧林張女士正式結婚。」

主席宣佈完了，第二個會序就是新郎向女家親友一鞠躬；新婦向男家親友一鞠躬，新郎新婦相向一鞠躬，第三個會序就是新郎新婦在結婚證明書上簽字蓋章。第四個會序就是奏銅樂。第五個會序，來賓演說，他們早已經請定好了幾個人，所以到臨時有幾位出來，說了許多希望贊美的話。

頂有趣味的，要算第六個會序新郎新婦演說了。全堂都寂寂的不作一聲，想聽他們兩人演說。林旅長起來講道：

「諸位來賓，今天承大家賜步，我心裏非常感謝。我同張女士這一次能夠結婚，實在是出乎我意料以外的事情。我在軍隊上打了三四年的仗，我從來沒有希望到婚姻問題。一來是因為軍人的生活，是很忙碌的，二來我理想中的伴侶，資格太高，世界上不容易找出。最近我得着張女士，我們彼此的愛情一天天的進步，我纔覺得我真正遇着我理想的伴侶了。我同張女士兩人對於婚姻問題的主張，都很相同的，我們對舊式婚姻制度，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別人也許要批評我們這種結合，不過我們以為愛情是神聖的，不能拏舊禮教來束縛的。希望諸位能夠原諒我們。還有，我同張女士二人既然彼此是愛情的結合，我們以後當然會互相親愛，互相尊敬，互相扶助，無論任何力量，任何困難，都不能分開我們的。」

林旅長再說幾句話，就收結了。全場鼓掌的聲音，像暴雷似的震響。接着就應該懸林演說，全場個個都心緊目張地等着要聽。

慧林的話，却是很簡單。她只說她很感謝來賓的好意，惠然肯來。她說關於他們兩人的關係，林旅長已經講過，她要說的話，林旅長已經說過，她用不着再說了。她除了感謝大家以外，沒有什麼特別的話。慧林講話時，心頭不住的跳，耳根子邊，熱烘烘的，她再不能多講。

她的話雖然短，不過在富順城裏，一個女子出來當着這樣多的人演說，真是空前的第一次，所以大家拍掌的聲音，比剛纔林旅長演說完後，還要大幾倍，還要長幾分鐘。

演說完後，第七個會序是照像。第八個會序是聚餐。因為客人太多，所以聚餐分好幾處，讀易洞旁邊，好些地方都借來擺席。

「文明結婚，真有趣！」王老么講道。

「比吹喇叭，拜天地，拜家神，有意思多了。」張三哥也稱贊道。

「新娘子真漂亮！」

「不漂亮林旅長就不會愛她了。誰願意去討一個別人嘗過新的女人，除非她特別的漂亮？」

「聽說陳鵬運從前就是因為她漂亮，所以雖然已經結了婚，還是愛她，鬧得許多人說閑話，後來幸虧他前一個死了，不然更不知要鬧到什麼地步呢？我看這個新娘子，也不很老實，丈夫剛死不上半年，就嫁人。」

「這有什麼老實不老實？二十一歲的年青女人，怎麼能夠守活寡，況且林旅長又是那漂亮的一個人。」

「陳太太既然嫁了，她的產業呢？陳公公恐怕要發大財了。」

「陳公公發什麼大財？有了林旅長佔住，他還敢在太歲頭上來動土嗎？聽說陳太太西湖邊的屋子還是存留着，竹林村的田地，還有其他生意上合夥的錢，也歸她繼續管理。他們思想都很新，林旅長認為陳太太應該繼承她丈夫的產業。」

「那麼陳公公可以去告狀，同他打官司。」

「打官司？」同林旅長打官司？陳公公有幾個腦袋？

「現在真是不成世界，穿了三尺五，隨便怎樣欺負人，別人也管不着！」

「是呀！如今的世界，要想做官發財，頂好是當兵。林旅長前四年也不

過是張老板店裏一個「學徒娃」，現在居然這樣的神氣了。我的二娃三娃將來

長大了，也教他們去當兵。」

「不要罷！我們受兵的危害已經受夠了，何苦自己又去害人？」

「現在的世界就是這樣的世界！你不害人，人就要害你！」

他二人儘管這樣批評，林旅長一個字也沒有聽見，耳朵一點也不發癢。

勝利之神，現在不對他招手，不對他微笑，因為林旅長已經踏進勝利的宮牆

了。

四十六

西洋因爲男女能自由戀愛，所以愛情最濃盛的時候，多半在結婚以前；中國從前因爲男女沒有機會互相認識，所以愛情最濃盛的時候，往往在結婚以後。結婚在西洋人是愛情的焦點，在中國人却是愛情的萌芽。

究竟那一種制度好，實在是很難斷定。在我們少年人站在新時代中間，當然是極力主張西洋式，比較上自然是不盲目，有選擇一點。然而我們如果仔細地想一想，單來結婚一層來說，如果愛情已經到了頂濃盛的時候，一結了婚，趣味一定要減少了許多。所以從前的小說家往往把結婚看做一種戀愛成功的表示，男女幸福的泉源，哈代却把結婚寫作愛情消滅的起點，人生悲劇的開場了。結婚何以能夠減少愛情？結婚何以能夠使夫婦間發生不快活的結果？這一個原因究竟是爲什麼？

六年以前，作者曾經同幾位朋友到西湖去登南高峯。那時天氣非常的炎熱，坐在屋裏不動，汗珠出來已經是淋漓盡致了，那裏還能夠去登山？不過我們看見西湖那樣的美麗，我們想如果上了南高峯再回頭望西湖，一定是特別的有意思。

南高峯頭的西湖景色，吸引了我們；鼓勵了我們；引起了我們的好奇心，我們終於不顧晒得燙人的太陽；不顧滿身的大汗；不顧腿子的酸疼；一步步地前進了。

越走越難受，口也渴了；腳也軟了；前面依然是一個高高的山峯，我們看見牠，勇氣都快失掉了。真是：

熱極了，

沒有一點風。

道旁的馬櫻花，

動也不動一動！

我們怎麼辦呢？退後是不願意的，我們已經走不少的路了，前進嗎？此時真是有點困難，然而南高峯頭的西湖景色，終於引起我們的希望，鼓勵我們前進了。

就是沒有旁的什麼特別的酬報，我們只消想着最後登高遠望的快樂，已經很足以增加我們的勇氣，去忍受一切的困難了，何況剛到半山，我們立刻就得了酬報？

到半山時，我們休息一會，坐在石梯旁邊，望着下面。西湖果然比平常特別的美麗了。葛嶺同城隍山左右圍繞，蘇堤當前成一字形。三潭印月同湖心亭都游臥湖中。白堤上的馬路，好像一根白帶子一樣。湖上的小舟，在高處望見，真是飄如一葉，好像很久都沒有動。最動人的，還要算淨慈寺前的雷峯塔，看見牠令人心有一種說不出的美妙莊嚴的感覺來。

我們望着四圍的景色，心裏快活極了；我們的疲倦，通通沒有了；雖然沒有一點風，身上也感覺清涼了。我們看見半山上望西湖已經是這般的美麗，我們想如果能夠到了峯頭，下面景色，更不知若何的美麗呢？去，去，上山去！去去，上山去！

當我們重新上山的時候，我們只感覺快活，一點也不感覺痛苦了。我們走幾步，又回頭看一看，我們脚步一轉，下面景色也變了。我們心裏很高興，大家止不住唱起歌來。我還記得我們中間有一首唱的是：

風暖草如茵。

岳王舊墓，

蘇小孤墳，

英雄俠骨，

兒女柔情，

湖山古今，

滄桑閱盡興亡恨，

蘇公老去，

曠有水橋春。

還有一首是：

曲院菱荷香。

藕船蘋浪，

雲影波光，

雨絲風片，

越調吳纓，

隔岸紅裳，

誰家臺閣魚鱗向？

雙柑斗酒，

席地話興亡。

這樣一首一首的唱下去，把西湖十景，差不多都唱完了。我們心裏雖然急切的想到峯頭，但是我們又不忍一下就到了峯頭，因為我們想到，到峯頭時的快活，真是太大了。太大的快活，快要來時，我們心裏到有點怕去立刻承受牠，所以也特別走得慢。

看看快要到峯頭了，我們的心都跳得很厲害。忽然來了一陣風，吹得我們滿身清涼。我們停住一會，把衣襟掀開，胸膛露出，讓風把我們的衣襟吹起，飄飄的飛在身後。

休息一會，我們終於登了南高峯頭。

在未登峯頭以前，我們想着南高峯頭的景色是奇妙的，是神秘的，不是任何地方，可以見着的。我們的希望本來就很大，到半山以後，回頭下望，我們的

希望更變得大了。

我們的幻想是這樣的美麗，真正的南高峯頭却不能實現我們的幻想。

我們立在峯頭下望，心中一切的幻想，完全消失了。西湖仍然是西湖，雷

峯塔還是雷峯塔；南高峯還是南高峯。一切都是一切，沒有一樣有什麼特別的新奇。我們長嘆一聲，說道：「南高峯頭的西湖景色，原來如此！」

天下古今，最煞風景的話，莫過於「原來如此」這四個字了。自由戀愛的結婚，頂怕的也就是「原來如此」這四個字！

林旅長爲着慧林奮鬥了許多年；用盡了許多的心機；說了許多言不由衷的話；作了許多慘無人道的事情；纔得着慧林愛他。愛度到頂高的時候，他們結婚了。

究竟林旅長同慧林結婚的結果，還是同我們登南高峯頭一樣嗎？還是同我們未登時一樣嗎？還是同我們登到半山的時候一樣嗎？他心裏現在還是滿意

嗎？還是失望嗎？還是滿意失望兩方面都說不上嗎？還是搖頭嘆息，叫道：「原來如此嗎？」

這些都是我們急切能知道的問題，這就是以後這十四章書要講的故事。

四十七

林旅長同慧林結婚那一天，他心中很得意。

在衆人拍掌聲中，他看慧林嬌羞的樣子，比四年以前，還要美麗得多，因為從前慧林還沒有長成熟，現在身體各部分都發達到豐滿的地步；從前慧林穿的不過一點隨身衣服，現在却艷妝了。林旅長看了又看，心裏的快樂，真是難以形容，四年多奮鬥的生涯，到現在居然得着報酬了。

到下午賓客散完後，他們坐轎到新公館來。新公館在試院街，因為離旅部近，林旅長便於往來。這裏的房子，本來是一位富翁修的，現在因為舉家搬到

成都，所以出租。雖然屋門對着熱鬧的街市，裏面都佈置得很幽雅。庭前種了許多花木，水缸裏養了金魚，青苔虎耳草滿地生在石山上。上面還有葡萄架，春夏天更使滿地陰涼。

屋裏面的陳設，比屋外更好十倍。只要用錢可以買得出來的東西，都應有盡有。頂特別的就是床對面放着一個大穿衣鏡，差不多可以照全身。牆壁除掉名人字畫以外，排着林旅長最愛舞的一把寶劍。

「你看這個屋子陳設得怎麼樣？」林旅長同慧林進屋問道。

「很好。」

「你心覺得怎麼樣？你快不快活？」林旅長走近慧林身邊坐下，一隻手

按住她的腰問道。

「你呢？」慧林斜視他一笑。

「我心裏真是快活極了！」

「爲什麼？」慧林故意問道。

「爲什麼？現在整個的慧林都是我的了！」林旅長一雙手執着慧林的

肩，細看她道。

「不要這樣死死的看人，看得人怪不好意思！」慧林臉快紅了。

「你這樣好，我怎麼能夠忍得住不看？你瞧，這對眼睛真可愛極了！」

林旅長說完，向慧林連吻了四五下。

「從前鵬運也常常稱贊我的眼睛好看。」慧林說了以後，自己有點失悔，

不應該這個時候講這樣話。

「鵬運嗎？請你以後不要講鵬運，我不喜歡聽你講他！」林旅長臉上登

時現出不快活的樣子。

「爲什麼不要講他，他不是你的好朋友嗎？」慧林心裏也感覺着不痛快。

「當然是我的好朋友，不過我現在不喜歡你講他。我愛你真是愛極了，我

「要你只是我一個人！」林旅長說着又吻慧林。

「我現在已經是你一個人的了。」慧林嫵媚的強笑道。

「這樣頂好了。」

「你心裏該沒有什麼不快活罷？」

「我心裏很快活。我得了我理想中的美人，我怎麼不快活？」

當天下午，雖然因為慧林提起鵬運，彼此心裏有點不舒服，不過晚上一過，什麼事都沒有了。

新婚的快活，凡是過來人都能領略，也用不着作者憑空去憶想。總而言之

一句話，林旅長現在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一個人；

× × × × ×

有一天晚上林旅長因為幾個軍營裏的朋友會着高興，吃了一個大醉回來。慧林扶他睡床上，他一點人事不醒。薰人的酒臭，幾乎令慧林不敢親近他。

從前鵬運雖然有時吃酒，不過從沒有林旅長吃得這樣濫醉。這是慧林第一次遇見吃得像死人一樣的醉人！

慧林叫使女熱了一壺熱茶，放了茶桶子裏溫着，恐怕林旅長回頭起來要吃。她把一床被窩，輕輕地給他蓋上，自己也不敢脫衣服，隨便在他身旁睡下。

到半夜的時候，慧林已經快睡着了，林旅長忽然一雙手在夢裏揮舞起來。

他一拳重重地打在慧林的胸口上，慧林大叫一聲，林旅長也驚醒了。他急忙問慧林什麼事，慧林疼痛已極，一時講話講不出來。

林旅長急忙把燈點燃，看見慧林雙手把住胸口，連聲叫痛。到後來痛得稍好一點，慧林能講話，林旅長纔知道他夢中打了她。

林旅長替她把胸前的衣服解開，一看駭了一大跳！左邊肋骨上青紫了一大塊，撫摸着就比疼。究竟肋骨打傷沒有？心臟受傷沒有？都不知道。

林旅長駭得一身冷汗，心裏失悔極了。慧林閉着眼躺下，不住地叫疼。

林旅長出去叫僕人，馬上去請醫生。停一會，醫生來看，說幸虧肋骨心臟還沒有受傷，不過傷勢很重，至少也得一個月纔可以復元。他拿一包止痛散，叫調雞蛋清敷上，又開了一個藥方，叫明天檢來吃，他立刻告辭走了。

林旅長親手把藥替慧林敷上，停一會，問她還痛不痛，慧林說比較好一點。

「你該不怨恨我罷？」林旅長問道。

「誰怨恨你？不過你酒以後也應該少吃一點纔好，酒吃多了，是有傷身體的。」

「不但有傷我的身體，而且有傷你的身體，以後我決定不吃了！」

「絕對不吃當然很難辦到，只要能夠少吃一點，就很好了。」

林旅長雖然吃醉打傷了慧林，慧林的性情真好，能夠一點不生氣的寬容他，勸戒他。他得着這樣賢淑的妻子，他還不快活嗎？總而言之，林旅長是世界上最快活的一個人。

x x x x x
慧林胸口的傷痕，一天天地好了。一個月以後，簡直平復如常，胸膛上青紫色也退盡了沒有一點痕跡。林旅長心裏很高興，帶着慧林去逛公園。

這時正是三月，公園的桃花今年特別開得茂盛。他們一上山去，沿路就看見不少的桃花。進公園去，他們在西湖亭上去吃茶。俯視西湖少湖，春水泛泛，楊柳垂滿湖岸。慧林第一山下的舊家，也可以望見，現在已經租與別人了。

風景雖然好，慧林却無心觀看，因為這個地方能夠使她回憶的事情太多了。她靜靜地對着湖山，一言不發，好像出了神。

她有四圍的風物，依然一樣，然而她的生活，却發生重大的變遷了。自從鵬運死後，她同林旅長一天天地相好，鵬運的影子也就漸次模糊了。今天不知道爲什麼，一到此地，她同鵬運從前一切的經過，都在腦子裏湧現出鮮明的印象。

來？

她想起她從前同鵬運小時在西湖花船上的情形了；如何鵬運快掉下水，她去找住他；如何用力太猛，跌了一交，鵬運伏在她身上，引得大家大笑起來。她想起同鵬運戀愛時的情形了；如何後來鵬運怕結婚，約她一同逃走；如何她不肯，他們在書房裏痛哭。他想起她同鵬運繼續戀愛時的情形了；如何他們每星期六到公園相會；如何那一次鵬運強迫着吻她，被別人驚散。她又想起她同鵬運在竹林村的情形了；如何鵬運同她下棋，老是忍不住看她；如何在竹林裏鵬運好像要瘋狂的樣子。最後，最後，她想起鵬運死時的情形了。

她頂好是不想了罷！她心裏不由她自主，越是要想。

她回憶起鵬運屍首抬回家，她揭開看見他胸口上刺刀戳的傷痕，她心都緊了，她覺得自己胸膛上怪不舒服的。

她想：這裏就是公園，這裏就鵬運被何三用刺刀戳死的地方。這裏，她

却同林旅長——她現在親愛的丈夫——一塊兒來吃茶。

這些甜蜜的回憶，驚心的回憶，一頁一頁地在腦子裏重現了一遍，她驚駭了，她悲哀了；她一陣心酸，眼淚到了眼前，她堅力忍住，只是長嘆一聲，默默道：

「這——這就是人生！」

「你爲什麼嘆氣？」

一種聲音，忽然在問他，她回頭一看，原來是林旅長！她心裏一急，一時講不出話來。

「你剛纔爲什麼嘆氣？」林旅長再問道。

「沒有什麼。」她懶懶地答道。

「沒有什麼？我想一定有什麼。你心裏如果有憂愁的事情，你應該告訴我，是不是？」

「我們以後不要到公園！」

「爲什麼呢？」

「我不高興到這個地方！」

「爲什麼呢？……哦——」

林旅長心裏明白，也不再往下問了。他立刻把茶錢開了，兩人回家去。這個時候，林旅長是不是世界上頂快樂的一個人呢？

四十八

有一天，林旅長不在家，慧林一個人獨坐無聊，正在看紅樓夢，忽然何表姐進來。慧林有見何表姐來，滿心高興，急忙丟了書去迎接着她。

慧林沒有看見何表姐已經快兩個月了，自從她結婚時，何表姐來陪了她兩天，幫了她好些忙，以後就沒有會面。雖然東街子只隔一條河，究竟來往沒有從

前方便了。況且何表姐家裏也很忙，她的丈夫在瀘州川南師範學校當校長，一學期只回來兩次，家裏一切的事務，都靠何表姐料理。

「我很早就想到瀘州去了，不過家裏的事情，一時脫不了手。」何表姐對慧林這樣說。

「究竟有些什麼事情？」慧林問道。

「事情多着呢？佃出去的田地，每年要催租；租出去的房子，每個月要取房錢；家裏又需要這樣，需要那樣。父親精神雖然好，究竟是上了年紀的人，在外間支持，已經很勞了，家裏的事情，當然只好由我管。我還要替他管帳呢。母親又常常三病兩痛的。我要一走，家裏的事體，誰管呢？」

「請個管事不好嗎？何必自己這樣忙？」

「管事！好容易請的管事！家裏的事，除了自己管，別人管是靠不住的。如果你什麼都交給管事，恐怕幾年工夫，他替你管完了！」

「你嫌事多，我却嫌事少，一天到晚坐在家，真是怪無聊的。」

「你也算幸福了，什麼事體都有人管。」

「什麼幸福？我現在覺得無聊極了，好像一個養來玩的小鳥一樣。」

「他對你當然很好，是不是？」

「很好。」

「那麼，你還有什麼不快活？」

「我覺得我同他的性情有好些不相投的地方。」

「何以見得？」

「他老喜歡濫酒。」

「濫酒也是男人的常事，何況他是一個軍人。」

「他不單是濫酒，吃醉了在睡夢裏還要打人！」

慧林告訴何表姐那天晚上雲章打她的情形，何表姐也很驚駭，不過她勸慧林

這也不是很要緊的事情，他是出於無心，不要因此不快活。慧林說她本來沒有介意，只勸他以後少飲點酒，他已經答應她了，殊不知昨天晚上，他又吃得盪醉回來，所以她心裏很不快活。

「不要愁，反正吃酒總不算一樁很大的壞事，以後慢慢勸他好了。」

「吃酒都還不要緊，他老是講那種殘忍冷酷的話，令人聽了心裏怪難受的。」

「怎麼樣殘忍冷酷？何以見得？」

「他沒有一個地方不表現出來。他老是說世界是殘忍冷酷的，你不殺人，人就要殺你。固然，他沒有這樣明說，不過他講話時的態度，同他的語意，確是如此。未結婚以前，我還以為他很仁慈，既結婚以後，我同他相處久了，談話多了，我纔知道他已經養成這樣一種思想，我心裏不快活極了。」

「你以為他那種思想中間，有幾分真理沒有？」

「也許有幾分真理，不過我聽見他那種殘忍話，我是受不了的。他常講這話，我對他的印象也一天天的壞。」

「你也應該原諒他一點，你不要忘了他是一個四川的軍人，不殘忍是沒有資格當四川的軍人的。」

「我當然是極力的忍受，我還是盡力的愛他，盡力的順從他，不過我心裏沒有從前希望的那樣快活了。他尤其不願意我提起我從前丈夫的名字，一提起，他就生氣。」

「嫉妒也是夫婦間的常情，不嫉妒就不能表示真正的愛，不過鵬運已經死了，提提他有什麼關係呢？從前他同鵬運不是很好很好的朋友嗎？」

「連我也不明白，不知道他爲什麼這樣容易不高興聽見鵬運的名字？但是我沒有法子不想鵬運，尤其是上一次到公園以後，我心裏常常回憶他。有時我不知不覺的就說到鵬運了，說出來纔後悔，已經來不及，這樣，已經不止一次

了。老實說，鵬運從前對我也不錯，教我怎麼能夠不想他？如果我現在還是鵬運的寡婦，我也許不再嫁了。當時我真是太沒有把握，怎麼糊裏糊塗就答應了？」

「你千萬不要這樣想！一個人既然決定作一件事體，就不應該再回頭，不然心裏是很痛苦的。你既然嫁了雲章，你就一心一意，永遠愛雲章好了，不然你的生活，以後是很痛苦的，而且你也辜負了雲章愛你的一片心。不管怎麼樣，他對你，總算很好，是不是？」

「他對我確是很好。」

「那麼你以後再不要亂想，好好愛他就是了，」

「好，以後我一定盡力愛他。看以後怎麼樣？何表姐呀，我現在覺得人生在世，真是無聊得很，尤其是變一個女人，一輩子依靠人，一輩子作男人的玩具，真正無聊極了！」

「這完全看個人的看法。人生本來是一個莫明其妙的東西。你要心裏認爲牠有意思，牠馬上就有意思，你要心裏認爲牠無聊，牠馬上就無聊。其實人生究竟是有意思，還是無聊，誰也不知道。既然沒有法子知道，如果你不願意受苦，你還是不要認爲牠無聊纔好。」

「你以爲心理一變什麼都變了嗎？」

「對了，心理一變什麼都會變。」

「如果你心理極力以爲牠有聊，但是你的經驗都處處告訴你牠無聊，怎麼辦呢？」

「這是因爲你信仰不堅。如果你信仰真堅，你絕對不會覺得無聊的。就遇着無聊的時候，無聊的事情，你的信仰也把牠『有聊化』了。」

慧林與何表姐正談到這裏，雲章回來。他看見何表姐，也很快活，午飯叫了許多菜來請她。雲章對何表姐異常的客氣，一定要留她住一兩天再回去，何

表姐說她家裏事體忙，改日有工夫再來。

「以後我希望你能夠常常來纔好。」

雲章道：「慧林一人在家裏，怪寂寞

的。雖然她母親常常來看她。但是那裏有少年同學一塊兒談得有趣呢？並且

我不久就要到成都去一趟。因為王督軍召集了一個軍官聯席會議，解決軍事政治問題，萬師長自己不能去，叫我代表去。」

「大概什麼時候動身？」何表姐問道。

「大概在下個月，距現在還有二十幾天。」雲章答道。

四十九

大凡帶浪漫性的人，看東西總是看不清楚看不真實的，因為一清楚真實，就沒有幻想的餘地，也就無所用其浪漫了。所以浪漫詩人總喜歡描寫月光下的風景；遠望的河山；神仙的故事；若遠若近的夜鶯；世界上找不出的理想美人；超

羣絕類不近人情的英雄好漢；打破社會一切制度的風流少年；反叛法律打富濟貧的忠義強盜；因為這些東西都是看不清楚的，少有真實性的。惟其不清楚不真實，浪漫詩人纔可以信口開河，纔可以想入非非，纔可以把小指頭大一件事情，幻想得泰山那麼大，小米大一顆露水，幻想得有東海那樣深，真好像有這麼一回事，而人生實際上重要的事情，他們却看作毫無關係了。

這一種顛倒一切社會事物價值的舉動，多半是帶浪漫性的人作的事情。如果一個人不生在社會，無論你怎樣去顛倒社會上一切事物的價值也沒有什麼關係，如果你還要生在社會，你又這樣作，往往你的生活將來要陷於苦痛的狀況。這種苦痛的來源，一方面固然是社會上的壓迫，你一反常，社會就要拿法律來制裁你，拿道往來批評你，使你在社會上不能立足。

就算你能逃脫法律的制裁；不顧道德的評論，但是他一方面你的生活，仍然要永遠在不清楚不真實的狀態中，你纔能夠免去苦痛。你如果理想了一件美麗

的東西，你可以在月光下看，你可以在遠處看，千萬不要拿近面在日光下清清楚楚詳詳細細的看，因為這樣一看，你馬上就會發現你所理想的東西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你沒有法子，只好失望了。

林旅長從小就把慧林當作一個理想的美人，他常常幻想得慧林作妻子的快樂。這一種幻想鼓勵他，吸引他，使他不顧一切的困難來達到他的目的。然而一旦目的達到，他的幻想立刻就消滅，他發現慧林也不過是一個尋常的女人，沒有什麼特別好的地方了。

有時他不相信，他仔細把慧林審視，慧林確乎是很美麗，但是像慧林這樣美的女子，天下也很多很多，慧林實在也沒有什麼特別希奇。他想他以前真是糊塗，瘋狂，爲什麼覺得慧林是天下第一的美人，他要沒有她，簡直不能生活？現在的的確確他有了她了，然而他的生活却沒有什麼特別快活來。

如果單是他幻想消滅，雖然他心裏感覺痛苦，失悔以前白費許多心力，究竟

他還得着一個美好的女子，也還勉強可以過得下去。最難堪的，就是慧林已經是愛過別人別人愛過的女子！而且已經嫁過二年多人的女子，青年女子最可寶貴的處女美，已經被別人先佔去了。他想起他費了這樣多的心血，賣了這樣多的氣力，結果却討一個「已非完璧」的女子，他憤怒的戰慄！

在結婚以前，他又不是瘋子，他當然知道慧林已經嫁了人，但是在那個時候，他對慧林有許多幻想，他幻想了許多的好處。所以處女不處女，在他心目中，簡直毫無關係。結婚以後，他的幻想消滅了，這一點，他看得很重要了。

他氣極，恨不得要殺人！

尤其使他痛心的，就是慧林現在並沒有忘記鵬運，常常無意中流露她想念鵬運的意思，可見慧林的精神，已經不是全部分傾注在他身上了。鵬運，鵬運！你是什麼東西？你居然敢承受慧林的愛，你居然敢先奪去了我的慧林，你居然現在還敢佔據慧林的思想，你捱六刺刀捱得太少了，我恨那天晚上沒有親自去多

戮你幾刺刀！

一個人曾經用了他全副的精神，全副的力氣，全副的靈魂，想去達到一種理想的東西，結果却發現他所得的與他理想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已經夠使他悲哀失望了，何況再加上一種受不了的痛苦？

有一天晚上，不知道談什麼事，慧林不小心，又提到鵬運，他萬分的忍耐不住了，大罵慧林一頓。自從同慧林結婚以後，這是他第一次罵她。慧林看見他生氣，也不敢多講話，只是傷心痛哭。雲章後來想一想也後悔了，又用好言語去安慰她，甚至於還替她陪罪，慧林纔好了。然而事過了，雲章心裏愈是不快活。

初結婚後，他差不多每晚都回家，有時就遇着特別事故，他也想法子推辭，朋友因此取笑他，已經不止一次了。兩個多月以後，他漸漸的有點厭倦了，起初還是有事體不回家，後來簡直有時籍故不回家。不回家雖然減去了對付慧林

的麻煩，然而終不能減去他心裏的痛苦。每到極不快活的時候，他拼命吃酒，吃醉了舞一回劍，長嘯一聲。心中覺得痛快了許多。

在苦痛無聊的生活中，他還能勉強得一點慰安的，就是慧林對他的態度，非常的好。無論他怎麼樣對慧林，慧林始終忍受，不出一句怨言。第一次雲章罵她，她還當面痛哭，以後雲章罵她的次數更多了，她不敢當面哭，只好背地哭。雲章有一次回家，發現她在哭，問她，她用旁的話支吾，雲章知道，因為他對她太薄情的原故，心裏不免憐惜她，然而一想起慧林也許是在哭鵬運，他立刻又變憐憫爲憤怒了。

因為他快要上成都了，慧林對他特別的好，事事都體貼他。雲章看見慧林替他預備這樣，預備那樣，心裏又覺得慧林對他確是很好，他近來對她的暴行，真是對不起她。

「你這幾天也太辛苦了，替我準備許多東西。」雲章對慧林道。

「這有什麼，這不是我應該作的嗎？」

「有好些東西，你叫老媽子收拾好了。」

「老媽子不知道你需要什麼，並且她們也不知道什麼東西在什麼地方。」

「你對我太好了。」

「你又笑我了，我對你有什麼好？一個妻子，當丈夫要出門，替他預備點

東西，就算太好嗎？」

「不過，我始終覺得你很好。我近來有好些時候，對你發脾氣的地方，請

你原諒。」

「發發脾氣，沒有什麼關係，只要你永遠愛我就好了。」

「我一定永遠愛你！」

然而雲章的「一定」也得要看時候，在未結婚以前，他「一定」要得慧林，

「一定」要當大人物，「一定」要殺鵬運，「一定」要殺何三，差不多每個「一

「都實現了。結婚以後，他精神上很不痛快，他的意志好像沒有從前那樣堅強，因此他的「一定」也常常靠不住了。

究竟他這一個「一定」能夠維持多久？我們看罷。

五十

十幾天以後，雲章果然動身赴成都去了。

由富順到成都，中間一定要經過資州，所以雲章到資州去會萬師長，萬師長親自告訴了雲章他對於收束四川政治軍事的意見，叫雲章在會議中提出。萬師長是很贊成裁兵的，不過如果別人不裁，他也不願意裁。萬師長也很贊成政治統一的，不過如果別人要割據，他還是割據。萬師長是極端反對內爭的，不過如果別人要打他，他沒有法子也只好打別人。

萬師長的態度是很光明的，很公平的，很有理由的。萬師長的一切行動，

都有他不得已的苦衷。萬師長抱的政策可以叫做「看別人的政策」，別人要壞，他沒有法子，只好跟着他壞，然而別人看見萬師長壞，也跟着他壞。結果，鬧得四川民窮財盡，而萬師長這樣的人，却是不應該負責任的。

雲章對萬師長囑託的話，都一一緊記在心。當天晚上，他們又談了許多別後的話。雲章並且告訴鵬運母子對他的妹妹是如何的好，他妹妹死時說了些什麼話。他又講到鵬運如何被何三殺死。他又講到他如何後來娶了慧林。「你現在既然得了慧林。你的生活應該很快活了？」萬師長問道。「別人都以為我的生活應該很快活，我自己却一點也不覺得快活。」雲章嘆氣道。

「爲什麼呢？」

「不知道爲什麼，我心裏總覺得同她相處沒有什麼快活，我覺得她仍然是一個平常的女人。」

「本來女人就是一件極平常的東西，因為個人心裏見神見鬼的把她看得天那樣高，所以好像非得着心裏戀愛的人就活不了，其實沒有什麼特別了不得的事情。醜的，俊的，好的，壞的，貞節的，不貞節的，都是一樣的女人，都是一樣的用法，何必一定要見神見鬼的去想一個女人呢？」

「你這種主張，未免太物質化了；太看輕愛情了。」

「管牠物質化不物質化，看輕不看輕愛情，我說的話，確是千真萬真的。不信，今晚我們叫一兩個來陪陪酒，你看怎麼樣？」

萬師長說着高興，馬上就叫人去接李小蠻，薛金鳳。連雲章也想不到，萬師長已經變得這樣開通了。

不上半點鐘，李小蠻薛金鳳兩人都笑嘻嘻的走進來。雲章一看，果然都長得不錯。李小蠻不過十五六歲，瘦削的臉兒；媚人的眼兒；彎彎的眉兒；紅薄的唇兒；嬌小的身兒；無一樣不可愛。薛金鳳不過十七八歲，身體比李小蠻強

健一點，所以各部分都長得很豐滿，講起話來也很大方，聰明是藏着的，不像李小蠻那樣顯露。如果你把李小蠻比作林黛玉，薛金鳳真可以當薛寶釵了。

雲章想不到妓女中也有這樣美好的人物。可見天下美人甚多，從前他把慧林看作天下第一美人，那樣發狂的愛她，真是見識太小了。

「老林，你看她們怎麼樣？我的話該不錯罷？」萬師長笑問道。

「很好。」

「妙，妙！你也講『很好』了！」萬師長拍手大笑道：「小蠻，你過去

同林旅長一塊兒坐，多勸他吃幾杯酒，他的酒量很不錯的。」

小蠻聽說，馬上過去，挨着雲章坐下，一隻手搭在他的肩上，雲章沒有法

子，也只好用一隻手摟住小蠻的腰。小蠻略一移動，就坐在雲章的懷裏。雲

章這個時候，覺得有點「飄飄然」了。

「林旅長，你喜歡我罷？」小蠻斜着眼膩媚的問道。

「我喜歡你。」

「金鳳姐姐，你看，林旅長說他喜歡我了！」小蠻回頭時金鳳道。

「好呀！林旅長喜歡你呀！」金鳳笑道：「你不要太高興，只怕林旅長靠不住。」

「林旅長你靠不靠得住？」小蠻回頭問道。

「對了，我靠不住。」雲章故意道。

「靠不住的人，我不要，」小蠻一掙身要起來，雲章急忙緊緊地抱住她。

「剛纔是同你開玩笑的。我這個人，是世界上頂靠得住的人了。」

「我不信！」

「你以後就知道了。」

「你要真靠得住，你吻我！」

雲章凝視着小蠻，小蠻真可愛極了，他立刻吻她。

「還不夠，還要叫我一聲『我最親愛的小蠻！』」

「我最親愛的小蠻！」

小蠻高興得跳起來，萬師長同金鳳都哈哈大笑。

胡鬧了一陣，小蠻同金鳳輪流的勸酒，萬師長同雲章都開懷痛飲起來。吃了，雲章越是狂放了，他抱住小蠻，不住叫「乖乖」，萬師長對金鳳，差不多也作同樣的工作。

停一會，小蠻金鳳又彈了一陣月琴，唱了幾支小調。瓊琮的琴音，忽緩忽急，忽高忽低，配上小蠻清脆宛轉的聲音，與琴音滾成一片。雲章心裏舒服極了。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吹狎妓。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嘗試快樂的人生。

她們二人彈唱完後，雲章不住拍掌叫好。他再把小蠻放在膝上，叫小蠻連喂他三杯酒，小蠻喂他，他三口氣立刻呷完，連聲叫痛快。吃完酒，他再叫小蠻唱，小蠻唱一首四季相思：

春季日光輝，

桃李正芳菲，

芍藥牡丹花兒一齊開。

蝴蝶兒雙飛，

飛來飛去，

成雙又成對。

惹得人相思，

傷心淚滿垂。

負義才郎，

一去不回歸。

這相思害得奴家，

如痴又如醉。

小蠻唱完，雲章心裏高興，又吃三杯。

「四季相思還不是小蠻的擎手好戲。」萬師長道。

「小蠻頂會唱跌斷橋了。」金鳳搶着說道。

「小蠻，你唱一首跌斷橋，好不好！」

「我不唱！」小蠻故意道。

「爲什麼呢？」雲章問道。

「你說你愛我，我纔唱！」

「我愛你，我愛你！」

「真心還是假意！」

「真心！」

雲章抱住小蠻猛烈的一吻。小蠻推開他道：

「這樣兇，吻得人怪痛的！」

「好，好，下一次輕一點好了。」雲章道。

「不行！非罰你三杯不可！」

「好，好！我吃，我吃！」

雲章像牛一樣的飲了三杯。小蠻曼聲唱道：

陣陣起涼風，

鐵馬兒丁東，

雨滴空階，

恰似人行動。

這相思，

害得奴家真沉重！

悽涼宛轉，字字沁入心脾，雲章聽入神了。

到後來小蠻用原調，唱李亞仙刺目中的一段，笑對雲章道：

亞仙忙擋着，

公子你在些做什麼？

昨夜晚你，

已經得了個夠，

爲何

你今日又來——

唱到這裏，小蠻已經笑不可仰，滾入雲章懷裏了。

一直鬧到三更後方散，萬師長一定要叫雲章作小蠻的「入幕之賓」，雲章起初還有點遲疑。後來當不起小蠻的媚力，也就答應了。

第二天又胡鬧了一夜。

第三天，雲章纔動身赴成都去開爲國爲民的軍官聯席會議。

五十一

雲章到成都不上兩天，軍官聯席會議開幕。

雲章起初還以爲他們真正要解決四川的軍事政治問題，開了兩次會，雲章纔知道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大家爭執最激烈的。就是防地的分配。萬師長所佔的防地，比較上都是肥美的地方，所以大家對萬師長都表示不滿意，要強迫他讓出一部份的防地。

雲章看見大家不討論旁的問題，首先就要搶他們所佔的地盤，當然極端表示反對。起先他還以爲只是其他兩位師長不滿意，到後來他知道王督軍也不滿意，他看見形勢不好，還不等會開完，也不通知，就一溜煙跑回資州去見萬師長。

雲章剛走不上兩個鐘頭，衛戍司令部就派了兩連人到寓所去捉他，看見他不

在，搜索了兩三遍，只好回去報告。王督軍及其他兩位師長知道雲章逃跑，都非常憤激，立刻就開會討論對付萬師長的問題。於是乎軍官聯席會議的目的，由解決政治軍事，遂一變而為打倒萬常五了。

會議了一天，結果由王督軍對萬師長立刻打電，令他三天退出資州內江。萬師長回電態度很強硬，王督軍再進一步，下一個討伐令。討伐令的內容，大概是說，萬常五「盤踞數縣，蹂躪人民，不服政府命令。」「本督軍愛民如子，不忍數縣人民，久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所以「整我戒行，誓掃凶頑。登斯民於衽席之上」。討伐令作得真是冠冕堂皇，把王督軍一片愛民心事，活現紙上。

文章雖佳，其奈萬師長不是好惹的人何！萬師長手下的軍隊，是全川裏最能打仗的軍隊，尤其是雲章手下那一旅人，訓練最好，鎗械也極齊全，真打起來，至少也得費大勁。佔地盤是大家願意的事情，犧牲實力去打仗，是大家不

願意的事情，何況打仗還不一定打勝呢？

所以討伐令雖下，大家還是不敢動兵。雲章回資州告訴萬師長，萬師長登

時大怒，後來再接着王督軍限他三日裏退出資州內江的電，更氣得暴跳如雷。

雲章勸他不要着急，好好的佈置防務，準備一戰。

因為萬師長要同雲章商量攻守的方略。所以雲章暫時在資州住三天。除了討論軍事以外，李小蠻薛金鳳也接來玩了好幾次。

到後來一切事務都佈置停當了，却毫不見對方的動靜，二人心裏疑惑，難道他們已經罷休不成？

有一天晚上萬師長同雲章剛從李小蠻薛金鳳二人家裏出來，兩人都坐上玻璃窗的四人大轎，前後一連手鎗隊圍繞着。剛出巷到轉角的地方，忽然茶館裏砰的一聲，一鎗打來，一連又是幾聲，把萬師長轎子的玻璃窗打得粉碎。

雲章聽見第一鎗聲，馬上從轎裏跳下來，把懷裏手鎗，對準刺客一鎗，刺客

登時應聲倒地。還有兩個回頭就跑，被衛隊開鎗打死一個，活捉一個。滿街的人，都逃得精光。

雲章急忙去看萬師長，已經一鎗從左耳打進，右臉出來，滿臉是血，早已「嗚呼哀哉」了。雲章指揮衛隊，把萬師長的屍首，抬回師部。剛一坐定，忽然外面一陣鎗聲，守門的衛隊，登時打死七八個。外面一羣的軍士，一擁而進。

雲章知道大事已去，心裏也不驚慌，把手鎗向旁邊一扔，向進來的兵士笑道：

「弟兄們！好說好商量，不要『方』，好不好？」

「林旅長說話是『落教』的，咱們不要『方』他。」進來的一位軍官招呼兵士們道。

雲章退回師部一間寢室，外面有十幾名兵監視着他。

外面還有繼續不斷的鎗聲，三更後，什麼都清靜了。

第二天一切都明白，原來刺萬師長，活提林旅長的就是萬師長一位親信的張旅長作的。張旅長奉了王督軍的命令，升他爲師長，叫他『反正』，所以他就不客氣的把多年的好朋友犧牲了。

同時在富順雲章所委託的謝旅副官也奉了王督軍的命令，升爲旅長，

新升的張師長，把資州讓出來給王督軍。新升的謝旅長，把富順讓出來給張師長。這一回的軍事，也就告一結束。張師長把雲章看守了一星期，後來看大局平定，想着害雲章也沒有用處，所以看在同僚分上，把他放了。

慧林起初聽見這些變動，料想雲章已無生望，在家裏哭得死去活來。到後來聽見雲章囚在師部，到處託人營救，別人也不理她。尤其令她痛心的，就是從前恭維她的人，現在一個個都來欺負她，尤其是陳公公，他居然拿出族長的資格，把竹林村的田地，同西湖邊的房子，都佔住要奪回去，說慧林沒有繼承的資

格。他要慧林交契約，慧林不肯，他就去運動縣知事派人來追收，慧林只好交出。

慧林剛交出契約的第二天，雲章忽然回來了。慧林看見他回來，心裏異常的高興，對他哭訴別後的情形。雲章亟力安慰她，說沒有什麼關係。慧林告訴陳公爭奪產業的事，雲章聽見也生氣，不過想一想沒有辦法，也只好忍氣暫時不理。他安慰慧林，說不要產業，也不要緊，因為他現在還有兩萬多塊錢，也很夠他們兩夫婦生活。

旅長雖然丟掉，性命却没有丟掉，這總不能不算是一件很僥倖的事情。並且手裏還有這樣多錢，還住下這樣好的房子，還守着這樣好的妻子，這總可以算不壞的境遇了。

慧林一方面，更把旅長失掉，看作一件極不關重要的事情。她現在很明白，多當一天旅長，不過多欺負一天的人；多造一天的孽；多養成雲章更殘忍的

性情，雖然陳公么欺負她，是因為旅長位置失掉的原故，却是平心而論，慧林實在是沒有資格承受陳家的遺產。

現在尤其好的就是旅長不當以後，雲章沒有什麼旁的事體，在家的時候比以前多。雲章經過一場劇變，好像對她也比從前好一點。不過也有時間悶坐在家中，想起從前的生活，不免嘆氣。

慧林想種種方法去安慰他，雲章心裏還是不快活。到後來他覺得在家住着，無聊極了，他漸漸地喜歡縱酒，喜歡打牌，間或還去逛一逛簪子。

五十二

雲章自從失掉旅長的位置，從前本縣尊敬他的人，現在都看不起他。雲章心裏所受的刺戟，使他精神上很不快活。起初他還是一團驕氣，以為暫時失意，沒有什麼關係，一轉眼，機會一來，他不愁不能恢復他原來的地位。但是

時間一天天地過去，他的前途，始終毫無希望的樣子，他又受不慣別人看不起他這種悶氣，他心裏越是憂愁。

並且因常常飲酒打牌，深夜不睡的原故，他的精神也漸不如前了。從前很不容易得病，現在稍爲冒一點風寒，立刻就害起病來。六月間他忽然染了痢症拉了十幾天的肚子，把一身拉得枯瘦如柴。病好起來，身體愈不如前了。

其實拿雲章的才幹來說，他還可以作許多事情，不過他既然當過旅長，如果再去作旅長以下的事情，是很可羞恥的？所以雲章什麼事體也不屑作。就不作事，他有的是錢，住在家裏，也可以很快活，不過雲章又是一位極野心的人，他不能閒着享福，一閒着，他就悶得慌。

他有時想：難道我這一生就是這樣完了嗎？他回憶過去四年多的生活，他以一個窮學徒，居然擡到旅長的地位，居然得着慧林爲妻，他的志願，差不多每一步都實現了。誰知一轉瞬間，他作的事體，樣樣都不如意。慧林也不好

了，旅長也失掉了，尤其痛心的，就是身體也弄壞了。身體是一切事業的基礎，身體一壞，就不管他的前途絕了望。

身體壞的人，如果奮鬥的心還沒有死，還有希望身體可以復元，重新振作起精神來作事業，然而他奮鬥的心，好像已經死了。

心死的證明，就是他精神的頹廢。他對於什麼事體都好像是隨隨便便，過一天算一天，沒有精神，去照顧到將來。如像吃酒，他知道是有傷身體的，但是他愁極了，沒有法子，只有藉酒來消愁。打牌熬夜，他也知道是有傷身體的，但是他覺得生活太無聊了，沒有法子，只有藉打牌來混時候。至於逛窯子的害處，他更明白，但是他也不管不到這樣多了，只有逢場作戲，消遣，消遣。

精神的頹廢，使他的生活悲哀，生活的悲哀，使他的精神越頹廢。他自己知道得清清楚楚的，但是身體不好精神不快活的人，意志力總是薄弱，看見前面是死路，自己也忍不住要向前走。

他性情越是沒有從前好了。稍爲一點小事體，立刻就使他心裏煩燥，忍不住發脾氣。慧林知道他心裏煩悶，事事都將順他，但是他仍然找出慧林許多不好的地方來，這樣罵她，那樣罵她，有時氣極了，見着什麼東西就打，茶杯飯盤，不知道打碎多少了，不過發一回氣，打盪一回東西，氣過後他心裏又失悔起來。失悔以後，心裏又充滿了悲哀。

這樣的生活，一天天地下去，他沈悶極了。他有時仰天一望，忽覺一陣心酸，眼淚欲奪眶而出。他覺得一切都變了，他與從前完全是兩個人！

生活中的悲哀，大半是自己心理造成的，小半是命運造成的。如果雲章從前不是那樣一個有志氣有作爲的青年，他也不會感覺到現在的痛苦。如果以前沒有那樣大的成功，他也不會感覺到現在生活的痛苦。他詛咒命運在同他搗亂，其實他自己不願意承受命運而引起的痛苦，比命運給他的痛苦，還得多。

有時他一個人跑上公園的西湖亭去遠望。湖光山色，沒有一樣不相同，然而登臨的人已經變成另外一個人去了。

他倚着欄干，望着西湖。湖裏開滿了紅白的荷花；湖邊的楊柳隨風飄拂；湖裏的小船，慢慢往來。西湖景色是這般的秀麗，這般的清幽，他登時心胸頓覺舒暢。但是他一回到他毫無希望的淒涼身世，他又不免黯然傷神，

「像這樣的生活着，到不如死了還乾淨！」

他心裏這樣想，他幾乎想下去葬身在美麗的西湖，却是，還沒有下樓，他的勇氣又消失了，他心裏有點恐懼，不知道死了以後，究竟是怎麼一回情景，他死不下去了。

「真正無用！連死都沒有勇氣死！」

他自己這樣罵自己，慢慢走下山來。忽然他情不自禁的轉身到彭家灣李小紅家裏去了。

他去得不湊巧，李小紅出去沒有回來。他走得疲倦，沒有氣力走回去了，倒在床上，就睡一覺。

他總共睡了一個鐘頭，不知道爲什麼，他今天睡夢裏老夢着鵬運同何三。鵬運滿身的血跡，走上前指着他的臉，大聲罵他。何三的樣子，尤其怕人。白鼓起雙眼，頸上還纏着繩索，走到雲章面前，他忽然自己把頸上繩索解開，向雲章頸上一套。雲章要起來反抗，但是老起不來，要抬手，手也抬不起。何三把繩套上，兩手用力一拉，雲章登時不能呼吸，心裏萬分的難受。

「我完了！我完了。」

他這樣默默地想，身子虛飄飄的，好像他的魂魄已經脫離了軀殼，他呼吸也自由了。

「究竟我死了沒有？」

他正在懷疑的時候，忽然覺得有人推他，睜眼一看，原來是李小紅。他幾

乎有點不相信，他還生存在世界。

李小紅看見他迷離惆恍的樣子，以爲他睡覺還沒有睡醒，叫他再睡一會。他用手把眼睛擦了幾下，定睛一看，果然真的是李小紅，他心裏一塊石頭纔放下了。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他問李小紅道。

「剛回來。」

「你到那兒去了來？」

「一位金先生叫我去陪酒，還有好幾位客人，中間頂笑人的，是一位夾舌子先生。他頂愛搗麻煩，老纏不清楚，真是討厭極了！」

「那一位金先生？」

「他的名字叫金純」，從前常過女子中學的校長。你不認識他嗎？」

「我不認識他。」

「你不認識他，他到認識你。他說他還有事體要找你呢。前兩月因爲他上成都，所以沒有工夫，最近他纔回來，他說緩緩兩天就要找你。」

「他找我什麼事？」

「不知道。大概是關於銀錢方面的事情。因爲他講近來需要一筆錢，他就着就說他要找你，所以我這樣猜想。」

「我人都不認識他，怎麼他會同我有銀錢的關係？」

「我也很奇怪，我以爲你一定知道他，那知道問你，你却一點不知道。你既然不知道，不理他好了。」

小紅這一番話，使雲亭心裏奇怪萬分。金純一爲什麼要找他呢？金純一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難道他從前借過金純一的錢嗎？這是絕對不會有的事情，因爲他從來沒有借過別人的錢，他那裏會借你什麼金純一的錢？

他想了又想，始終莫明其妙。後來小紅拼命同他開頑笑，他也就拋去愁

懷，同小紅鬧玩，金純一找他，他不找他，他也不理了。

「小紅，把烟盤子端出來，讓我抽兩口。」

「你現在居然自己要了，上次勸你你都不吃。」

「趕快去擎出來罷，不要多話！」

小紅去把盤子端出來，替雲章開了兩口，

「小紅讓我自己開，這裏有五塊錢，你拿去叫人買一瓶白蘭地，一隻燒鴨

子，剩下的你拿去買花粉算了。」

小紅接了錢，笑吟吟地走出，雲章守着烟盤子，自己又開了兩口，

五十三

小紅轉來時，雲章已經燒了好幾口煙，精神充足。

他叫小紅把烟盤子收拾好，小紅說她還要抽，雲章就睡在床上，看小紅抽。

小紅今年不過二十歲左右，柳條身，瓜子臉，雖然不是什麼絕色佳人，總算還生得不壞。小紅頂擅長的，到不在她的姿色，而在她的招待應酬。她姿質異常的聰明，能夠體貼別人的意思，講話作事，處處都能給人以最大的安慰，比家裏的妻子，還好多。雲章所以特別喜歡到她家裏來，就是這個原故。

小紅的煙癮很大，一連抽了十幾口，還沒有過癮。雲章對着暗暗的煙燈，看小紅左手擎一塊光滑的小長方石，右手擎一根鐵籤子。用鐵籤子在小煙杯裏挑一點煙，擎在煙燈前一燒。煙一遇着燈火，馬上就漲澎成泡沫般的形狀。乘着煙還未凝結的時候，擎在小方石上一滾，立刻就凝結成長圓形。再燒一下，再滾一滾，覺得太小，再挑一點煙，再燒，再滾，一直使煙籤上成一個圓錐。然後把煙鎗擎過來，把鐵籤上燒好的煙，在燈上略一燒，就向煙盞的小窟窿裏一插，煙泡子就開好在煙盞上面了。

煙泡開好，擎起尺多長，小酒杯粗的煙鎗，一頭滿滿地塞在嘴裏，煙斗接在

燈上，用力一吸。煙泡立刻就像開水一般的洶湧，連着「呼——呼——呼——」的聲音，一會都進了煙盞。

像雲章初學吃煙的人，有時一口氣吸不完，間或還要吐煙子。像小紅那樣的大癮客，煙子都整個吞下去，一點兒也不吐在外面。雲章自己開煙泡子，不是太大，就是太小，有時在煙燈上去燒的時候，把煙就燒去大半。就算開成，形狀也是怪難看的。小紅運用鐵籤的本事，真是高明，個個煙泡子，都成圓錐形。又好看，又好吃。

「小紅，你很可以去當兵。」雲章笑道。

「爲什麼！」小紅停住鎗問道。

「因爲這樣會使鎗。」雲章再笑道。

「對了，當兵的人會使鐵鎗，我會使煙鎗！老實說，如果學使煙鎗的本事來定軍人的位置，那末我也可以當一個旅長了！」小紅說完大笑。

「小紅，什麼都可以當，千萬不要當旅長。」雲章悲憤地道。

「當旅長有什麼不好呢？」

「因為當了旅長，你的地位就高了；架子就大了；你能夠欺負的人就多了；你自己心裏也滿意了。一旦倒臺，欺負你的人也特別多，什麼事體你都不能幹，不肯幹，不屑於幹，一幹總怕別人笑你。還不如當一個小兵，失敗了還可以回去當農夫去，誰也不笑他。」

「你如果真有決心，當了旅長，也未嘗不可以去當農夫。」

「小紅，你說得這樣容易，這真是比什麼都難的事情。即如我罷，我現在生活得無聊極了，我一天到晚，只想回鄉裏去當農夫。自己工作出來，自己吃飯，生活雖然勞碌，精神上却是很舒服的。我只恨我從前爲什麼不去當農夫要去當軍人？當軍人已經不好了，偏偏要去當旅長。現在我想當農夫都當不成了！」

「你也太傻氣了，放着家裏這樣多錢，爲什麼不快快活活的過日子，偏偏要去想當農夫？你以爲農夫的生活舒服得很嗎？你去作一兩天工，就知道了。去年我到代家寺一位戚家裏去拜壽，我看見他們的工人們在種地，我一時高興，也去拿起鋤頭挖了幾鋤，登時累得我渾身是汗，手打起兩個泡，晚上睡在床上，還覺得腰疼，我纔知道，農夫的生活，是不好過的。」

「你說這些不過是身體上的痛苦罷了，那裏比得上一個人精神上的痛苦？這一種痛苦，比什麼痛苦都厲害。」

「你現在覺得頂痛苦的是什麼？」

「難說！」

「你自己也不能說嗎？」

「個人的痛苦，只有個人心裏纔知道，他說不出來，別人也沒有法子了解他。」

我能夠了解你。」

「你了解什麼？」

「你的痛苦，是因為旅長位子丟掉了，是不是？」

「要是這樣簡單，還要你猜？老實說，我現在把旅長看得輕極了，現在就有人送我當我也不當了。」

「爲什麼？」

「因為當旅長是一切罪惡的源泉，是以後生活上一切痛苦的起點。旅長的位置已經把我一生的幸福，完全毀壞了，難道我還想牠嗎？」

「既然不是因為旅長丟掉，一定是因為你身體不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身體不好，不過我現在把身體也看得輕極了。」

個人反正是要死的，多活幾天，反正也無聊，身體好又有什麼用處？」

「你未免太傷心了，我勸你放寬心一點罷。」

「好，好，好！放寬心！小紅，替我開起，我再吃兩口。」

小紅替他開起，雲章狂吸完了。

他今天吃得太多，頭有點昏暈。他躺在床上休憩一會。

隔一陣。小紅端了一大盤燒鴨子。拏了杯筷，斟好白蘭地，叫雲章起來吃。

雲章看見酒，滿心歡喜。

他一連飲了十幾杯，把小紅放在膝上，不住地叫「乖乖」。他又叫小紅

唱，小紅唱了一首五更嘆郎，他覺得沒有意思。自己拍着桌子，不成調的唱滿

江紅道：

怒髮衝冠，

凭欄處，

蕭蕭雨歇。

抬望眼，

仰天長嘯，

壯懷激烈！

三十功名塵與土，

八千里路雲和月，

莫等閑白了少年頭，

空悲切！

他覺得心裏還不痛快，再唱曹孟德的月明星稀。

曹孟德是他一生崇拜的英

雄，然而曹孟德也有悽涼的心境。

對酒當歌，

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

憂思難忘，

何以解憂？

惟有杜康。

「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他重複念一遍，舉起杯來，一連吃了三四杯。

繼續唱道：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但爲君故

沈吟至今。

呦呦鹿鳴，

食野之苹。

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

何時可掇？

憂從中來，

不可斷絕！

雲章唱至此，不覺撫胸長嘆，沒有法子，只有再飲一杯酒。他忽然忘去以

酌一段了，他只記得，

月明星稀，

烏鵲南飛，

繞樹三匝

無枝可依！

此時他心裏悲哀極了，忍不住流下淚來。

停一會，他忽然狂了，用拳頭使勁的打桌子。

五十四

當天晚上，雲章吃得大醉回家。

慧林看見他醉得那個樣子，心裏暗暗悲

痛。她也不敢說他，只好扶他睡下。

雲章睡一會，忽然大嘔大吐起來，把床

褥都弄髒了。

慧林忍氣把床褥弄乾淨，再服伺他睡下。

隔不久，他又咳起嗽來。慧林

看見他咳得厲害，連忙倒一杯熱茶給他吃。

雲章吃了熱茶，嗽一會，稍爲舒服

一點。停一陣，又咳起來。

「慧林，我嘴裏爲什麼鹹津津的？」

雲章忽然驚問道。

「沒有什麼。我想不過是你剛纔吐出來的飲食。」慧林答道。

「不是，不是！你拏燈來照。」

慧林把燈擎近床前一照，不覺駭了一大跳，原來雲章把痰盂都吐紅了！

雲章目不轉睛的看著痰盂，足足有兩分鐘，他狂笑一聲，仰臥床上。他把眼睛閉着，他極力去停止他的思想，他現在也不咳了。

慧林坐在床前，忍不住垂淚。

「慧林，你爲什麼哭了？」雲章忽然睜眼問道。

「我沒有哭，我眼睛有點不舒服。」慧林急忙止淚道。

「像我這樣的人，還值得你哭嗎？」雲章嘆氣道。

「雲章，你不要這樣，我始終是愛你的！」

「我知道——我知道你始終是愛我，不過我沒有從前愛你了，是不是？」

「你還是一樣地愛我，不過你近來因爲很失意，所以性情沒有從前那樣好了。」

「是的，是的，我的性情沒有從前那樣好了。我簡直不是一個人，我簡直是一隻牛，一隻野蠻的牛，是不是？你也太苦了，你怎麼要遇着我？」

「雲章，你怎麼老是這樣講？講得人心裏難過得很！」

「你心裏難過嗎？快了，快了，你不久就會不難過了。你不久就會免去你難過的原因了。」

「雲章，不要這樣說！無論你怎麼樣，我已經下定決心，永遠愛你。」

「無論怎麼樣，你都永遠愛我嗎？你能夠嗎？假如你有一天發現我也許是一個壞蛋，我也許是一個罪人，我甚至於也許是你的仇人，你還能永遠愛我嗎？你對我真能夠這樣好嗎？」

「你還有什麼疑心？你根本上就不是一個不好的人。你近來經了許多憂愁的事情，使你心裏不痛快，我也知道的。我早已經下定決心，無論怎麼樣，我都永遠愛你了。」

「你再說一遍呢。無論怎麼——」

「無論怎麼樣，我都永遠愛你！」

「好，謝謝你！我心裏快活了。」

雲章接着又咳了一陣嗽，又吐了兩口血。慧林叫人去請醫生，雲章止住

她，叫她不要去，他自己明天會去看，反正這種病也不是一天兩天可以好的。

慧林不敢十分違背他的意思，只好聽從他。

到三更時，雲章稍爲平息一點，慢慢睡下，慧林也不解衣服，睡在他身旁。

第二天雲章一起床，頭暈得很，不敢起來。慧林叫人去請醫生，醫生來看

了脈開了方，慧林叫人檢好藥，親自煎給他吃。

「慧林，我仔細想，你對我確是很好！」雲章一面吃藥一面講道。

「不要稱贊我，我不喜歡聽人稱贊。」慧林道。

「慧林，你能夠寬恕我一切對你不好的地方嗎？」雲章不理地問道。

「我當然寬恕你。」

「每件事體都寬恕嗎？」

「每件事體都寬恕。」

「無論什麼事體都寬恕嗎？」

「無論什麼事體都寬恕。」

「我相信你會寬恕我的，不過有一件事體太難了，恐怕你不能寬恕我。」

「什麼事體？」

「我——我以後告訴你。」

「以後告訴我也好，我相信我沒有不能寬恕你的事情。你放心好了。」

「如果你真能寬恕我，我死也瞑目了。」

「不要老講短氣話。」

「慧林，我也知道我活不久了。我下細想起來，我這一生差不多是爲你而

生的。我從小到你店裏當學徒，我心裏就喜歡你，但是我的地位太低了，當然沒有希望得着你。後來我逃出去，打了幾年仗，弄到旅長的地位，我心裏高興，以為可以娶你了，那知你已經嫁了人。我的心灰了，我恨不得死去。我後來纔想既然你已經嫁了人，我既然愛你，我就應該爲你好，所以我用種種方法來幫助你的丈夫。我同你丈夫竟成了知心的朋友。那知後來何三又把你丈夫殺了，我萬想不到又能得你爲妻。我總算很僥倖，能夠得着你，但是我自己不爭氣，得着你又沒有好好待你。現在更糟了，地位也失掉了，身體也弄壞了，意氣也銷頹了，你雖然愛我，我也沒有機會再領受了。」

雲章講話時的態度，活像一個病人臨終時講話的態度，慧林心裏不知不覺地怕起來。難道雲章真要死嗎？她固然知道，吐血病是很危險，但是吐血不一定就會死。雲章怎麼能夠剛吐血就會死呢？不過她心裏總不免怕起來。

她想萬一雲章身死，她以後的生活，真是太淒涼了。雲章雖然近來性情不

好，不過她知道雲章心裏實在是始終愛她。並且她相信雲章其所以性情不好的原故，是因為他身體不好，他的身體如果好一點，雖然心裏也不免憂愁，究竟還有愛她的時候。頂可怕的，就是雲章死，她，她，她以後的生活怎麼辦？

她的命運真是太苦了，幾年工夫裏邊，遭了許多大變遷，嫁了兩次人，現在丈夫又快死了。她自己覺得她還趕不上何表姐。何表姐家務雖然忙，精神上比她舒服得多。

幾個月以來，雲章對她常常發氣，她精神上受許多重大的打擊；快樂的時候少，悲哀的時候多；她身體已經大不如前了。這一次雲章一連病了十多天，她衣不解帶的服伺他，沒有一晚上睡得安穩，沒有一頓飯吃得舒服，身體更吃大虧。

所以十幾天以後，雲章的病漸漸好了，慧林却又害起病來。

五十五

慧林的病，初起時大燒大熱，醫生來看，說是寒熱症，一時很不容易好。

吃涼藥，不聽，換醫生，吃熱藥，也不聽，把雲寧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

他自從上次病以後，他更感覺慧林的好處了，他決定以後要對她好，但是現在慧林又病了。如果萬一有不幸的事體發生，叫他怎麼辦？

世界雖然大，他現在惟一真正的伴侶，細算起來，還是只有慧林。他發

氣，慧林能寬容她；他憂愁，慧林能安慰他；他害病，慧林能伺候他。慧林對

他，總算很對得起。他自己呢，只是嫌慧林不能實現他的理想，用種種方法

去蹂躪她，蹂躪她的身體，蹂躪她的精神。他賭錢，縱酒，宿娼，過一切狂放

的生活，然而慧林却始終忍氣吞聲的寬容他。就孽夫婦間的關係來說，他已經

很對不起慧林了，何況他還有頂對不起慧林的事情？

他有時這樣想，如果沒有他，鵬運現在也許還生存，慧林還可以同鵬運過很快活的家庭生活。鵬運爲人性情是很溫柔的，他能夠體貼慧林，戀愛慧林，慧林更不用說，自然能够永遠愛他。這樣，慧林的生活，一切都光明了。

但是，神差鬼使的偏偏他中途走來，撞進慧林生命之關。鵬運慘死了，慧林孤獨了，他用種種欺騙的方法，居然把慧林騙上手了。他爲什麼要這樣作？因爲他愛慧林。既然愛慧林，爲什麼結婚後又不愛她？因爲慧林不是他理想中的慧林了。但是慧林依然是慧林，慧林始終沒有變，難道這能算作慧林的錯嗎？

不，不，不，慧林是一點也沒有錯的。一切的錯，都應該由他一個人負責。慧林的身體，精神，生活上一切的幸福，都被他用殘忍的手段犧牲了。

犧牲了鵬運何三，雲章心裏還不覺得歉然，但是現在犧牲的是慧林，是他最愛的人，是愛他愛得他良心不安的人，他此時看見慧林垂死的病臥床上，他纔痛悔

他從前種種的錯誤，他精神上痛苦極了。

他想，如果他生命途中不遇着慧林，憑着他的聰明才智，不愁在社會上不能奮鬥出一條光明之路。他很可以去當一個好人，替社會人類作幾件真正有益的工作。就算沒有人畏懼他，尊崇他，贊美他，他自己精神上也快活多了。

然而他遇着慧林了，慧林美好的容顏，鼓勵了他去得高位；慧林美好的容顏，驅迫着他去殺人，騙人。高位得了，人騙了，殺了，結果他却失望了，他的生命前途，也隨着犧牲了。美人，美人，世界上不知道多少的英雄，好漢，才士，哲人，都葬送了他們的生命，在你手裏！我虔求你離開世界罷，讓世界現出一條光明的路來！

但是他能夠因此埋怨慧林嗎？慧林本身是一點錯處也沒有的，要有錯，錯處全在他自己。他害了人，他還要埋怨人，良心上說得過去嗎？

從前雲章作事體只想到成功，他完全不管良心不良心，現在不知道爲什麼，

他作什麼事體，都想到良心了。大概從前他的良心已經死了，現在受了許多的磨折，他的良心，又復活起來。

他除了有時到張老板家告訴他慧林的病況外，差不多整天在家裏陪着慧林。

慧林的母親一有工夫，就來看她。却是慧林的病，始終沒有起色。熱度一點不減，每天只能吃半小碗粥。睡在床上，動也不動，像死人一樣。

有時熱度很高，慧林精神恍惚，非常喜歡講話。她說她心裏很高興，雲章能夠這樣愛她。她說，她的病此時雖然厲害，不久就會好的。她叫雲章不要爲他太勞了，他病剛好，應該要好好將息，不應該太勞碌。她說她一生沒有什麼旁的好處，不過對人是極有同情心的，她只想幫助人，她不想害人。她說她很想何表姐來看她。她很想同她談。

慧林連說到何表姐好幾次，雲章打發人打起轎子去接何表姐，何表姐果然立刻就來。一看見慧林病到那個樣子，也忍不住暗暗傷心。她說了許多話來安

慰慧林，慧林得她來，病雖然還是一樣的厲害，不過精神上快活得多。何表姐看見慧林那樣離不開她，也就暫時住在她家裏。雲章自然十二萬分感謝何表姐的厚意。

慧林的母親，起初還是有工夫纔來，後來看見慧林病勢老不退，也來雲章家裏長住。從此有了何表姐同慧林的母親，輪流的伺候慧林，雲章纔可以稍爲閑一閑，但是他始終還是放不下心，休息一會，馬上又要進來看。

「雲章對你真是好極了。」何表姐一天晚上對慧林道，

「對了。他近來性情也變好了。自從他病以後，從來沒有發過一次氣，從來沒有罵過我，只是常常叫我原諒他。」

「這樣就好了，以後你們兩人，可以很快活的相處了。」

「他近來酒也不飲，錢也不賭，一切的壞習慣都革除得乾乾淨淨，一天到晚，就在家裏忙住守着我。」

「他對你這樣好，你心裏應該很快活了。」

「當然，我很快活。討厭的，就是我的病老不好了！」

「你不要着急，病好起來也是很快的。」

「我就希望我的病能夠快就好了。我現在心裏好像還有許多的希望，我相信我決不會死的。表姐，你想我會不會死？」

「不會死，不會死！」

「我也想不會死。我自從嫁雲章以後，我的生活也夠苦了。現在雲章剛

對我好，難道我就死嗎？我是不甘心的」

「不會，不會。你不要亂想！」

第二天慧林的熱度，居然退了，並且吃了兩碗粥，兩個鷄子。大家都很高興，正在病房裏談天，慧林睡在床上聽。

忽然僕人進來，說有一位金先生來會雲章。

五十六

雲章到客廳裏一看，原是兩個人。兩個都差不多半百年紀。一個身軀偉，生了一臉的橫肉，一位戴一付老古式的玳瑁眼鏡，身體瘦小，像一位村塾教師。兩人見雲章進來，連忙站起來。

「請坐，請坐！」

雲章請他們坐下。自己在對面椅子上坐下。

「那一位是金先生？」

「他——他——他就是金純一金先生，那一位身材瘦小的人講道。」

「久仰得很！」

「好說，好說！」

「不知道兩位找我，有什麼重要事體？」

「有一點小事體，」金純一強笑道「要找林旅長幫一幫忙，不知道林旅長願不願意？」

「說出來再看好了。」

「林旅長，你知道，我近來有點緊急事體，馬上需要五千塊錢。一時想不出辦法，所以非請林旅長幫一幫忙不可。」

五千塊錢？我同你老兄人都不認識，怎麼要借五千塊錢？你有什麼抵押品嗎？」

「沒有。」

「抵押品既然沒有，我們彼此又不相識，就算我有錢也不成功，何況我現在沒有錢呢？」

金純一忽然變了臉色道：

「這五千塊錢，無論怎麼樣，非借不可！不借不行！」

「你做什麼？你瘋了嗎？」雲章發氣道。

「我一點也沒有瘋，我要錢，我要五千塊錢！」

「你想來敲我的竹槓，是不是？你現在居然敢在太歲頭上來動土了。你要敲儘管敲好了，我不在乎。本來想同你們多開一會玩笑，現在可惜沒有多大的工夫了，我家裏還有病人，請你們走，好不好？」

「走可以走，不過不拿錢不能走。」

「你安心搗亂，是不是？」

「嘻——嘻——嘻！搗——搗亂！」夾舌子先生在旁邊笑道。

「你們走不走？」雲章厲聲道。

「拿了錢就走！」金純一講道。

「再不走，我去叫警察。」雲章說完起身要出門去。

「嘻——嘻——嘻。叫——叫警察！」夾舌子先生再冷笑道。

「叫警察頂妙了！」金純一道。

雲章看見他們一點不在乎的樣子，不免停步遲疑起來。這兩個個人又不是瘋子，爲什麼無緣無故跑來一定要向他借五千塊錢呢？這其中一定有個原因，他們還沒有說出來。在事體沒有弄清楚以前，不能隨便瞎鬧的。他轉來坐下，問道：

「究竟兩位有什麼事體，請明說，好不好？」

「林旅長要叫警察儘管去叫好了。」金純一道「我想我們這個事體，非找警察講不清的。」

「嘻——嘻——警——警——警！」

雲章聽見金純一語裏有因，越是不敢造次，他強笑問道：

「究竟二位有什麼事？不妨明說，也許可以商量。」

「林旅長是聰明人，」金純一大聲道：「只消想一想，立刻就明白了。我

們素不相識，爲什麼無緣無故地會來找你借錢。我們所以來是因爲我們身上負有很大的責任。這個責任一天不盡，我們就一天對不起朋友。並且——」

金先生快一點說好不好？我家裏還有病人。」雲章催道。

「快一點說，好，快一點說。我有一個朋友，他臨死以前給了我一張支票，上面寫的字是林旅長的親筆，還蓋有林旅長的私章，林旅長總共欠他兩萬塊錢。本來我們想一下替他收回，不過恐怕林旅長一時拿不出兩萬塊，所以先掣五千塊，剩下的以後再說。」

我的支票。我欠別人兩萬塊？那有這一回事！我從來沒有欠過別人的錢？」

林旅長也——也許忘——忘——忘記了罷？噫——噫——噫！——夾舌子先生在旁冷笑道。

「你這位朋友是誰？」雲章心裏忽然有所感觸。

「我這一位朋友，是林旅長很熟的人，他叫何三！」

雲章好像聽了一個青天的霹靂！他萬萬想不到他給何三的憑據，現在還存在別人手裏。從前提住何三的時候，他在他屋子裏什麼地方都搜遍，搜不出來。何三死了以後，他的貼身衣服，也搜查過，查不出來。他當時也有點後悔，他作事太匆忙，沒有逼何三交出，就把他殺了。不過他還想他不会倒霉，別人就有憑據，也不能奈何他，並且這個憑據不一定會落在別人手裏。後來隔了許久，毫無動靜，他就就忘了。

今天金純一忽然提及，他心裏不免驚惶起來。他很知道他自己在所處的地位，他認清他自身的危險。這個憑據，落在別人手裏，還不要緊，偏偏又落在金純一同夾舌子先生手裏。看他兩人的舉止態度，雲章知道他們是很狡猾，不好對付的。他想怎麼辦？這個事體怎麼辦？忽然他在桌子上一拍，厲聲道：

「何三是殺人的凶犯，是騙人的光棍，他那一樣東西假造不出來？我從來沒有給他任何的支票。你們兩位一定是給他騙了。」

「我們沒——沒有受騙，何——何，何三到確是受騙了。嘻嘻——嘻嘻——夾舌了先生冷笑道。」

「林旅長，我們打開窗子說亮話，你願意不願意出錢？」金純一聲色厲地走：「你如願意出錢，馬上就拿出來，你如果不願意出錢，我們馬上就走！」

雲章知道是沒有辦法了，只好和顏悅色地向他們講道：

「一定要五千元嗎？」

「五千元少了不成！」

「五千元拿去你可以還我的支票嗎？」

「支票非兩萬元不能取，你拿出五千元，我給你一張借約，作爲我借了你五千元。等到你把款籌足時，我給你支票，你還我借約，這樣，我們彼此都能相

信」。

雲章再同他們講了一陣，他們始終不肯把憑據拿出來。到後來說了許久，纔減價爲一萬元，今晚先付一千元，下次付九千元時退回憑據。

雲章沒有法子，只好進裏邊去取一千元給他們。他進房取錢的時候，蘇林問他什麼事？他答道：

「沒有什麼。有兩位朋友，有緊急事，要借一千塊錢。」

「爲什麼一下要借這麼多？」

「他們因爲搶住要作桐油生意，所以要得急。他們作的是買空賣空的生意。現在桐油價目跌得很厲害，所以他們要搶着買。」

「他們靠得住嗎？」

「當然靠得住。」

雲章把銀子一封一封地從箱取子出來，自己拿了一些，其餘的叫僕人擎起

客廳去。

五十七

金純一同夾舌子先生擎着銀子走後，雲章非常生氣。他有生以來，被別人敲竹槓，這還是第一次。真是一龍游淺水遭蝦戲，虎落平原被犬欺，「一個人一倒牽什麼人都要來欺負你了。」

他剩下的二萬多塊錢，自己打牌吃酒宿娼，已經花了六七千，如果再給他二人一萬，他馬上就要變成一個窮人。他如何過得這樣窮的生活？並且一旦花了一萬塊錢，他怎麼告訴慧林？上次他取一千塊錢的時候，慧林已經有點疑心他拿去開賭帳，雖然他用言語支吾過去，慧林還是有點半信半疑。如果他再拿出九千，慧林一定很生氣的。

他的銀子都存放在寢室，所以要擎銀子一定要給慧林知道。這九千塊錢，

怎麼樣掙出來呢？這真是一個問題。

他用錢，慧林是擋不住他的，慧林也不敢說他的，以前他也用得不少了，不過他用了多少，慧林總是知道的。一旦用去九千塊，未免太多了，慧林就不問他，她心裏一定猜他在外邊瞎鬧，心裏一定很不痛快。她的病剛退一點，如果心裏再有感，這就很危險了。

他越想着急，但是始終沒有法子。

他要給錢嗎？自然有上述的困難。他要不給嗎？憑據在別人手裏，事體如果鬧出來，他的性命是不能保的。要是只有他一個人，他還可以遠走他方，但是現在他又捨不得慧林。並且他如果走了，事體鬧出來，慧林一旦知道他曾經殺了鵬運，慧林心裏一定是異常的悲痛；不是死，至少也不會再愛他的。他現在就剩下慧林一個人愛他了，如果慧林也不愛他，他的生活，真是毫無意義了。

他又想到金純同夾舌子先生都是狡猾極了的人，他們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很難猜透。如果九千塊錢給他們，他們把憑據還他，從此以後，不再倒麻煩，還不要緊。如果錢給他們，他們又想出旁的方法來欺負他，這就真討厭了。

他越想越生氣，但是始終還是沒有法子。

他的生活現在已經夠苦了，又突然來了這兩個「附骨之疽」，他真是太不幸了。

不過不幸又怎麼樣呢？錢還是不能不給他們的；憑據總得要取回來；過去的事情，一定不能讓慧林知道的。

爲什麼不能讓慧林知道？因爲慧林知道了，就會不愛他，或許還會把他當作仇人。可見慧林愛他，完全是愛他的假面具，並沒有愛真正的他。假面具一旦揭穿了，慧林的愛情也就立刻消滅了。他一直到現在，心裏都以爲慧林愛他，所以到最無聊時，心裏還有一番的安慰。現在他纔明白，慧林對他的愛，並

不是真愛了。

他的生活，好像下棋一樣，自己以為步步勝利，實際上是步步虧輸，棋快完了，他纔知道全盤俱敗了。天下失望的人，還有比雲章更厲害的嗎？

「像這樣活下去，真是無聊，到不如死了還好！」

他又不住想到死去。但是他再想一想，就是這樣完結，他死也不甘心，他至少還要得一點最後的勝利，他纔再死。他又疑心他自己推測錯了。慧林不是再三再四地說她愛他嗎？慧林對他的愛，確乎是很真的。他上次病時，慧林不是對他說：「無論怎麼樣，我都永遠愛你」嗎？慧林不是答應他：「每件事體都寬恕」，「無論什麼事體都寬恕」嗎？

「慧林真心愛他，是確切無疑的事實了。他即使告訴慧林，他殺了鵬運，殺鵬運爲的是愛她，慧林也許寬恕他能？但是這是什麼事？慧林知道他作了這樣殘酷的事，還把他當後什麼人？慧林是一個極富於同情心的人，她極不願

聽任何殘酷的事，她極討厭殘酷的人，慧林要是知道，恐怕不但不愛她，而且還要厭棄他呢。還有一層，他忘去想到的，就是慧林從前是很愛鵬運的，再嫁以後，還時時忘不了他，就是因為慧林講鵬運，雲章不知生氣過多少次了。一旦慧林知道，殺鵬運的就是他，慧林還會愛他嗎？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慧林一定把他當作殺死丈夫的仇人了。

過去的事情，是萬萬不能告訴慧林的。他，他只能永遠作一個欺騙者。騙得來的愛情，是多麼沒有價值？一生作一個欺騙者，是多麼可鄙的事情？這樣的活着，到不如死了還好一點。

他躺在床上，想了一夜。桌上的鐘，塔，塔地響，眼睜睜地望着天明。

天明時，他起身一望慧林憔悴的面孔，他不覺心酸，他死不下去了。

慧林實在是太可愛了，太可憐了。他從小就愛她，他爲她奮鬥了一生，他現在怎麼捨得丟開她？並且慧林現在病了，病得快要死了，他如果一死，慧林

也一定會死的。他雖然不殺慧林，慧林將由他而死，他既然愛慧林，他能夠忍心讓慧林死嗎？

「算了，算了，慧林，我奮鬥爲你；我殘忍爲你；我欺騙爲你；我現在忍恥偷生也爲你。你是我生命的主宰；你是我性命的靈魂；沒有你我不能生；沒有我不能死。我以後一切都不顧了，我犧牲一切，忍受一切來爲你好了。」

他病剛纔好不久，身子還是虛弱，伺候慧林又費了不少的精神，這一番新刺戟，使他精神更受很大的影響。他忽然覺得心裏很難受，不覺吐了一口血出來。他恐怕慧林看見，連忙用腳擦去，趕快出房門去。

他出門正遇着何表姐，他幾乎站不穩了。何表姐看見他要倒，也顧不了許多，連忙扶住他，把他扶到隔壁房間去。他繼續又吐了兩口血，面色像死人一樣。

何表姐讓他躺下，趕快倒一點開水，讓他漱漱口，呷了兩口。他靜靜地躺

在床上，閉着眼，動也不動一動。他覺得世界上的一切都完了。

睡了一個鐘頭，他精神又漸漸恢復起來，他居然起來走動了。他知道雖然

一時吐血，並沒有什麼危險，他一時還不會死的。

他再休息一會，過去看慧林。慧林今天卻沒有昨天好了，熱度升高了好

些，臉紅紅的，熱得盪手。

五十八

慧林這一次病勢增加，真是厲害。她有時人事不醒，有時打胡亂說。她的精神整天都是恍恍惚惚的，連家裏的人，都不能認得很清楚。醫生一天來看兩三次，開了方，吃下去，一點效驗也沒有。

她母親只是垂淚，何表姐也不免傷心，雲章露痴痴地好像失了魂魄一樣。

到晚上的時候，慧林熱度越是增加，她心裏大概很難過，她不覺狂叫起來。

有時她說她看見雞脚神吳二爺提起鍊子來捉她，她駭壞了，緊緊地抱住何表姐，連呼救命。她叫雲章趕快把寶劍拿下來，把他們趕出去。

何表姐亟力安慰她，說沒有雞脚神吳二爺，慧林一定說有，她指着對面穿衣鏡裏邊，後來雲章叫人把穿衣鏡抬出去，慧林纔稍爲安靜一點，說雞脚神吳二爺已經走了。她急得滿頭都是大汗，

隔一會，她又說她看見鵬運來了。鵬運真可怕，滿胸口都是刺刀的傷痕。她說鵬運大聲罵她，說她忘去了生前的盟約。她哭叫着鵬運寬恕她。

「鵬運。你饒恕我罷。我沒有對不起你，我沒有忘記你。我改嫁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你從前事事都原諒我，爲什麼現在不原諒我了？你不要罵我罷？你從來沒有罵過我，你忍心罵我嗎？鵬運，鵬運，你固然死得慘，但是我也生得並不快活。我受的苦也受得太多了。究竟我有什麼罷，我要受這樣多苦？你愛我，你應該可憐我，是不是？鵬運，你走罷，我看見你的傷口，

我心都緊了，我害怕，我害怕！……好了！……好了！……你饒恕我了，……你走了！」

慧林的話，一句：像針一樣，刺進雲章的心頭，他幾乎快要暈倒了。何表姐同慧林的母親，連忙扶住他。他坐在椅上，休息一會。看見慧林安靜一點，他也安靜了。

那一天晚上，他們三人整夜都沒有睡覺。慧林一會兒安靜，一會兒狂叫。安靜時他們略閉上眼睛，狂叫時，他們亟力去慰安她。慧林一個通夜，精神都是恍惚的。

第二天早上醫生來看，他說慧林的病，已經沒有希望，頂好趕快預備後事。照例醫生不替將死的人開方的，不過他看在林旅長同張老板的面子上，勉強開了一個藥方。他說吃了頂多不過延一點時候，救是一定沒有救的。

一家人聽見醫生的話，都不住傷心。雲章竟忍不住放聲痛哭，

他們進去看慧林，慧林忽然問何表姐道：

「醫生說我要死，是不是？」

何表姐心裏一驚，難道醫生在外間講的話，她都聽見了嗎？她想一定會，這不過是慧林揣度的話。

「醫生說你的病不要緊，一個月以後可以好。」她鎮靜地答道。

「你不要瞞我，我知道醫生已經說我快死了。我看你們的臉色，我就看得出来。死也沒有什麼關係，不過像這樣死，我死也不甘心。我一生究竟犯了什麼罪，我要受這樣多的苦？我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女孩，我從來沒有害過人，作過壞事，為什麼我要受一輩子的苦痛，這樣短命死？你們常常叫天，假如真有一個天，天未免太不公平了！我要問他，我要問他，像我這樣的人。為什麼要受苦？為什麼要短命死？」

「慧林，你不要愁，你不會死的。」何表姐安慰她道。

「對了，我不會死的，我相信我不會死的。像我這樣的人如果也死，這個世界，真是太不成世界了！我不死的，我一定不死的，我死了，我不甘心……我死了我不甘心！」

正在這個時候，僕人進來說，有兩位客人來會雲章，就是上次來借錢那兩位。雲章聽見氣極了。

「你告訴他們，叫他們馬上滾！」

僕人看雲章滿臉怒氣，不敢多講話，靜靜地走出去。

他回頭看慧林，慧林忽然圓睜着眼睛望着他，好像不認識他的樣子？

「你是誰？」她問道。

「慧林，你怎麼連我都不認識了！」雲章忍不住傷心痛哭。

「我不認識你，你是誰？」慧林再問道。

「我是雲章，慧林，我就是雲章！」

「雲章？雲章你是誰？」

「你們看！她連我都不認識了！」雲章大哭道。

一會僕人又進來道：外邊兩位客人一定要見，他們說林旅長約好他們來的。

他們有很要緊的事情，如果林旅長今晚不見他們，以後要失悔的。

「既然他們有要緊事，你出去見：他們罷？」何表姐勸道。

「什麼要緊事？這兩個傢伙真是混賬忘八蛋！你出去叫他們趕快滾！」

遲一點，我要殺他們！」

僕人不敢講話出去了。

「慧林，你好一點嗎？」雲章回頭問慧林道。

「謝謝你！我好一點。」慧林客客氣氣地回答。

「慧林，你還認識我嗎？」

「認識。」

「我是誰？」

「你是雲章。」

雲章心裏纔安穩一點。

隔一會，慧林又胡語起來了。她講她小時的生活，她講她親戚朋友裏最愛的人，她說她很感謝他們，很捨不得他們，她很想看看他們。

慧林話還沒有講完，何表姐一眼看見僕人立在門口，遲疑不敢進來。

「進來，什麼事？」何表姐問道。

「剛纔那兩位客人總不肯走，越勸他們走他們越生氣，他們簡直罵起旅長來了。他們說林旅長究竟不見？如果不見，他們馬上就走，一點鐘以後，林旅長就知道他們的厲害了。他們叫我再進來問一問，到底見不見？要真不見，他們馬上就走。他們說林旅長須得仔細想一想，不要以後失悔不轉來。」

「到底怎麼一回事？」何表姐問雲章道。

「沒有什麼事？不理他們，叫他們馬上滾！去，快去，不准轉來，再轉來我要你的命！」

僕人把肩頭一聳舌頭一伸，連忙跑出去了。

五十九

慧林的病勢，越變越厲害，看看只有絲絲一氣了。雲章此時也不哭，也不講話，有時咬緊牙關，好像橫了心一樣。他椅斜在椅上，望着慧林。大家知道他痛苦已極，但是看見慧林病得那樣重，也顧不得他了。

張老板也被人叫來了。他看見慧林垂死的樣子，也不免傷心落淚。

慧林此時熱度也減低了，也不亂講話了，身體微弱已極，睡着不動，眼睛一睜一閉。

忽然慧林要掙起身來，何表姐想不到她還有氣力掙身，不覺一驚，連忙上前

去抱住她。慧林叫何表姐坐在她枕後，她斜倚在何表姐胸前。何表姐會她的意思，把她扶起，用雙手抱住她。

慧林神志此時很清醒，一眼看雲章坐在對面，她叫他過來，把右手給他，雲章用雙手握住。慧林微笑講道：

「雲章，你不要悲哀，死生離別，都是沒有法子的事情，我現在也想穿了。我雖然生在世上不久，世上的苦痛，我也嘗得夠了。人生總是苦痛的，失意固然苦痛，得意也未嘗不苦痛。全世界的人類，都是可憐蟲！無論他們是好是壞，作好事作壞事，我們都應該一律可憐他們，不要怨恨他們，因為他們都不幸生在世上了。我常常想，人生是一個錯誤，一天有人生，一天錯誤就不能終了。你一想到改善人生，你馬上就想消滅人生！世界上可憐的事情，可憐的同类太多太多了，我們這一點死別，算什麼？悲哀什麼？雲章不要悲哀，好不好？」

慧林講話時神氣異常的清爽，個個字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好像醃甜甘露，沁入雲章枯燥的心房。雲章登時覺得滿身也清爽了。他緊緊握住慧林的手道：

「慧林，我覺得你講的話很對，我再不悲哀了。死，我從前還有點可怕，現在我一點也不可怕了。你如果真死，我也不能久活的。不過在我們未死以前，我還有一件事，一定要作完，我死了纔瞑目的。慧林，你還記不記得我從前病時，你答應永遠愛我。無論怎麼樣你都愛我，每件事體，你都寬恕我，無論什麼事體，你都寬恕我嗎？」

「記得。」

「你現在還能寬恕我嗎？」

「能夠。」

「慧林，你知道無論過去的經驗怎麼樣，我始終愛你，我始終愛你愛得很厲

害嗎？」

「我知道。」

「我曾經作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很殘酷的事情，但是我作這件事情的動機，純全因為愛你。如果我告訴你，你能寬恕我嗎？」

「我現在無論什麼人，無論什麼事，我都寬恕，我已經說過，人類都是可憐蟲！」

「要是你能抱這樣的態度，我就放心了。慧林，你如果還愛我，你再吻

我，好不好？」

慧林吻了他。

「你現在吻我是愛我，我希望我把我的錯處講出來以後，你還能夠吻我。」

慧林，你知道——」

雲章正講到這個地方，僕人慌慌張張地跑進屋來說外間來了幾十名警察，問

雲章不在家，他們不等答應，一直就要進來，現在已經快進屋了。

僕人話還沒說完，警察已到門口。

雲章一起身，把壁上的寶劍拿下來，虎的一聲抽出，按住劍靶，對進來的警

察道：

「諸位不用忙，我林雲章一定不走的。你們看我的妻子快死了。請你們

讓我同她講完幾句話好不好？」

前面幾個警察，看見雲章橫眉怒目，擎着亮晃晃的寶劍，都不敢造次近他。

並且他們明明看見病人睡在床上，雲章講的話確是實情，所以都站住不動。

雲章回頭對慧林道：

「慧林，不要怕。他們都是來捉我的。他們捉我的原因，正是我要告訴

你的事情。慧林，你知不知道，鵬運從前是怎麼死的？」

「何三殺死的。」

「不是何三殺死的，是我教何三殺死的。我當時愛你愛極了。我從前出去打仗，拚命，當旅長，都是因為想娶你。那知道回來你却被鵬運佔去了。

我當時心裏很恨鵬運，我又急切要想得你，所以我纔教何三殺死他。何三殺死他以後。我恐怕將來口不秘把事體洩漏出來，我又怕他將來要挾我，所以我把何三也殺死了。把他們兩人殺死以後，我始終瞞着你，到後來居然得你為妻，居然得你愛我。慧林你看——我就是這樣殘酷的一個人！」

雲章說到這裏，感情緊張極了，他一時氣逆，說不出來，只好停一停。旁邊的人，也都心緊目張地望住他一個字不能講。慧林也驚得呆了，心裏一時有一種奇怪的感情，不知是甜是苦，只是死釘釘地望住雲章。雲章繼續說道：

「慧林，你看，我就是這樣殘酷的一個人！慧林，你吻我了，你說你愛我了，現在聽了我這番話以後，你還能愛我嗎？你剛纔說你無論什麼事體，都寬恕我了，現在你知道我殺了人，你還能寬恕我嗎？能夠不能夠，答應我！」

慧林半晌講不話來，忽然長號一聲，往後一倒，何表姐雙手都抱她不住，只好由她倒在床上。雲章向前一看，慧林臉色大變，呼吸緊促，看看快要落氣了。

「慧林，慧林，不要死，不要死！寬恕我！寬恕我！慧林，慧林，你說，你快說，你說你寬恕我！」

慧林嘴唇微動，好像在講話，雲章聽不見，連忙把耳朵貼近她嘴唇上細聽。「寬恕你。」慧林這樣說。

雲章高興極了，深深地吻了慧林一下，一縱身起來，很快的拏住寶劍往咽喉上一勒。登時鮮血直流，他橫倒在慧林身上，何表姐身上也染滿血跡。

大家趕忙去把他扶起來細看，已經是無法可救。床上的慧林，也停止呼吸了。

六十

時光過得真快，一轉瞬就是五年。

融融的春風，吹纒了西湖的春水。湖邊的柳線搖曳的下垂，流鶯像穿梭般在柳枝飛來飛去。湖裏間或有一隻小船，慢慢地搖來搖去。船上坐着穿白衣青裙的女學生，她們喜歡自己搖船。小槳一下水去，水面立刻起了一個笑窩，比起撈船人杏臉上的笑窩，各有各的美麗。

這樣醉人的春色，連第一山常像老人般巍然獨立，此時也忍不住低首下視，心動神迷了。

松毛山上的松林，青蔥蔥的，突出湖中。松林中露出三個墳，墳前都豎有小小的石碑。墳上生了很深的草，草裏邊開了許多軟雀花。一對三十歲左右的青年男女，慢慢走來，手裏提了些香燭紙錢一類的東西。

「就在這裏了。」 女的道。

「那一個是慧林的墳？你來了二次，我還是第一次呢。」 男的道。

「中間一個就是。左邊是陳鵬運，右邊的是林雲章。」

「來，你讓我插香燭，你擲錢紙。」

他們兩人把香燭點燃插好，三牲擺上，錢紙燒燃，何表姐在墳前行了禮後，坐在墳前，不免哭了一場。他丈夫也對三人的墳，一個行一個鞠躬禮。

何表姐哭了一陣，收了淚，在墳上再撒了一些紙錢。他們兩人步出松林，走到湖邊。

「你瞧，那裏就是慧林從前的屋子。」 何表姐指着對面道。

「你知道現在住的是誰嗎？」

「聽說是一家姓王的，剛從成都回來，喜觀這個屋子風景好，願意出重價買。陳么公兩個孫子都不成材，自從陳么公死後，家業賭得精光，這座房子，

也賣去賠賭賤去了。」

「你知道慧林母親現在怎麼樣？」

「她母親自從去年張老板死後，一個人孤無媽依，後來我母親叫她去一同住。

好在張老板還剩下不少的錢，所以她還很可以過活，就是太孤寂一點罷了。」

「西湖景色真不錯！我在瀘州，作事完後，老找不出一個風景美麗的地方

來遊覽休息，如果能在富順作事，就好得多了。」

「要看西湖還是上公園的兩湖亭去好看，那裏全湖的景色都一覽無餘。」

「我們現在去好不好？」

「好是好，只怕轎夫倒麻煩。」

「不要緊，多給幾個錢什麼事都沒有了。」

「他們兩人出松林，坐上轎子，叫轎夫始到公園。公園現在比從前更佈置

得好了。到處種滿了花木。他們上西湖亭，俯視西湖，果然比下面看起來有意

思，因為下面只能看見一部分，在這裏可以看見全體。

「湖山還是一樣的美麗，可惜慧林已經不在了！」何表姐歎息道。

「你常說慧林如何的美麗，究竟她有多麼美麗？」

「我很難說慧林有多麼美麗，因為美麗是沒有標準可以量出高下的，不過據我心裏的評判，慧林要算我所知道的女人中最美麗的一個了。」

「我也想她一定很美麗，不美麗決不至於使陳鵬運林雲章都為她犧牲了。」

「其實慧林的好處，不僅在她的美麗，還在她的性情。她的性情真溫柔極了。同她相處，令人渾身四體無一處覺得不舒服，她好像棉花一般的溫軟；她好像醉酒一般的醉人；她好像一隻小鳥，依人不去。現在雖然她死去多年，我回想少年時同她相處的快活，猶覺神往呢。她尤其好的，就是心好得很，她最富於同情心。她頂喜歡幫別人的忙，她頂能憐憫人，人有時因此她很自苦，但是她仍然不能自止。像她這樣好心的人，真難找！」

「只可惜她的命太苦了！」

「她的命真是苦，她一生只是愛人憐人，自己却沒有過過多少快活日子。

後來却年青慘死了。古人常說『紅顏薄命』，真好像有幾分真理。」

「但是西湖這樣美麗的地方，有一個美人墳墓點綴點綴，讓後來遊覽西湖的人，多一些憑吊的資料，也是一件很風流的事情。」

何表姐沒有回答，默默地凝望對面松毛山，

斜陽漸漸從馬腦山頭，返照西湖，湖上的波紋，閃爍蕩漾。
亭上倚欄的人也不見了，只剩下一池春水的西湖。

十七年七月一日完於清華學校

第一院二百五十一號

濤每誌

法國十八世紀思想史

彭基相著
下月出版

(吳稚暉先生題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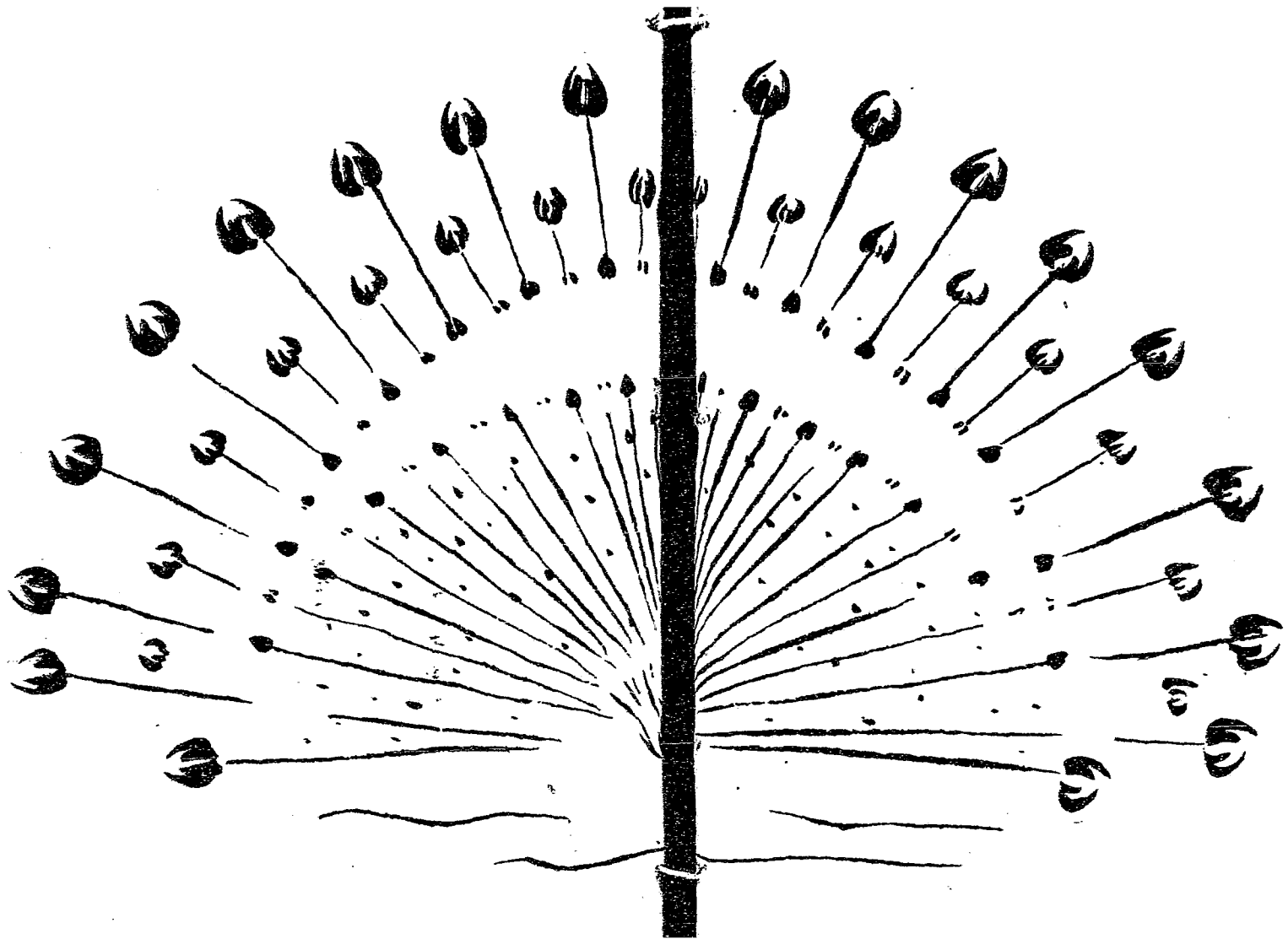
我們這個時代不是有兩個最迫切的問題嗎？

第一個問題是我們現在儘量輸入別國的學術文化，將來的結果究竟如何？

第二個問題是沒有受思想指導的革命運動，究竟能否立得住腳跟？換一句話說，要不從心理建設上做起，革命是否能澈底？

要對這兩個問題有滿意的答覆，就不能不看這一部思想精密，結構緊嚴，條理分析，文字暢達的思想史。同時這部書又是中學教員和大學學生最適當的一部參考書，因為著者的目的就是專給他們看的。所以他用淺明的文字傳達高深的哲理。

彭先生這部著作，有人說不僅能將法國十八世紀的思想尋源索流的說出來，並且對於我們這個時代更有參考的價值。那末這本書的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二八年九月初版

△天問上下兩冊

△每冊實價七角



著者 陳銓

發行所 新月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一六一號 新月書店

1928
9
10-17

